



麥田人壽公社史

丁家莊公社



www.duxiu.com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崇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

*

字數 199,000 開本 850×1168 紙 $\frac{1}{32}$ 印張 9 插頁 5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冊

序 言

讀了“麦田人民公社史”厚厚的一叠原稿，非常兴奋。不因为它描写了我们怀来县一个地区的斗争史，而且它使我回忆到过去，又进入到和这一地区的人民一起打游击、清算复仇，搞土地改革、合作化的历史情境了。民族解放斗争、阶级斗争的风暴，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又在我的心里回旋起来。虽然这本公社史所描写到的许多斗争，我都参加过，但是讀这本书的原稿的时候，仍然抑制不住感情的激动。这本书对我来说，仍然是一本学习革命历史传统的参考书，从它里面能够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

麦田人民公社现在是方圆一百多公里的不小的地区，有一万一千多户，三万六千多人口，可耕种的土地有十八万亩。在这里，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飞速地发展着，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

“麦田人民公社史”反映了自从十多年前党和革命军队进入到这一地区之后，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国解放，一直到一九五八年間，领导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党的影响，在这个地区是早就有了。而党的工作在这个地区大规模地开展，革命的种子开始发芽生根，应该追溯到一九三八年。那时候晋察冀一分区楊成武同志指挥的三团来到这个地区，在涿鹿城北弯子庙打毁了日本鬼子的汽车，点燃了群众抗日

的怒火。接着，党派人在保岱村組織怀来县(当时保岱屬怀来五区)抗日救国会。虽然这个革命組織因为环境变化后来暂时停止了活动，但是許多有觉悟的爱国青年参加了楊成武部的三团，这个地区的人民，第一次把自己的子弟送到革命军队里去，也就和党、革命军队开始發生了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

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三年間，虽然日本鬼子的碉堡林立，当地的土匪和汉奸部队合流，伪察南自治政府建立。但是抗日的革命政权——宣涿怀办事处也就在这一时期建立了，党的抗战建国施政綱領也頒佈了。百团大战的上下河战斗，全歼日寇一个中队的大胜利，威震宣涿怀川上和川下地区。一九四二年的春天，八路军在摩天嶺南北又大战日伪軍。人民地方武装西山大队和怀涿支队也出击在涿鹿、怀来川下。这个地区的人民虽然处在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但是斗争的火焰不但沒有熄灭，而且越燒越旺了。

这本公社史曾写到农民張彪遇到党的干部柳仁同志的故事，通过这故事介紹了这地区党組織开始建立的情况。到了一九四三年的夏末秋初，党已經在西山扎了根，地下党組織相繼在張家河、屈庄、护路湾等村建立；行政区划也有了从石甕以上直到大堡的九区；党所领导的西山大队也由小到大，發展成六个連队，有八百多人，这一支人民武装在护路湾一战，曾打死打伤日伪軍二十余人，消灭了日本指揮官一名；南北水溝一战，打死打伤日伪軍五十多人，并曾繳获机枪一挺。

党組織建立了，地方的武装部队也打开了局面，就开始大規模地發动羣众，巩固和發展抗日和民主力量，在一九四五年冬进行减租减息和清算斗争。基本羣众掌握了政权，不但在政治上翻了身，不受鬼子汉奸气了，而且在經濟上也初步翻了身。

一九四五年秋天，八路軍解放了这个地区，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人民羣众喜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便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清算复仇、反汉奸惡霸的斗争。在这斗争中，不但摧毁了敌伪时期遗留下来的当权的反动势力，而且提高了羣众觉悟，开始清除了变天思想。各村都建立了党组织、民兵武装，改选了村政权。

一九四六年的七月，根据党中央的“五四指示”，在这里开始了土地改革，算清地主欠下的血汗帐，土地还了老家，从政治上、经济上摧毁了封建势力。可是到九月，刚刚分完土地，农民们才吃过翻身的油炸糕，国民党反动派就企图从人民手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全面内战火燄燃烧到涿鹿地区，蒋匪军侵入到桑干河两岸，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在这个地区也开始了。

但是这次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初期完全不同，羣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有了坚强的党组织和巩固的革命政权，手里还有了枪桿。所以在南口战斗爆发以后，人民羣众热烈地用人力物力支援了革命战争。这一年十月十三日，蒋匪军侵入了涿鹿城，在从高堡到保岱、甘庄、岔道、石門这一带，又像日本鬼子统治时期一样，都按上了据点。黑云遮盖了这一地区。但是地方武装纷纷组织起来，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保卫自己的家乡。像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八区的区小队不断地出击茶房、上下洪寺一带，使地主、还乡团不敢肆无忌惮地活动，敌人的据点也不断被我们逼退。到一九四七年春，直通蔚县的大道上，就只剩下高堡和倒拉咀两个据点，在如今麦田公社的境内，那时几乎没有敌人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察哈尔全境解放，这一地区的羣众继续用大力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重新进行土地改革。在一九四九年

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接着就又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解放十一年来,这个地区的面貌是日新月异的。

土改后,从经济上、政治上彻底把地主阶级推下了历史舞台,基本群众真正直起腰来。不过群众的翻身,土改仅仅是第一步,党随后便组织人民发展生产。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山上的许多村子就普遍地建立了农业生产互助组,不过那时叫搬工组。到一九五三年,董家房村的杨成林组织了一个小合作社,护路湾村阎万贵、阎久富也组织了一个小合作社,到一九五四年即各村都有了初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冬合作化高潮中,又都建立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那时这个地区多数是联乡、联村社,其中最大的社是星火农业社。

一九五六年,人们在高级合作化后,在党的领导下干劲冲天,办起许多集体事业,尤其是星火农业社,就如“一面合作化的旗帜”中所写的,充分地显示了合作化的优越性。它有自己的铁工厂、木工厂、皮房、运输队、果树队、水利工程队等等各种副业专业组织。

最突出的是水利工程。岔道河每年在山洪暴发时,从南到北虽有几个洪峯,但是这一带的人民已经驯服了洪水。现在全河系统的渠道已筑成,能灌溉七万五千亩地,洪水淤后耐旱耐涝,放一水可保一季,并且能多打一石粮。

山上各村土地瘠薄,在战争时期林木又受到破坏,于是解放后党领导人民进行水土保持,封山育林,梯田打埂,有一道埂就多打一、二斗粮,水土保持住,使土地渐渐肥沃。封山育林成绩也很显著,张家河至菜园一带,山上长起了五万多亩的幼林,几

年后將成为公社的大片木材林。

畜牧方面也有了很大發展，猪、羊、大牲畜一天天的多起来，星火社一九五八年發展到一万二千多口猪，高庄村一百戶人家光牛就有一百二十头，平均每戶有一个大牲口。

文化教育事业在解放后也大大發展，入学兒童达到百分之九十六，全社現有完全小学十二所，民办中学六所；写詩的風气也很兴盛，大字报、黑板报一般是用詩歌形式写出的，“麦田快报”的副刊“麦田詩海”的投稿，源源不絕，副刊成为社員最喜爱的讀物之一。

一九五八年大躍进胜利了。粮食、鋼鉄获得了双丰收，現在公社的全体社員正在投入一九五九年的新的生产高潮。

在麦田人民公社的前面，有着十分美好的前途。随着麦田水庫的建成，一九六〇年，公社就可把現在种玉米、高粮的土地改种小麦了。这里將出現一片青川麦田。同时还可以多种木荷、菓树，大力發展畜牧业、副業。人們不但丰衣足食，水庫的电站建成之后，还可以逐步实现电气化。这个原先每亩地只打十几斤粮的穷山溝啊，將要升起無数顆夜明珠！这里的人們，將要过着他們祖先所从未夢想过的美好生活！

从黑暗到光明，从貧困到富裕，中間經過了多么复杂、曲折的道路！在这一段历史中，有許多重大的事件和應該記載下来的史实，現在已經形象地丰富地被写在“麦田人民公社史”里面了。

在这部史書出版以后，对于麦田人民公社的全体社員，特别是青年一代，將会發生深远的影响。他們在这本書里面，能具体而清晰地看到他們，以及他們的父輩所走过的历史道路。这条道路是艰苦的，但也是在党领导下从一个胜利到又一个胜利的

道路；这一段历史，特别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是残酷的，有多少先烈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但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他们的精神品质和他们的斗争事迹照耀着下一代，成为鼓舞人们建设自己祖国的无穷尽的精神力量。

给人民公社写历史，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循，这部公社史也许仍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它毕竟是真实地、并且努力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它将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精神武器。

最后，应该感谢中国作家协会的齐兰贞、苏中、张藻莘以及参加“麦田人民公社史”编写工作的所有同志们。他们在一九五八年来到麦田人民公社进行劳动锻炼，因为他们和公社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要尽一切力量为公社多做一些事情，就响应了怀来县委号召，排除一切困难，决定编写“麦田人民公社史”。在劳动锻炼的末期，正是大炼钢铁的紧张时刻，他们一面参加炼铁，一面办红专学校，同时又为公社史搜集材料，进行写作。不到三个月的短促时间里，他们完成了这本长达二十万言的著作。在写作“麦田人民公社史”的过程中，不但看出了他们紧张而辛勤的劳动态度，而且也体现了他们一年的劳动锻炼成果和热爱麦田人民公社、热爱劳动人民的精神。

这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也得到中国作家协会和“文艺报”编辑部侯金镜等同志帮助，我在这里也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

王 纯

1959年5月

目 次

序言.....	王 純 (1)
麦田人民公社巡礼.....	苏 中 (1)
打了四年官司.....	齐蘭貞 (11)
一九三九年的一个夜晚.....	苏 中 (18)
西山扎根記.....	苏 中 張葆莘 (21)
在高压租下翻过身来.....	張葆莘 (42)
精算陈玉亮.....	万 青 (49)
护路烤紅旗不倒.....	苏 中 張葆莘 (58)
一支神兵.....	齐蘭貞 張葆莘 (86)
反倒算斗争.....	許显卿 (112)
辛庄第一社.....	許显卿 (128)
一面合作化的旗帜.....	齐蘭貞 (139)
算一笔大賬.....	王 純 (150)
冬去春来.....	顧友漁 (161)
翻了几番.....	齐蘭貞 (167)
公社誕生那天.....	唐盛海 (176)
拖拉机来了.....	齐蘭貞 (180)
話說麦田水庫.....	苏 中 張葆莘 (188)
摩天嶺南北.....	張葆莘 (209)
銀砂洞今昔.....	苏 中 (227)

董長武.....	齊蘭貞 (236)
山村一醫院.....	張葆莘 (248)
公社的一天.....	齊蘭貞 張葆莘 (255)
后記.....	“麥田人民公社史”編撰小組 (268)

麦田人民公社巡礼

苏 中

讀者們在讀这本公社史以前，得先請你們到河北省怀来县麦田人民公社(即董家房人民公社)，作一次旅行。

坐上京包綫火車，穿过居庸关，虽然已进入了前人所說的塞外之地，但一直到怀来县的沙城，我們才剛剛走出現在的北京市境。从沙城繼續往西北方向走，再过三站就到了下花园。在这兒換汽車往南去，渡过洋河大桥，爬过埋藏着大量煤炭的山崗，就是桑、洋兩河之間的涿鹿川。

在汽車上往西看，黃陽山自东南向西北，犹如擎天石屏。它那高大的身躯，被太陽一照，藍中透紫，显得極其威武。主峰有一千七百公尺高，每逢云罩山頂，即老乡們所說的“黃陽戴帽”时，必然下雨。号称涿鹿八景之一的“乾苔云笠”，就是指这說的。

往东看是鷄鳴山。由于它四周沒有兄弟山嶺相連，只它自己孤零零立在那里，所以也显得很高。

从下花园到涿鹿城，只有三十多里，汽車走五十多分鐘就到了。

涿鹿原来是一个县，不久前和怀来县合并，取消了涿鹿县的建制。这是一个古老的地方。傳說中的黃帝大战蚩尤于涿鹿之野的涿鹿，就是本县境內南六十里的阪泉。秦以前，涿鹿一帶是燕赵疆場。秦統一天下后，涿鹿置上谷郡，以后經過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地名多变，自秦至今，此地設过郡，立过府，定过州，安过

县，前前后后变了有几十次之多。清代，涿鹿为保安州，辛亥革命后，又用古名，改为涿鹿县。现在的人还记得老保安，常把涿鹿人称为保安人。

有史以来，涿鹿一带几乎就没停止过战争。一来是处在边防地带，常受异族侵襲；二来境内形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区。古人在议论涿鹿一带人民风俗习性的时候，常说“尚武勇”，“刚武强悍”，“多豪杰志士”，“常聚族讲武”等等，恐怕就和这地区常年征战大有关系。

涿鹿的自然形势也很有特点。东西窄，南北长，四面环山，除了桑干河两岸之外，到处都是群峰壁立，山势起伏，很少有大面积的平地。桑干河自西向东，把涿鹿一劈两半。洋河环绕涿鹿背后，成了天然的拱卫。黄阳山在西北屏蔽，怪山支脉环罩正南、西南、东南各方。西接重镇宣化，东邻要塞怀来，南下可通涿水、宛平；城南的蔚涿古道，又把蔚县和涿鹿紧紧连在一起。真是一个可攻可守、能进能退、有山有水、有根有草的地方。因此，有人把涿鹿的形势和天津相比，说天津是龙头，涿鹿是凤尾。

渡过横在涿鹿城南的桑干河，顺着蔚涿大道往南去，再走几里路，就到了麦田人民公社的地界。

麦田公社的领导机构在董家房村，为了照顾地理上的习惯，所以现在又把公社的名字改为董家房公社了。这个公社是由原来的七个半乡，七十四个行政村，三十六个高级农业社合并组成的，在整个怀来县内是较大的公社之一。

麦田公社的最北部紧靠桑干河沿，最南部以一个直角形的地带和大堡、矾山两个公社为邻，东边接着果林公社（五堡公社），西边以一脉西山为分水岭，和张家口市（原宣化县）的傅家堡相连。东西宽六十里，南北纵深一百里，耕地面积十七万八

千多亩,人口三万六千多。整个公社共分八个生产大队(管理区):董家房、張順屯、孙家溝、屈庄、上葫蘆、輝耀、岔道、馬家庙。

整个麦田公社,大部分是山区和丘陵地带,只有一小部分是平川。大小河流很多,但常年流水的甚少,多数都是山洪河道。这种河,春冬两季没水,夏季山洪暴发以后,却是巨浪腾空,急湍而下。最大的两条沙河是岔道河和孙家溝河。麦田公社的水浇地,有多一半是靠这两条河灌溉的。尽管境内地形十分复杂,但村庄的分布却还很匀称,只是平川地区的人口,比山区稠密得多。

从前,所谓“万里桑干富一涿鹿”之说,其实只富了两岸的一条线,主要又是河北地区。麦田公社这一片,除了董家房、辛庄、保岱、茶房和上下葫蘆一带,确实较富庶外,其他的村过去和富庶二字,可以说是毫不相干的。那时候的穷,当然是有好多原因形成的。首先是土地瘠薄,气候寒冷,因而产量非常低。年岁稍大的人都还记得,过去每亩地要打上百十多斤粮,那就是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收成。而在山区,由于每年只有一百一十天的无霜期,只能种些苜蓿和山药蛋,产量就更低得可憐了。另外,土地(特别是好地)绝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里,租大息高,更是使得劳动群众受穷的最主要原因。再加上反动官府的勒索,土匪的残害,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等等,就把群众逼得活路越来越窄。在山区里,一年四季能喝得上稀糊糊的人家,就算很不错的了,挨冻受饿倒成了最平常的光景。

但这多山的自然形势和劳动人民的穷困,也给当时的革命斗争,带来有利条件,大概是由于“穷则思变”的缘故吧,他们很向往革命。当党的工作一进入这地区,他们立刻就把自己的命运和革命结合起来,并且坚定不移地跟着党往前走。

早在一九四一年,西山里的个别村子,就有了我们革命军队

的干部的活动踪迹；一九四二年，好些村子里有了党的秘密組織，成立了地下抗日政权；到一九四三年，西山一带地区，就豎起了紅旗，成为我們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一投降，整个涿鹿地区，就全部解放了。一九四六年初冬，国民党反动派暂时占領了涿鹿县以后，麦田公社这一片又成了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游击根据地了。

兩次战争期間，斗争都十分激烈和殘酷。特別是在很多游击区里，受敌人的摧殘就更为厉害。日本鬼子有三光政策，国民党有洗村的办法，再加上見东西就搶的土匪扰乱，羣众生活簡直是苦不堪言。但是环境的殘酷，並沒有使已經覺悟了的羣众低头，他們始終是坚持斗争。而在斗争中，却又把干部和羣众鍛煉得象鉄一样坚硬。鬢髮已白的老大娘，曾在敌人的鞭笞火烙酷刑威逼下，面不改色；十几岁的小孩子，也敢和民兵一块去埋地雷。在斗争中，他們生長出一种恨敌人入骨，坚韧豪爽又耐艰苦的性格。在斗争中，也培养出了一批一批的赤胆忠心的革命干部。

在麦田公社的区域里，随便你走到哪个村庄，都能見到在兩次战争中有过出色貢獻的人物；在哪个村庄也都能听到許多有声有色、动人肺腑的斗争故事。一个在你眼里極平凡的老太太，說不定有过出生入死的經歷；有些老实得見人說不出一句話来的老农民，却也很可能是打游击时候的“神兵”。

那成年累月轉山头打仗，在山洞里睡覺也抱着槍的日月，虽然已經过去了很久，可是他們总忘不了，就連那时候的一言一語，風天雪地之类的細微末节，常常也記得一清二楚。他們也很想念当年的老同志，現在如果有誰收到一封老同志的來信，不但他本人如获至宝，这消息能傳到几十里以外去。直到現在，有不

少人还保持着这么一个习惯：只要有外边干部到村里来，他总得见见你，和你說一陣話才舒心。如果你晚上能住在他家，在热炕上一边喝茶一边談話，他会从这种情景中联想起很多往事。他很可能从小油灯講到做軍鞋、开小組会，也很可能从半夜三更吃莜面講到夜襲敌人。不管他白天曾多么劳累，只要談起这些事，你从他的眉宇間絕找不到一絲疲倦的神色。有人說，这些半老区的羣众，在斗争中和党結下了不解之緣，同敌人結下了难分的仇恨，这話实在是道理。

“宣化府志”的“風俗”篇里，記載了不少前人評論塞外人民性格的文字，其中有一条說：“人以气岸相高，不尚含容，喜則傾心，怒則視劍。”意思是說，这里的人特別直爽，沒有表面的客套。这种看法有一部分是对的，这一帶人确实很直爽，沒客套，待人热忱。但在今天，这几句話却不能准确表現涿鹿人民的性格了。恐怕應該把那條改为：“尚气节，尚勤劳，对革命傾心，对敌人張劍。”

勤劳，干起活来甚至非常頑强，的确也是这一帶劳动羣众所共有的特性。这种共有的特性，在对敌斗争中能看得很明显，在对自然作斗争的时候，也表現得很鮮明。这恐怕也和穷、自然条件有关系。

“山高地陡，打粮数斗”是形容这里的山区太穷了。但我們如果到山区去看看当地羣众所开垦出来的耕地，我們就会立刻从土地上看到，他們是以怎样的頑强精神，来和自然作战的。

在山区，除了沙河灘兩旁，沒有一塊平地。他們只好在山上开梯田，先是在下边开，然后又一層層地往上挪，一直到高入云端的山頂上，凡是能長庄稼的地方，慢慢都被开出来了。离村近的山被开出来了，离村十数里地的山也都被开出来了。倘如你

到西山的常家梁、李家梁，南山的楊木林、高庄，摩天嶺南北的鳳凰庄和穆家溝等村庄去看看，你就会感到他們那种頑強的勤勞精神，实在是令人欽佩。

那些在山頂上耕種的人，如果從山根底下看，連人帶牛也沒有巴掌大，慢騰騰地往前移動的樣子，活象神話中的人在半空中踏着云彩緩緩飛行。看不清他們是在耕地，還是在耕天。到那麼高的地方去干活，且不說山高風勁，就是走到目的地，也得先爬兩小時的山路。這樣的所在，並不是一處兩處，遍山區幾乎都這樣。這些爬一次都十分吃力的高山，却被農民治理得整齊，層層分明。在他們手下，山，簡直變成一種可以拿在手里隨便擺弄的玩藝了。不用說，沒有持久不斷的改造自然條件的頑強精神，那是萬萬做不出這種事跡來的。

為了能改變窮苦的命運，他們不但征服了無數座高山，也曾向流竄在各村之間的山洪河作過鬥爭。凶暴的山洪河，曾經作過害，但他們在河的兩岸開出很多小渠道，把洪水引到田里，連澆地帶淤泥，能使土地的產量增加一倍。他們也向風沙作過戰，在山上和村旁，有的栽種了成片的白楊林，有的培植了花果林；打扮了荒山，而且發展了副業。

按說，人們這麼勤勞，這麼頑強地和大自然作戰，在鬥爭中也獲得了不少的成果，那窮困總也該讓一讓位了吧！不，在舊時代，不管他們多勤奮，多能幹，窮困總還象影子似地緊緊纏着他們，一步不肯離去。他們開出的地，好的慢慢都被地主們弄去，留給他們的盡是些山頂上的地；他們開出的渠，被地主霸占了，自己的地反而澆不到水；他們果樹上結下的果子，又要被那些沾一點官氣的人們隨便糟蹋。一年四季，不管怎麼奔波，到頭來還是混不上飯吃。因此，當他們看到革命才是唯一能改變窮苦命

运的道路时，马上就选择了这条道，而且永不离开。这穷，能使他们很快地和革命结合在一起。革命，又使他们很快地摆脱了穷困的命运。

到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时代，人们那些可贵的特性，才真正放出光彩。辛勤劳动的结果，才真正对改造穷困命运，起到了作用。在这短短的九年工夫，麦田公社这一带地区的面貌大变，那种少吃无烧、挨冻受饿的日子算一去不复返了。大跃进和公社化，又给他们的改造生活的劲头添上了翅膀，朝着黄金般的共产主义世界飞去。他们更勤奋了，也更能干了。如今：

地，还是那样的地。但产量比解放前的“打粮数斗”年代，增加了好几倍。一九五八年比前一年也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多。董家房大队平均亩产达到了五百三十二斤，一年之内连破长城、黄河两道大关，摘下了低产帽子。连绵几十里的坡地，被他们分段分片垫铺得平平整整，土地四周布满渠道网，每一条山洪河的水，都流到了田里，把薄地弄成了肥地。

山，还是那些山。从前是荒山，现在都变成宝山了。寇家沟山、张家河山、刁窝沟山都有铁矿，它们不仅供应着附近四个公社炼铁，而且每天都有成批的大卡车，在公路上来回奔跑，把矿石送到张家堡、下花园、宣化、天津等地去。

相广、史家沟、穆家沟、小北沟、杨木林、小斜阳近百里长的山上都出锰，笔架山下有煤。公社的铁厂和翻砂厂，就是用这个小矿的煤来炼铁和翻砂。

这些宝物千百年来一直藏在这些山里，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它们才问世。

除了开采的和没开采的许多矿藏以外，在南山一带还有大片的森林，即使全公社把所有的房子都改建一番，这里也能供给

足够的木料。許多山上还有数十种野生藥材，老人和小孩都可以扛着鎬，揹着籃子入山去采；每座山上都有可以編筐、編箕的荆条；甚至連遍生羣山的黃草，也是能运銷到口外去的好东西。

这些东西并不是今天才生長的，却是在今天的时代里，它們才开始为国家建設服务，对改变羣众的經濟生活起了作用。

作为“旅行者”，你一定非常关心羣众的生活狀況。关于这，我們可以很容易了解到。即使我們不做今昔对比的社会調查，單从人們日常生活的表面現象上观察，也会看得出羣众生活的新面目。

在街头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里头，你再也看不到穿得破旧不堪、衣不遮体的人了。在冬季男人們都有一套黑布棉衣，外披白羔老羊皮襖；三十岁以下的妇女，人人都穿新花棉襖，姑娘們差不多都披塊彩色鮮艳的头巾；小孩子們則都穿得鼓鼓囊囊的在街头上跑着玩。

随便走进一所院子，你会看見家家戶戶的窗子都有四塊玻璃，所有的窗戶上都貼着四張蔚县彩色剪紙，房間里还貼着几張年画，配上整潔的庭院和房間，显得很优美、舒適。你随便到哪家人家去，都有茶水招待；大多数吸烟的人，都能买得起紙烟（这两項是供銷社最暢銷的商品，一天也不能缺货）。

在食堂里吃飯，更能看得出生活的变化了。頓頓飯有稀有干，还有一大碗酸菜熬山藥，主食天天变花样，一个月有三頓吃当地人最爱吃的油煎粘糕和莜面，逢年过节保証杀猪宰羊。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至少也可以說赶上了过去的一般中农，虽然这还只是改善生活的开始。

如果你願意看看公社的新建設，可以到岔道去看正在施工的麦田水庫。这个水庫就全国范圍來說，也是中型的，工程甚

大,过去应该由县承修,而现在却只是由两个公社协作自办。水库竣工后,不但能解决八万亩土地的灌溉,发电站还能为公社电气化打下基础。这个水库在一九五九年夏汛前完工,紧接着还要动手修另外的八个水库。

如果你愿意参观公社的工业建设,请你到保岱去。在早已坍塌了的明代修的古城堡下,有炼铁厂、翻砂厂、木工厂、机械厂和锻工厂。炼铁厂早已能生产质量最好的灰口铁;翻砂厂已经倒出第一批犁、铧;机械厂虽然只有两台自己造的土机床,但马上就要承做和修配新式农具了。这个工业基地上,还有全公社独一无二的电灯,这也是工人们自己动手解决的。水泥厂离铁厂只有二里地,虽然它诞生还不到半年,高标号水泥却早就问世了。

如果你愿意看看公社的文教事业,公社自己的新华书店、电影队、医院、红专学校都会向你说明它们是群众的好伙伴,而小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进了小学。

如果你愿意游览风景,最好是在桃杏花正开的春天来。上葫蘆、下葫蘆、溪源一带村庄,背靠涿鹿八景的两景:笔架山和龙门三叠翠。桑干河沿村而过;满山遍野都是桃林,花苞一放,近看是花山花海,远看好象花雾罩山。春雨后,路上铺满花瓣,小溪里撒满花瓣,人简直是生在花朶的世界里。

如果你喜欢看看名胜古迹,相广村有一千年前的古刹遗迹,宋代的石刻和九龙黄沙碑、八角碑还都在瓦礫堆中躺着。在岔道村南有名为鹿峪的古迹,一块高达三十丈的石头立在路旁,遍体刀斧痕,岩顶有一个用石片堆成的塔,相传是黄帝誅蚩尤时削石而成的。輝耀村,据说是古潘县旧址。蕎麦川崖上有两行诗,传说是仙人手迹。在溪源能看到气宇昂然的魁星阁,在保岱街

头,随手可以拾到明代煉銀时遺留下的矿渣。随便你走到哪个地方,实物和傳說都会告訴你很多有趣的軼事。

一个气魄更大的跃进,在麦田公社已經开始了。在“八字宪法”的指导下,它正朝着水利化、机耕化、园田化、多种經濟化、高产化的道路走去。他們計劃着在几年內,拖拉机要增加到十六台,收割机兩台,煤汽机四十台,鍋駝机二十五台,电动机十台,馬拉脫谷机二百台;小水庫要修十一个;粮食亩产要达到千斤以上;魚要增加五倍;高山地將改为畜牧区和园林区,大田將逐漸改为麦田。对这些,你用不着怀疑能否实现,从他們已有的發展来看,这些有理想而又脚踏实地的人,会讓规划变为活生生的现实的。

打了四年官司

齐 蘭 貞

在孙家溝一帶，至今还流傳着楊維和地主打了一年官司的故事。

民国初年，軍閥連年混战，你来我走跟过蝗虫一样，走到哪里把哪里搶劫一空。后来軍閥宋哲元統治着这块地区，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稅加紧勒索农民，真是“苛政猛于虎”，人民不堪其苦。头年借了債，好不容易把捐餉交上，拉下了窟窿，第二年只好卖地。貧苦农民手里的地一年年减少，地主手里的土地一年年增多。北黄崖头村的土地，在一兩年內就卖出去將近三百亩。

北黄崖头村是孙家溝里的一个小村，村內六十三戶人家，种着一千一百亩地，大都是下中农和貧农户。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天災人禍并起，家家日子难过，告貸無門，紛紛卖地。这近三百多亩地都跑到护路灣、全家崖等村的財主人家手里。可是秋后县里收捐时，还要按股子收一千一百亩地的捐餉。而且，卖出的近三百多亩地都是好地，一亩好地的捐餉抵得上兩三亩賴地。地少了，負担却加重了，这如何是好？村里人都嚷嚷着要請村長王从美想办法，要么下股子，要么找买主要捐餉。

甚么叫“下股子”呢？原来当时盤据在察哈尔省的軍閥們的收稅办法是將每个县分成几个段，段下又分股，每个村按土地的多、少、好、賴划股。涿鹿县桑干河南西区五十二个村划为一段，分成五十二股七厘五，段長每年按股收捐。北黄崖头卖出土

地以后，应该把股子划小，护路湾村的股子应该划大，可是这又牵涉到上面一系列的税收问题，打乱原来的股子，比较困难。简便的办法是应该到护路湾等村买地户去要捐，给北黄崖头村凑成股子一併交上去。

护路湾村买地最多的是地主閻瑞。他一户就买了北黄崖头村八、九十亩好地。王从美先找閻瑞去讨捐，这个恶霸把眼一瞪，长短就是不给。閻瑞抗捐不交的消息立刻就传出去，附近几个村的买地户都随着抵赖不交。这一下把黄崖头村的农民们急坏了。不交吧，上面催捐催得紧；交吧，哪里垫得出那么多款项啊！大伙愁眉苦脸的天天议论纷纷；个个咬牙切齿的咒骂閻瑞这“老贼”！

人急上房，狗急跳墙，交捐的日期一天天逼紧，拿不出个办法来。最后有人提议说：“咱们上县里去告他！”

“对、对，叫杨维二伯去，他胆子最大！”年轻火旺的都主张立刻到城里去告閻瑞一状。

也有些老年人胆小怕事，忧虑重重的说：“人家财大气粗，省里有亲戚，咱们可惹不起呀！”

“你惹不起他，他却能把你坑死哟！”杨维反对说。

杨维那年三十七岁，平时就爱仗义执言，胆子又大，专爱打抱不平。谁有了点委屈困难，都爱找杨维二伯去诉诉苦，能办的事，杨维都肯挺身去办。这次，大伙不由得就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二伯，你敢去吗？”

“敢，只要大伙齐心，我哪里也敢去。”

“二伯，你去吧，你的地，我们给你种上；你家里要啥，我们给你闹啥；挑水、打柴都是我们的事。”

黄崖头村为了和恶霸閻瑞进行斗争，无形中组织起来推选

出楊維代表他們去打官司，他們代替楊維耕種着家里的几亩地。

楊維和村長王從美兩人揹着鋪蓋卷下城里去打官司，住在一家相熟的洗衣房里，請“代書”寫了狀紙，遞進衙門里去。

那年頭窮人打官司，實際上就是耗錢，你狀紙遞進去，名義上說是“三天批，五天票”（就是三天內縣官批下來，五天內將被告用票傳來），可是要碰到有錢有勢的被告，可不一定哪天才能把人傳到。被告傳到了，糊糊弄弄的問過一堂，不知道甚么時候才能過第二堂。明明有理的官司，原告往往因為把錢耗盡了，無法堅持下去，只好作罷。

且說楊維和王從美將狀紙遞進去以後，一等等了一個多月，毫無消息。幸好他們思想早作了準備，住在洗衣房就是為了不花店錢，吃飯也揀最便宜的，不是窩頭就是莜面，省吃儉用，準備着長期耗下去。

為什麼縣官拖延不傳閻瑞呢？原來閻瑞一聽說北黃崖頭村一伙貧農要告他，不由從鼻孔里冷笑一聲，“嗤！一伙窮小子還敢鬧大事，真是雞蛋往石上撞。”然後，他就開始活動“走門子”，寫信給他的親戚呂復。呂復是省長的親信的秘書，接信後，立刻就寫信給縣長張俊傑，暗示他要“斟酌辦理”，張俊傑遲遲不肯傳問閻瑞就是這道理。直到楊維一再催問，才把閻瑞傳來過了一堂，問了大半天，只批了一句“查明處理”。就這樣，楊維和王從美在城里耗了幾個月，一無所獲。

六個月後，張俊傑調任了。新來的縣長叫做謝宗良，這位縣長處理公案倒很“迅速”，就是有些“糊塗”。楊維把狀紙遞上去以後，果然五天就把閻瑞傳來了，過了几堂，問清了事由，他明知閻瑞無理，却想出新的花招庇護閻瑞。他振振有詞地說：“人有住處，地有坐落，地在哪村哪村上捐，你們都把紅契拿出來。”偏

偏事有湊巧，這兩張紅契上都沒有寫村名，只寫着地段的名字，甚么“大崖上”，“大塊地”，謝宗良滿以為可以找到理由批駁原告了，結果又落了个空，只好又批“查明處理”退了堂。這一查，查了半年，仍然是一筆糊塗賬。

在楊維等一再催促下，謝宗良又過了一堂，這一堂更是充分的暴露了謝宗良可笑的小丑面目，他問：“你們到底要怎麼樣呢？”楊維再申述理由，要閻瑞拿出捐餉來，謝宗良渾不講理的說：“走地不走彩，你們走了彩還行嗎？”

楊維說：“老爺，窮人怕的是沒飯吃，不管甚么走彩不走彩，地是窮人的命，有辦法決不賣地。那麼，我們要求老爺給我們下股子吧！”

“胡說，這股子是省里劃的，哪能為你們一個村子打亂股子，你簡直搗亂！”

“老爺，搗亂的不是我們，閻瑞拿出捐來，這場官司不早就了結了嗎？”

謝宗良這任糊塗縣長上任將近一年，一件案子也沒有办好，就調任了，據說，不知道他得罪了哪位上司，革掉了他的“烏紗帽”。

一九三一年四月，新縣長馬寃富來涿鹿上任。楊維和北黃崖頭的貧苦農民們雖然並不敢對這一位新來的縣長抱任何希望，但他們倔強的把鬥爭堅持下去，縱然鬧得頭破血流也要把官司打下去，這樣總比受地主的窩囊氣要好些。他們鼓着勇氣，第三次遞上狀紙。馬寃富過堂時，仍按舊案道叙，過了五、六堂，仍無頭緒。這時，閻瑞的親戚呂復已經不在省里做官，閻瑞又聽到消息說馬寃富是個有名的“清官”，已有九分畏怯。就指示他的狗腿子、護路灣村長劉啓明和他的侄兒閻玉海出面調停，答應給

一半捐餉。这时，王从美也早有些洩气，眼瞪着打了三年官司，受了不少的惊險，还没有一点盼望，很想就坡下台阶，接受了調停，了結了这场官司。可是北黄崖头村的农民們，越打越气壯，他們要吐这口冤气，要把官司打到底，王从美不肯下城去打官司，他們就团团的圍住楊維出主意，这个叫二伯，那个叫二爷，楊維挺起胸膛朝大伙說：“你們大伙都不洩气，我就不会洩气，咱們穷哥兒們要擰成一根繩就有了力量，王从美不去我一个人去！”

这时，桑干河以南各村的农民都在紛紛議論这场官司，有的說：“这场官司，要出个清官才能断案，臧官一辈子也断不了这案子。”也有人說：“财主家簡直是在搶人家的地啦，是不是要把我們穷人都逼上梁山去呀？”那几年，的确有些农民被生活逼得走投無路，跑到山上当了土匪。

县长馬宪富見势不对，又見楊維勇气不小，要把官司打到底，他只好把段長找来商量。段長知道底細，也認為閻瑞抗稅不交是輪理，前兩任县长是想庇护閻瑞，所以才糾纏了三年，断不了此案。再說北黄崖头村都是貧农戶，这二百多亩好地的捐餉都加在北黄崖头村，事实上拿不出来，末了会年年拖欠捐餉交不清。馬宪富一听有理，把閻瑞傳来过堂。

这次过堂，閻瑞这边已有些緊張，狗腿子刘啓明、閻玉海和閻瑞的兒子閻来順都怕閻瑞吃亏，前护盾拥的陪着他来过堂。馬宪富當場就判案，限閻瑞定期把几年来拖欠的稅款一齐交清。以后每年按照規定把捐餉交給北黄崖头村。刘啓明一看势头不对，連忙叫閻瑞答应交款，各自回家。

楊維回到北黄崖头村，向大伙說官司打贏了，全村都喜出望外，这家給楊維二伯送炸糕，那家又送熬肉，村子里像过大喜事一样，人人喜笑顏开，心里暢快。可是一等等了两个月，还不見

閻瑞送款來，楊維怕有變故，又進城去遞狀紙。縣長馬憲富恨閻瑞太不顧大局，一氣之下把他傳來扣押起來，何時答應交款何時釋放。就這樣鬧得“三押三放”，閻瑞一塊錢還沒有拿出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楊維最後一次遞上狀紙，馬憲富連夜把閻瑞、閻來順、劉啓明、閻玉海四人傳來，半夜在喬家巷過堂，衙役持杖兩排站，鐵索扔在地上叮噠響，吓得劉啓明、閻玉海、閻來順都打戰顫，只有閻瑞“老賊”還硬着骨頭答話。縣長問：“為什麼判你們交清北黃崖頭村捐餉直抗不給？”閻瑞說：“我已經交了護路灣村，一個老虎身上不能扒下兩張皮來！”縣長把驚堂木一拍說：“叫你給黃崖頭村，你給護路灣做甚麼？你故意抗稅不交，還敢撒賴，該當何罪？”閻瑞見已無法抵賴，只好軟下來，當場寫了保狀，並找人回去取款，將所欠北黃崖頭一百九十塊銀元稅款一齊在大堂上交給楊維。整整打了四年的一場官司，到這時才算正式了案。

閻瑞這個惡霸，打輸了官司以後，越想越氣。第二年得了氣厥病，一病就不能起床了。北黃崖頭和護路灣一帶的貧農，個個舒眉暢氣，編了一段順口溜，歌頌楊維的勇敢：

楊維楊維好大膽，

打了官司整四年，

賊官摘掉烏紗帽，

閻瑞一命嗚呼上了天！

這場劇烈的鬥爭，是北黃崖頭村貧農的自發鬥爭，是這個偏僻的山區農村的農民還未得到黨的領導以前，與地主惡霸進行的合法的鬥爭。這條鬥爭的道路雖然很難走通，但它也正反映了這一帶農民的倔強勇敢的性格和深刻的階級仇恨。而且這一場鬥爭，把孫家溝一帶的階級矛盾更推向尖銳化。閻來順和他的親友們斷斷不忘找機會向這伙“劣小子”們報仇，而貧苦農民則更

懂得了斗争的意义。一九四一年，西山来了共产党，楊維老汉的儿子楊生旺和外甥閻万貴、閻万荣等都参加了共产党，坚持革命斗争。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匪軍統治这一地区时，楊生旺同志所参加的护地队，就在山里和敌人进行迂迴的游击战，常年露宿在山洞土窟里。楊維老汉因为爱护革命、爱护兒子，整跟兒子在外面露宿了三四年。楊生旺同志现在是麦田人民公社党委書記。

閻瑞的兒子閻米順呢？在日本人来了以后，当上了狗腿子甲長，騎在人民头上橫征暴斂，終于被游击队打死在山溝里。閻米順的兒子閻富寬还不忘报仇，在一九四六年投靠国民党，当上了还乡团，耀武揚威，無惡不作，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鎮压了。

楊維老汉今年已經六十四岁，身体还很健壯，革命的热情和干劲都不減当年，他住在麦田公社保岱村，人們每天都能看到他从制酒厂跑到水磨，又从水磨跑到火药厂。因为，楊維老汉不仅是种地的能手，还是个多才多艺的“多面手”。他会造酒，还能制造上好的火药和燄火，会搓弄羊毛活兒，当公社大力办工业的当兒，楊維老汉就更加忙碌起来。年輕人都很尊重他，經常关心他的身体，跟他說：“大爷，您別累着，年岁大了，要多休息休息！”

“不，大爷越干精神越好，我虽然老了，还要看看共产主义呢，还能不給公社多出一把力量？唉，这么好的光景，大爷过去做梦也想不到哇！”

亲自经历了三十年前的那一場痛苦而又曲折的斗争，眼看着今天幸福生活的景象，也許楊維老汉比这一代青年人更能体会胜利果实的香甜！

一九三九年的一个夜晚

苏 中

打从日本鬼子佔了涿鹿县不久，不知道从哪兒就傳来了紅軍的消息。老乡們說：紅軍个个穿紅衣、戴紅帽，專打鬼子和土豪；汉奸們造謠說：紅軍是紅臉紅髮一身毛，杀人放火不用刀。大家伙虽然常常道叙紅軍，可誰也沒見過紅軍到底是啥模样。汉奸們的鬼話沒有几个人听信，穷人倒是盼望着紅軍早一天来，好把这地方的鬼子和土豪收拾一下。

一九三九年初，陰历正月廿五老填倉那天，不知道从哪兒来了那么一股队伍，从涿鹿、宣化交界的西山开过来，奔向馬牙水一帶。

这天馬牙水村正有人办喜事。娶亲人就是本村的王喜录。这后生虽然也是貧寒人家，但按老規矩，办这么大一場喜事，总也得請請三亲六故、东鄰西舍的乡亲們喝几盅。酒席剛停，亲友們還沒散，有人慌里慌张跑来告訴大伙說：“不好了，过来队伍啦！黑压压一大片，不知道是啥軍头。”那年月人們就怕兵，一听见这信，就赶忙躲的躲，跑的跑，霎時間一大羣客人就散了。王喜录正在不知如何是好，队伍已开进村来。

說起来也怪。往常来的队伍个个都象凶神，一进村就罵罵吵吵，要粮要草，要猪要羊，見啥抓啥。可这支队伍一露面就与众不同。一个个身穿灰布軍衣，打着裹腿，揷枪，揷着手榴彈，挺威武又挺和气，一点凶气也沒有。

这时天色已晚，队伍就在馬牙水扎营过夜。他們可真規矩，住到誰家也不乱抓乱动。老乡們一看这伙队伍一不打，二不罵，不搶不夺，見老的叫大爷大娘，見年輕的称哥叫弟，和人說話面帶笑容，就把平时怕兵的那股勁兒，一下子打消了。

活多大岁数的人也沒見過这么好的兵，有人就納悶，不知这是什么队伍。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大伙常常說起的紅軍。

“紅軍来了！”

“哈哈，說紅軍紅軍就到！”

一个傳兩，两个傳三，这消息一傳开，老乡們誰也不藏藏躲躲的了，都想見識見識这紅軍。为什么不穿紅衣，戴紅帽？有人把汉奸造的謠也告訴給紅軍，大家听了就哄堂大笑一陣。

王喜录家一霎时又熱鬧起来，这回不是吃酒賀喜，而是紅軍的大伙房安到他家了。办喜事新搭的灶，头号大鍋足有五、六口，做大伙房正好合适。王喜录也就跟着大伙一块張罗，弄柴弄水，給牲口張罗草料，忙个不停。

馬牙水村打从开天辟地以来，可从来沒这么熱鬧过，差不多家家都住着紅軍，当兵的原先都是工人、农民，大伙一道叙起来，真是越說越投緣。这天晚上，到处都有人对老乡們講紅軍的来历，講共产党領導穷人翻身，实行耕者有其田，講抗日打鬼子，講解放全中国，老百姓当家管天下……嘿，老乡們听說穷人还有这样的好日子，可真是打心眼里往外高兴，受苦人誰不盼望这样的好日子啊！

这一夜可真不比寻常。

农民們头一遭見到了自己的队伍，头一遭听說世界上有个共产党，專門替穷人办事，領導老百姓鬧革命；头一遭听說要实行耕者有其田，貧苦庄戶人都能分到地，不受剝削不受压迫；头

一遭看見这么一支正在南征北战打鬼子的大部队。哈哈，这世道可真要变啦，受苦人看到了出头的日子啦！这一夜，村子里不知道有多少人高兴得睡不着觉，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睡得特别安稳。

第二天，紅軍因为有任务，一清早就和馬牙水的老乡們道別了。紅軍走了不到半天，从昨天过紅軍的道上又开来一支队伍，起初有人寻思又来了紅軍呢！站在高处一看，可把大伙吓坏了，原来是汉奸李守信的队伍追紅軍来了。这队伍的人性，老乡早就領教了。一看见影，大伙就赶忙連跑帶藏，吓得誰也不敢出屋。

这伙汉奸队，进村就朝老乡要紅軍。到处乱闖乱翻，找不着紅軍，就搶了些老乡的东西，硬說是紅軍的。

他們也在馬牙水住了一夜，把村里的羊給杀个精光，羊骨头羊蹄子扔得滿地都是，大吃大喝一宿，第二天帶着搶的东西“胜利”而归了。

这是咱們这地方第一次过紅軍。正月廿五这天在穷人心里扎下了根。从此以后，受苦人一遇到苦难事，就想起紅軍，就盼望紅軍赶快回来，別看紅軍才住了一夜，这一夜算是把革命的种籽播下了，人們有了盼头，心里都亮堂堂的。

后来紅軍到底是回来了。一九四一年夏天，共产党干部領着一伙人到西山一帶开辟根据地，队伍改名叫八路軍，远近村里的貧苦后生都往西山跑，參軍鬧革命。前面說的那位王喜录，在馬牙水村第一批当村干部，一直跟着党走，現在是咱們麦田公社孙家溝大队的大隊長。你要問起他紅軍的事，他可以講上几天几夜，保險还要說，正月廿五他办喜事那天的事。

西山扎根記

蘇 中 張 祿 華

西 山

二十年前，西山特別出名。不光是在現在的麥田公社這一片，就連在當時的涿鹿、宣化、蔚縣等等一帶地方，也很少有人不知道西山的。

它出名，不是因為山高景好，也不是因為那時候發現有什麼寶貴的特產和出色的名勝古蹟，而是因為土匪特多，鬧得遠近不安。那時，假如有人問：“西山出產什麼？”得到的回答准是：“出土匪。”因此有人說：西山的名氣雖大，只不過是個臭名罷了。

過了三、五年，西山又出了一次大名，這回的影響更大，真是威名遠震四方，誰聽說都要伸大拇指。這回不是因為鬧土匪，而是因為從山里來了共產黨幹部，起初寸鐵未帶，只拿了根小藤棍，就把西山的兩千多個土匪收拾得服服貼貼，有的土匪羣不再為害，反而跟着八路軍打起鬼子來。所以人們才又說：西山的臭名變成香名了。

西山，並不是一座山的名稱。這是指涿鹿西部和宣化交界的一帶山嶺來說的。這一帶，方圓百十里左右，到處都是高低起伏，連綿不絕的山嶺和黃土高崖。山，是光禿禿的山。陰坡面上還有些灌木叢，陽坡上則連一棵樹木都少見。地是薄地，全是一些缺水少肥、從山腳到山頂一層比一層高的梯田。散布在這一帶山嶺，溝谷之間，有五、六十個村子。全國解放後，一部分劃歸

宣化(現在已并于張家口市),一部分划归涿鹿(現在已并于怀来县)。現在,属于麦田公社的,有二十多个村子。假如我們把屈庄村算做一个中心点,那么,往西走:过泉子溝、苏家弯,越千兒嶺或者是武家貝、平方寺,就到了宣化境內的傅家堡、胡庄、天桥湾等地;往南走:过木厂、果园、李家梁、常家梁可进入老七区(現在是大堡公社)的上、下刁蟬,上、下沙河,大堡,倒喇嘴。从这兒,能通往蔚县的桃花堡,也能过老六区(現在是赵家蓬公社)而进入涿水、宛平兩县境內,到山西的广灵去。往东走:是黄崖头、孙家溝、張家河、护路湾这些地方。往北走:过了全家崖、站庄、白家湾,就到了橫穿宣化、涿鹿的桑干河沿了。

这一帶山高地陡,溝谷交錯,偏僻荒凉,地形复杂,正好成了窩藏土匪的絕好所在。到底是从哪朝哪代才有的土匪,沒听說誰考察过,反正是在各路軍閥混战以后,土匪一天比一天多,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等到日本鬼子侵占了察哈尔、建立了伪蒙疆政府,搞了一个什么伪宣化省統治着察南一帶的时候,这土匪羣,突然又增加了好几倍,分別占据着西山各地。

在傅家堡,有金家和魚家兩股匪羣,分別占据着傅家堡的东堡和西堡,为首的头目,魚姓的是魚平,金姓的是金万福;在郭家村,有以郭滿宣为首領的郭氏家族的匪帮;在千兒嶺,有号称西山王的孙全智,还有号称老大王的孙殿举一門賊兵;在楊家溝,有王功的一支人馬;在孙家山有段風来的一批匪徒;在上刁蟬有李廷宣;在常家梁有孙善繼;在傅家堡附近还有李成庫。至于那些叫不上名来的小股人馬,更是多得数不清。除了这一羣一帮的以外,还有一个統領着西山一帶匪首的大头子,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張全吉,号称西張团的总团长。在这片地区里,把有名的和沒名的土匪都算在一起,大概足有兩千之多。

土匪突然增多，这是有来由的。原来这些土匪的来头有两派。一派是：早就占山为王，以打家劫舍、綁票搶奪为生的所謂“扛枪好汉”；另一派却是：由地方上的地主、乡紳等头面人物所組織的联庄自衛团变成的。所謂“联庄”，原是抗日戰爭爆發初期，各地方头面人物打着抗日招牌，讓老百姓出錢买枪买馬，湊一幫人成立的自衛团、自衛队，說是打日本、挡土匪、保护地面。扛枪杆的都是一些游手好闲的賭鬼、潑皮、地痞，只有少数出于抗日之心而参加进来的庄戶人。当时，这种武裝在全涿鹿各地都有。桑干河北有大名鼎鼎的張錦，号称东張团；河南有人称河南王的刘化南和九堡的曹老七；矾山有，赵家蓬一帶也有。在西山，就是張全吉、孙全智、孙殿举这几帮了。

他們剛鬧起来的时候，老百姓还以为他們真是要打日本、挡土匪、保护地面呢！所以要粮草給粮草，要錢給錢，宁可自家喝菜糊糊，也得讓自衛团喝燒酒，吃上猪肉、細米和白面。不料，这伙地主、潑皮根本無心抗日。鬼子一来，有的打了一个回合就投降当了汉奸；有的連个照面都沒打，干脆拉着人馬占山为王，干起打家劫舍的营生来；还有的降了鬼子弄上个什么队长、警尉的官銜，成了占山搶人的官土匪。象魚平的兒子魚品三和季福和，就当了伪軍团长。所以这里土匪就越来越多，把西山一帶完全給鋪排滿了。

三 害

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二年間，西山的土匪活动特別猖狂。按他們的發展史來說，也該称得上是“全盛时代”了。可这一段时期，却正是老百姓最痛苦的年代。

那时候，老百姓里里外外要受三面气。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气你得受，地主的剝削你也得受，土匪的殘害你还得受。三面齐攻，弄得老百姓死有路，生無門，敗兴到頂了。前面說了半天土匪，現在还是先从土匪說起吧！

虽然每帮土匪都占据着一塊地盤，可这塊地盤里的老百姓并不是光遭这一撥土匪的殘害，各路“好汉”都要来搶你的粮，牽你的牲口，赶你的羊，吃你的猪。別的不說，一年四季，單是侍候南来北往过路的“好汉”們的人吃馬喂，也叫人养不起。只要“好汉”們的人馬一进村，男人們赶快給鋤草拌料，蹾馬，飲馬；女人們赶快刷鍋做飯，炒菜燙酒，点大烟灯。侍候好了，朝全村要上点粮草叫你送上山去。要侍候不好，把人暴打一通之后，还得把全村搶个淨光。老百姓真是成天价战战兢兢，連个鷄、羊都不敢养活了，怕为了这些东西把人命賠进去。

除了綁票、搶劫这一套老把戏以外，西山“好汉”們的花招，可又多又特別。

郭滿宣家里有一个葡萄园，每年收下葡萄以后，他就派人往每村送一筐去卖。他的卖法特別，一不問你是否愿买，二不和你議价，把葡萄往下一放，說一声“卖葡萄来啦”，轉身就走。过兩天，郭滿宣騎着馬、挎着枪押着大車来收葡萄錢。村里人就得赶快凑一車粮叫他拉走。他这葡萄可真是价值連城，一粒就值一斗粮。这还不足奇。奇的是他們还养了个娃娃戏班，一年四季由郭滿元領着四处去唱戏。他这戏班也是一不問你想看不想看，二不管你来看不来看，进村就唱。只要开鑼唱一台戏，这戏价不是几十石粮，就是三、四百塊錢。

这种光賺不賠的买卖不光郭家哥們会做，哪股“好汉”也都有一手。有的到各村卖茶叶。这茶叶是他們自己特別泡制的，

原料是野地里的甜曲菜(曲麻菜)掺上喝过了的乏茶,价钱是每斤十几石粮。有的到处卖大烟泡,弄二百半真半假的大烟泡,往村里一送就要几百块钱,过不了半天,准又来一帮土匪朝你要大烟,你要说没有,他说他早就知道你买了谁谁的多少货。大烟从这抢走,又卖到别处,再被另一伙抢走,又卖到第三处。转上一年半载,大烟泡都干巴了,说不定又要轮回到第一个买大烟的村子,然后再照样被抢走。直到现在,大烟、葡萄虽然没了,当年买下的特制茶叶,有的村子还存着一两缸呢!

经济上的残害已经够受的了,可他们还常常干抢男霸女的勾当。老大王孙殿举是五十多岁的老贼了,竟然领着人马到蔚县黄梅寺,抢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要她做压寨夫人。抢回来,老子争,儿子要,老大王和他三儿三大王耍了一阵手枪,大闹一场,三大王一赌气找日本人当警官去了。

被土匪霸占了的、蹂躏了的,当然不只这一位妇女,有的新娘子正在拜花堂时被抢走,有的有夫之妇被强要去,有的被玷污了,也有的被逼死了。

不管土匪闹得多凶,那阵子的官家既不想管,也不敢管。土匪和伪警察队是你躲我,我躲你,各不相扰。有时候,土匪们大白日就在据点旁边大摇大摆过去,警察们装着没看见。等土匪走了,警察队该出来骂老百姓“不报告匪情”了。有一回土匪又在据点路过,有一个警察放一枪想做做样子,催土匪快走,不料这枪把“好汉”惹恼了,骑在马上指着警察大骂说:“别给你脸不要脸,要动手,咱们就干。”结果把警察吓得一声不敢吭就鑽进炮楼里去了。日本人也来“剿”过匪,他们是未曾出兵,先给土匪送讯儿——叫老百姓修公路,准备慰劳品,闹腾了老多天,开上十几辆大汽车来,到了西山,一个土匪影也没看见,就带着大批

慰劳品班师回县城。

鬼子和汉奸都打不了土匪，但他们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比土匪还厉害得多。三天要捐，五天派款这算小事了，动不动给你扣上个反抗天皇的罪名送进牢狱，要不然就抓你当劳工，做苦力。至于挨打受骂，简直成了家常便饭。那阵子鬼子们神气得很，隔三岔五就发捷报，不是说皇军攻陷了这，就说又占了那兒，前綫上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有如丧家之犬一般，后方的敌人就成天价耀武扬威。

正在老百姓眼看国破家亡、痛心悲愤的时候，一九四〇年秋天，忽然从老七区的大堡传来一项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八路军在大堡上河、下河村把日本鬼子的一个中队全部消灭了。前两年，这地方过过红军，老百姓也听说过红军改名叫八路，扎在南山里头，可总没见过，如今听说打了大胜仗，怎不高兴。

这场战斗，原来就是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大堡一带，就是百团大战平西地区的一个战场。平西九团的两营人，在黄光明团长率领之下，把一支精銳的日军中队，堵在上河、下河，打了一整天，把它全部消灭干净，活着跑回矾山的，只剩下一个中队长。后来听说，鬼子的联队长大发雷霆，把这个跑回去的中队长的脑袋也砍了。

百团大战给群众带来很大希望，但随之而来的是斗争更尖銳，环境更殘酷了。日本鬼子一看，真正的抵抗力量不是蒋介石部队，而是深入在后方活动的共产党八路军。后方还有这么强大的武装力量，吓得鬼子赶紧从前綫往后方调动人馬，把进攻的矛头，轉向了共产党八路军和敌后根据地。就在一九四〇年秋后，敌人的“大扫蕩”便开始了。这“扫蕩”殘酷得很，到处杀人放火，洗村捕象。部队暂时轉移之后，老七区刚建立起来的地方组

織就被摧毀了，所以也只好撤到深山地區里。緊接着，鬼子就在從涿鹿通往蔚縣的大道上，密布兵力，撒下羅網，把高莊、藥莊、保岱、岔道、石門、大堡、上虎盆、大荆寺、倒喇咀這一條綫，都安上據點，隔不到二十里就有一哨人馬。西山一片本來是偏僻地區，孫家溝、馬牙水、上葫蘆等也安上據點。然後鬼子們又設鄉，立甲，清查戶口，發良民証，收買土匪、地主、壞蛋當漢奸，訓練偽治安隊，並加強學校奴化教育等等一套反動辦法接踵而來。

有些地主、土匪一看日本人勢力又鞏固了，而且對他們也沒有什麼招惹，就干脆當了漢奸，給鬼子幹事。西山的孫全智、郭滿宣、焦平都弄上個隊長、團長什麼的，又是官，又是匪，又能派款，又能搶劫，雙料土匪，更加神氣。有些地主雖然不願當漢奸，但也不願招惹日本人，便甘心當順民。這漢奸是新兴起的地方實力派，狐假虎威，又刁又狠，奴才腦袋，狗肺狼心，無惡不作，誰也不敢惹。哪怕當上個小警士，也是挎着鉄片洋刀，神氣十足。別看他們對土匪不敢碰一碰，土匪那套送茶葉的手段他們可學會了，動不動也潑這手向老百姓敲錢。鬼子把這陣子叫治安明朗化，羣眾說這是暴陰天。有人給漢奸編了一首歌：

持洋刀，吃洋屁，

沒有一個好東西。

土匪鬼子這兩害，已經把羣眾折磨得難以活下去，但還有一座封建主義大山，牢牢壓在窮苦人頭上。西山一帶的土地又薄又陡，二、三百米的山頂上都種上了庄稼，每畝地却連一口袋糧食都打不出。地租大稅又重，種地的貧農一年累個死，只能混上够一冬天喝稀糊糊的糧食。等到開春種地時又得借糧吃，春借一斗，秋還斗半。不借要挨餓，借了，到秋天糧食又都成了人家的了，第二年還得照舊如此。至於那些當長工的、放羊的赤

貧漢，一年到头不管怎样劳累，也养活不起兩口人。

就这样，老百姓象是被五馬分尸一样，受着一層又一層的压榨和剝削。表面上，他們忍气吞声，但人心里又都压着一股怒火。人們并没絕望，他們亲眼看見过紅軍，听說南边山里有了共产党，也早就听說了他們是打鬼子、救穷人的，所以就盼望他們早一天来解救苦难。

果然，共产党来了。

柳 仁

从孙家溝往上，除了侯家寺对面的山上有几棵松树之外，几乎全是秃山。就是这几棵稀疏的松树，也总是那么大，好象老也不長，永远年輕似的。別看是秃山，可埋藏着無数的赤鉄矿，連这重重的山峰都是紅色的。在这翠松赤峰之下，有个只有四十几户的小村子，叫張家河。現在是公社的紅色鉄矿区；从前，这里便是共产党在麦田公社最早开辟的紅色地区之一。

現在張家河村属于孙家溝大队，村支書是張彪同志。这張彪同志可是老支書了，是張家河的第一批党员之一，也是張家河的第一个看見共产党的人。

一九四一年陰历六月的一天，張彪正在地里糶谷子。炎热的天气晒得他有些煩躁，思前想后，就觉得沒勁气。往下看，孙家溝是日本鬼子汉奸的伪大乡；往山里看，是土匪窩。就是听說西南有紅軍。可是这紅軍究竟又怎样呢？日本人說紅軍是“共产共妻”的“共匪”。可是从南山来的人又说紅軍对穷人好。这鬼子汉奸的造孽，他是亲眼看到了；那土匪的滋味，就更不用說了；可这紅軍，为什么不見动静？正想問，猛抬头，見路上过来一个三十

多岁的汉子。在这張家河可輕易見不到生人。这人头罩羊肚白毛巾，身着藍布袂襖，这襖長过双膝，手里拿着一根小藤棍。兩人相距，約有三十步远。这人蹲在那里抽烟。他和張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看了一会兒，烟也抽完了，那人抬起身子，扭头就走。張彪觉得有些出奇，在后边荷鋤便追，追上几步，就冒叫一声：

“哥兒們，你是哪的？”

“南边的。”

“到哪去？”

“去底下。”

那人看了看張彪，又反問道：

“这是什么村子？”

“張家河。”

“你种几亩地？”

“十一亩。”

“够吃么？”

“要赶上好年月，够吃半年的。”

“剩下那半年，或者年成不好，怎么办？”

“借。”

“怎样借法？”

“頂小是三分半利，还有五分利的。”

“你們村里，誰是甲長？”

“孙亮。”

“大乡离你們村有多远？”

“十来里。”

“他們常来不？”

“常来要錢。”

兩人一边走着，一邊說着。張彪覺得這人很親切，很關心人，也很好接近，只是不知道是什麼人，看樣子可能是個八路軍，又不敢肯定是。離村不遠時，那人忽然問道：

“你認得我不？”

“不認得。”

“你聽人講過八路沒有？”

“聽過。聽人說，八路在南邊。”

那大漢又看了看張彪，然後說：

“你看我象不象？”

一聽這話，張彪的心就跳了起來，心想：八路可來了。趕緊把他領到家里。他身上帶着很多方方的紙，一卷一卷的，說是傳單。他問張彪：

“甲長是什麼戶？”

“好年月，還勉強夠吃，平常也是不夠。他也是個受苦的窮莊戶。”

“日本人怎麼讓他當甲長了呢？”

“咳！”張彪看出了他有點懷疑，趕快解釋說：“我們這地方沒人願意干，大伙輪班，這半年輪到他頭上了。”

“若是這樣，我就見見他。”

張彪還有個好朋友，叫張雁。他就把甲長孫亮和張雁都找了來。這兩人也都是窮哥們，一見八路真的來了，自然喜出望外。這天，這位穿藍襖拿藤棍的八路，就給他們講了許多抗日的道理。並且介紹了咱們部隊的情況，還教給他們三人怎樣對付敵人，說下次大多來要款，不說不給也不說給，就給他往下拖，咱們部隊最遲不過十月，就能到這里來。臨走時，他說，就是西山的土匪，早晚也得收拾。經他這一說，三個人才算開了竅，第一

次見到了青天，干活也有勁气了。因為他們心里有了數，知道窮人有撐腰的了，而且還有大部隊；也知道怎樣對付日本鬼子漢奸，再也不怕那大鄉來的人；還知道西山的土匪這回也長不了。這人是誰呢？西山、南山一帶的老黨員老干部和歲數稍大一些的老鄉都知道，這人化名叫柳仁，真名叫江濤。

過十來天，柳仁同志又來了。這次他是和羅正祥同志一道來的。西山的老鄉都把羅正祥同志叫做羅隊長。他也穿着藍褂子，個兒不高，和柳仁同志一樣，說話也不是本地口音。因為當時正是割地，土匪又凶起來，常家梁的孫善繼領着十幾個人到下塔去搶，所以，柳仁、羅正祥同志這次來主要談了些土匪的情況。臨走時，他倆對張彪說：“土匪再來要東西，如果有我們的條子，就給他們送；如果沒有條子，就不給他們。”說完，發現張彪有些不解的樣子，便問道：“你是不是奇怪，八路軍怎么還給土匪開條要東西，是不？”然后就解釋說：“這叫政治工作。我們想要清除他們，首先得團結他們，分化他們。要團結，就得供他們吃，不能把他們餓死呀！”

從這以後，偽大鄉來人，就住在孫亮家；共產黨來人，就住在張彪家。其實，張彪、孫亮都是給共產黨辦事的。敵人要什麼東西，敵人在什麼地方，他們都給共產黨送情報。

一九四二年正月的一天，柳仁、羅正祥同志又來了。這次和他倆同來的，還有高幸、趙廣欣、張玉久等同志。就在這天早晨，張彪、張雁、孫亮三個人入了黨。吃過早飯，柳仁同志問他們三個人：“咱們開個全村的大會行不？”張彪說：“那怎不行！”會場就設在現在食堂那個院里，一霎時把全村的人都召集來了。村里的人，也早就知道常有八路來，可誰也沒見過。聽說八路今天要給開大會，都特別高興，就連平常不出街門的老漢也來了。張雁領

两个后生站上崗，会就开始了。張彪第一个上去講，他說：“今天，有这几位八路同志給咱們开个会，人們也常道叙，从去年就有八路不断到咱村来，今天就和大家見面了。这回給咱們撑腰的来了，也該咱們穷人抬头了！”接着，是赵广欣同志講話，他講的是咱們的力量，有多少部队，并且分析了敌人必定灭亡的道理。然后，罗正祥同志講講怎样对付鬼子汉奸，敌人来了，怎样轉移，怎样坚壁。老乡們一听，頓時就觉得眼睛亮了。有个六十多岁的老汉刘岳見人就說：“哎呀，这遭可鬧好啦！这几年我們成了被鋸的木头啦，鬼子鋸，汉奸队鋸，土匪鋸。这遭，救命的可来了。”

伏 匪

一九四三年，党中央提出了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指示，到敌后的敌后，把尖刀子插进敌人的心臟。軍区党委决定抽調一批干部，組成一个工作团，正式深入到西山一帶开辟工作。这个工作团，由楊麻子率領，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三日从根据地出發，七月五日就到达了西山一帶。当时分成两个組。因为柳仁曾到張家河一帶活动过，有羣众基础，就由他和罗正祥同志負責一組，以上、下刁蟬为据点，向張家河、天桥湾等村深入；另一組以楊麻子、高幸等同志为首，以鮑家梁、李家梁为据点，向东西澗、刘家梁、傅家堡等村深入。

根据党的指示，土匪是西山的实力派，咱們要想扎在这里，就先得把他們消灭掉；要打，当时不容易一网打尽，而且还势必造成土匪匯合日伪，在西山和咱們唱对台戏，这对咱們扎根、組織羣众抗日很不利；如果能把土匪争取过来，或者只要他們不妨碍咱們，也是一件大好事。所以对土匪进行政治工作，啓發他們

的爱国心，就是当时最合适的斗争策略了。现在，老乡们提起当时的情况，都说：“军阀时代，什么军头都剿过匪，日本人也剿过匪，可是这西山的土匪，却是越剿越多。共产党，就是几个干部，一枪没响，手里只拿根藤子棍，就把土匪给收拾光了。”这话不错，西山的土匪，确是被我们通过政治工作和分而治之的策略，先后都给消灭了。工作团到西山之后，首先利用一个和我们有关的土匪，这人姓郑，通过他做引线，打入了匪巢。随后就和张氏弟兄（张全吉、张全书）等人交了“朋友”，把他们团结住，然后就一次又一次对头目们讲当前的民族大敌是鬼子，讲有义气有胆量的好汉都应该打鬼子。当然，八路军大部队一定要过来的事，也告诉他们了。而且也把他们的生活和出路指得明明白白。之后，就开始抓他们的下层，因为下层有不少是基本群众，被迫扛的枪。对他们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分化他们，象当时王尚明等人，就是被我们争取过来的。有的单独参加了我们的部队或工作，有的干脆带领一小部分武装起义过来。到一九四四年，几股土匪基本上都被我们收编，不愿干的回家种地，调皮捣蛋的后来被咱们消灭光了。事实是事实，可惜，当时的干部现在不知在哪工作，那些土匪又都完蛋啦，这当事人的双方都找不到，所以当时收拾土匪的具体经过情况，也就无从查考了。现在只能就我们知道的几个片断来推测当时情景。但就从这几件小事中，读者也是不难想象出当时那些生动的故事的。

先讲个“看门人”的故事。

土匪闹得最凶时，各村都雇有“看门”的。这看门的，有的本来就是扛枪的土匪，他们自己利用“看门”来敲詐几个钱，村里用他们来对付另一伙土匪；也有的是和土匪有些关系，或者身后有些武装实力的。屈庄村雇的看门的，是个叫做金环的老汉。金

环老汉是傅家堡人。傅家堡金、焦兩大家，几乎都是扛枪的。傅家堡家家有枪，还能造枪。西山的土匪都抗不住傅家堡，过傅家堡时不吃不喝。有的人如果和土匪結下仇或害怕，也常常跑到傅家堡去躲。所以，金环老汉在屈庄看門，一般土匪是不敢惹到屈庄来的，頂多路过时吃一頓。他和郭家隔过一次。有天，郭滿元叫屈庄給扫台，他那个土匪剧团要来唱戏。戏价是大洋三百六十元。金环老汉沒有扫，晚上，郭滿元帶剧团来时，金环一气，把脚一躁，挎着枪就走了。郭滿元想不演，又怕丢人，只好照样演，那天晚上演的是“文王訪賢”。但他又怕金环回傅家堡找人去了，散戏后，也沒顧得要錢，半夜領着戏班就溜了。

金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兒子金万福是土匪，他也敢和兒子干，見到兒子就罵。我們对土匪进行工作，他，也是我們的对象之一。那时，他一个人住在屈庄的庙里。庙和戏台是一个院，在全村最高的梁上，現在是小学校。一天晚上，老汉正要掩門睡觉，突然闖进来一个大汉。这人自称是八路，說是路过，寻个宿。老汉先一怔，細細地把他打量一下。那人更为聪明，随着老汉的眼睛，用手摸一下自己的身躯，意思是說：沒帶武器。金环一句話沒說，扭头往回就走。那大汉就跟在他身后。到屋里，老汉抬头看了看，然后再看看他自己在牆上挂着的枪說：“你知道我是誰嗎？”那大汉哈哈大笑的說：“怎会不知道，你是金万福的爹，你扛过枪，現在給屈庄看門。你見着兒子就罵，郭滿元来唱戏，也叫你給吓跑了……”老汉一听对方認識自己，自己的事，他都清楚，就高兴了，便問道：“你到底是不是前几年百团大战那个八路？”大汉說：“就是！”金环問：“你們大部队在什么地方？怎不来治治这些土匪？别看我扛过枪，我兒子也是扛枪的，我可恨土匪。”那大汉說：“我們就是为这事来找你的。都

是中国人，先不用动武。我们大部队是专门对付鬼子的。”

就这样，他们交了朋友。先是一个，以后每天都有几个人到这庙里来做客。这些干部就是柳仁、罗正群、高幸、赵广欣等同志。他们从金环那里了解了很多土匪的情况，摸到底，然后根据不同土匪的不同特点，去进行工作。金环也很愿意做介绍人。

过了一阵子，在大土匪头子张全吉家中，忽然出现一个新客人。而且弟兄们都知道，团长的这位新“朋友”是八路。奇怪的是，这个八路有时也和团长一起抽两口大烟。当然这个八路不是过瘾来了，而是通过这种交往先把张全吉抓得服服贴贴。

有一回，高幸同志忽然鑽进了敌人的老巢——涿鹿县城。他是怎样进的城呢？当时的土匪头子很多是“双街”的，既是土匪，又是伪军的官。象孙善继，就当什么副团长。也不知怎么一来二去，高幸同志又变成了他的好朋友。当时，桑干河南岸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展开。但河北一带的土匪武装是由日本人直接控制，比较难对付。百林寺的土匪头“狗尿台”这小子也非常不开面。因此，党决定立即开展河北工作，并设法收拾这支土匪武装。接到组织上的决定以后，柳、罗、高、赵几位同志研究了一下如何过河，因为这时冰已解冻，开河了。要去百林寺，必须经过涿鹿县城和武家沟这两个据点。不去吧，又不能完成任务。大家研究，因为高幸同志从收过来的土匪那里学了点经验和土匪礼节、谈话方式，就决定叫他去。怎样去呢？正在发愁，一天，他见了孙善继。孙善继忽然问道：“老高，明天我下城，你敢不敢跟我去？”高幸听了说：“巧了，我正要到县城去百林寺摸摸，想求你帮帮忙，把我带去。”说罢，两人哈哈大笑。第二天，孙善继骑马在前，还有个投诚过来的土匪，叫王尚明的，也跟着，高幸骑马在后。三人骑着三匹马，进了涿鹿城。到南关，把门的伪警还举手

打个立正。那孙善繼是想試試高幸的胆識，高幸是想考驗一下孙善繼的“交情”。进了南关，高幸說：“你現在把我送給日本人，起碼能官升五級，得賞大洋五百元。”孙善繼說：“那我就永远回不了西山啦。”

还有一个“三板女”的故事。

大土匪头子李成庫是个大地主。他家的長工也得跟他扛枪，他手下扛枪的弟兄也得給他种地。有个綽号叫做“三板女”的小土匪，从十九岁就給李成庫当長工，一辈子受尽了他的剝削，还要跟他出去搶家劫舍，有时，做錯点什么事，还要挨打受罵。有一天，他正在地里干活，忽然从梁上走下一个人来，这人过来先向他借个火，烟点着之后并没有走，坐在地头就和三板女聊起来。說来也怪，那人好象知道三板女的身世一般，問的說的，都是他身受李成庫的苦楚，說到伤心处，三板女借大一个汉子，竟落起泪来。最后，三板女扯着大汉的衣角說：“哥們，你是誰？”那人說：“我是八路軍。”三板女說：“好，我今天就投降八路了。你叫我干啥，我干啥！我非干掉李成庫不可！”后来，李成庫，就是通过这个三板女被我們收拾了的。

从这些小故事，我們可以看出，我們的干部当时在西山是怎么打进土匪巢和他們交“朋友”的，又是怎样利用他們，分化他們的。最后，就都把他們消灭了。难怪老乡說我們沒动一兵，沒响一枪，就把他們消灭光了。

扎 根

那时候，咱們和土匪約法三章：一不許打家劫舍，二不許扰乱地方，三要跟着咱們打日本；咱們供养他們人吃馬喂，冬夏衣

衫；只要不再为非作歹，就保證他們的身家性命。一來二去，鷄犬不寧的西山，慢慢變成安靜地盤了。這可真是打開天辟地以來少有的新聞。共產黨一來，刀槍未動，先除了一害，威信大震，老百姓人人拍手稱快，都伸大拇指佩服共產黨的智謀高，本領強。

人心向着共產黨，什麼事都好辦了。緊接着，咱們就在西山一大片地方，拔除了最大的一害，消滅了鬼子和漢奸的勢力，建立了人民政權。

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三年期間，西山里頭的馬牙水，和附近的孫家溝、上葫蘆，還都安着敵人的據點，孫家溝還是偽大鄉所在地。可是就在這兩年里頭，咱們就把據點以外的村子，全都解放了。當時，咱們開辟地區時，也是兩條腿走路的。一方面深入土匪分化他們，另一方面，積極發動和組織羣眾，建立黨的組織，宣傳黨的政策，提高人民的覺悟。柳、羅、高、趙和後來的張玉久、路彪、孟兆華、王永全等同志，分頭到處去扎根。從李家梁串到木廠、牛心山、果園，從常家梁串到張家河、黃崖頭，然後又串到劉家灣、屈莊、千兒嶺。從這村找到那村的關係，從那村又發展到另一個村子去。不到兩年，各村都有了秘密的黨組織和公開的抗日政權。成立起農教會、青教會、婦教會，組織起民兵、地雷組，連小孩也都成立了兒童團。就連馬牙水、孫家溝這些敵人占領着的村子，也漸漸地發展了地下黨員，建立了秘密的村政權。明着是敵人的世界，暗中是我們的天下。西至千兒嶺，東至護路灣，南起常、李二梁，北至站莊，方圓幾十里，都成了我們的根據地。蔚、涿、宣縣辦事處設在傅家堡，西山一片算是十一區。

現在，我們公社的孫家溝、屈莊兩大隊，很多村幹部都是這一時期入黨的。象現在屈莊大隊的總支書記秦德時同志（那時他在蘇家灣當皮匠），屈莊村的支部書記曲銀同志，屈莊大隊耕

作区区长谷永計同志,刘家湾的侯尙祿同志,黄金崖头的全宪宝同志,都是这时参加党的老干部。

新开辟的地区,工作特别紧张,新参加工作的党员,都是些受苦最深的稼庄汉,革命热情虽然很高,但对革命道理、党的政策知道的不多,所以就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不管形势多紧,工作多忙,党员们还都上党课。到晚上,这个党员碰碰那个党员的膀子,那个党员再和另一个党员摇摇头,这就是通知开会。等一般人都睡了,他们就拿一块猪油,一个酒盅,到外人不知道的山窝里开会,学习。

刚建立起政权,群众情绪特别高。开头几个月表面上还支应一下伪大乡,后来把伪甲长之类的狗腿子都刷去,根本不理敌人那套了。伪大乡和据点的汉奸队,只能在所在村子里转悠,对我们的地区一碰不敢碰,就连在他们本村里,也不敢象从前那样耍威风了。

汉奸们耷拉脑袋,老百姓扬眉吐气。祖祖辈辈受穷挨欺负,被生活折磨得弯腰驼背的庄稼汉,一下子挺身站立起来,成为顶天立地的英雄,掌握天下的主人。在这一片山村里,出现了一种从来也没有过的又紧张、又热烈的沸腾景象。

抗联会忙着组织一切抗日力量,支援前线,巩固后方。凡是不愿当汉奸,有爱国要求的人,连地主、乡绅们在内也都团结、争取他们为抗日出点力量。筹粮、备草、送粮、送鞋、出担架、征新兵、训练搞坚壁,开展反扫荡斗争。

送粮、送草、送鞋的毛驴队,常常是一串又一串地沿着沙河,盘着山岭,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峰,把东西送出去。出战争勤务的人马,又常常是那拨刚回,这拨又走,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民兵们是最活跃的一辈人了。白天下地忙生产,到黄昏时

分，就在場院里一二三四、稍息、立正、左右轉，別看武器不好（能背上一顆“湖北造”站崗放哨就算好裝備了），打敵人可挺准。各村的山頂上，都埋了一棵大樹，每天有兩個民兵站在山頂了望，一發現敵情，就把大樹拉倒，這信號就象電話似的，一霎時就能傳遍各地。埋地雷是民兵的事，他們把自己造的土地雷，專門弄到敵人常走的路上去，還唱着“地雷象個大西瓜，敵人來了它就炸”的歌。跑情報也是民兵們的事，不是從這村的坟頭上拿來，就是埋到另一個村的樹根下頭。

婦女們也忙忙亂亂。三人一伙，兩人一羣，不是納底就是粘幫，專做那種底厚幫結實的軍鞋。連小孩子們也扛上紅纓槍，幫民兵們站崗放哨，盤查過往行人。

又忙生產，又忙備戰，那股激騰而又緊張的勁頭，可真是從來也沒有過的。雖然這一帶還是處在敵人夾縫里的地區，但羣眾一動起來，就產生了那麼一種勝利在望的喜悅氣氛。

恰巧在發動羣眾的同時，從山里又開出兩連隊伍來。留在西山一帶的是第二連，連長叫王耀華。剛來時二連才三十多人，慢慢就發展到一百多了，參軍的不但有西山人，就連山下面的青年，也有不少特意跑來找八路當兵的。每逢隊伍出擊，民兵總是要跟着配合，連當過土匪的那羣人馬，也常常跟着去打仗。不到兩年工夫，在西山一片，不是咱們挨“掃蕩”而是山下的敵人受咱們襲擊了。

一九四四年秋天，正在收莊稼的時候，從南山又開過來一支隊伍，一夜之間，就分頭把孫家溝、馬牙水、上葫蘆的敵人據點全拔了。

孫家溝的偽大鄉在東村，占的是地主劉繼緒的房子。姓劉的是桑干河南數一數二的地主，別看住在山溝，他那所大院，就

是摆到什么大地方去，也得算是上等房屋。一个大院里套着三个四合院，一色是磨砖对缝大瓦房。西边挨山，东边脚下靠沙河大道。在东、南、北三面都修了小炮楼，有垛口，有枪眼，居高临下，控制着大道。守着这个点的汉奸队常说：要想进我们这个地方，顶少也得先交几十条命。哪想到咱们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摸进村去，伪队长孙登进正睡大觉，没等他起身，就把这家伙抓住了。伪乡长王建元和一帮乡狗子也没跑了，来了个一窝端。到天亮时，队伍在张家河打尖，支书张彪忽然发现罗正祥也从孙家溝来，就问道：“你什么时候去的？”罗队长笑嘻嘻地说：“三天前我就进去了。”说罢就哈哈大笑起来。

拔马牙水的据点，用的不是拔孙家溝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速攻。而是头两天就放出风去，说“八路要来打圈子”，伪队长季福和一听讯儿，就赶紧准备，弄得他两天两夜没睡觉，也不见任何动静。等到第三天天亮前，这家伙实在晒得不行了，就抓了几个老百姓到二里地以外放一道岗，把炮楼里外的几道门都关死，把机枪又换了个地方，他就进去睡觉了。他一睡，那些上眼皮直碰下眼皮的警察队也就睡上了。等太阳刚露头，咱们队伍一枪没放就闯进去了。咱们找了一位和里边熟的老乡叫开门，把枪一举，守门的一伙人就投降了。里边的季福和也象孙登进一样，正睡大觉，抓他时摇都摇不醒，等他醒了一看，可就傻眼了。

敌人的据点一拔掉，这一带公开的敌人算全部肃清了。涿鹿城的日本兵忙着对付东南各线的八路军大部队的进攻，顾不得西山，这一片地区的政权更加稳定。紧接着，就展开了减租减息的斗争。

日伪和土匪这两害一除，老百姓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不受敲詐和抢夺了，可压在头上的封建剥削还一点没变。那时候，又

要团结地主抗日，又要反对他们的剥削，怎么办呢？上级党就指示搞减租减息运动。

这下子农会又忙起来了。区里的同志和农会干部，先召集贫雇农一次又一次的开会，讲共产党要帮助穷人在经济上先来个翻身，讲怎样和地主说理，怎样算帐，怎样让地主退租。然后又召集地主开会，向他们交代政策，讲清减租减息的道理。这些人虽然心里藏着一百个不愿意，但眼看天下被劳动人民掌管着，后边还有共产党、八路军给这些人撑腰，也就只好认帐退租了。租是退三年的，哪家贫农也都得到几石粮，当然是高兴，长工和羊倌增加了五成工资，初一、十五还要放一天假，更是高兴。成年累月吃不饱穿不暖的穷人，在经济上翻了一个小身，革命劲头和生产情绪就更高了。一直到鬼子投降以前，西山群众，始终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保卫着这红色的土地。

在高压租下翻过身来

張葆莘

一九四五年秋，日本鬼子投降了。

人們的欢乐情緒还没有減退，冬天，又被另一种欢乐所激动了。

減租的消息，象个春雷，从茶房傳到辛庄，立刻震动了全村。在院里剝麻的妇女們講着茶房減租的情况；后生們聚在一起，在描繪着領導減租的区委書記王純同志；老汉們一句話不說，蹲在影壁下边抽烟，反正胥大貴到董家房受訓去了，等他回来，再看看是咋回事。只有孩子們，成羣結伙，每天挤在戏台旁那所小院的門口，听着里边的鎖呐声、鑼鼓声，看不够的秧歌舞又要出动了。

人們都盼着胥大貴能从董家房回来。只要他一回来，事情就有个眉目了。就是謝、馬、顧、郭、張几家財主，也在期待着胥大貴回来。他們倒不是願意快些減租，而是想早点知道租到底怎么个減法，好准备对策。也有些老財还在做夢：万一胥大貴受訓回来又不減了呢！

胥大貴同志現在是涿鹿人民公社的党委書記，那时是辛庄村的支部書記。

胥大貴是到区委办的減租訓練班去了。这訓練班一共有五十来个人，每个村子都来了兩三个人，小村也有来一个人的。这五十来个人都学会了“三七五，六二五；往里翻，不往外翻”的減租政策，还学会了和地主面对面的斗争。訓練班正愁練兵沒有对

象时，下洪寺的周兴隆一天在街上遇到了井沟汉奸赵奋的儿子。这小子在日本特务班干过，曾经在洋桥上打过周兴宝。偏巧这周兴宝也在训练班学习。周兴隆见他还是骑着自行车，神气活现地奔董家房而来，便马上告诉了王纯，要求整他。区委商量了一下，就把这小子抓来，在董家房街上斗起汉奸来。董家房村不受训的老乡也凑来，加入战斗。人们痛痛快快地斗了他两小时。斗完之后，还作了专题讨论。王纯在总结中说：“怎么样？把汉奸和地主从咱们头上搬下来，高兴吗？”大家齐声喊道：“痛快！高兴！”王纯说：“如果高兴，你们回去就把受苦人组织起来，把汉奸、地主从头上搬下来，好吗？”大家震天价喊道：“好！”这五十来人，就象火种一样，回到村里，和羣众对减租的渴望碰到一起，马上就燃起了一场熊熊大火。

减租训练班结束后，区委仔细研究了减租复仇运动如何开展问题。全区分成三片，每片再选一村做试点。但是，捺不住的羣众，等不及由点到面了。这几天，在区公所门前，每天都簇拥着很多人。王纯除非不出来，只要一出来，马上就会被一羣人包围起来。在门外逗留的一羣人，一会儿有一伙子进院子来看看；一会儿另一伙子又进来看看。忽然，王纯书记从屋里出来了。人们立刻将他围住，这个说：“这回该我们了！”那个说：“王政委^①到我们周庄去吧！”另外一些人早把王纯抬了起来，说：“到保岱去吧！”

王纯书记被胥大贵同志请到了辛庄。

全村都轰动。只要王纯在街上一走，全村马上就会知道。人们还互相传诵着王纯打游击的故事。一个老汉讲起王纯夜入

① 当时的区委书记都兼区小队的政委。

九堡收伏汉奸的事，講得活龙活現。連他的穿着打扮，都成了人們談話的資料。他头戴無檐毡帽，身穿皮襖皮褲，腰扎麻繩，脚登大盤子鞋，使人見了非常亲切，覺得和受苦人一樣。他到辛庄后，就住在唐啓文的家里。唐啓文現在是公社水泥廠的廠長，那時還未入黨呢。他聽說王純要來，特別高興，和一伙子窮人偷偷準備下了許多好吃的：半個豬，一捆粉條，二斗大米，還有一袋白面。王純一看，說：“不行，我們共產黨的干部，不能吃老鄉的東西。”唐啓文和大家哪里管這許多，說：“這是我們窮哥們湊的錢，又不是財主的錢，你若不吃，除非回區公所吃去。”結果，只好跑二里路回去吃飯。

王純和胥大貴商量一下，晚上找了幾個積極分子在唐啓文家里開了個小會。參加會的人都特別高興，來得特別早，還沒等開會，就議論起來了。唐啓文成了紅人。因為王政委住在他家，好像他也就是八路軍的干部了，有什麼問題都問他，他也就一五一十地什麼都解答，真成了八路軍的干部。這次會的主要目的是啓發農民階級覺悟。王純在會上講了許多道理：房子是誰蓋的？糧食是誰種的？世界是誰創造的？秋收后，糧食到哪去了？會場上靜悄悄的，連咳嗽聲都沒有。接着，王純問：“咱村有多少佃戶？”大家說：“有三百來戶，”王純又問：“哪個地主的斗大，哪個地主最壞？”大家說：“都是吃人肉喝人血的，沒有一個好東西！”這一下，會場立刻活躍起來。有人還提出個問題：“地主是誰養活的？”經王純一講，其實大家早清楚了，就是提問題這人，自己也不是真不知道地主是誰養活的，他問了幾句，沒人回答，還有些不高兴，最後又扯着嗓門問了一句：“你們說說，地主到底是誰養活的？”這才有幾個人齊聲答了一句：“咱們窮人！”王純說：“咱們窮人斗地主，得怎辦？”有人說：“我們窮人要打成一

团，連成一片，把心都擰成一条繩！”有人說：“打断地主狗腿子的狗腿！”王純說：“对，要想斗倒地主，減好租，咱們穷哥們得團結起来。咱們现在就組織农会，專要咱們願意減租的人。誰願意參加，就報名！”

辛庄村的农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开始，只有十几个人，兩三天后，就有三十几个人。到第四天头上，支部書記胥大貴到农会一看，农会主任石庆善坐在桌子前，正在把擰在一起的紙条一張張地抹平，一共有八十多張了。那时誰要参加农会，就在一張紙条上写道：“我情願参加农会減租減息……”后边还署上自己名字，蓋上章，然后送交农会。那些还没参加的，就由已經參加的人們負責，分片去發展。过了几天，全村佃戶基本上都参加了农会。

农会成立之后，又划分了小組，把种一家地主的土地的佃戶，編成一个小組。王純又給大家开了一次会。大家討論这租怎样減法，怎样倒法。有人說从八路军过来的时候算起，有說減一年的，有說減二年的，也有人說要倒官糧^①的，你一言，他一語，討論得熱火朝天。最后决定：減一年的租，倒二年的官糧。这时，又有人提出：“咱們怎么到地主家去，去了怎么張口啊？”靠炕里边坐着的一位老汉說：“那还不容易，就說我們倒租来了。”他身后边一个黑臉大汉說：“不行！得說上共产党，沒有共产党，咱們減个屁租！”大家說：“对！”一个后生說：“就說，共产党来了，共产党領導咱們受苦人到你家倒租来啦！”那个黑臉大汉說：“这样說，还有点門兒。”有人又提出：“咱們怎么去？”呆了一小会儿，一个人說：“再不，請他到咱們会上来。”这句话象捅了馬

^① 官糧就是伪政权要的公粮。这公粮本来应该由地主交租，但地主却用送租来威胁佃戶，卡着佃戶替他交租。

蜂窩一樣，遭到了大家的反對：“請他哩！”“自己的地主，自己去倒！”有人又提出：“怎樣去呢？”有人說：“凡是種那個地主的地的人，大伙去，拿上帳本、算盤。”有人提出：“如果地主要把地也給咱們，要不要？”王純說：“咱們現在光是減租，不要地。”這天，大家還練了一下兵，就象真的一樣，有人裝地主，有人去算帳。最後，擺了一下全村地主的情況。一般的地主只是算算帳就可以了；但是石全孝這家伙却非得鬥他一頓不可。這石全孝原是溪源村霍家的二地主，將幾百畝地分給幾十家佃戶，自己種上幾十畝好水地不繳租，等於白種，佃戶種的二百五十畝地要繳三百畝地的租。這還不算，他叫誰種，誰種，不給誰種，就收回。為人狡猾、毒辣，還包辦訴訟，承攬打官司告狀。

小會開過之後，緊接着就開了大會。

這天，滿街都是人。全村開大會，這是第一遭。人們吃晚飯時，急急草草地吃了一碗就放下筷子，跑到街上。會場設在學校南房，太陽落山時，屋裏院裏就滿滿騰騰的。門口有人站崗，只是農會會員才可以進入會場。學校前邊一條狹長的小巷，擠得水泄不通。在外邊的人嚷着：“為什麼不叫我進去？我又不是老財！”

王純同志上台了，開會了。人們好象都知道他要說什麼似的，王純剛說：“咱們辛莊的減租就要開始啦！”底下就說：“早就該開始了！”有人說：“今天黑夜就動手吧！”王純講完之後，農會主任石慶善又上台了。還沒有等他講完，底下又喊了：“行啦！講的差不多啦！”也有人說：“口袋和繩子都準備好了！”“算盤、帳本也帶上啦！”果然，王純向台下一望，只見人羣中有提着口袋的，挾着帳本的，拿着算盤的，有的肩上都搭着條繩子……。

頭一個算的是王生。

胥大貴打冲鋒，后边跟的是張連舉、石庆善、馬登奎、唐义山。王生一看，連忙往里讓坐，還沒等我們人說明來意，他就搶着說：“知道知道。”然后就張羅沏茶，說：“喝水吧！”胥大貴擺擺手，說：“不喝，不喝！”這也是那天大家在預備會上研究好了的：誰也不許喝地主家的一口水。這時，院里、屋里擁滿了人。胥大貴說：“算帳的在屋，不算帳的在外邊。”石庆善按着早就准备好的一套說了：“在共产党领导下，按政策办事，咱們是來減租、倒官糧的。”王生說的“知道知道”，指的是減租；這倒官糧，却是地主們沒有料到的，所以他听了不覺怔了一下。石庆善看在眼里，接着說：“這對你們來說，是減輕剝削；對我們來說，是翻身……”然後，就開始算帳。早有人拿出算盤來。屋里院里，立刻靜了下來，只听算盤滴嗒响。一共算了三千三百多元邊幣，二十多石糧。胥大貴說：“種什麼，繳什麼；我們減租時就要什麼。”

另一組由潘盛奎帶領，到地主顧一孝家，減回了五石糧。

第一炮勝利后，全村就轟動開了。

當晚，全村開了兩個會。一邊是窮人開會；一邊是咱們把地主富農也召集起來，給開個會，貫徹政策。有的地主提出繳地，王純說：“我們不要地，現在是減租。”這個會以后，緊接着，就鬥爭了石全孝。鬥爭他時，把他的主要財產——磨坊沒收了。

一連有三四天，好象庙会一般，街上熱熱鬧鬧的。三個一羣，兩個一伙。這羣人走進了這個富家；那一伙人，又走進了另一所高門大院。倒的糧食太多了，還套上了車。牛車、馬車，都趕了出來。也有那牽着小毛驢的，扛着糧食口袋的。從街東到街西，從南巷到北巷，不是過車，就是過人。車呀，人呀，都拉得滿滿的，背得沉甸甸的。車馬行人，忙着從地主家往外運糧本就够擠的了，偏偏秧歌隊還穿行其間，扭呀扭的，人們還得躲着他們。

人們歡樂得再也沉默不住了，不知為什麼，這幾天，大家的話特別多。趕車的，背糧的，一邊干活還一邊大聲嚷嚷，好像滿辛莊都是話了。這還不算，一伙子婦女們，在婦女識字班剛剛學會一個歌，也唱了起來。戲台對過的龍王廟，現在是村支部辦公室，那時也是幹部集會的地方。農會就在這龍王廟殺了口豬，這不是給龍王殺的，是給窮人自己殺的。大家吃了一頓翻身糕。真是人人喜出望外，個個心情舒暢，比過年還熱鬧。

整個辛莊，連減帶倒，約有一千多石糧食，區委書記王純同志還寫了篇稿，發表在當時的“晉察冀日報”上。那篇文章的題目就叫“在高压租下翻过身来”。

清算陈玉亮

万青

“我陈德全，不走保岱一步路。”保岱的恶霸地主陈德全，曾经发过这样的豪语。他从他家的小楼上——保岱唯一的小楼——走下来，洋洋得意地踏上他家的吊桥，就一逕走向他家的果园。

春天，这片果园是青枝绿叶，百花争艳，远远看去，红一片，白一片，花团锦簇。秋天，树上果实累累，苹果、榛子、鸭梨、黄楸……，几里以外，就可闻到香味。这就是远近闻名的陈家大园。

说到陈家大园，人们就会想到保岱；说到保岱人们就会想到陈家大园。陈德全说他不走保岱的一步路，难道是真的吗？事实上这个罪恶累累的陈家，不仅仅践踏了这个有着约五百户人家的美丽村庄，践踏了附近所有的田园，也践踏了许多善良人民的心。

陈德全的父亲陈玉亮，是保岱村最恶毒残酷的一个地主，他原是石家咀人，后来搬到保岱来落户。陈家在保岱共有土地一百二十亩，在石家咀有土地五百亩，在斜阳房村有土地一百四十亩，此外，在涿鹿城隍西关还有土地。他家总共有土地近十顷，其中果园二顷，另外还在保岱开设一片很大的粮食杂货店。这样大的家业是怎样发起来的呢？凡是坑、崩、拐、骗的卑鄙手段，陈家是无所不用的。

陈玉亮剥削农民的手段，毒辣到了极点。除了收租，他在自

己經營的雜貨店“玉盛永”里烟、酒、油、鹽、糕點，無所不賣。店里的貨物，多半是自家加工，如糕點，可以說無本萬利從頭剝削到底。他家里有一盤大碾，一盤小碾，兩盤面磨。收來的租，由長工推成面，制成糕點，再除賬賣給農民，收三分利息。家里經常有二十來個長工，成年到頭給他干活，却怎么也拿不到分文工資。因為他有个毒法兒，長工來時立一僱約，寫明工資期限，但不等期滿，他就借故用棍棒把你攆走。不但不給你錢，還要口出惡言罵個不休，好像你欠了他的一樣。有个叫史安的老漢，無依無靠，在他家扛了幾十年活，當初說清分文工資不要，只圖日後有个埋葬的地方。幾十年的時間，史安沒有花過他家一個工錢，穿的衣服，都是陈家的一点破爛旧衣。史安后来年老了，身体多病，陈家不但不給他医治，反而在大園里商量好，在冰封大地的腊月天，把史安拖到野外活活冻死。

还有一个十一二岁就到他家来当長工的魏凱，在他家里干了十九年，每年只給魏凱縫一兩件衣服，不給工錢。后来因为一件什么事不順心，就把魏凱赶出来。陈家后来僱長工，專找啞吧，不仅是为的啞吧好欺侮，而且还不能把他家那些見不得人的事說出去。

陈家还有一套坑人的办法。他家在保岱开的商店，進貨時不給人家錢，总是除賬，說好等貨賣出去或是等果子下來有了錢就还。到時債主上門，陈家就大擺酒席，先請吃喝，有時还送些水果，弄得別人不好開口。要是有不知趣的開口要賬，陈玉亮就把手槍往桌上一拍，翻臉不認人地罵道：“你媽的，不識好歹，難道我的飯喂了狗？”吓的債主再不敢上門。

由于他父子有一颗比狼还狠的心，和一套精明刻骨的詐騙手段，陈家的家業，蒸蒸日上，真是錢財萬貫，自称：“牛馬羊，鷄

犬豕，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無所沒有。”

日寇佔領期間，他更是猖狂。兒子陳德全當偽甲長，有錢有勢，剝削農民的路子就更多了。陳德全為敵人征集廢銅爛鐵、大麻子，以及糧食等等，敵人發還一部份款，他全部吞沒，一文也不給農民。抗日民主政府通過他收的公糧，他也不交給政府，全部收進自己的倉庫。

這樣一個罪惡滔天的惡霸，農民們每天看在眼里，聽在耳里，受在心里，怎麼能不恨之入骨呢？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以後，共產黨解放了涿鹿地區，領導這一帶人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清算復仇運動。陳德全見風聲不對，就逃往北平（北京）去了。一九四六年開春，保岱人民先清算偽副甲長、地主董猷瑞的貪污帳，倒出七十石小米，羣眾情緒高漲。緊接着展開了更大規模的鬥爭，清算大惡霸地主陳玉亮。

二月的一个上午，區委書記王純和代理區長郭偉民來到保岱。他倆在學校教師的備課室里，悄悄地向謝永令和李正林兩個青年幹部下了一道命令：“到城里去，把陳玉亮抓回來！”

他倆聽到這個命令，興奮得臉都紅了，血在身上沸騰。他倆都是保岱人，雖則才都二十三、四歲，對陳玉亮的仇恨却和所有的農民一樣。從幼年時候起，他們就聽爹娘道說陳玉亮的罪惡，如今他們又都是革命幹部、共產黨員，階級的仇恨，那就更不用說了。

當下謝永令和李正林接受了命令，中午十二點鐘就出發到涿鹿城去。

他倆進城後，先到公安局、派出所聯繫，然後去探着陳玉亮是否在家。陳玉亮住在鼓樓東，大門朝南，也是一所大宅院。他倆人進去一看，陳玉亮正坐在炕上，一見他們，心中早有幾分猜測，

連忙裝出親熱的樣子，叫人燒水泡茶，一邊向泡茶的狗腿子使眼色，不知在作什麼準備。謝永令也向李正林使了個眼色，讓他快去派出所，他自己在陳家看着。

不一會功夫，派出所所長白志祥和李正林一同來了，陳玉亮的狗腿、住在城里的保岱農民王佃勛跟着到來。白所長對陳玉亮說：“你現在回保岱，把家里財產清理清理，這就跟他倆走。”

陳玉亮被他倆押着出了大門，來到公安局門口。李正林進去辦手續，謝永令押着他在台階上坐。這時王佃勛趕來了，嘻皮笑臉地對謝永令說：“你們不用着急，等等見走！”謝永令心知他想行賄逃跑，便更加警惕，板着臉沒有答腔。李正林一出來，他倆就押着陳玉亮走，半夜到了保岱。

陳玉亮押回保岱後，拘留在後莊的村公所里。第二天，村里有人知道了，悄悄傳遞消息。農民知道了這個消息，情緒更加高漲，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紛紛開小組會，清算这个大惡霸地主的剝削貪污帳。

壓迫愈重，仇恨愈深，帳越算越清楚，眼睛越看越明亮。經過算帳，全村四百多戶農民，都直接間接受過他的害。過去人們吃苦受罪，泥里鑽地里爬，到頭來衣不蔽體，食不果腹，還欠下了永遠填不滿的債窟窿，雖則痛恨地主，但也怨自己命運不好。解放後，經過黨的教育，明白了：不是命賴，是地主剝削的結果。所以在小組會上，人們積極發言，提出了許多意見。一致要求開大會，把這個大惡霸拉出來和羣眾見面。有一個叫閻吉的老漢，兒子閻方興是陳玉亮逼死的，要求政府作主，叫陳玉亮償命。

領導上根據陳玉亮的罪惡和當時的羣眾情緒，進行了研究。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領導上估計，可能羣眾會把這個惡霸當場打死。因而王統書記一再向幹部交代政策，以說理鬥爭為主，斗

得深，斗得透，在政治上取得压倒优势，在经济上获得果实，但禁止动手，这是纪律，必须遵守。

干部们又根据党的政策，恳切地说服群众，群众虽然压不下这股怒火，但这既是党的政策，也就接受了。

斗争的日子到了。这是涿鹿地带有史以来翻天覆地的一次大会。这天早晨，全村男女老少都早早地吃了饭，怀着激动的心情，到后庄戏台前参加大会。戏台前后和后庄的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小学生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走向会场，那锣鼓点子震天动地。会场上，只听见一片嗡嗡声，像烧开的一锅滚水。

王纯书记和五六个干部走上戏台，会场上一下子安静了。人们屏住气等待王纯书记说话。

王纯书记才二十多岁，高高个儿，由于长期的斗争生活，又是独当一面，掌握一个斗争相当复杂和尖锐的地区，人劳累得又黑又干又瘦。但是一双眼睛，在群众的印象里，却如同黑夜的星星闪着光芒，不需要说话，群众的心情，他彷彿都能洞察。他站在台上，先没有向大家说话，对身旁的李滋说：

“把陈玉亮带上来！”

会场上又骚动起来，人们随着李滋的背影朝西面望。不一会，人们轰的一声站起来，只见李滋带着一个矮个老汉，向会场走来。这人脸色白里发青，头发、鬍子、眉毛、眼睛都是黄的。群众喊：

“来啦！来啦！这老鬼崽子来啦！”

“瞧这熊样儿，怪不得他吃人不吐骨头。生来就是这付豺狼相！”

“陈玉亮呀！如今的世界可不是你的，是咱们的啦！”

群众你一言我一语地叫嚷起来，李滋急急分开人群，把陈玉

亮拉上了台。

陈玉亮在台上站着，王忠和刘稳，两个水沟村的青年人，早把准备好的白紙高帽往他头上一套，上面写着“恶霸”两个大黑字。并顺手在他脸上画了兩笔，陈玉亮顿时像个白面無常，会场上發出了笑声。

司仪丁文正大声叫：“坐下，坐下，大会就要开始啦！”

羣众稍許一靜，王純書記站到台前講話。“同志們，乡亲們，父老們，姊妹們，今天开的这个会是斗爭大会，是清算大恶霸大地主陈玉亮的大会！”

全場轟动，鼓掌，很久才停下来。

“乡亲們，”王純接着說：“你們多少年来直接受陈玉亮的压迫，陈玉亮的罪惡，你們比我清楚，这里我不用多說，你們有一本血汗帳，一会儿你們自己說。我要說的是咱們貧苦农民要徹底翻身过好日子，就得徹底打垮封建势力，取消剝削，打倒地主富农，由我們自己当家作主。”

丁国安領着喊口号，会場上一千多个拳头举起来：

“打倒地主富农！”

“打倒大恶霸大地主陈玉亮！”

“向汉奸走狗陈德全作斗爭！”

王純接着說：“今天是斗爭大恶霸陈玉亮，他的兒子汉奸陈德全跑了，这笔帳也一样要算。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支持你們，为你們撑腰，你們有什么意見提什么意見，有冤訴冤，有仇报仇！”

“有冤訴冤！”

“有仇报仇！”

羣众站起来了，拳头举得更高。

“清算大恶霸陈玉亮！”

“吃穷人的东西吐出来！”

王純書記講完話，丁国安講話。他是保岱人，貧农，共產黨員。他控訴了陈玉亮和陈德全的罪惡，情緒十分激動，由于喊口号，嗓音有点發啞。丁国安話剛說完，羣众就紛紛發言。

“陈玉亮，你的剝削帳，我算不完，你还記得……”

“陈玉亮，你这个老鬼崽子，我恨不得剮你千刀……”

这个沒有說完那个說，像炒豆兒似的誰說啥都听不清楚。丁文正連忙大声喊：“一个一个地說，先算貪污帳！”

一个中年农民走向前，破开嗓子叫：“我來說說。陈德全当甲長，給鬼子征集鋼鐵，鬼子給的款，哪里去了？”

羣众一条声地喊：“貪污啦！”

“还有那回給鬼子征收大蔬子，鬼子給的款，哪里去了？”

羣众又是一条声地喊：“貪污啦！”

另一个农民接上問：“还有那回給咱八路軍收的公粮，哪里去了？”

羣众喊：“貪污啦！”

“叫他自己說，是貪污了不是？”

陈玉亮連忙点头。

羣众喊：“跪下！跪下！”

陈玉亮連忙跪下。

羣众喊：“头抬起来！”

陈玉亮連忙抬头。但在羣众正义的压力下，他全身發抖，漸漸地头又低了下去。

一个穿破爛襖的中年农民，一边嚷叫，一边分开人羣走到台前：“陈玉亮，你看看我，咱倆算是又見着啦！你，你，我恨不得一刀把你的心掏出来，看看是啥顏色。你，你还記得……”这人

气得滿臉脹紅，一時說不上話來，另一個漢子搶上前去，接着訴說道：

“陳玉亮，輪到我向你討債來啦，你說你欠的血汗債還還不還？我那年給你當長工，累死累活，當牛當馬，你給咱的是啥？不是棍就是棒，打的我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給你干了一年多，你把我打出來，給了一個子兒沒有？你說，給了一個子兒沒有？”

羣眾大聲喊：“說，陳玉亮說！”

陳玉亮連忙搖頭。

羣眾喊：“陳玉亮，向人民作揖！”

陳玉亮連忙作揖。

羣眾喊：“陳玉亮，向人民叩頭！”

陳玉亮連忙叩頭。

“陳玉亮呀，你好狠心呀！”七十多歲的閻吉老漢，披著破羊皮爛襖，跌跌撞撞地走到台前。他嘴唇氣得發紫，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指頭指着陳玉亮說：“我兒是你逼死的，我要替我兒報仇呀！閻萬興那陣子給你扛活，你不給支工錢，還想吃他的利。吃不到利，你把他打回家，活活被你逼死啦！我這付老骨頭，总算拖到今天，等上共產黨來，吐出我這幾十年的冤仇……”他一邊說，一邊捶胸大哭，淚水嘩嘩地往下直流。大聲喊：“陳玉亮呀；你的心比烟鍋還黑，逼死人你償命不償命？要求共產黨青天作主，要你这老不死的給我兒償命！”

會場上鴉雀無聲，接著是一陣陣咳嗽聲，擤鼻涕的聲音，受苦人的哭泣聲……忽然猛的一陣，爆裂出震人心坎的怒吼：

“有冤訴冤！”

“有仇報仇！”

“打倒大惡霸陳玉亮！”

“欠債的還錢！”

會場上又是一陣騷動，羣眾要求把大惡霸拉下台給羣眾仔細看看。王純書記接受了這個要求，叫李滋把陳玉亮帶下台，繞場走一週。陳玉亮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嚷成一堆，有人舉起拳頭，卻沒有打下去，只是惡惡地吐吐沫，發洩心中的怒氣。

大會從上午開到下午，發言的人無法計算，羣眾總共提了一百多條意見。最後算帳結果，陳玉亮必須向羣眾倒出八百五十石小米。黃昏時分，大會勝利結束。

這是保岱土改鬥爭的前哨戰，也是羣眾性階級鬥爭的最初一次決戰。緊接着，在全區又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減租減息和土改鬥爭。

护路湾红旗不倒

苏 中 張葆莘

楔 子

从保岱往北走三里路，就是窑子头。在窑子头村前，偃卧着一条大沙河。顺着沙河往西走，就进了山沟。这条沟里的村子，现在划归公社的孙家沟大队和屈庄大队。以前，这地方叫西山沟。那时，一提起西山，人们就会想到西山的土匪。后来，咱们红军来了，收拾了土匪，这个地区也就成了抗日根据地。赶到日本投降以后，这里更是我们活动的游击区。从窑子头往沟里走，扼住沟口咽喉的是“护路湾”。它是通向沟里的必经之地，从西山沟到上、下葫蘆，溪源等村，也得翻过这里。

这条山沟靠外一段的山，一色是黄胶泥土。护路湾村就在一座黄土山上。房子是黄的，山也是黄的，再加上就着山开凿的窑洞，一眼望去，黄橙橙的，简直是山连房子，房子连山，也分不清哪是屋子，哪是山。说来也怪，打这往西走五里，到孙家沟，那就不一样了。沟旁的山都是石头，树也多了些。虽然也是山村，离老远就看见房子是房子，山是山的。这也許是因为孙家沟过去地主多、瓦房多的缘故。走近护路湾，特别醒目的是村中的庙。因为它恰恰在村子的中间，又是瓦房，门前还有株松树。现在是小学校。其实，从前不光这所庙是瓦房，这个村也和咱们公社的其他村子一样，庙的前边还有一座瓦顶砖砌的戏台哩！现在所以在村外看不见戏台，是因为戏台已经没了盖，只剩下四堵

殘垣了。戏台的盖哪里去了？原来是被国民党燒了。

提起护路湾的戏台，可就引起一段动人的故事来。

戏台的东边，地主、富农多；戏台的西边，貧僱农多。

护路湾有兩大姓，数姓閻的多。台东有姓閻的，台西也有姓閻的。别的閻家不表，單說台西的閻久富、閻万貴、閻長春，台东的閻来順、閻福庆。

別看都是护路湾的閻家，这閻家和閻家可大不相同。

一九四三年，村里閻玉江的姐夫孙繼善曾經从西山領来一个叫做高幸的紅軍。老高虽然到村里找閻久富談过一次，只住了一夜，可是人們都知道西山的紅軍。一九四四年，春节，村里的后生閻祥、閻万荣、閻長友，給地主受了一年苦，只是这时才能穷乐一陣，披着老羊皮，沒啥生活做，不是串进这个窑洞要要錢，就是走进另个院子，盤坐在炕上烤火盆。过了正月二十几，錢也要完了，又快上工了，这三个后生心中也就更煩悶了。他們湊在一塊，閻祥說：“給地主当長工，还不如到西山找老高去呢！”閻長友是閻祥的侄兒。第二天，叔侄双双进了西山。过几天，閻祥的好朋友閻万荣也跑到西山当了八路。过了二十来天，閻万荣回来了，还帶來一位客人。这人戴着眼鏡，操着外地口音。这是从山上来的干部，叫赵广欣。他来之后，就把台西的一伙子穷哥們召集起来，講些抗日救国的道理，还教后生們唱歌。就这样，一来二去，村里常来一些干部，就在閻万荣家和閻玉江家建立了情报站。后来，护路湾村又建立了村支部和村政权。当然，村干部都是台西这一伙子。閻久富是支部書記，閻万荣的二哥万貴是組織委員，楊生林是宣傳委員，閻玉昌是农委会主任，閻久富的侄兒登云是武委会主任，楊生的公安員，加上閻玉江一共是七个人。

护路湾的这七位村干部，在敌人进犯解放区时，干了一番惊

天动地轟轟烈烈的事。

算 帳

敌伪时，这里是伪蒙疆政府的宣化省。台东的閻来順是敌人的甲長，也就是在“打了四年官司”中的那个被告閻瑞的兒子。这人見了鬼子就鞠躬，見了老乡就瞪眼。自从我們山里的干部常来这村，他和台东的地主閻福庆，看到台西的穷人整天价往閻万貴、閻玉江家跑，就对共产党和情报站怀恨在心。虽然恨，对八路军可又怕，所以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也不敢向日本人报告，只是暗中破坏。

一天，閻万貴到井边去担水，見到閻来順。閻来順一看閻万貴，就冲另外一个人說：“哼！情报站，好人不去，男男女女的……”閻万貴一听，話头不对，把水桶放下，問道，“你罵誰？”閻来順連忙把話拉回，說：“我沒罵你，我沒罵你。”一边說一边溜走了。

那閻来順当伪甲長时，不是今天要捐，就是明天給皇軍要慰問品，这个“金”，那个“費”，名堂也真多。其中有真也有假，真里还有假。这話怎講？有时是上边叫他要的钱，有时是他自己假託上边的名义向老乡进行勒索，就是上边要的，到他这里也都加上一番，明明十塊，他却要二十，那十塊就进了他的腰包。一般老乡，在敌伪統治下，明明知道他的鬼，哪个敢違抗？可惜閻来順美夢做得不久，他的靠山就塌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鬼子投降了。

消息傳到护路灣，已經是快天黑了。人們爭相走告。台西一伙子干部們在这以前就听說苏联出兵了，有人还准备配合去打呢！閻来順那伙子人，到晚上也集会一起，坐在炕上罵日本人，

罵日本人为什么这样孬种，說垮就垮了。那天晚上，台西台东都忙，半夜时分，人們还未睡去，狗叫一夜未停。台西人們談話时談得最多的，还是閻来順。

日本鬼子投降后，察哈尔省全境解放了。区公所也就从孙家溝搬到了平川的保岱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首先發起了反汉奸惡霸的斗争，展开了清算复仇运动。咱們这一帶的第一場斗争，是从下洪寺羣众斗争汉奸地主、伪村長李敬明开始的。这次斗争获胜后，馬上轟动了全区，也轟动了护路灣。几个村干部立刻想到了閻来順，就跑到区里請求领导，当时，区委决定由組織委員唐士倫去领导斗争閻来順。

第二天，唐士倫来到了护路灣。村干部們將街西閻来順当汉奸貪污的情况，向老唐作了詳細的彙报。接着，老唐传达了上級党委的决定。当时，像閻来順这样的伪甲長，給敌人办事，而又不得不应付一下我們的人，根据党的政策，对他在敌伪时期依仗敌人势力所刮的地皮，是要进行“算帳”的。村干部們听說，好不高兴，个个都說，还是党英明，这回可要解恨了，說着，坐在炕上的都蹲起来了。几个村干部像亲临大陣一样，說：“这回可得跟閻来順好好算算帳！”老唐在一旁不紧不慢地說道：“不要急！面对面的阶级斗争，在护路灣还是第一次。通过这次斗争，不仅使老乡在經濟上得到利益，更主要的是提高老乡的阶级觉悟，在政治上鍛煉一下，所以咱們还得練練兵。”大家一听，不能馬上就斗，心中虽然焦急，也只好捺着。但想到“練兵”，倒也新鮮。

正式算帳的头一天，在老唐和村干部的领导下，开了个預备会。人們摆开陣势，像当着閻来順的面一样，你一句，我一句，就斗起来了。这会开的挺好，提的都是有証有据的眞事，那閻来順就是再会說，他也賴不掉。閻久富，閻万貴几个村干部一看，

心中也着实欢喜。已是半夜时分，人们还是你提一条，我提一条，提个没完。閻久富说：“行！明天咱们穷哥们就给他翻翻老账！”

第二天晚上，人们很早就来到閻哲的院子里。先走进屋的，不是坐在炕里边，就是蹲在门背后；那后进来的，也都拣着背人地方坐着。閻久富、閻万贵等一些村干部们，却不理睬这些，吃过饭，老早就来了。哪亮堂，坐在哪。人们都静悄悄地抽着烟，等着閻来顺。村干部们早就派人到台东找閻来顺去了。

不大一会，门开了，閻来顺像只狗一样，先把鼻子探进来，然后用两只三角眼把屋里的人打量一下，刚想往回缩，看看几个村干部都在，只好佯装很镇静样子走进来。他身后闪过来一个獐头鼠目的后生，歪戴帽子斜瞪眼。这不是别人，是给閻来顺壮胆的閻富宽。閻富宽是閻来顺的亲儿子，不光是长相像，就连他那一肚子坏心眼，都跟他爷老子一模一样。閻来顺进得屋子，冲每个人都点头，什么二哥二伯的，叫个不停。閻富宽那小子开头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可是他进屋一看，咱们区干部老唐也在，马上就洩了气，悄声跟他爹说：“这还有西山八路哩！”閻来顺马上对老唐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同志，吃啦吧！”唐士伦根本就沒理他，马上转过头，对閻久富、閻万贵等村干部说：“咱们开会吧！”老唐先说：“咱们今天开的是‘算账’会，主要是算算甲长的账，看看他的账是不是清楚？大家说说吧！”

抽烟的人，喷得满屋子都是烟。光听人们大口抽烟的“巴达巴达”声，就是没有人发言。有的人是还有些怕閻来顺父子，惹了人家，还得了；有人是不好意思，一个村的人，又是过去的事，吃亏就算自己败兴好了；有人想等别人发言之后，自己再发；也有人来看看……。那閻久富、閻万贵却越看越恼，今天这是咋

的啦！閻久富急得扭过头，看看老唐，唐士倫心中有数，知道这是羣众第一次与地主面对面的斗争，开头有些人不发言，总是难免的。閻万貴見老唐还不说什么，就再也憋不住了，猛地抬起身，蹲了起来，对閻来順說：“咱們就算算甲長的帳吧！”閻来順这半天就一直在盤算，他剛进来时还有些害怕，后来一看大家都不发言，心里的疙疸就小了些。他偷着看了看西山来的八路，唐士倫的臉上也沒露出什么，胆子更大了起来，何况就閻万貴一个人說話。他想自己一硬，就能把閻万貴压下去，把閻万貴一压下去，就好办了。想罢，便抬起头来，問閻万貴道：“算哪个甲長，是新的还是旧的？”新的，指的是咱們村干部。大家誰也不发言，閻万貴就有点气，如今看他还硬了起来，这气就更大了，便喊道：“就是你的帳！”閻来順硬裝糊塗，反問：“什么帳？”閻万貴說：“你給鬼子办事的帳！”唐士倫接过来說：“什么帳都算！”这时，有那正抽烟的，把烟鍋也弄熄了；那坐在人背后的，也蹲起来了。你一言，我一語，会场开始活躍起来。唐士倫一見羣众动了，便馬上提議派人去閻来順家把賬取来。上来几个后生，連說几声“走！”羣众又一哄哄，閻来順的威風馬上就砸了下来。就是那閻富寬也軟了，只好乖乖地跟着几个后生回家去取帳。唐士倫又趁机給羣众打打气。等把閻氏父子押回来时，人們一見到那一本一本的厚帳，就想起了那些“捐”，那些“費”，还有什么“慰問金”，会场立刻就不一样了。閻万貴头一个喊道：“唸，唸一条，咱們查一条！”几个鬍子的后生抱着帳，逐条逐条地唸，唸到一条，人們就追一条，然后旁边的人就把它記下来。每唸一条，查出一条，那閻来順就把头低下一寸，最后，他的腦袋都快挨到地面了。別看他表面裝出这个熊样，心中可在罵着共产党，他最恨的就是台西这伙子穷人，尤其是閻久富、閻万貴等人。

算了一夜，一共算出了六十来石粮。算完后，就把閻来順和閻富寬押了起来。这是护路湾村的第一次胜利。

第二天，人們正在議論着昨晚的初胜，忽然發現閻来順和閻富寬父子踰牆逃跑了。过几天，人們傳說，閻来順跑到鴉兒溝，閻富寬跑到北平（北京）去了。

收 編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开始了进攻。

护路湾的戏台这回可真把护路湾分成两个村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老乡就說“台西是八路，台东是特务”，这话果然不差。这回，因为国民党的进攻，台西和台东的斗争又猛烈地展开了。咱还是先从台西說起。

这时，区委把閻久富、閻万貴、楊生林、楊生、閻玉昌、閻登云等人找来；对他們說：“护路湾是咱們的咽喉，一定要把它卡住。同时，要从窰子头村为扎脚前进的第一塊垫脚石。出山口，首先掌握保岱陈德全的情况，还要掌握整个桑干河南岸的情况。情报的来源有兩方面：一是和川里的村干部接上卡；一是通过亲友关系。在政策上，本村斗争閻来順的果实，不能失去一分，好把穷哥們团结住；对閻来順、閻富寬等敌人，要狠狠打击；同时，要把可能争取的力量都争取过来。还要大力宣传各解放区战場的胜利。”并且發給他們七支“老套筒”和“湖北造”鋼枪。他們接受任务之后，每天都在山前山后活动，有时也回到村里，还配合八区区小队出击过。

国民党是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进的涿鹿城。过了桑干河，就把河南的主要据点扎在高堡了，往南走到保岱、窰子头，听

說护路灣有八路，就不敢再往山里走了。凡是駐有国民党的村子，几乎都修有崗樓。一进村子，乱嘈嘈的。尤其是夜晚，这里一堆火，那里一堆火，时时傳來一声枪响，接着就是一陣狗叫。路上很少有人，就連村里，除了几个穿黄軍衣的国民党兵之外，也輕易見不到几个老乡。沒有事，出来做什么呢！人人还有張“良民証”，上边貼着照片，走到哪里都得檢查。凡是当过村干部的“良民証”，还把鋼印打在他照片的眼眉上。人們虽然不出家門，心里的怒火却再也抑不住了。

閻来順認為报仇的时机来到，就投靠了国民党。閻富寬也从北平(北京)赶了回来，戴上国民党的軍帽。招兵买馬，和另一个特务全宪考混在一起，还設了伪大乡，成立了还乡团。閻来順父子以为这回可以“还乡”了，可以像日本人在討那样神气，整天吃炸糕，換着名目向老乡要捐討稅了。但是，他不敢回护路灣，却把家搬到窑子头。有时也帶着国民党兵窜进溝里，到护路灣报复一下。

閻来順虽然到护路灣来蹂躪了几次，想抓村干部，可一次沒遇到。还没等他們来，閻久富、閻万貴等同志早就轉到山上去了。閻来順他們只能白天来，天一黑，就不敢在护路灣了。

一天，閻久富、閻万貴等同志回到村里，把台东的地主富农找来开会，要他們保証村干部家屬的安全。如果有什么差錯，村干部回来就拿他們是問。那些地主、富农都怕咱，哪个敢不連声应承。一次，閻万貴等同志从护路灣村后坡下去，正赶上国民党在溪源村抓兵。他們“砰砰”放了兩枪，国民党以为山里的大队伍来了，吓得慌忙退走。解救下了溪源的一羣后生。从此，敌人以为护路灣一帶有共产党的大部队，更不敢輕易进溝了。

按下护路湾不提，單說离护路湾三里地有个叫做四頃梁的村子。闊久富的連襟王玉，就住在那里。

陽历四月十六这一天，王玉正在地里干活，忽見从桑干河对岸过来一伙人，越走越近，越近越清晰，把王玉吓得慌忙立起身来。来的原来是一羣蔣匪軍，約十几个人，还有武器呢！王玉剛想要走，不料那为首的蔣軍早已瞧見他，連声喊道：“老乡！”王玉再想逃跑，已經来不及了，只好迎上前去。后边那十几个人，也跟了上来。王玉細細打量了一下，他們一共是十四个人，一挺輕机枪，八支步枪，这为首的“官”像个排長。这排長問道：“老乡，你知道这里有八路軍么？”听他口气，倒是滿客气，究竟是什么意思，王玉还是猜不到。他只好答道：“八路？那可是說有就有，說沒就沒。”那軍官一听，便接着問道：“在哪？”老王指着周圍的山說：“这小五台山一帶都有。”軍官又追問：“有多少？”王玉答道：“有几千！”軍官听罢，蹲了下来，掏出一支紙烟遞給王玉，說道：“不瞞你說，我們是在宣化看洋桥的。弟兄們都想家，我們把队伍拉了出来，想找八路軍，开个路条，放我們回家。麻煩你，能不能領我們找到八路？”王玉思索了一下，不知他們是真是假，就說：“我怎知道八路軍在哪里！”軍官急着說：“你帮个忙吧！后边还有大队伍追我們呢！昨天在黃陽山打了一仗，我們有个弟兄还掛了花。”王玉抬头一看，那个机枪手的鼻子上果然有伤，便道：“你們写張降表，我帶去試試！”那軍官当下將降書写了，交給王玉。老王揣好，和軍官一前一后，那十三个兵荷着枪，尾随着，直奔护路湾去。走到护路湾后梁下，王玉停下，說道：“你們要有誠意，最好把輕机枪交給我，給你們送去。”軍官沉吟了一下道：“不成！我們还想用它来講賞呢！听說八路軍的俘虜政策中有一条，立功有賞。咱們弟兄回家沒路費，全指着这几支枪呢！”王玉見他

不肯，只好一个人带着降书，上了山梁，进了护路湾。

这时，区委王纯同志刚离开护路湾村，他早就得到了情报，说是四倾梁那边来了一伙国民党军队，只是不知道是流窜过来的一股，还是大部队的先头，所以，把任务布置给护路湾的干部，要他们侦察之后，就转到李家梁去了。閻久富等人正在研究区委给的任务，忽有人说王玉来了。王玉见了閻久富，将国民党军队写来的降书交上，并把这伙子蒋军要投降的事，一五一十说了。閻久富、閻万贵等同志当下商量一下，恐怕有诈，便叫杨生同志写了封回信，由王玉带回。信上说，要是真投降，就要缴枪。一方面，閻久富亲自和区小队的许宽同志前去受降。恰好有个外号叫做“四泼杆”的“自由兵”在这里，也跟去了。另一方面，閻万贵带领同志们在村中摆好阵势，以防敌人假投降。为了显示出护路湾有千军万马的样子，閻久富和閻万贵还在各个山头上插了很多红旗。

全村的老乡听说来了国民党军队，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跑的跑，躲的躲，也有那跑不及躲不开的，就赶紧藏东西。就连那街上的鸡，也东飞一下，西叫一声，闹得满村乱糟糟。

閻久富、许宽、“四泼杆”和王玉绕过后山，远远看到对面山上有几个穿黄军装的人，正在那里徘徊。閻久富看罢，隐在一边，喊道：“投降的，先派人把武器送上来！”不大一会儿，两个国民党兵扛着八支步枪，一挺轻机枪，还有几箱子弹，走了上来。閻久富先叫同来的人把武器送回村，等后边十几个蒋军上来，就押着他们走向护路湾来了。

村里的人，见扛回来了一堆步枪，还有机关枪，早忘了国民党军队的可怕。跑了的，也回来了，躲起来的，也出来了，正藏东西的，东西还没放好，都挤到门前看热闹。閻万贵把轻机枪支在

房上，虽然不会放，裝的可挺像。别的同志，一人揸着支敌人繳来的步枪，站在門口，好不威風。有人开玩笑，問閻万貴說：“老二，你会使輕机枪么？”閻万貴蹲在房上，摆摆手，很严肃地說：“躲开，小心流彈！”别人看那副認真的样子，还以为他真是個頂呱呱的机枪射手哩！

投誠的国民党兵走进院子，就把身上的刺刀、皮帶扔到地上，表示投降。这时，閻万貴才从房上下来，門外的也走了进来，山坡上把着地道口的也赶下山来。大家热情地招呼他們。閻万貴說：“弟兄們在国民党那边受苦啦，咱也沒啥招待的，先喝碗热水吧！”說着把他們讓到屋里，上了暖炕，派人燒了兩大鍋开水。“四潑桿”还买来兩条鳳凰牌的烟卷。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軍的大队伍果然追上来了。

說来也巧，恰恰又赶上王玉在地里干活。王玉看看从河北長蘆来了一百多人，从另一方面也来一百多人。見势不妙，剛想脫身，不知从哪里跑上来几个兵，已經到了身边。兩個国民党兵手持步枪立在王玉身后，明晃晃的刺刀在老王眼前一边一把。一个当官的問道：“昨天有一伙当兵的，你看到了么？”王玉說：“看到了，他們还在这里抽了烟，喝了水。”那个当官的大感兴趣，兩道擰在一起的濃眉立刻松了开来，又問道：“到哪去啦？”老王說：“到八路那边去了。”另一个当官的問：“八路在哪？”王玉說：“这一帶都有。在哪，可不知道，說有就有，說沒就沒。”大黑眉毛問：“有多少？”老王答：“可多了！总有几千吧！”后边那个当官的听說昨天那伙人在这里喝了水，抽了烟，便說道：“咱也累了，也找点水喝，抽口烟吧！”濃眉的官也問：“有水么？”老王一听暗中高兴，忙說：“有，有，我家有水有烟。”說着，老王把他們引到了自己家。又弄水又买烟，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們拖住，水喝足了，烟

也抽足了，他們聽說这里的八路是“說有就有，說沒就沒”，而且有好几千，就只到护路湾轉了一圈，沒敢往里走。等他們到护路湾时，我們的干部早就把投誠的蔣軍送到季家梁去了。把他們和机枪交給了区委。区委給护路湾留下了兩支步槍和几箱子彈。

蔣匪軍到护路湾，連个屁也沒找到。回到四頃梁，可大大威風了一下，把四頃梁搶了个光。連小孩的尿布都搶走了。

从此，护路湾的名声更大了。人們越講越神地說：“护路湾有七个穿白茬羊皮襖的八路，一人兩支‘盒子槍’，收了好几百中央軍！”也有人說：“护路湾的八路軍可多了，还有机关槍哩！”

活 捉

自从护路湾的干部收編了国民党軍隊之后，名声大了，国民党就調来正規部队，开进山里。閻久富、閻万貴等七位同志，根据区委的指示，改变了活动方式。他們在村里挖了一条地道，并在村子周圍的山上，找了几个窩洞。敌人来了，就上山；敌人走了就回村。有时在这，有时在那，給他来个神出鬼沒。

單說这一天，恰是农历除夕，大家坐在洞里聊天。正說得兴起，忽然来了几位客人。年三十晚，見到了亲人，格外欢喜。你道来的是誰？不是別人，原来是閻万貴的三弟閻万荣，他帶領三个偵察員，从山上来了。那万荣自从到西山找老高当八路，先是在北山支队当情报員，日本投降后，又当上了六分区偵察排的三班長。这万荣勇敢机智，混身是胆，再加上土生土長，对这一帶的情况熟悉，所以經常出入敌区偵察。进了山涧，見了万貴哥哥，也是非常高兴。彼此談了些山上山下的情况。談來說去，不免又談到了閻来順。談到这老賊，个个咬牙切齿。閻久富道：

“有朝一日，我們捉到他……”閻万荣忙把話搶过来，說：“今晚，我就去把他抓来。”接着，又說：“今天是大年三十，閻来順老賊一定在家！咱們到窩子头摸他去！”大家一听，能把閻来順干掉，当然是好，又怕万荣一人勢孤。和万荣同来的王存章、王延存說：“要去，咱們四个一塊去。”

商議妥當，又談了一陣，單等半夜时分，閻万荣帶領偵察班的三个同志，离开山涧，直奔窩子头去了。

閻万荣等人到了窩子头，老乡門剛剛迎过财神，还没有全睡。村里响起稀疏的几声爆竹，从保岱还傳來几声枪响，不知是哪个該死的蔣匪軍在放枪玩呀，还是又有誰遭到了不幸呢！他們走到村中的官井那里，正好遇到一个孩子。閻万荣看了看，估計可能是到他爷爷或奶奶家去拜年的。便走上前去，問道：“我是給我老姑爷拜年来的。你知道护路湾的閻来順住在哪嗎？”那孩子一听是找閻来順的，把万荣上下打量了一下，沒好气地一指：“就在那里！”然后一溜烟就走了。万荣等順着他所指的方向走去。他們走得虽輕，仍然惊动了几只狗，汪汪地叫了起来。随着狗叫，从保岱又傳來一陣机枪声。接着，有几家的灯，本来还亮堂堂的，大概以为国民党兵又来了，刷地都熄了。整个窩子头，只剩下一个院子，还是灯火通明。这就是閻来順家。他們就是国民党，当然不会怕“中央軍”了。閻万荣看看四下無人，一手提着手枪，上前便叩門。閻来順剛剛喝过酒，吃了饺子，正和兒子談心。听到有人叩門，因为閻富寬女人正在做月子，不能下地，老賊父子只好亲自来开。

院里靜悄悄，沒有月亮，滿天星斗。閻来順在前，閻富寬在后，大搖大摆地从正房走出来。閻来順下身穿条軍棉褲，上身穿件衛生衣，散披着小皮襖，嘴里还叼着半截烟卷。走到門道，

問：“誰呀！”閻萬榮應了聲“我”。閻來順喝得有些昏頭昏腦，誤以為是駐在保岱的王連長，連忙把門打開。一邊開門，還一邊對門外說：“這麼晚了，來干什么？”待他把門打開，閻萬榮說：“給你拜年來了。”話聲未落，他一看是閻萬榮，吓得慌忙又把門关上。閻萬榮在外邊，向門里“砰”地放了一槍，正好打在老賊的手腕上。鮮血流出，疼得老賊“哎呀”一聲，撒腿便跑，身上披的皮襖早就扔在地上，人跑進了賊窩。那閻富寬畢竟比老子聰明些，沒有回屋，跑進廁所，跳到大糞缸里。這時，他也顧不得臭味，蹲在那里混身打顫。接着，閻萬榮等人，嗖嗖嗖，跳入院中。那老賊早將燈熄掉，房門已關緊，想找手槍，不知放到哪里去了，想點燈尋找，又不敢。正在東忙西躲，閻萬榮已到窗下，喊了聲“老賊”，又是一槍。閻來順躲在炕下，掀起地下的磚，向外便擲。閻萬榮見里边不應，又見從窗中飛出磚頭，料定老賊躲在炕下。槍既打不着，又恐中他的暗算，便縱身跳上房頂。三下五下，在房頂上扒了個大洞。那老賊還跪在地上拼命起磚，一抬頭，忽見閻萬榮從天上飛了下來。閻來順跪在地下，一來是怕，二來是流血過多，又掀了這半天磚，早就癱在那里了。閻萬榮走上前去，將他活活捉住。老賊苦苦哀求道：“老三，咱們好歹都姓一個閻，沒有什麼過意不去的。你要什麼，就拿吧！”萬榮道：“要你的命！”說完，用繩將他捆起。四人趁天不亮，牽他走出了窩子頭。

過了護路灣，順着沙河，向西山走去。不到孫家溝，有道沙河，是通往千兒嶺、馬牙水、屈莊的山溝。閻來順先以為能把他押到孫家溝，誰知不到孫家溝，順着西山溝下去了。看看天色已亮，那老賊總是落在后邊。走到南黃崖頭村，老賊就軟在地上，一步也不能走了。閻萬榮用腳踢了他几下，問道：“閻來順，你想不到有今天吧！”閻來順翻了翻白眼，想說什麼，可惜舌頭硬了，

哪里还能說得出。閻万荣看他不能活了，便將他丢下，四人揚長而去。过了一陣子，閻来順甦醒过来，坐在那里，忽听走远的那四个人一边走还一边唱着山西梆子。老賊算了算，这南黄崖头和屈庄，都是共产党的地方，外边的孙家溝，虽然不是国民党的地方，但是村子大些，地主多，国民党也常去，还保險些。他强撐起来，一个人向前爬。等他爬到孙家溝村外的河边，就再也爬不动了。

万惡的閻来順，就在这小河边，見了閻王。

当天，閻来順被活捉，死在孙家溝的消息就傳到了护路灣。七个村干部自然高兴，就是那全村老少，也無不拍手欢喜。

坚 持

順着把护路灣分成台东台西的那条溝往北走，能通向兩座山。一座是小五台，另一座就是笔架山。

笔架山是桑干河南一座有名的山，它的山峰从远处看就像大笔架一样。北面，山脚矗立在一瀉千里的桑干河里，隔河和黄陽山臉对臉；东面，和小五台肩靠肩；南面、西面也都連着一座又一座的大山。笔架山下桃行如藏，山溝也多得数不清。山脚下和山坡上有不少小村子，哪个村子也都有咱們共产党的干部。区委和区小队，也常常在这一帶轉。所以护路灣一有敌情，人們就可以往笔架山上跑。

自从收了“中央軍”的降兵，又把閻来順收拾了，护路灣的名声可就越来越大了。有人傳說护路灣一帶住着一兩千八路軍大部队，区委会也安在护路灣；有人傳說护路灣有七个穿白毡皮襖的八路，一人一把盒子枪，神出鬼沒，無所不能。活活把护路灣这个道口給卡死了。这时，除了原来那七个村干部之外，閻長春

也跟上了他們。

扎在保岱的蔣匪軍、還鄉團，簡直把這七個人看做眼中釘、喉中刺。閻富寬從茅坑逃出一條狗命，眼看親爹被殺，更是仇上加仇。

敵人摸不清護路灣到底有多少八路軍，就加強力量，想先把護路灣的村幹部抓住，切斷咱們區委會在這一帶活動的基地。於是就發起了攻勢，還放出風去說，誰要抓住護路灣的一個村幹部有重賞，要把七個一網打盡，就能當上大官。接着，“中央軍”、還鄉團、特務隊就一伙又一伙地輪流到護路灣去“剿共”。

他們本來想去抓人，可他上哪兒抓去呵！只要他們一動身，護路灣就知道了。要是來得人少，閻富寬等便上半道山頭上去截，能把敵人打跑就回村，要打不跑，馬上就轉移；要是聽說敵人來得多，干脆連照面也不打，就往筆架山里去了。就連那些靠近黨的羣眾，也跟着幹部們跑山，等敵人一進村，台西就剩不下几戶人家了。

閻富寬等一伙特務隊，明明知道人都在山里，可是一個也抓不着。有時候，半夜三更的聽說幹部下山回家吃莜面來了，可等他帶人跑到台西去，却連一個人影也找不着。只有剩下的莜面湯倒還冒着熱氣。他也就只好罵兩句敗興回台東去了。人，抓不着，村子可就遭災了。見糧搶糧，見草拉草，實在找不到什麼，就把幹部家的鍋碗瓢盆，水缸鹽罐給你砸個粉碎，還往咸菜缸里撒一泡尿。老百姓的雞呀，羊呀，吃的穿的用的，沒一樣不遭搶。他們就好像要把護路灣從地皮上剷掉似的那麼兇，比西山的土匪還壞一百倍，什麼不是人干的事，他們都干得出來。

閻富寬一心為他那賊爹報仇，在每一次洗村的時候，總先收拾咱這几个幹部的家。

閻久富一家当然是重点了。要不是他跟上共产党，領着一伙穷小子鬧騰起来，台东閻家怎么也不会鬧得家破人亡哪！閻万貴一家也不用說。老二当干部，老三当八路，亲手打死了閻来順，这不是大仇嗎？还有那个閻長春一家，叔叔哥哥当了八路还不算，他才十七岁就跟上村干部当上武工隊長了……反正台西一帶沒有閻富寬順眼的人，就連那十来岁的小娃娃，身上好像也有几分八路气。匪軍、还乡团不来便罢，来了就要把这几家洗个一干二淨。閻長春家里的飯鍋、水缸被砸了二十来口，閻万貴家的房被燒了兩回。

从夏到秋，一連好几个月，护路灣就沒断了遭难。敌人越凶，老乡們对他們的仇恨也就越大；越恨他，就越覺着共产党好。村干部們一看敌人越来越瘋狂，为了不让羣众受大害，就組織全村老老少少，把凡是能藏的东西都坚壁起来，一顆粮食也不給敌人留。大家还偷着挖了一条地道，从村里一直通到村边的場园，又能走人，又好藏东西。以后碰到敌人再来，上山之前連飯鍋、飯碗都帶走，給敌人剩下的就光有破炕席和風箱了。

躲是軟办法，有时还要动硬的，看准了就打它一場。区委書記王純在的时候，常給他們道叙打游击的經驗，真假虛实，来来去去，跑跑打打，什么办法都用，哪怕只有一个人，也得把敌人攪得不安生。这陣子敌人虽然很瘋狂，可也挡不住这七个白茬皮襖和他們耍鬼。

有一天治安队一伙人不知从哪兒搶来不少粮食，回去的时候剛走到护路灣的大沙河，忽然間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枪，敌人当碰上八路军大队伍了，吓得乱放了几枪撒腿就跑。这些家伙像丧家之犬一样，哪还顧得上旁的，把搶的东西扔得滿地。閻久富、閻万貴、閻長春几个人跑下山来，吃吃大笑，異口同声說：“这

回可把狗日的吓了个难看。”原来这是閻久富他們探听到消息之后，几个人分头藏在四面，等敌人一到，大伙这打一枪，那打一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活活把好几十个治安队給吓跑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他們忽然接到下边治安队送上来的一封信，信封上写的“武工队长收”。閻長春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护路湾八路各位官長弟兄，

上次我們治安队征的粮，被你們弟兄截了。咱們都是扛槍吃地亩的，有飯得大家吃，日后兄弟还要到护路湾一带征粮草，請各位多帮忙。

孙全智謹啓

原来，孙全智就是从前那个土匪头。鬼子来了，他当汉奸，国民党来了，他又弄上个队长，其实还不过是个官土匪。閻長春把他的来信一唸，大伙笑得前仰后合。閻久富說：“哈哈，队长也看上咱們了。”閻万貴也說：“这小子臭不要臉，得教訓教訓他。”閻長春想了想說：“咱們得答复一下呀，队长来信了嘛！”几个人都說：“可不，这可得好好答复答复。”說着就你一言我一語的編起信的詞来了。閻長春找到一个鉛笔头，就按大伙的意思写了回信。

这信簡單的很，信上說：

我們这里粮草有的是，你們想要，就得帶家伙来搶，搶去是你的，搶不去是我們的。別無二話。

信捎走不多日子，就听說孙全智果然帶着人馬开到窩子头，几个人一合計，还得用計吓唬一下敌人。閻長春想了想，把腿一拍說：“我去就行。”过一会，他把叔叔从張家口捎来的日本軍官的黄軍衣穿上，弄一把假盒子槍上，跑到离窩子头很近的山头

上，大模大样地往下瞭。孙全智正往前走，一看山头站着个当官的，样子满不在乎，还直回头和下边人说话，手也比划划的。一想：“哎呀，怪不得回信这么硬，来了大部队啦，八路军可不好惹，还是回去吧！”然后便带领人马退回去了。閻長春本来想打两枪再吓吓孙全智，又怕惹了祸，拍拍身上的土就回去了。回去一說，把大伙差点笑死。

就这样，上上下下，出出进进，打打跑跑，連扰帶吓唬，把敌人弄得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一連鬧了好几个月，一直到大秋以后。

别看区委会暂时不在这兒，可区委的指示扎在了每个人心上，閻久富、閻万貧一伙人在一晚常說：只要有咱們一口气在，护路湾就是共产党的天下。

第 五 章

咱們这塞北地带，冬天来得特别早，山区里比平川上冷得更早。到陽历十一月儿，护路湾方圆左近就下过两场雪了。

地里的庄稼沒了，树也干了，这地方就显得又黄又秃，站到山梁上，一眼望得老远老远。打游击的人，都不大喜爱冬天，天冷倒好說，沒有遮头挡头，活动起来不方便，可太敗兴了。

且說这一九四七年的冬天，敌人为了牽制我軍在平津綫上的进攻，又在察南地区調兵遣將，張牙舞爪，似乎要进犯涿水和清源，其实，不过是佯攻的虛势罢了。这时，涿鹿来了暫三軍的两个师。矾山、臥佛寺駐了一个师，涿鹿城安了两个团，而且在咱这八区的心臟——保岱村，也駐了一个团。从保岱派出一个营伸进西山，駐在刘家溝。每日价，挖工事，架电綫，沿山駐扎，

进山搜索。那些地主、汉奸、还乡团們，借着国民党軍主力的威武，又回到本地干起坏事来。护路湾的下边，保岱是敌人的据点，上边孙家溝，如今也駐上了匪軍，护路湾成了他們必經之地。敌人企圖捉到这七个穿着白茬皮襖的八路，好拔掉眼中之釘。那閻富寬、閻富庆也領着一伙特务回到护路湾住下。閻久富等被逼得不敢在村里落脚，吃在山上，睡在山上，白天黑夜都得在山上轉。

賊兵好像要在护路湾安家立業似的，埋电綫桿，拉电綫，按电话。閻富寬、閻富庆成了管事人，挎着枪到处抖威風，每天每夜大吃大喝。村里的老百姓誰也不敢串門走亲，沒事誰也不敢在街上走走，人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悶得出不来气。

閻久富一行七人，虽然跑到山里去，村里的情况还是挺熟。貧农刘元，閻万貴的大哥閻万富，閻登云的兄弟閻登雨，閻玉江的娘，都常常偷偷摸摸上山，連送吃喝帶送信。所以，山下的一举一动他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这时，閻富寬、閻富庆又耍了一个鬼，見人就說：“我閻家兄弟不記前仇，中央軍也看得起几个村干部。只要閻久富一伙人下来投降，保他全家性命。爱为民为民，爱当官当官，屈待不了。”这信傳到山上去以后，把大伙的鼻子都要气歪了。閻久富打趣說：“吓，咱們这几个白茬皮襖倒值錢了，又悬赏、又封官，可真不賴呀！”閻万貴說：“讓他等着吧，咱死也死在这边，到陰曹地府也要和他干到底。”几个人誰也沒理敌人这套政治把戏。

閻富寬、閻富庆一看政治攻势沒結果，就又訂了一条毒計。一天后晌，閻富寬帶着人走了，說回窩子头去几天，村里人看他們走了，不少人就偷偷下山回家看看，不料想中了賊子詭計。閻富寬半夜偷偷回来，一下子就把閻登云、閻登雨、閻玉江他娘、閻

久富的女人、楊生林的女人、刘元等等八个人抓住了。

这八个人除了閻登云是个干部，旁的人不是家屬就是近亲，只有刘元一个是經常給干部通風报信、送吃送喝的，和干部不沾亲，不帶故。閻富庆、閻富寬把这几个人帶到靠山溝的一間窑洞，把閻玉江娘和閻久富女人吊在一起，把閻登云吊在另一个地方。閻富寬瞪起一双狗眼，指着閻玉江娘和閻久富女人問道：“閻久富他們在哪兒，快說出来。今个你犯到我們手了，要不交出八路，我剝了你們的皮！”閻老太太虽然長这么大也沒碰見過这种事，可她心眼里明白，万万不能讓玉江和久富他們落到賊子手里，她就假裝害怕地說：“我五十多岁的人了，孩們成年八輩在外头跑，我可哪知道他們在哪兒呀！”話還沒說完，閻富庆就打了老太太一个耳光，罵道：“少給爷裝糊塗，誰不知你們家是八路窩？”然后就从腰上解下皮帶，指着閻久富女人的鼻子尖問：“你那八路男人在哪兒？快說！”这妇女早把心橫定了，只說了声，“我們女人家啥事也不知道。”两个賊子看审問沒希望，就掄皮帶、皮鞭，冲这两个妇女，劈头盖臉打下去。一陣毒打，把她倆打得死去活来，再問話还是“不知道”。賊子們气得不知怎么好，就破口罵道：“八路的娘們也是沒好貨，都是賊骨头，等爷歇一会再收拾你們。”然后就去拷問閻登云，讓閻登云說出他叔叔閻久富在哪兒，閻登云也說不知道，打了一陣就把这八个人都帶到四頃梁去了。

到四頃梁已經是后半夜了。賊子把刘元、閻登云、閻玉江娘、閻久富女人一人吊在一个地方，誰也見不着誰，然后分別拷問。两个賊子帶着几个人先走到刘元跟前，拿一根比大姆指还粗的套繩往地上一扔，对刘元說：“全护路灣的老百姓就是你靠八路！閻久富一伙干部的行动你准知道，說出来放你回去，还有獎，

要是不說，你看見繩子沒有，我要活活勒死你！”刘元扫了繩子一眼，面不改色地說：“我是个穷庄戶，閻久富、閻万貴和我一無亲二無故，我怎么知道人家的动静？”閻富寬把他的母狗眼一翻，举手就打了一陣。刘元咬着牙，閉着眼一声也沒吭。兩個賊子一看这汉子硬得很，便从地下拾起套繩，挽一个扣套在刘元脖子上，一人拉着一头，把繩扣拉得紧靠脖子。惡狠狠地問刘元是願意死还是願意活？刘元从被抓來的時候就想好了。他想：“自个虽然不是黨員，也不是干部，可总是靠共产党領導翻身的穷人，和地主、特务是死对头，哪怕自己死了，也不能讓一伙干部遭災呀！他們活着能干大事，我一个人死活算个啥？”他有了这个想头，就啥也不怕了。虽然繩扣紧勒着脖子，兩個賊子只要一使勁，就会被活活勒死。但他还是面不改色地說：“我不知道！”兩個賊子又把繩子紧了一下，刘元还是沒吭声。閻富寬一看沒指望了，就放下繩头說：“再放你活几分鐘，要是不招出来，就勒死你！”說罢就去收拾閻登云。这回更凶，兩個狗軍抬一把鋤刀放在閻登云跟前，賊子向閻登云問道：“看見沒有？你要招出你叔叔他們在哪兒还罢了，要不說，我就鋤掉你的腦袋！”閻登云一听要挨鋤刀，吓得魂飞魄散，滿臉流汗，混身發抖，只得哀求着說：“我真不知道呀，饒了我罢！”閻富寬一看閻登云害怕了，知道有門，就更大吼一声，叫兩個兵把閻登云按在鋤刀口上，用脚踩着閻登云的脖子大声問道：“說不說？不招就开鋤！”閻登云这下子連魂都沒了。这人平时虽然也跟着他叔叔和閻万貴一伙人打游击，可他覺悟不高，又好耍性子，不听命令，所以如今被敌人抓住了，眼看要在鋤刀下做鬼，一害怕就变了节，赶忙說：“別！別！我……招就是了。”賊子一听喜出望外，忙問：“在哪兒？”閻登云說：“我叔叔他們跑哪兒去了，我真不知道，我知道他埋枪的地

方。”賊子一想弄到槍也是好的，就派人押着他起槍去了。過一陣，果然起出來一支槍，還有一些文件，就叫人把閻登雲押在一旁，怒氣沖沖來到閻玉江娘和閻久富女人面前。一進門，不由分說，舉手就打，叫罵道：“閻登雲招了，你們招不招？”兩個婦女还是一口咬定“俺們不知道”。閻富寬、閻富慶這兩個賊子，簡直恨死了這兩個女人的硬勁，拿起煤剷子放到火爐里燒了一陣，先朝老太太腦門上烙，疼得老太太大叫一聲就昏了過去；然后又向閻久富女人的肩頭和乳房烙去。這小房子簡直變成地獄的刑房。……賊子把兩個人折磨得死一陣活一陣，衣服全被撕碎，滿臉滿身流血。可這兩位婦女，自始至終沒在敵人的酷刑面前示弱，任你拿出十八層地獄的刑法，也咬緊了牙關，不說一句軟話，保護了咱們的幹部，使兩個凶惡的賊子毫無辦法。

賊子們以為靠毒刑就能得到一切，可他們想錯了。咱們這位革命的母亲，革命的妻子，革命的羣眾，並沒有被烙、打、勒吓住，賊子也只好暫時罷手。

第二天，他們把閻久富女人的兄弟抓來，要他想法給閻久富送信去，問他們：“要人还是要槍？要人，就投降；要還堅持，就要把女人們拉到宣化去槍斃。”這后生萬般無奈，只好含淚進山，找了半天才找到閻久富，把下邊的情形一五一十說了一遍。

抓走家里人的消息，山上人已經知道了。如今又聽說敵人对婦女大施毒手，一个个只气得七竅冒火。有的說：“咱們下山跟賊子拚了罷！”可是人單勢孤，去還不是飛蛾投火嗎？“要人还是要槍？”這可真是一場尖銳的考驗。誰不疼自己的母亲、妻子啊！他們仿佛看見了賊子們正在掄着鞭子抽打亲人，鉄剷下血痕累累……。閻久富眼里簡直要冒火，楊生牙咬的嘎叭嘎叭响，堂堂六條硬漢子，也禁不住哭起來了。

可是，“要人还是要枪？”……

閻久富知道这是考驗自己的重要关头，把脚一躁，大声說：“要枪！”閻万貴几个人向前抱住閻久富，流着淚說：“你作的对！咱們共產黨員就是死了也不能投降，国民党，閻富寬他又欠下咱們一笔帳，这笔帳早晚他得还！”閻久富对大伙說：“別看区委眼下不在，党的指示咱不能忘了。枪是党發的，人也是党的，活着就革命！”

“对！”大家一齐發出来的宏音，震动了山谷。

夜 奔

过兩天，賊子們看村干部还是坚持，便把三个妇女押解到宣化大堡去。一路上，老太太和兩個妇女受尽痛苦折磨暫且不表，單說扎在护路湾的蔣匪軍，眼看干部还不下山，便把村子的条条道口都封鎖住，防备山上山下联络，然后就大搜笔架山。一羣蔣軍如临大敌，摆开陣势，像一把大木梳似的，要把笔架山从下到上，倒梳一遍，要把每一条山溝，每一个山洞都搜查一番。

头兩天，閻久富等还摸不清敌人的規律，只好和敌人捉迷藏，你来东，我去西，你来西，我又去东，跑得很緊張，过几天就看出了敌人是依靠人多势众，大白天咋咋唬唬，一到天黑就不敢上山了。打游击的人都有那么一种心情，摸不清敌人活动規律时，先紧一陣，等一摸透敌人的脾气，就自由自在了。別看生活很苦，有时候一天也吃不上一頓飯，可大伙誰也沒失掉信心。明看是敌人抓我們干部，实际上倒是我們監視着敌人的一举一动。

有一天太陽剛剛落山，他們几个便从山洞出来，准备夜里摸回村去看看。几个人剛走到北山梁，一拐湾面对面碰上几个埋

電綫桿的匪軍，几个人誰也沒帶槍，硬碰是不行，只好轉身就跑。几个匪軍一看，嚇！正好是几个白茬皮襖一塊來了，連武器都沒帶，抄起傢伙就追。眼看只離不几步遠，可一拐灣就沒了，爬到高坡上一找又看見了，再追一段又找不着了，有時候看他們是東西南北四面亂跑，拐灣抹角又湊到一塊去了。追來追去，追到筆架山主峯下面的一條大溝里，只見一伙人一起跑進山溝，等他們也追進山溝，几个人踪影全無。一伙匪軍正在納悶，忽然發現靠溝里有一個黑咕隆咚的大山洞，洞口的風砂積雪上有亂七八糟的腳印，就知道村幹部准是鑽進洞里去了。

這個洞名叫天橋，原來也是一條露天的山溝，後來頂上由於流水、結冰、積風砂，不知怎麼就形成了一個天然的篷頂。里边又大又深，几十人進去也裝得下。追兵明明知道人在洞里，却是十分為難。要進去吧，怕里头有槍；要不進去吧，眼睁睁是抓人的好機會。這几个傢伙這陣子忽然讓讓起來，你讓讓，我讓讓。“你先进去。”“不，还是你先进去吧！”讓了好一陣，誰也不敢打頭。最後往洞口扔了兩個手榴彈，叫喊了一陣，看看還沒動靜，就決定回去撤兵。

他們走了一會，閻久富等就悄悄爬出來，趕忙轉出山溝，往山頂上爬去，等他們剛剛爬到山頭，就見山下面吵吵嚷嚷，大隊人馬打着燈籠火把搜查洞口去了。几个人坐在山崗上直看他們大失所望，罵罵吵吵地回去了以後，才笑嘻嘻地翻山到旁的村去落宿。

敵人本來以為村幹部這回一定遠走高飛了，所以兩天沒搜山。閻久富、閻萬貴几个趁這機會又溜回來。在太陽似落非落的時候，他們來到護路灣村後的一個小土崖上，坐下抽煙，等黑天好往村里摸。常言道，站得高望得遠，閻長春瞧見閻富慶女人正在

和一个埋电綫桿的中央軍比比划划往山上指，就对大伙說：“这驢貨不是指咱們吧？”不知誰搭上一句說：“說不定看上你了。”这一句把大伙逗得哄地大笑起来。正在这时，閻万貴又看見一个姓董的羊倌正往山崗上爬，便对大伙說：“羊倌这小子上来干啥？”楊生說：“沒事，他要敢發坏，咱們用手也把他捏死了。”正說着，閻長春忽然發現羊倌身后跟着兩撥匪軍，眼看就要爬到跟前，只見羊倌往后一揮手，兩撥匪軍蜂湧而上，閻長春大喊一声：“敌人来了。”大伙翻身就跳下一丈多高的土崖，“中央軍”啾啾連放了好几枪，閻万貴覺得耳朵一热，摔倒在地，閻長春拉起他来就跑。追兵們圍追了一陣，打了一通枪，可前面的人一轉眼就無影無踪，不知是上天还是入地了。

第二天，笔架山又开始了大搜索。

閻万貴、閻久富、閻長春、楊生、楊生和等一伙人，跑到溪源村住了一宿，然后又轉到北黄崖头村。当时閻万貴的娘正在这村，他們趁黑天摸进去，一問老太太才知道这村也有兩個諜报，連老太太也不敢久居此地。好在天黑了，外边又正下着鹅毛大雪，特务早已睡下，老太太就給几个人做飯吃。茶飯已罢，几个人一合計，护路湾敌情太紧，眼下是回不去，此地也不能久停，成天价乱轉也干不出什么事来，不如到山里去找县委，請示一下以后的工作。可是，自从区委轉移以后，总也沒联系，誰也不知道县委到底在哪兒。商量一陣之后，便决定先到东千兒嶺去找找看。事不宜迟，說走就走。这时，閻登云叛变之后，楊生林也病死了。但，閻長有却回来了。再加上閻長春，还是七个人。

半夜里，雪下得正紧，地上积了一尺来厚。搜山風把天上的雪刮得直打轉，把地面上的雪刮得直冒烟。真是白雪茫茫罩大地，狂風滾滾遮青天。閻万貴合淚告別了老娘，和几个人頂着風

雪朝千兒嶺走去。走一步，一个大深窩，過一陣，風雪又把脚窩填平了。

他們本想先到东千兒嶺找找木村閻廷会的大表哥，打听打听消息，找个吃飯的地方，不料想由于天黑找不准路，錯走到西千兒嶺了。到村边一看，知道錯了，由于不了解村里的情况，不敢貿然进去，由閻万貴和閻長有先溜进村里去打探。他倆打听到护路灣刘太貴女婿家，叫开了門，問这兒有八路軍沒有，回答說：“連个毛也沒見過。”他倆就轉身把大伙領來。碰巧刘太貴正在女婿家，他告訴大伙：“这兒不要緊，东千兒嶺有問題。”閻万貴一伸舌头說：“走錯了倒闖好了。”刘太貴弄点糠給燒燒炕，又做了点小米飯。一人吃了几口以后就鷄叫兩遍了，几个人就动身上武家貝去。这时候，風雪都小一点了，四里路走了一会就到了村边。这地方狗还不少，看見人就乱咬一陣，他們找到一个墻矮的院子，跳了进去。叫開門一看，这家住着四个老汉：閻万貴告訴老汉說：“我們是村干部，找八路軍，不知他們轉到哪去了。”老汉半信半疑，推說不知道，讓他們上炕，給燒水喝。几个人正在歇着，听老汉們叨咕說：“昨个平方寺好像是有信。”几个人听到这消息，連水也顧不得喝，下炕就走。天亮了。雪也住了。几个人兴冲冲地奔平方寺而去，剛走到馬家溝，忽听前面山头有人大喊：“站住！”一抬头就看見有兩支枪正对着他們。閻長春听声音有点耳熟，忙說：“我們是护路灣來的，可別打。”山梁上那人忙着飞也似地跑下来，边說边喊：“哎呀，長春，你們来啦！”大伙一看原来是区小队的人。哎呀，可找到亲人啦！几个人高兴得連話也顧不得說，只顧握手問候，不由得落下了淚。多少个月以来，这还是头一次看見自己人，每个人心里都有千言万語，想說，又不知从何說起。

他們在馬家溝住了兩天，把護路灣一帶的情況談了又談，區小隊的同志們听了真是又高興又氣憤。

離開馬家溝，幾個人又去到宣化的天橋灣，過了幾天又去長嘴，半个月以後在南窪总算找到了縣里的人。縣武工部任部長更親熱，趕緊叫人做了油炸糕，慰勞這伙遠道而來的幹部。管理員把僅剩下的一百二十斤糧票都交給閻久富、閻萬貴幾人，讓他們先住些日子再說。

閻久富他們緊張慣了，找到了上級之後，哪能閑住下去，趕忙請示一下工作，和區上的人一起返回護路灣，一陣襲擊，把國民黨軍隊攆得永遠也不敢再上來了。

一支神兵

——記八區區小队

亦蘭貞 張葆華

八路軍沒有走

黑沉沉的夜。

通往蔚县的大路，象条被踩死的大黑虫，軟弱無力地躺着。路上連个黑影也沒有。沿公路的下洪寺、茶房、保岱、輝耀这一帶，家家戶戶把門子关得严严实实，屋里黑着灯，人們都坐在自家炕头上，在黑暗中豎起耳朵，瞪大了眼睛听着外面的动静。外面，不时傳來一兩声冷枪，夹杂一陣陣渗人的狗吠，不禁毛骨悚然。一个月前的那场欢乐，就象夢影子似的，剛剛浮現，刹时又消失了。那时，共产党領導着大家斗争了地主。把土地分到手，以后就要耕种自家的地，再也不用发愁繳租子，再也不用挨地主那大管家的苛打了。这难道能成为真的事嗎？不，这究竟是个夢啊！因为反动派又燒起了战火，胜利果实剛分到手，就听到了隆隆的炮声，民兵們到青龙桥一帶去修碉堡，壯劳力也派去当民工抬担架，接着，大路上天天有撤退的担架、伤员行李大車，最后是大部队順着大路撤到蔚县、涑源那边去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国民党的豺狼军队进了县城。人們就一个个地躲起来，偶然在街上碰到了，噓声兩句，打听点消息，就鑽到屋里去了。地里的庄稼不願去收割。一切都失望了。人們憑着过去的迷信經驗，怕是八路軍不能再回来了！十年前，

宋哲元的軍隊叫日本鬼子攆走時，就是順着這條大路走的，從此再沒有回來；日本人統治了八年，垮台後，又是順着這條路走的，也沒有回來。現在，八路軍又沿着這條大路撤退到大山南邊去啦，是不是又回不來了？失望的迷霧籠罩着人們的心，黑暗籠罩着大地。在黑暗中，人們畢竟忘不了幫着他們翻身的人。想到八路軍，心里就亮堂些；想到區上的人，就更覺得惦念起來：“老王、老唐他們上哪兒去了？走遠了吧！”

這時，八區區委書記王純，並沒走遠，他正站在水溝村坡上小廟門前，朝下凝望着，望着四野里的火。這兒一堆火，那兒一堆火。听着噼啪的冷槍，他那雙有神的眼睛，在黑暗中炯炯地閃着光，憤怒燃燒着他，心頭感到一陣陣的絞痛。八區一年多的鬥爭，清算復仇、減租減息、土改的景象在他心頭翻騰着，一個又一個誠懇歡樂的面孔在他心頭閃過。他多麼希望這些淳樸的人們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動啊！他多麼希望再不要戰爭啊！抗戰八年，他穿着白氈皮襖打了八年游擊。這裡的每一個山坡，每一條小路他都摸熟了。他並不害怕打仗。可是他想的是人民，反動派燒起了戰火，人民的苦難又來了。八區的人們現在怎樣想呢？他們一定以為八路軍回不來了，一定以為我們把他們丟下走了。不行！他緊緊捏住拳頭：“對，我們回來得對，我要跟八區人民在一起，我要讓人們知道八路軍沒有走！”

王純是今天剛剛回到這裡來的。人們沒有看到他不過只有四五天的光景。十月十三日下午，他還在董家房區上籌劃公糧和民工的事。那幾天，不斷傳來各種謠言。當天下午，居然有人說國民黨軍隊已經進了涿鹿城。他不相信，便揹上大槍，騎上自行車，想進城去看看。到大路上，再也看不到撤退的隊伍和大車，才感到情況有些不對。走了好一陣，快到高堡時，迎面氣喘

吁吁地跑来一人，他煞住車問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八路軍，敌人已經进城了！”

“县委会到哪去了？”

“听说转移到城西石子坡那边去了！”

情况变化得这么突然。他不得不当机立断，先去找他的队伍。他騎上車一口气来到保岱，找到区小队。这个小队是由保岱派出所的两个班，和一些村干部組成的。在东綫战争吃紧时，区委就作了准备。在村里呆不住的村干部，有的就措上枪，来到了区小队。县委决定，各区区小队的任务就是保护土改胜利果实——土地。因此，也叫护地队。几天前，張家河开始撤退家屬时，王純就亲自和謝成貴赶上四头毛驢，到青山口去馱回三十多支步枪，一挺机枪，做了些准备。現在，他們正等待着区委書記的命令呢。到保岱，他叫小队長謝成貴馬上下命令，把兩組人集合起来，跟上他走。隊長謝成貴外号叫“大黑臉”，个子高高瘦瘦的，黑黑的臉膛，忽閃着两只机灵的大眼睛，打起枪来百發百中。他曾經当过兩天伪軍的班長，可也就是他抱挺机枪逼着他那班人向八路軍投誠了。他的勇敢是人人佩服的，所以參加到小队来以后，当上了小队長。副隊長楊有維外号叫“二黑臉”，表面上皮皮楚楚的不爱說話，叫干啥就干啥，行动起来却身輕如燕，敏捷惊人。小队在他們的督促下，不到几分鐘就集合好了。正待出發，恰好区上的青联会主任王佃林和周兴隆从前綫送民工回来，也都到区小队来了。周兴隆是下洪寺村人，减租时，在区委办的訓練班中受过訓，下洪寺那一串斗争，哪一次他不站在最前面：他生就的一个巧嘴，尤其是斗起地主来，那双嘴皮比刀刃还鋒利，成句押韵的，句句說到人心里。參加到区小队以后，由于他机智勇敢，人家給他起了个綽号叫“二愣”。王純看到这些勇敢

的战士，繃緊的心，才松开了。他把小队拉到白草地，同时命令周兴隆赶毛驴回下洪寺驮来一袋面粉和白糖，准备下干粮。第二天清早，把队伍拉到方家溝，在村后的山坡上散开，架起机枪，等待敌人。

叫区委書記心乱的是，区干部大都失散了，县委也还没联系上。他把队伍布置好以后，就急急忙忙往下葫蘆村去，估計县委書記他們可能从石子坡过河来了。到了下葫蘆村，果然碰上县委書記，县委書記告訴他說，目前的局面是兩軍相峙，敌人进了城按兵未动，我軍也停在大斜陽、桃花堡一帶，可能有一場大战。有战等我們支援战争，沒战争就堅持地区。县不离县，区不离区。

区委接受了县委的指示以后，便开始执行任务。敌十六軍占据涿鹿以后，一动不动地駐了十四天。大約在他們住到七、八天的时候，县委通知区委說：“三几日内，准备在桑干河沿岸打大仗，在兩天之内，你区准备担架四百副，馬上行动。”区委接到这个指示，区委干部和区小队分成三路，就全下去了。只有王純去楊木林参加县委的會議。会只开一天半。研究了县区联系方式，对敌斗争的政策、策略等問題。散会那天，忽然接到情报說：“蔣介石質問他的十六軍軍長李正先，为什么按兵涿鹿迟迟不进。”敌人开始向蔚县进攻了。这时县委讓各区委書記馬上回原地区整頓人馬，对敌展开游击战争。

王純一出石門，就听到了隆隆的炮声。这是保岱、甘庄一帶的我軍，在和敌人战斗着。炮到底从什么地方打来，一时虽然还弄不清，可是这炮声却越听越近了。王純心中思忖：炮火就在我这区，卡住了我的去路。可是我区那二十多个干部和小队的同志，已經分三路准备担架去了。如今又有了变化，他們目前是在一

起，还是分散着呢？他忽然想起区长赵梅林来。这家伙是个极右倾的分子，一向和唐士伦不团结。唐士伦也正是恨他那股怕死鬼的劲头。王纯一边想着，顺石门村向北穿去。炮声又凶又近。机关枪也随着山中回音，嗒嗒嗒地响个不停。王纯一想到隔在炮火那边的区干部，心中就又急又烦又乱，象刀搅一般。走到岔道，大队人马就迎面撤下来了。这时，枪声、炮声就在耳边。王纯只好仍回石门。一边走着，一边想着区干部和区小队的同志。心里有事，走得就慢。眼看天色已黑，这才迈开大步快走。

快到石门，王纯抬头一看，只见在那乾沙河滩上，有一伙人，背上还都背着枪。王纯想，这是哪单位的便衣侦察，快向前赶两步看看。距这伙人约百步时，对面忽然喊起“老王”来。王纯一怔，又紧走几步，细看，原来是王佃林。王纯问：“老唐呢？”唐士伦答声：“这不是个老唐！”王纯问：“咱们人马齐了吗？”唐士伦带着不高兴的语气说：“人，倒是差不多啦！就是有跑散了羣的，也有想自己去吃草的！”王纯听这话中有话，便问了一声：“赵梅林呢？”王佃林气愤地说：“提他干啥！这家伙非要我们和他往蔚县跑，我们不干。清早起来，他领着小马和大黑脸走了，谁知道他们到哪去了。”当下，王纯和老唐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往后撤一下，到高庄去。王纯点了一下人马，这时只剩下二十三、四个人了。

天虽然早已大亮，同志们还是熟睡着。王纯的脑袋被唐士伦搬了兩下，说：“快起吧，县委也在这里，他叫咱俩去开会呢。”王纯起来，便和唐士伦一道去找县委书记。恰好十二区的牛顺也在。不大一会儿，赵梅林因为别人不跟他去蔚县，无奈也绕回来了。县委书记就派通讯员把他也找来，一块儿开个会。县委书记说：“目前敌人正在向蔚县进攻，你们两区被敌人占领。主力兵

团已轉移他處。我們的任务就是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你們看，是暂时往后靠一下(指現在的赵家蓬公社地区)呢，还是回区？”

区委書記王純說：“我們是八区的，决不离开八区！”

区长赵梅林說：“大部队和县委都撤走了，我們留下干甚么？这几个人起了个啥作用？”

王純說：“我們的作用就是讓羣众知道八路军沒有走！”

組織委員唐士倫說：“对，我們的任务就是讓羣众知道我們沒有走，讓地主反革命时刻胆战心惊！”

当天，大部队轉移他處作战，县的领导机关也暂时撤到山南去。王純、唐士倫帶着小队往北移动。

在这动蕩的时候，动搖的溜走了；叛变的，轉向敌人了。区长赵梅林就是这样一個叛徒。不久，他領了一个任务，帶着小队里的謝成貴和馬振基往山里去。路上，他不去完成任务，却动员这两个战士一齐跟他去投降，他說：

“伙計們，咱們还是到桃花堡找我舅舅閻龙瑞去吧，到他那兒，混碗飯吃还不容易嗎！”

馬振基一怔，說：“閻龙瑞不是有名的大汉奸嗎？找他干嗎？”

謝成貴明白了赵梅林的意思，斬釘截鉄地說：“要找誰，也得問問王政委，我們不去。”說着，摸摸腰里的手枪。

叛徒赵梅林只好搭訕着一个人走了。可是謝成貴和馬振基却被截在路上暂时回不来，無法找到八区小队了。他們在山里流浪了几天，才碰上了十区的护地队，只好跟着他們打了一陣子游击。到陰历年底，才找到王政委。这是后話。

但是，八区小队的队伍也不断在扩大。他們在山溝里拾了个薛德明。薛德明，陝西洛川人，是刘伯承將軍的部队的一个战士，因为半路上閃了腰，無法走动才留在区上，現已复原，想赶

回去找大部队，可是大部队已走远，这才加入了八区小队。薛德明是个再好也没有的人，对组织、待同志无限忠诚，从不说一句怪话。打起仗来，浑身是胆，一个人能招架一大伙人，队里的同志都喜欢他，叫他“三楞”。不几天，小队又在黄土坡收容了许宽。许宽是张顺屯的农会主任，对党一片赤心。敌人一来，他就呆不住了，走了一村又一村，晃荡着到处找王纯和老唐。碰上以后，可把这个大个子乐坏了，他拉住王政委的手说：“王政委，可把我寻苦了，把我收下吧，我跟你们去陕甘宁！”他的个子比谁都高，腰里掖着两颗手榴弹，一看就是个“大楞”。但他却是个胆大细心的人，以后，在小队里，每次出尖兵少不了他，哪次都能巧妙地完成任务。

就这样，八区小队回到了八区。每天晚上，他们出现在这村那村的屋顶上、山梁上，在夜深人静时向村子里喊话。他们给乡亲们报告八路军在前方打胜仗的消息，也向那些地主、特务们提出警告。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心里亮堂了，脸上露出了笑容。

“八路军没有走，他们和我们在一起！”

一箭双雕

八区小队到处活动。一天，他们来到杨树沟，正好碰到县公安队刚刚和还乡团遭遇上，开了火。他们听到枪声，跑上来助了一臂之力，把还乡团打跑了。两支兄弟队伍遇上了，你抱我，我抬你，格外亲热。县公安队提议，暂时跟八区小队合并起来活动。正要动身，忽然碰上十二区小队的牛顺，也带着十几个人要过河北去活动。大家会师在一起，有五十多个人，决定来一次大活动。战士们听了，个个摩拳擦掌，想干个痛快。

目标是茶房。自从国民党来了以后，地主富农的腰板又硬起来。特别是这些靠大路交通方便的村子，还乡团在村里抓干部，抓兵。这还乡团是誰呢？就是日本鬼子的汉奸、特务、土匪、地痞、流氓們。把村子鬧得陰森森的，正需要区小队去灭灭他們的威風。

傍晚，一队黑影子从青山溝閃出来，过养田庄，直奔茶房。剛走到村边，只听村里人声嘈杂，嚷嚷得挺凶。王純命令大家爬在河溝里。过了一阵，听不到动静了，王純才开始布置，先分派出两个小组：一组把守去董家房的路口；一组把住去保岱的口子。正面是主力，准备进村。“大楞”許寬先帶几个人进村摸一下情况。一会儿，忽听得一阵枪声。王純一听，是自己人的枪响，知道这是和敌人遭遇上了。他便帶人冲上去。剛走到村边庙前，自己人早押着几个俘虏过来了。原来許寬他們进村，就看到敌人的一个医官，一个护士，还有一个傳令班長，两个傳令兵，正坐在那兒休息，上去打了一梭子，这五人就乖乖地繳了械。那个医官是湖南人，說話嗓門特大，噼噼喳喳地走来。他举着双手，嘴里操着湖南口音直嚷嚷：“我就是沒有枪，沒有枪。”王純派了半个组，押上这五个俘虏先走。他又找了几个基本羣众，問了些敌人的情况，村里的李正賢反映說，胥家窩的地主折騰得最凶。因为枪打响了，不便在村里久留，就撤出来，直奔胥家窩。胥家窩的地主“二白皮”正在鬧倒算，准备去治治他。

这时已是下半夜，寒冷的月牙子，只剩下了半边，天又黑又冷。旗开得胜之后，战士們真想再好好打一仗，活动活动。到了胥家窩，在村头布置好崗哨，就进了村，直闖到保長的家。保長認得王純，一九四五年搞清算复仇时，就是王純在这里领导斗争了村上最大的惡霸地主谷文藻的。他一見王純进来，吓得面色

發青，跪在地上又磕頭又作揖，喊着：“王政委饒命，王政委饒命，有什麼吩咐，我一定聽從。”王純把他好好教訓了一頓，最後又說：“你告訴那些地主和狗腿子們，要是動我們一個村干部，要他三個腦袋來償命！”

剛要出村時，站崗的隊員跑上來說：“報告王政委，抓住一個人，他拿着把鐮刀，叫高溫，鬧不清是干啥的。”

王純上去一看，月光之下，清清楚楚，真是冤家路窄，原來是谷家惡霸“二白皮”。這家伙三更半夜拿把鐮刀出來，准沒按什麼好心。正好碰到小隊的崗哨，也是他活到了頭。王純看清楚是“二白皮”，一個耳光括上去，

“二白皮，八路軍今天就是來找你！你大概是嫌屋子裡太暖和了，要跟我們去兜兜風吧！”

“二白皮”一看是王純，吓得渾身打顫，走也走不動了。五花大綁，把他拉到河溝裡，處決掉了。

第二天，“二白皮”的死，和茶房村國民黨醫官被俘的消息，傳遍了桑干河南岸。人們說：“王純回來了！”“捉了五個俘虜，殺了個大地主！”這回影響可大了，吓得地主、保長們的大門加上了大鎖，還多團的據點也加添了崗哨，國民黨軍隊的碉堡，修得更加勁兒了。

這次大合作勝利以後，到趙庄休息一夜，牛順同志提出要回河北，縣公安隊也要回去。王純說：“好，我和老唐送你們一程，把你們送過河，我們順便摸摸河邊這些村子的情況。”

他們在天色模糊時動身，半夜趕到張順屯。十二區的同志過河，奔石子坡，進武家溝山里去了。王純和唐士倫留在張順屯。住在哪？找誰了解情況？這是個大村，靠敵人據點最近，背後又離山太遠，非要小心不可。唐士倫記得，在村邊場房住着個

关南逃飢荒来的“垮子”。涿鹿人把北京人都叫做“垮子”。那个“垮子”，斗争时很积极，分了土地，说：“死了也不忘共产党！”是个挺可靠的群众。他们来到小场房，敲敲那熟悉的小秫秸门，“垮子”把门开开一看，揉了揉眼睛再看看，“呀，这不是亲人回来啦！”拉着唐士偷就哭，一面哭一面说：“自从国民党军队来，逃亡地主、还乡团都跟着来了，他们一下子把村干部都逮住了。咱村干部，除了许宽，一个也没走掉，听说把他们全下了山芋窖，现在生死不明。”

王纯说：“不要怕，你告诉穷哥儿们说，八路军没有走，一定要回来报仇！”第二天早起，“垮子”特意给做的小米饭。这天白天，他们在“垮子”家闷了一天。到晚上，又回到董家房村去活动。

到董家房，他们翻身跳墙来到曹国凯家。曹国凯是个中农，平时能说会道的。这次找他，是存心想从他那儿打探些情况，也借他的嘴给传播点八路军的声势。可是今天把曹国凯也吓了一跳，怔了好半天才叨唠起来：“天哪！是你，王政委，他们今天还造谣言，说把你拴走啦，拴着你的锁子骨，用汽车给拉走的，我就不信嘛，你们打了茶房，挑了‘二白皮’，神出鬼没的，还能叫他们逮住？”

“是呵，咱们还能叫他们给拴住？不过你还是唸道点咱这村的情况吧。”王纯问：“你们村的地主回来没有？”他说：“回来了，可是还没有说话呢。”王纯说：“好了，你给捎个讯，说八路军又回来啦。拜托你明天去说给地主们，叫他们老实点，谁要是不老实，谁要是想动一下咱们村干部，有咱八路军就没有他！”临走时，曹国凯给王纯装了四盒烟卷。他问：“王政委，你还缺什么？还是想八路军呀！”他本来以为在这种情况下，王纯一定心慌意乱，谁知他发现王纯却异常镇静，所以最后他说：“我看你的脸

沒变色！”王純哈哈大笑，回小砬山去了。

天亮以后，曹国凱真的挨門串戶地去叨唠昨晚上的奇遇，一开口就說：“哈，八路軍真来啦！那王政委臉面紅紅的，兩眼忽閃忽閃的有神，还穿着他那件白茬皮襖……誰要是动一下村干部，有八路軍就沒有他！”

一傳十，十傳百，地主們又心驚了好些天。

一網打尽

那天夜里回到小砬山，本来預計到小砬山休息，可是王純和老唐商量，小砬山村不能久住，就动身到青山溝去。剛走到青山溝村边，抬头看到坡梁上有三个黑影，一闪进了庙里，看行动有点象自己人。他們心一动，赶快追上去，想看看是自己人还是坏人。还没有走到眼前，县委宣傳部長康杰和韓登科就从庙里跳出来，把王純抱住，后面跟着的是涿鹿城區區長韓清。他們說：

“好哥兒們，你可叫我們找苦了，老跟在你身后追，就是找不見你，到这村說你剛走，到那村又說你剛走，整整追了你三天！”

“听到我們挑‘二白皮’的消息了嗎？”

“听到了，全听到了。八区小队真厉害！”

“正好，我正想要找县里匯報这半个月以来的活动，咱們到‘荒地兒’去好好談談，向你們匯報匯報吧！”

說着，他們就亲亲热热地来到那几間四面不靠人家的房子。几家貧农住在这里，是抗日战争时康杰、王純、韓清他們的根据地，行动方便可靠不会走漏風声。在“荒地兒”开了个小会，康杰他們帶來县里的指示和鼓励，王純也向县里匯報了他所摸到敌人的动向和小队的活动。最后韓登科拍拍王純肩膀提議

說：

“我說，咱們几个老同志碰在一塊兒可不容易呀，咱們共同組成一個隊伍，五區八區咱倆都熟。漂漂亮亮地干他几手，治治还乡团，也叫咱穷棒子挺挺腰！”

他們議論了半天，共推王純當隊長，確定去上、下洪寺。這是個交通咽喉，敵人來來往往的人很多，偷襲一下，还乡团就會吓破胆。但弄不好，也很容易讓敵人包圍住，必須嚴密布置好。他們和區小队合在一起，共四十幾個人，分成六個班，大楞、二楞、三楞、大黑臉、二黑臉，他們都分到各班去做骨幹。王純親自帶隊。

將要摸到村邊，望見村里冒出來一股子黑烟，接着就是一团子冲天大火。王純派唐士倫和二楞去偵察。他們跳牆找到村邊一個基本羣眾的家去打聽，知道村里在修碉堡，火光和黑烟就是從那里冒出來的，但里面並沒有什麼大股部隊。他倆回來一說，王純立刻把手一揮，說：“韓清，你帶你這一班，爬到埂邊，准备好手榴彈，不要放一槍。唐士倫，你帶你的班，從底下進去，包圍廟和村公所。我和老韓、老康，帶着其他的人從正面進去。”

進了西街，轉彎往當中一條街走去，走過地主李敬明家的黑大門時，聽見里面嚷嚷着，好像有人開會。二楞周興隆說：“这回鬧好了，保長都在這兒開會，可以一網打尽了！”他們以為大門閉着，王純準備蹬上別人肩膀，疊罗汉進去。韓登科最心細，跑過去用膀子把大門一扛，吱一聲大門推開了，真是喜出望外。大家直趨而入。王純帶着二楞和三楞三四個人直奔北房，砰一聲把門踢開，一看原來不是保長，而是敵人的一个保安隊，從石門來的，都是一伙子地主、富農的子弟。王純大吼一聲：

“不要動，都舉起手來！”後面三四支槍都朝着他們對准

咕嚕一下，保安隊員們都跳下炕，臥在地上，你壓我，我壓你地疊成了三四層，一個個象篩糠似地哆嗦起來。這時，保安小隊長韓亮想摸手槍。他剛一伸手，王純的右手就已死死捏住他的手指。同時有兩把手槍頂住他的后心：“動！完了你個孫子！”在南房，韓登科、康杰，也堵了一窩，其中還有個偽縣政府的財政科長。還沒等他倆喊話，二黑臉就從窗眼打進一槍。這些傢伙都象被捆起來的豬一樣，炕上地下躺了個滿，一個勁兒地哆嗦，有的還直蹬腿。老唐在院里喊着“捆，都捆起來！”二楞、三楞一邊笑着，一邊在院里找繩子，遍尋不着，忽見院里有盤電綫，就用电綫把韓亮捆了起來。然后把所有的人召集到院里。康杰問說：“還當狗腿子不？”都一齊說：“不干了！”康杰教訓他們，以後不准再干壞事，讓他們各自散伙。臨走時，只把那個保安隊長韓亮牽着。

區小队走過養田莊時，才聽到敵人的駐軍在后面噼啷的打起槍來，把隊員們全逗笑了：“你瞧，敵人給咱們放鞭炮送神呢！”

同志們爬過小礪山，紅紅的太陽就照滿了東邊的天空。到楊樹溝村休息時，大家還在講述着昨晚的勝利。吃飯時，二楞端着飯碗，還模擬着韓亮在一路上渾身發抖的樣子。三楞平時不愛在領導面前說話，這時也操着陝西口音說：“吃完飯，我槍斃韓亮！”飯後，將韓亮押進來，由韓清審訊，審訊後，叫他寫出名字、年齡、職務。他一邊寫：“姓名韓亮，年三十二歲，高小畢業，職務保安隊長……”一邊汗珠就從臉上流下來了。因為他知道，這是準備槍斃他，要他自己寫布告了。後來，康杰說：“把他交給我們，帶回縣里，說不定還有點用處呢。”

這次，一共打死了六名敵人，其餘的解散回家，把這個保安

队全消灭了。这个月，全县消灭四十一个敌人，光八区小队，就歼灭了三十六个敌人。

笔架山一日

阴历十月初一是寒衣节。入夜，人们按着老习惯，蹲在漚麻坑的沿上，尽管自己的棉衣尚无着落，还是给死人烧纸先把寒衣送了。死人的寒衣比起活人的衣服，畢竟是便宜多了。

过了十月初一，天气渐渐冷了起来。

这时，为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郭天民纵队从五旅拨给涿鹿县一个连，建立武工队。县委决定，这个武工队先和八区小队在一起。县武工队的队长、指导员参加区委，共同在区委书记领导下进行活动。自赵梅林这个叛徒走了以后，县委又调韩清同志到八区来做区长。韩清是王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战友。这一次他来，王纯和唐士伦都很高兴。他们接受了武工队的一个连以后，县委指示，这支人马要返回西山，以孙家沟为根据地，伺机出击。恰好这时区委得到的情报是：当时很多村里的地主闹“倒算”，尤以方家沟的“砒霜饼子”为最凶。这次出去，主要是再打击一下地主阶级的猖狂，保护农民的土改胜利果实。具体对象，就是方家沟的“砒霜饼子”和下葫蘆的張大清。除了收拾他俩之外，顺便把“砒霜饼子”的骡子牵出来，卖几个钱，好给小队的同志缝缝棉襖；再赶他几只羊，改善改善生活。行军路线订为：从梁庄奔董家房，从董家房的村北绕过辛庄去方家沟，转下葫蘆，当晚到白家湾休息，第二天再去全家崖、季家梁，然后从护峪湾回来。

下午四点，县武工队和八区小队就从上井沟村出发了，二

楞周兴隆领着尖兵班在前带路。王纯和县武工队队长张振华带前衛。新调来的八区区长韩清和武工队的指导员带后衛。天气阴沉沉的，飘着稀稀的雪花。还不太冷。象白糖渣子似的雪片，刚下来，就消了。过了樂庄，往保岱一看，火光冲天，再看，从董家房到下洪寺，都有圆圆的火团。王纯正有些奇怪，走到董家房东村，忽然发现路上的土是湿的，脚印很多。从村里找个老乡一问，说：“今天下午过了有一万多国民党军队，是从西山下来的。”

敌人怎会从西山来？而且竟会来了这么多？王纯、韩清和武工队的队长、指导员研究了一下，想不出个道理。既然碰上了，怎么办？是回，是进？最后决定，还是往前进，只是暂不去方家沟，直接到白家湾去。原来这是敌人十六军的一个旅，企图包围我们杨士杰同志的独立团，而我们的独立团已经转移了。敌人扑了个空。这些，他们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果然，这一路经过的地方，几乎都是敌人刚刚走过的。走到下葫蘆时，没有进村子，就直接到白家湾去了。一进村子，老乡分不清是自己的队伍还是国民党，还以为也是“中央军”哩。河对岸有很多穿灰军衣的队伍，约有一营敌人。王纯同志问一位老乡：“对面驻的是什么人？”老乡说：“还不是你们‘国军’。”住下吧，怕敌人明天一早过河来，犯不着拿几十个同志碰敌人的大部队；不住吧，同志们已经很疲倦了。考虑了一下，还是走，带上队伍连夜就走。看了一下地图，决定翻过山，到全家崖去。出发时，天刚刚放亮，大家没吃没睡，又饥又饿，沙河又长，走起来，都有些东倒西歪了。刚到山头，就听见有人打枪。进了村，找个老乡来，问他：

“有队伍没有？”

“有。”

“誰？”

“你們‘國軍’！”

“在哪？”

“在南黃崖頭修炮樓呢！”

王純一聽，二話沒說，帶領大家又走。過了山，看見有七、八十個敵人過來，大家蹲了下來。這時，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邊有敵人；回去，那裏有一個營；下邊是保岱，更去不得，已經是四面楚歌了。沒辦法，只好到筆架山去。

雪很大。人走過之後，路，馬上就被大雪復蓋了。筆架山的三個主峰，本來象個筆架，可是在茫茫的霧靄中，已經辨認不出了。待大家登上山，再往下看時，溪源、上葫蘆、護路灣的后梁，都攏入目中了。大家找個窩風的山坳，蹲了下來。每人捧了一把雪吃，往地下一躺，就睡着了。身底下鋪的是雪，身上蓋的還是雪。睡了一小時，身上的雪就足有一尺多厚。大家太疲倦了，誰和誰也沒說話。就連平常最能講話的王佃林，也用鼾聲代替了象機槍一樣的話兒。只有王純同志和武工隊的指導員睡不着。一會兒，看看枕戈入夢的戰士，他們都是一對一對地躺在那裏；一會兒，指導員又跑到山尖上去望望，因為他穿的是灰軍衣；王純穿的是條黑棉褲，目標太犬，不能上去。指導員轉了三遭，忽然發現，有人爬上山來了。先以為是敵人，大家醒來，連眼睛都沒顧得揉，就端上槍，做好了戰鬥準備。走得近了些，才認出，上來的是季家梁、全家崖的村幹部。雙方相見，都很高興。這時，上山來的先急着要講講下邊的情況，王純和山上的其他同志，也急着要打听打听。這些村幹部想不到在這裏見到了親人，要說的話也格外多，你一句、我一句，不等問，就搶着說起來。

“昨天一天，也不知道從哪裏來那麼多國民黨，西山都駐

滿了。”

“北黃崖頭還有一個營哩。”

“修炮樓呢。”

“他們可連個八路軍的影兒也沒看到。沒想到咱們就在他們的眼前呢！”

天漸漸黑了。雪仍在稀稀拉拉地飄着。天一黑下來，就看不見對面的人了，可是周圍羣山的輪廓，反倒逐漸顯現出來，雖不太清晰，總能看個圓圈的。就是在這天黑看不見人，只見羣山時，王純領着大家下的山，從現在溪源龍門水庫那個地方繞過，到的四頃梁。大家一天一夜沒有吃東西了，在四頃梁吃了頓飽飯。恰好護路灣的村幹部閻久富也在這裡。閻久富聽說王純來了，趕緊找來，兩人坐在炕上，他向王純匯報了工作。他說，國民黨軍隊已經走了。王純給他布置了工作，閻久富同志回到村里，和閻萬貴等同志一起，在區委的領導下，在護路灣一帶也搞起了武裝鬥爭。

王純同志領大家又趕到樊家梁。在樊家梁才正式休息，好好睡了一覺。

區委馬上開會，估計了一下形勢，敵人大部隊剛過去，地主們一定意想不到我們還在這裡，如果這時出現，会把地主吓破了胆子，一般老鄉們也會信心百倍，覺得八路軍沒走，親人還在。根據這一情況，決定在第二天下去，分兩批：王純自己帶一個班到上葫蘆；其餘的人，到下葫蘆去捉張大濤。

果然，王純進了上葫蘆村公所，偽保長一見，大吃一驚，昨天還是滿山遍野的國民黨軍隊，他以為這回天下可是他們的了，不想八路今天就走進了他的村公所。他想跑，也跑不開；想說，又不知說什麼好，遲疑地立起身來，結結巴巴地說：

“王，王政委……”

王純自己搬過一把椅子坐下，笑着說：

“沒想到，我今天會來吧！”

偽保長鎮靜下來，也很坦率地承認：

“沒想到。八路軍真是神仙……”

他想說幾句奉承話，王純打斷了他，說：

“少說廢話！你知道八路軍沒走，八路軍厲害就行。對你，也不要求別的。我提出四個條件，你只要做到，我們就對得起你；你若做不到，我們也對得起你！”

偽保長早吓得魂飛九天，只是一個勁兒地點頭彎腰。王純接着說：

“第一，不許倒算，倒租；第二，不許傷害一個村干部，如有一個干部出了差錯，我就要你們三個腦袋；第三，我們隨時要公糧，你要保證即時送到；第四，你要負責送情報，我們在哪里，送到哪里。”

偽保長連連稱是，滿口答應。王純說：

“你既然答應了，今天先為我們辦一樣事，考驗考驗！你給我們找二十個毡帽頭來！”

“行！行！”他嘴里這樣說着，可是不動彈。王純說：

“你倒是去呀！”

“王政委，你們不派個人……”

原來他怕王純不放心，想請王純派個同志跟着他。王純笑了笑說：

“我們信任你！咱們講信用！我們不派人跟你。你自己去，我在這里等你。你願意跑，就跑；願意給國民黨送訊去，就去！”

“不敢！不敢！”說着，偽保長退了出去。

过了一会兒，門“吱”的一聲，偽保長進來了。只見他懷里抱着一羅毡帽頭，走了進來。乖乖地把帽頭放下，笑嘻嘻地說：

“王政委，你還有什麼吩咐？”

正在這時，到下葫蘆去的人也回來了。

原來下葫蘆的幾家地主見國民黨軍隊大批開來，也以為天下就是他們的了，反革命地主張大清把村干部召集到一起，正在開會，我們的隊伍就到了。他正威脅大家，叫人們把地交出來，把村支書郭贏交出來。他看大家都不言語，就指着張守成和張榮慶兩個村干部說：“你們還等八路，八路走遠了，不會再……”還沒等他的話說完，忽然從旁邊跳進兩個八路來。他見勢不妙，剛想跑，三楞薛德明早一個箭步飛上前去，揪住了皮襖。這壞蛋丟下皮襖，逃掉了。事後，把三楞悔的直躁腳。羣眾一見八路沒走，而且說到就到，這些天來懸在心裏的烏雲，頓時散開；他們見到了親人，紛紛跑來訴苦。有打聽王政委的，也有打聽郭贏的。大家聽說王政委就在上葫蘆，都高興得跳了起來。張榮慶和張守成跟着區小隊到上葫蘆來了。

兩人見了王純，可見到了親人，不知為什麼，還抹了兩滴眼淚。他倆對王純說：“剛才地主張大清給我們開會時說：‘你們還沒有趙區長心裏明白哩！王純要殺我時，趙區長還寫封信先打發人告訴我啦！’”趙區長，指的是叛徒趙梅林。早在敵人占縣城，情況有了變化時，區委就決定先槍斃幾個最反動的地主，其中就包括這個張大清。到今天才明白，原來那時，趙梅林就已經叛變革命了。大家听了，都恨得咬牙切齒，痛罵叛徒趙梅林。

張榮慶、張守成兩人，也參加了區小隊。

隊伍从上葫蘆回到了白家灣。沿着上下葫蘆、白家灣，到護路灣、季家梁、全家崖、北黃崖頭等一片，又插上了紅旗，成為八

区活动的中心了。一直到陽历年底，才从北黄崖头回到上井溝。

快到上井溝，發現有很多部队，看样子，又象是自己人。尖兵到前边一探听，果然是自己人。剛进村子，說楊政委找王純。王純去了一見，才知道，原来是地委書記楊士杰同志帶領独立团駐在这里。王純將这次出去活动的情况，向楊士杰匯报了。楊士杰同志一听，哈哈大笑，說：“鬧了半天是你們啊！”原来敌人一个旅，从宣化进西山，从涿鹿过桑干河，分兩路出击，就是企圖合圍独立团的。可是，楊士杰同志早就得到了情报，还没等敌人兵到，就轉移了。敌人正在搜索追击时，忽然在腹背又發現了八路军，所以也就不敢深入前进了。想不到，武工队和八区小队这趟，竟意外地完成了牽制敌人的任务。

至于方家溝的“砒霜餅子”，这次他虽然倖免了。可是到一九四七年春天，区小队和县护地队合在一起，終于到方家溝，按原計劃收拾了“砒霜餅子”，牽了他兩匹驢子，赶了他几只羊。

奇襲張順屯

一九四七年春，張順屯有个地主易洪，見八路军走远了，离高堡国民党的据点又近，以为八路军不会来了，气焰很囂張。一方面，他拚命地巴結国民党，給高堡的国民党送洋爐子什么的；另一方面，对农民又特別凶，手拿个長把鐮刀，站在街上要租子。

王純决定懲罰一下这个老东西，同时也算是給其他村的地主一个警告。

張順屯，靠近高堡，不但高堡本身是敌人在桑干河南岸最大的一个据点，同时距县城最近，到敌人眼皮底下活动更能給穷人撐腰。所以这次除了八区区干部和区小队之外，还有十一区的

干部、县警衛班配合，孙家溝民兵和护路灣的村干部也参加了。大約有七十多人。

未出發前，各路人馬聚到一起，相当熱鬧。八區區小队和民兵們，都分散活動慣了，还从来沒有象这样大規模地進攻一个地方。这次正規得很，还有口令，叫“康庄”。早起，大家吃的是豆粥。涿鹿人所說的“粥”，指的就是干飯。

打窩子頭出來，走辛庄，从張庄、易庄下去。大楞許寬是張順屯人。到張順屯，他開的堡門。大家進了村子，正遇見易洪的小舅子，便將他捉住。这賊孫見到我們，早吓得魂不附體，跪在地上求饒，說：“易洪前天還給國民黨送爐子去了，你們抓他去吧！”大楞說：“你也跑不了！”說着，將他捆了起來，还捉个地主張方順，可惜沒有捉到易洪。一共捉了四个地主。

出張順屯時，为了壯大聲勢，放把火，將堡門燒了。同時，派周興隆到高堡和康庄的道上埋了地雷。牽着这四个地主，又从原路回來了。护路灣的村干部閻万貴帶着易洪的小舅子，“四潑杆”帶着几个老賊。一个老賊走在道上，吓的直拉稀，“四潑杆”气得跳脚罵。

过辛庄時，大家靜悄悄的，鷄沒叫狗沒咬。但，走出一里多地，鷄也叫狗也咬了。估計，这是敌人追上來了。这时，大家快走到窩子頭沙河，道難走，再加上春天，一夜未睡，人特別疲倦，走在道上都要打起盹來。前哨忽然發現迎面有兩頭毛驢，猛地喊了一聲，大家方清醒過來。原来這兩頭毛驢是給敌人送粉條的。還沒說上兩句話，后面的槍就响了。王純往后一看，國民黨追上來了，往前一看，保岱的國民黨也出來接應了。再一逡巡，水溝前邊的廟台是个制高点，王純立刻派一个班去占这个廟台，同時派“大楞”許寬帶着地主先走。

从保岱开来的敌军，也要抢这个庙台，在黑暗中还没有看清楚，先还以为是自己人呢。问了声“口令”，对方答“冀中部队”，一听不对，马上就开了火，说时迟，那时快，嗖的一枪，恰恰打在韩清头顶的一塊土坯上。“三楞”薛德明到底是在大部队干过，战斗經驗丰富，很敏捷地找个地形隐蔽好，一枪，一枪也打了起来。在他的掩护下，队伍很快就安全地转移了。敌人一个劲兒地冲他轟炮，炮弹落在他身边，把眼都震花了，但他仍严严地封住了敌人，使他們寸步难进。

后来，他追上队伍时说：“今天我可过瘾了！挨了一頓炮！”

敌人見我們走远，也不敢再往山里进，只好滚回去。敌人重伤一个，用担架抬回去就死了。八区小队没有一点損失，高高兴兴地唱起来了。

从这以后，桑干河南岸的地主都慌了，說八路军神出鬼沒，不光在山区活动，連河边的高堡、張順屯也都摸进去了。

区小队的日常生活

区干部和小队的同志們，在战斗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大家無話不說，同志之間，有时也展开批評。象赵明英在胥家窑不愿意站崗，还罵人，晚上就开个党小組会，把他狠狠地批評了一頓。有的人也有点怪脾气，象“大黑臉”謝成貴对敌人非常狠，对同志，誰胆大，就和誰好；誰胆小，就不理誰。有这个毛病的，还不只是他一个人，“二黑臉”楊有維也这样，就佩服胆大的人。同志們批評他們，說他們团结同志，有片面性。大家最喜欢的，还是“三楞”薛德明。誰对他也沒意見，这人真是一片忠心，为人再实在也沒有，連一根烟卷的私心都沒有，胆子又大。有个諜报叫季

时孝，是季家梁村的人。在这一带無惡不作，羣众沒一个不恨他的。一天，听说他跑易庄搞破鞋去了，“三楞”馬上赶到易庄，提枪闖进屋里，嘴里操着陝西口音，一边罵一边就把这个課报打死了。人多了，啥脾气的人都有。就拿說話來說吧，“二黑臉”楊有維不爱說話，可是有人就爱說話。同是爱說話的人，也不一样。“二楞”周兴隆是巧嘴，能說，机智。有一次，他站崗回来向王純报告說：“报告！村头有个小庙，过来两个人，穿着大皮襖，戴着狐皮帽；是好人坏人，我不知道，也可能是課报！”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王佃林也是能說，他的特点是“多”和“快”。一說起話来，就“嗒嗒嗒”地沒完，所以人家給他起个綽号，叫“机枪班長”（現在他是怀来县县委書記处的書記了，說起話来还是那么快）。还有个“疤臉”閻哲，也是爱說話。他这个爱說話，是磨磨蹭蹭，自己总跟自己說，根本不是講給別人听。他知道的事很多，爱學習，也很幽默，胆子还大。一分配任务，他就說：“我去！”

在咱們中国的傳說里，总有一些“自由主义”的好汉，象“水滸”里的时迁，“大宋八义”里的赵华陽，还有在舞台上三盜九龙杯的楊香武。在咱們区小队里，也有个这样人物，那就是“四潑杆”。他是保岱人，大家都叫他“四潑杆”，連他的真名实性，都失了傳。有人說，他叫溫明礼，也有人說那是他哥哥的名字。“潑”，涿鹿話，是頑皮透頂，頑皮到惹人煩的意思。“四潑杆”，是因为他排行老四，他的爱称又叫做“小四四”，可这只有在他討人喜欢时，人們才这样叫他。

在抗战时，他就是区小队的游击隊員，还当过区青联会主任。他扛捆柴，把涿鹿城的南門楼点着过。他哥哥当伪警察，有一天他跑到保岱城堡上發过“潑”，喊他哥哥的名字，罵道：“溫順礼，你个大汉奸，你再扛枪反对八路，我就叫你老婆穿白鞋！”全村

都知道，他和汉奸哥哥断绝了手足之情。这回情况突变时，他在窑洞里住了半个月，失掉了联系。但，这人绝不会去投敌。所以，这次国民党来了以后，他一个人到处转，腰里掖了支枪打国民党，他起先没有参加区小队，是个“单干”的游击队，自由兵。还是在护路湾，赶巧遇上閻久富他们收编了那伙子国民党时，跟閻久富和許寬一道去受的降。事后，他挑了个最漂亮的枪，才算正式参加了区小队。

因为他“潑”，大家都烦他，有时却又喜欢他，而且还离不了他。在战争中，他总是最有办法的。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到东西，总有烟抽，总有饭吃。谁苦吃不上饭，找他；有时，谁也找不来饭，他能找来。到哪个村子，不到两分钟，他就落了户，认了亲戚。一天，在果园村，王纯上山看了一眼，他也在上边。王纯问：“你干啥？”他慢声慢气地说：“愿意休息，就休息。”王纯一看，他身上背个包，一摸，是热呼呼的莜面山芋饼，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弄的。王纯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这莜面山芋饼了，那天可吃个香。有时，不知他从哪抱来个大西瓜。在战争时，谁都没有手电，他有手电。他这人有个脾气，很讲“义气”。他的东西，谁要都给，甚至他的衣服，也可以从他身上扒下来。可是别人的他也不客气。他是“我的给你，你的也得给我”。平日他的自由主义很严重，不愿意站岗，常常挨批评，情况紧急时，警惕性可很高。往往有情况，总是他先发现。

在咱们民间传说里，还有一些象“水浒”里的鲁达，“杨家将”里的孟良一类的英雄。这种人，在咱们这支神兵里也有，那就是区委的组织委员唐士伦同志。

老唐外号叫“羊信”，人称“牛皮灯笼”。所谓“牛皮灯笼”，就是内亮外不亮。从外表看，他从不修边幅，甚至还用袖子擦鼻

涕。这人身材魁梧，紅臉膛，有大丈夫气概，走起路来八面威风。这一帶，提起老唐，沒人不知，無人不曉。日本鬼子刚一投降，护路湾的算帳，就是他去發动和领导的。他不仅勇敢，还非常机智，粗中有細。他常常化裝成小販，混入敌人占据的村子。而且是扮什么，象什么。有时，挑一担玩具，有时挑一担擻面杖和搥衣板。因为到这一帶來售这些东西的，都是蔚县人，老唐还操着蔚县口音，真象。

甘庄有个最凶的大特务，叫“大山”，民憤最大，老早就想收拾他，沒得机会。一天，老唐和王佃林在下房抓到个小特务。小特务說：“大山在上房吃粥呢！”老唐就直奔上房。那大山果然正坐在炕上吃粥，万万沒有料到，唐士倫这时会出现。当他看到老唐，吓得饭碗噹啷一声，就落在炕上了，一动不动，忘了跑，也忘了……反正是呆在那里了，老唐和王佃林上去就按住他，問道：“你的枪？”大山拉着哭声說：“屁股上呢！”老唐一手就把他的枪拉了出来。就这样，活捉到了这万人恨的“大山”。

下水谷村有个大烟鬼李守功。国民党来之前，咱們区里帮他戒过烟，还叫他到区里当炊事員。誰知这小子恩將仇报，国民党来了以后，当了特务。一天，他对其他特务發了“豪語”，說：“你們都說唐士倫厉害，我就不怕他。”另外一个特务說：“不怕，你碰碰去！”他說：“好，我把老唐活捉来，給你們看看！”恰好，那天老唐到上水谷去了。李守功得到了情报，就掖兩顆手榴彈和手枪，偷着跑到上水谷到下水谷的路上，爬在道旁的埂边，候着老唐。那时正是夏天，老唐走热了，袒着胸，露出一片黑呼呼的毛，腰帶上插个盒子枪，一边唱着，一边过来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大烟鬼在路上准备活捉他呢！那李守功見到老唐，還沒等他近跟前，光听到那洪亮的山西梆子声，就吓得發起抖来。等到老唐走近，

他早就吓傻了，不但忘了去捉老唐，反倒担心被老唐發現自己了。后来，他回去，別的特务問他，方才到哪去了？他余惊未息，結結巴巴地說：“大紅臉，大紅臉，吓死我了！”

到一九四七年，区小队就固定下来了；和区干部有了分工，但有战斗任务，仍凑在一起。小队有三十个人左右，連区干部一共有四十几个人。这时，小队的任务是：打击小股敌人；牽制大部队；打击武装特务，鎮压反革命；坚守地区，保护土地；开展宣傳工作。活动范围也固定了，而且扎下了几个据点。西以护路湾扼住西山咽喉；中以南北水溝、石家嘴掌握川下；东以上、下水谷監視蔚涿公路。活动方式，有时分开，有时集中，沒有一定的規律，想休息就休息，想走就走，常常使敌人感到神出鬼沒，好象到处都有八路，随时都有八路，可就是見不到八路。因为大家都是土生土長的人，几乎每人在每个村里都有亲友，所以都能搞情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区小队的同志們还坚持学习。报纸来了，大家爭着看胜利消息，每人都了解全国的形势。

一个胜利消息接着一个胜利消息，到一九四八年冬，涿鹿县就随着整个华北，都解放了。

反倒算斗争

許显卿

一九四六年秋天，地里的玉米棒長得滿好，叶莖已經由綠变黃，高粱地一片火紅，谷子象一个个小榔头似地挂着，把稈都压弯了腰。人們就等着收割庄稼了。辛庄的祖祖輩輩，誰見過这样丰收的年景！

桑干河一帶的人都說：“今年种地，和往年不同！”

去年秋天，日本鬼子投降了，共产党就領導大伙减租减息；今年春天，接着又翻天覆地鬧土改，受苦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他們豁出全家老少，發狠搞生产，就盼着开怀地过个翻身年。

十月十三日，烏云忽然遮天盖地而来，桑干河北傳来了变天的消息：涿鹿城被国民党占領了。从这一天起，人們就不再关心地里的庄稼，誰也沒有心思磨镰刀了，他們天天圍着胥大貴和石庆善这伙貧农团轉，打听消息。胥大貴自己心中也沒有底，他到处找区委組織委員唐士倫，可是老唐在四天前帶着一队担架去青龙桥支援怀来战役，还没有回来。

这几天，四外謠言很多，有人說：“美国人扶着蔣介石，把解放军都消灭光了，眼看天下就要太平。”但也有人說：“咱解放军打的是运动战，爱占哪里就占哪里，不想占就走路，瞅个准神，回过头来就把敌人吃个一千二淨。”胥大貴和辛庄村的三十六名地下黨員和村干部，一天連开好几次会，派人監視地主的活動。村里的十一家地主，都紧閉門戶，很少在街头露面。

十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队过桑干河来了。才晌午，顧一孝以“地方官”的身份，随同国民党十三军三百多人，狐假虎威地回到了辛庄。顧一孝是地主顧二賴的三小子，日伪时，当过汉奸，曾带日本鬼子回辛庄，把馬登科二十三名干部抓到涿鹿城蹲了二十多天大狱。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就收他当特务。这次国民党打进涿鹿城，立刻又委他当还乡团的第三中队队长。

顧一孝带着这三百多名国民党军队满村拆门板，逼老乡腾出正房的热炕。才安好住宿，那些箍着“精神带”的小官，就红脸变白脸到处找老乡拉话，吹他们这支部队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他们在街门口讲得天花乱坠，街门里却人喊猪叫，鸡毛飞扬，他们在外边装做没有那么回事。这第一顿晚饭，辛庄被杀掉六口猪，放倒二只羊，到底宰了多少鸡，辛庄的人到现在都算不清。

顧一孝才到辛庄，就要他哥哥顧本孝带他抓咱的干部。顧本孝说：“那伙穷棒子，刚听说你们过河到高堡，就往村西撤，这会，连毛都没了。先歇歇吧，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这天，顧一孝也忙着带蒋匪军挨户倒粮逼腾炕，日头还没落山，就和当官的喝得烂醉，所以没顾得找咱干部的家闹事。

第二天，顧一孝还穿着那套黄军装，挎着盒子枪，新佩上一套刻着“蒋中正赠”的“自杀刀”，找到潘盛奎家来了。潘盛奎现在是咱公社供销社的主任，那时是顧家的佃户，又是咱农会的小组长，减租减息时，他带着一组人向顧一孝家减回五石粮。顧一孝一脚踹开潘盛奎家的门，就直往里屋闯。潘盛奎老婆正在炕上给儿子喂奶，看到顧一孝闯进来了，忙把孩子放到炕里边，自己急急下炕。顧一孝明知潘盛奎不会在家，还装腔作势嚷着：“潘盛奎这小子，有种就别躲着。”说着就掀开橱柜，摔碎台缸盖到处

找人。潘盛奎老婆忍不住气，就出声了：“天塌下来还有地抵挡，有话慢慢说，都是一个村的，誰不知道誰？別在咱娘們跟前逞好汉……”顧一孝听她这么数落，看到圍在窗外的老乡們都笑开了，臉面沒处搁就更發起狠了，他扭住潘盛奎老婆的头髮就打。炕上的孩子哇地大哭起来。顧一孝松开手想扭向孩子，潘盛奎老婆反过来死死把他抓住。这时院子里的人都进来了，他們嘴里客客气气地劝架，却把顧一孝紧紧地摀住，顧一孝看到人多势众，这才翻过身找家具出气，把潘盛奎家里的鉄鍋、碗、盆、台缸，凡是砸得破的东西都給砸碎了，粗野地罵着潘盛奎祖宗三代，临走时还恐吓着：“倒不出去年的帳，你們兩口子就等着吃‘黑棗’！”

顧一孝每天都到佃戶家閻倒算，把刘昌益、刘玉生、唐存科、唐予科家的口粮、家具都搬光，連唐予科醃的一缸蔓菁也叫人抬到他家去。他还帶着蔣匪軍到咱干部家，抓不到干部，就冲着人家的鍋碗瓢盆解恨。

蔣匪軍这三百多人，在辛庄住了十天，除了十一戶地主，全村家家户户的大街門都給拆去修了炮楼。这三百多人每天的吃粮朝辛庄出不說，他們还吃掉辛庄四十五口猪，宰了二十一只羊，吃掉多少鷄、兔就沒有数了，走以前，他們挨家搜光麻繩，說是“軍需征用”。列队离开辛庄时，經過漚蕪坑。听到漚蕪坑东院王佐的猪叫喚，走在后头的匪軍就弯进王佐家把猪捆起来扛走。薛天喜的一只母羊拴在路边啃黄草根，这伙匪軍也順手把它牵走。經過“中央軍”駐紮这么十天，辛庄有好几个月听不到猪叫，街上洒下的谷粒也看不到鷄去啄食。

蔣匪軍离开辛庄时，顧一孝不敢自己在村子里發凶，就在同一天回涿鹿去了。

当顧一孝天天挎着盒子枪搞倒算时，他本家地主顧金孝和馬定旺就也跟着向翻身戶倒算了。孙少亭他們八戶地主和被減过租的几戶富农，却还按兵不动，他們要看看風色再行事。去年斗争石全孝时，羣众的那股威力还压在他們心头，他們怕解放軍很快就回来，而且心里明白：“中央軍”駐鎮辛庄的十天当中，翻身戶的粮食都給吃得差不多了，眼看榨不出多少油水，所以，他們要等新庄稼上場再来一網打尽。

自从“中央軍”到辛庄，地主們就天天聚在孙少亭家計謀划策。孙少亭在这一帶地主中間，本来就是說話最受听的人。他最狡猾，計謀也最毒，很会看气候办事。共产党来以前，他会不动声色地把穷人的骨髓都抽干；怕八路軍来了，他又裝得很老实。这次，顧一孝在村里鬧翻天时，他就坐在太师椅上对着其他的地主們說：“咱不用急，八路要真在附近沒走远，你鬧倒算豈不自找麻煩！蔣委員長这次是决心把共产党除了。不必到那时，只要‘中央軍’把八路赶远了，这伙穷鬼就会双手把租端回来，他磕头都怕咱不应哩。”孙少亭还發过这样的議論：“胥大貴他們跑上西山，是禍根未除。”辛庄的地主都很欽佩孙少亭的“高見”，都看着他行事。

蔣匪軍离开辛庄不久，人們就稀稀拉拉地收割起庄稼。胥大貴、潘盛奎他們也回到辛庄。他們先上孙少亭家，開門見山就吩咐：“村里干部都回来了。王政委叫通知你們，村里的三十六名干部，要是損了一个，就找你們二十六家地主富农偿命。咱話說在先，你們爱咋办就自己合計罢。”孙少亭冷冷地答道：“哼，这我咋管得着！”胥大貴点上手里卷好的一根紙烟，說：“管不着也得管，你們二十六家，我們三十六戶，都摆在桌面上，有个閃失，王政委会先上你家拜訪，爱怎么办就請便！”說完，慢悠悠地走了。

孙少亭气得臉發青。等他們走出大門，他才在屋里跳着脚大罵起來，可是当他罵到胥大貴說的王政委時，就慢慢地安靜下來了。王政委就是王純，他是這八區的區委書記，日本鬼子在時，他就這一帶打游擊。那時，在桑干河南岸老鄉們都知道孤山子村以東二區有張雷、宗振邊，以西八區有王純、康杰、韓清，以後又來了個唐士倫，這幾個人經常神出鬼沒，帶着游擊隊找日本人的麻煩。一九四五年解放時，王純還到辛庄在貧農唐啓文家住了十多天，在辛庄搞過減租、土改。人們說他象放羊的，可真替窮人做主，專跟地主做對。地主們見到他就不自在。孫少亭對胥大貴說的話雖然將信將疑，可是他一家十九口人，全村十一家財主就數他人口最多，最抹不開；所以罵着罵着，就出門找那二十五戶地主窟窿去了。

莊稼上場時，桑干河一帶已落過頭場雪了。八路軍還沒有消息。東邊河北的五堡和南邊的矾山一帶，還鄉團和地主向農民倒算的狂潮掀起來了，殘酷地殺了咱不少幹部。顧一孝從涿鹿捎話回來，說潘盛奎要不交出去年減的租，就要回來活埋他倆口子。

辛庄的地主再也沉不住氣了，他們不敢傷咱的幹部，却瘋狂地向翻身戶倒算。二十六家地主天天上佃戶家逼債。胥大貴他們事先就把全村三百二十二家翻身戶都串聯好了，布置他們採取“軟抗硬磨”的辦法，讓他們把新收的糧食藏起來。這時，連“計謀高”的孫少亭也憋不住了，他到唐啓文家，一字一板地對他父親唐有典說：“去年那筆帳，今年地租，該算清了！”唐有典問：“啥帳？啥租？”孫少亭立刻拉下臉：“唐有典，別假裝瘋魔了，減租減息，分地暢快，八路軍在，讓你樂了一陣，如今是啥光景？不算清帳，有这么便宜嗎？”唐老漢本來脾氣就夠犟了，解放前，他雖然

种地主的地，就从不對他們點頭哈腰，土改以後，更不用說了，他看到孫少亭今天這麼蠻橫，火也上來了：“你就倒算了？明說吧，憑你來是要不動的，你去叫國民黨來！”孫少亭看硬的不行，口氣就轉了：“老唐，咱們的年歲都不小了，把帳算清，免給子孫們留下麻煩。”唐有典答道：“窮哥們敢翻身，就不怕陰麻煩！”說罷，裝着早煙抽起來，孫少亭看算不動了，就自找台階下來，說：“你再思考思考吧，以後日子還長呢！”出了老唐家，孫少亭就到貧農劉廣助家。老劉聽到孫少亭在院子前面叫門，就從後門下地背玉米籽去了。孫少亭拿他老婆沒有辦法，什麼也沒有倒走。

這年冬天，辛莊的十一家地主和幾戶富農，吃飽飯，就上佃戶家逼債，過的雖然仍象解放前的日子，光景却大不相同。共產黨到這裡以前，收秋後，場里都還沒拾掇乾淨，佃戶就自己把租送上門，這樣還怕地主不高興，哪裡還要地主出聲。遇到災年繳不起租，就趕緊央人求情，怕欠了租，地主奪佃。如今，地主自個找上貧農家催租要債，貧農往往連炕都不下，点个頭就算打招呼了，他們都這麼回答：“減租減息是國家政策，全民執行，就是國民黨來了，也沒訂出個規章說該怎麼辦。”有的佃戶干脆就說：“你別來，來了也是白搭，糧食是吃進肚里了。”要是地主嚷起來，他們就挺着胸脯說：“要東西我沒有，要命有一條！”

白天，他們頂走地主；夜里，幹部們就會找到他家，幫他出主意，訂好下一回的“退兵計。”每隔個三五天，胥大貴就到西山向區委作匯報，總結經驗。

不久，辛莊的地主也有了他們倒算的經驗了。他們“吃軟不吃硬”，專揀軟的吃。就這樣，他們倒算走四十三家翻身戶。這些，都是事出有因。

被倒走的人，大多是有底墊的中農戶。他們自己有些地，也

向地主租种几亩地，减租时退回一些租，土改时也分到土地，所以也是翻身户。也有少数贫雇农自以为“识时务”，还有特别胆小怕事的人，他们认为富贵由天不由人，怪自己命薄，留不住地。这些翻身户都有一个想法：“共产党好是好，可是这一走，谁知多会才能回来？”他们怕得罪地主，怕被夺佃，地主上家门一逼，就都给倒走了，有人给倒得连吃的都没有，就这样饿了半年肚子。

他们吃亏可多啦，就说顾勤孝吧，他是中农翻身户，家里有三个劳动力，年年租种溪源地主霍润光四十多亩地，这些地都由辛庄二地主石全孝代经营的。减租减息时，石全孝耍鬼，他对辛庄租种霍家地的四十多家佃户说：“霍老财没有粮食给退租，他要写地抵账。”顾勤孝自小就想置田买地，石全孝的话正合他的意。石全孝还说：“一亩地折九斗粮”，这一下，把老顾急得比石全孝还厉害，他心想：平时二石半粮都典不到一亩地，现在才九斗粮就能置一亩地，而且还是顶在退租的账上，这便宜不捡来也太冤枉了。当时，农会劝他别上当，劝他向霍家要粮食，他怎么也不听。去年，当人们满头大汗地把减来的租粮挑回家时，老顾却从霍润光那里揣着一纸字据回家，他把应减的租写成三十五亩地，高兴得不行。围在他家里看这契的人问他：“这牢靠吗？”他说：“白纸写黑字，还按上指模，到哪个朝代也变不了。”这次地主倒算了，石全孝上顾勤孝家要账，老顾提到去年他没减回一粒租，租都写在这纸上了，说：“这些地该怎么办？字上早就写清了……”没等他说完，石全孝就翻脸了，说：“写字契时是共产党的天下，今天又是谁的天下？你还提那鸟契干啥！”老顾还想说理，石全孝就瞪着三角眼，嚷起来了：“倒不出来，你就当心自己的脑袋！”石全孝就这么找了老顾四五回，不但逼缴了今年的租，另外还要老顾交出三十一石半粮，说：“去年契上写你用三十一石半

粮典霍老财三十五亩地。霍老财把地写成契给你，可你缴给霍家粮没有？”老顾说：“地不是交回了？要不我咋交给你今年的地租？”石全孝说：“今天缴租是天经地义，霍家典给你地，向你要典金也是天经地义。”石全孝说的话太蛮横不讲理了，他连卖地也说成典地，老顾要不服他的歪理，他就要老顾“当心脑袋”。顾勤孝被他吓住了，又恨又悔，把家里积攒的一点粮食都给倒光了。才到腊月，他就靠借粮下锅。

国民党回来不久，就到处安机构。他们在甘庄挂起一块“乡公所”的牌子，因为甘庄驻着一队还乡团。乡长是保岱大地主陈王亮的儿子陈德全。他们安好乡，接着就在各村大封官职，安下保甲长。

一天，孙少亭上午到刘广助家搞倒算，下午就找全村的地主到他家开会，筹划辛庄让谁当保长的事。起先，他们都推崇说：“孙老伯出马最合适”。孙少亭却出人意料地说他“不能当”，别人还以为他是“谦让”；直到孙少亭把他的计谋谈出来，这些地主们才连连称道“老伯高见”了。原来那孙少亭说：“诸位都看得清，全村五百来户穷鬼都变野了，连去年的帐都要不回来，再说，共产党这会还在西山转悠，‘中央军’驻在涿鹿城，离这里二十七里地，桑干河要是水涨，就过不了河，求援无及。”他对胥大贵说过的二十六家地主保三十六家干部的事虽然没有提起，可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孙少亭的看法是：“眼前咱自己用不着出面找败兴。”他提出“以毒攻毒”的计策，说要让村干部来给地主“扛木刀”，“比自己出面好多了”，满屋子的地主对孙少亭的意见都连声赞道：“果然是锦囊妙计”，就一致同意了。

孙少亭到胥大贵家来，和胥大贵绕了半天弯，老胥还是慢条斯理地抽着烟，对他不火爆，也不亲热，更不自提话头，就单等着

看孙少亭耍啥鬼。孙少亭自己倒憋不住了，就單刀直入地說：“老胥，咱都是一个村的，早先你也是种咱家的地，咱就关着門說話吧，八路军已走得連影都沒了，当今政府对你們也很寬容，我对上头也常說你的好話，可这么長久下去也不行，自己也得想条出路。”他頓了頓，想看看胥大貴的心是不是活动了。老胥还是靜靜地听，心里感到很好笑，就更有兴趣地听着，什么話也沒說。孙少亭就接道：“古人云，識时务者为俊杰，行舟看風向。这几天，陈乡長看上你了，我們也推荐过你，想請你当咱辛庄的保長。”老胥裝作很为难地說：“那就得和共产党割断了？”孙少亭說：“这就看你自己了，是識时务，还是要忠心不事二主？”老胥这时忽然笑起来了，笑得声音很响。他笑，是因为前几天他到西山汇报村里地主的活動，王純曾分析最近国民党建立政权，談到辛庄时，就說：“孙猴子很毒，他自己不会出面当保長，一定会想拉咱的人給他扛木刀。”王純还說：“咱得讓他替咱在国民党那里扛木刀才行，一定要讓他当上。”那时，胥大貴感到王純說得太玄了，不太相信这話，今晚，听孙少亭叫他当保長时，就想到王純的判断，所以笑开了。孙少亭看到老胥大笑，很不自在，也很惱火，就說：“你这是咋？鬧着玩嗎？”胥大貴这才說：“我是忠心不事二主！孙少亭，你也太把穷哥們看稀松了。”孙少亭立刻就拉下臉来，他感到胥大貴太不識相，到如今还敢这么对待他孙少亭，所以就下炕来对老胥威胁道：“那就走着瞧吧，青年人，別太逞英雄了。”老胥說：“这还用瞧？咱不都早就摆在桌面上了？你就看着办吧！”

孙少亭回到家里，破口大罵胥大貴，罵了胥大貴又罵共产党，罵够了，就罵家里人沒給他沏上茶，沒等沏上茶，又連忙叫家人找顧金孝、馬定旺几戶地主另訂計策。

第二天黄昏，涿鹿的还乡团到辛庄来了。在地里拾柴禾的人跑回村来报信，老胥他们就躲到村外大渠里，了望村里的动静。王从居因为没有被通知到，就在家里被捕了。半夜，干部都回村睡觉时，孙少亭就找到王从喜家里。王从喜在解放时当过村长，是王从居的本家，他们二人都是地下党员。王从喜是这样一个人：闹减租闹土改时，他很积极，能说会道，可就是私心太重，咱刚撤退时，他对组织上意见很大，认为是“拍着屁股就走”，不管村干部死活。当时，大贵他们就问：“你是个党员还是大姑娘？”他们从党员的责任，参加党是干什么的，一直谈到自觉地坚持斗争为止，说得他没话了。才撤退的那一个月，老胥始终没和区委联系上。敌军驻辛庄的十天当中，老胥他们在西山边是东躲一阵，西歇一脚的，直到十一月中旬，区委才派人在半夜敲开胥大贵的门，接上了关系。可是由于当时情况紧张，区委只准胥大贵一人保持联系。他们从西山回到辛庄，到孙少亭家吩咐王纯的传话，也是村干部在西山上自己想出来的主意，那时，他们根本就没见过王纯。王从喜当然知道这内里虚实，最初，他不相信这传话会有什么作用。后来，看到孙少亭对干部果然惧怕三分，心里才比较踏实了。他看到村里三十六名干部都抱得很紧，老胥最近又说已经和区委联系上了，可是他并没有看到过区委来人，他怀疑是不是老胥为了安定大伙故意放的空气，虽然如此，他的胆也渐渐壮起来了。

王从居一被捕，王从喜对过去的想法都变了。他感到国民党的力量和天一般大，孙少亭也不是容易用空话斗得过的人。最近五堡和矾山一带的干部被杀了不少，西边这一片，方家溝地主“砒霜饼子”串着国民党到处要抓咱的干部，方家溝离辛庄才三里地。现在，辛庄的地主也向干部下毒手了。王从喜这一夜边

想边怕，躺在炕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孙少亭正在这时敲着王从喜家的大门。

王从喜对孙少亭特别客气，就象解放前见到他的东家一样。孙少亭谈到要请王从喜当保长，王从喜说：“就怕共产党回来时自己倒霉。”孙少亭就告诉他：“你在共产党那里当过干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成分又好，共产党不会拿你怎样。”并答应每月给他两石米，王从喜还有点犹豫，孙少亭看到他的弱点，就说：“你自个看看，如今是谁的天下了？”这话，对王从喜的确发生很大作用，王从喜就答应当保长了。

清早，胥大贵听到王从喜当保长的事，就找他谈话。王从喜对老胥的态度全变了。先是爱理不理，后来就干脆说：“这是啥天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呗！”老胥看说不通了，才告诉他：“你要当保长也行，可有一条，要是卖党卖同志，大伙也不会跟你讲情面！”

过不了几天，辛庄一带传起了一樁震动人心的事：“共产党有一支独立营过来西山一带活动了，八区的干部和区小队，半夜从董家房、辛庄村横穿直过，往北插到张顺屯活动开了。八区的干部和区小队就住在护路湾、上下水谷、南山一带各村。”又有人说：“孙家沟有个共产党的情报站，驻着十多名武工队。”

辛庄的地主，对这些传言虽半信半疑，但他们既然已经把王从喜逼入笼了，胥大贵早先的“吩咐”，也不能不叫他们悬心，所以，王从居被抓走的第五天，孙少亭又和石全孝进了一趟涿鹿城。王从居就被放回来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保公所忽然来了三个兵，从服装上辨不清是什么军队。他们找到王从喜，劈头就问：“共产党来过没有？”王从喜实以为是国民党军，就一边倒茶一边陪笑地答道：

“这些野猫嘛，咋敢下来？他们都躲在西山鑽草縫，再說这事是虛是实誰也沒見過……”沒等王从喜說完，來人中的兩人就把他捆起来，結結實實地扎了个五花大綁。另一个挎盒子枪的这才說：“我們就是解放軍共产党，你这不就看到了。”王从喜一下子吓白了臉。这三个同志把王从喜押到戏台跟前，朝天放了兩枪，老乡們都圍过来了。那个挎盒子枪的同志向大伙說：“乡亲们，咱是八区的区小队，今天到辛庄來教訓王从喜这个叛徒，你們回去讓地主老实点，再作惡，咱也会到辛庄來請走他們！”說得大伙都乐开了。

王从喜被咱逮捕以后，辛庄的局面就改观了。地主們这些天都不敢在家里睡覺，可是对翻身戶的倒算还没有罢手。村里的翻身戶反倒算的斗争却更坚决了。

王从喜被咱关在孙家溝教育了二十多天，放回来的当天晚上，区里就來人了。

这是一个月黑夜，孙少亭正要睡下，唐啓文就敲門进来了。孙少亭以为乡公所又有事找上門來，就开了門。四个挎着盒子枪的人随着唐啓文进来，孙少亭把他們讓进正房，在灯下一看，原來是共产党的区委唐士倫！孙少亭吓得話都說不上來了。老唐看了看房子，只簡單地說：“孙少亭，今晚要在你这里开个会。”接着，胥大賈、石庆善等七、八个干部，就帶着全村的二十五家地主富农进来了。这些人挤滿了一屋子，个个都想站到背陰的牆角，彼此都不打招呼，浑身發抖，連气也不敢出，都看着孙少亭，好象这几个月來，他們之間根本就沒來往过。前几天，八区区小队就是这样进方家溝村的，他們把“砒霜餅子”处决在他家里，辛庄的地主几天前才發着顛听說了这件事。

看看人都到齐了，唐士倫就說：“好几个月不見面了，你們搞

得这么兇！誰讓你們向翻身戶倒算的？”這話一問，滿屋子的地主富農都急了。原先，誰都不敢說話，這時，倒搶着說起來了，這個說他沒有倒算；那個說是家里老婆看着庄稼眼紅，就向佃戶要租了……。老唐對誰都不回駁，聽他們表白，挨個地盯着他們。被他盯着的人，立刻就噤聲，耷拉下了腦袋。老唐聽了一会，才又說：“別胡說八道了！”這時，屋子里又靜悄悄的了。老唐先向他們談東北戰役，談咱消滅了多少國民黨軍隊，接着才交代政策，最後說：“過去倒算的事可以寬大，除每個倒算戶罰十石米，不作其他處理，今天以後，誰再倒算，按抗拒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論處！自個多留點神！”他還說：“至於顧一孝嘛，我們也自有發落他的辦法，你們誰要和他搭幫干，也行！”說完，就宣布散會。

第二天清早，地主顧金孝找到佃戶張喜家說：“咱昨天向你要的那筆帳，就別算了，都是一個村的，別把那點事放在心上。”顧金孝走了，張喜還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等他到井邊挑水，人們正圍着井台連笑帶嚷地談唐士倫昨天晚上怎么給地主開會的事，老張才明白過來，說：“这不又是解放了！”

這是解放軍撤退半年來，辛庄村人們最舒坦的一天。他們感覺到，解放軍就在周圍，天並沒有變。辛庄的二十六戶地主富農，果然從這一天起，就停止了對翻身戶的倒算。

關於地主的倒算，以後只發生過這麼一件事。胥大貴的叔伯兄弟胥大富，有一天進涿鹿城，在西樓^①跟前遇到董家房的地主曹克為，胥大富租他靠辛庄的十多畝地種，一九四五年減租減息時，曹克為在涿鹿城作買賣，看風勢不對，就只好回董家房把

① 西樓指涿鹿縣城裏最大一家飯館。

租減給佃戶。胥大富當然也減到他的租。國民黨占領涿鹿，曹克為就在鎮公所干事，這天他在西樓喝酒，看到了胥大富，就从酒館里跑出來抓住他不放，逼胥大富拿出去年減的租和今年的地租。胥大富說：“這是國家政策，全民執行，減租時你我都同意，現在翻卦，我也不給你！”曹克為要抓胥大富上鎮公所，胥大富反扭住他說：“要去就到民政科去！”原來，國民黨占領涿鹿以後，看到全县都搞過減租減息，翻身戶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不敢很快就公開貼出告示叫農民交回退去的租息，一則怕攪動了“蜂窩”，二則想充個“好政府”的名聲，所以表面上裝做對地主的倒算不聞不問，由還鄉團和地主自己出面搞。全涿鹿沒有人不知道：國民黨就是還鄉團和地主，地主和還鄉團也就是國民黨。可是，他們還要裝成國民黨和地主不是一路貨色。胥大富要和曹克為去民政科就因為咱的幹部早就告訴過翻身戶，可以抓住國民黨的這個弱點，胥大富當時是辛莊的地下黨員，當然知道得更清楚。當時兩個人扭起架來，老胥勁大，曹克為敵不過他，看看周圍又沒有鎮公所的人，就順着眾人的勸解，放開了胥大富。胥大富就這麼大搖大擺地走過南大街，出了南關回了辛莊。這時，圍在西樓跟前看熱鬧的人還議論個不停。

很快，這件事就飛傳開了。這時全县的倒算和反倒算鬥爭還在激烈進行，人們听了這故事以後，得出這樣一條結論：“國民黨還不敢公開攬這活！”

一九四七年夏天，辛莊就變為兩面政權村了。夜里，當四外只有青蛙和蟋蟀的叫鳴時，區委會和區小隊經常來人，登上村中心的屋頂作報告。老鄉們都從被窩里坐起來，把耳朵貼在紙窗上，夜深人靜，全村五百多戶都听得清清楚楚，越听心里越踏實。逢到咱山上和前綫需要糧草，辛莊的老鄉就自動繳公糧，組織牲

口在夜間往山上运。王从喜自从孙家溝放回来后就不敢和咱抗了，他下面的甲長，都是咱們安上的人，这局勢和对付日本鬼子时很相象。

当区小队在这一帶活动开时，国民党还乡团就不敢零散出来了，更不敢在外边几个村里过夜。辛庄的顧一孝，連白天都不敢回来了。

过了端午节，辛庄的地主虽然已經不敢倒算了，可他們又来了一个新花招，大量廉价地卖起土地来。一九四六年春鬧土改时，咱沒有来得及把地主的紅契收来，他們就鑽了这个空子。最先搞这活动的，又是那个在减租时被我們斗过的石全孝。他在辛庄替溪源霍家地主經營着三百多亩地，这时就代霍潤光在辛庄卖地，把卖回的粮食套大車拉进涿鹿城，堆进霍家开的点心舖。村里的其他地主，接着也悄悄地卖地了。咱的区委在夜間报告时，揭穿了地主的陰謀，告訴大伙：“地主眼看国民党要完蛋了，想用这办法向咱进行一次最后的剝削……”村里的貧雇农听到宣傳，誰也不去上地主的当了，都等着解放軍回来再搞一次土改。

一九四八年在辛庄这一帶，国民党已經站不住脚了。他們把乡公所搬到高堡。高堡离对岸涿鹿城只三里地，中間还有半截日本人修的洋灰桥，他們想，一旦咱找上他們，逃跑或是搬救兵都方便些。

秋天，各个大战場的捷报天天傳來。胥大貴他們在村里号召大伙准备大台缸好生黄豆芽，他們这么布置，目的是讓大伙作思想准备，提高警惕，防着国民党潰败时搞瘋狂报复。七月以后，夜間广播已經用不到作了，有事干脆就在戏台眼前召开大会。十一月中旬，区委派人来这里开了一次羣众大会，布置迎接

解放軍的准备工作。这天以后，貧农团又公开活动了。謝正、王紀成公开負起公安員的責任，把村里十一家地主都監視起来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区委通知，这一天解放大軍要經過蔚涿公路，准备解放涿鹿城。辛庄的人們沸騰起来了。青壯年都扎好担架，裝好支前的糧食，大清早就到公路上迎接解放軍。孩子們成羣結伙滿街乱轉。

全村的妇女老汉忙着打扫院子，把炕都燒得热呼呼的，每一家都燒了一大鍋开水，把全家的碗都放到鍋台上，有人还悄悄在上面放上茶叶。区里通知，駐辛庄的解放軍下午五点鐘到达，可是，才吃过晌午飯，村里的男女老少就都聚集到大路上去了。他們搬出整整二年沒有动彈过的鑼鼓，用来迎接自己的战士和亲人。

解放新保安的消息傳来的当天，辛庄的貧雇农就到董家房的区委会找唐士倫。他們說：“老唐，咱辛庄啥都鬧停当了，咱就开始鬧土改吧！区委会能同意嗎？”老唐說：“快了，等北平解放，咱們就要搞土改了！”他們提出意見：“早几天有啥关系？反正北平早晚都要拿下来了，咱就先改了吧！”老唐笑着跟大伙說：“大功告成，土地还能不回老家！你們先回。大概县里王純同志和区委还来辛庄搞試点哩！”大貴等人說：“我們可就按从前那样做准备去了！”

不久，果然八区的二次土改會議就在辛庄召开了。二次土改，是从辛庄打的第一炮。

辛庄第一社

許显卿

一九五四年初春，桑干河还没有解冻，离春耕播种的节气还有一个多月。辛庄三十多个互助组，自去年入冬以来，把地里的庄稼一拾掇干净，他们的活动也就无形中停顿了。老乡们除参加会、听听总路线宣传，就蹲上热炕头，围住火盆熬开水喝茶喝，要不，就出去串门闲聊天，只有勤快些的人才到村街大路上拾粪。

一天夜里，党的区委委员胥大贵回辛庄召集党员开会，讨论合作化问题。大贵是辛庄人，解放后才脱产到区里工作的。他问大伙：“要是咱村成立个初级社，闹得起来吗？”话音刚落，在会上最不爱说话的唐有富突然从炕上站起来说道：“我早就想入社了。”村支部书记王纪魁在炕下紧接上茬：“老唐，我帮上你，咱先干。”

会场上，顿时活躍起来了。老唐那大个子把灯给遮住，会场被挡得半边是黑影，人们就争着往炕桌跟前挤，嚷嚷着就准备报名了。大贵看着唐龄等二三个老汉，他们一声不吭地靠在炕角背阴地方抽着烟。他让大家安静下来才说：“这可是一场革命，也不是搭伙作买卖，光嚷嚷还行？”有人对大贵这话不满意，立刻顶过去：“谁不知道！说干就干，净磨磨蹭蹭讲大道理有啥用？”大贵解释：“别太大意了，去年办互助组，还有党员被地主攻倒，也有的党员就为这不干革命的呢！办社，就算党员都入了，群众呢？互助组放给谁呢？不好好摆布一下力量能行吗？”

胥大貴的話是有根據的。一九五二年辛庄成立了十三個互助組，第二年，發展到三十二個，全村各戶都算加入了。里面有臨時性的，也有長年的。上級号召組織互助組時，是按自找對象，自行組合的原則進行，村里的貧農是最先動起來的，他們串聯不到牲口農具齊全的富裕戶，就窮幫窮地組織起好多貧農互助組。

大部分富裕中農，怕和貧農搭起吃虧，他們最初並不想入組，但看到這是大勢所趨，搞互助組也有一些好處可沾，特別是貧農都入組了，自己再不能用牲口、大農具和他們換人工，怕春耕時活趕不過來。看了一陣子，也就富裕戶串富裕戶，成立起一批富裕中農互助組。這些組，把樣可就多了，大都是臨時性的不用說，里面還有摻了假的。去年整黨時被開除黨籍的孫奎元，他和富裕戶馬宗貴、顧選亭等人，就搞過這樣一個假互助組。他們名義上是長年互助組，內里却是變工組。整黨的支部大會上，人們批評老孫一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私心，批評他不該搞假互助組，老孫根本就不接受批評，窮找理由推托：說他和馬、顧是拜把兄弟，要是他們二人不走互助組，也不能撂下他們自己搞。會上，人們總說不轉老孫，再加上他還有一些其他問題，就一致通過決議開除他出黨了。

那次整黨時，還開除了另一個黨員胥大富。胥大富原先是貧農，土改後才分到土地，他和地主孫少亭的兒子搞一個互助組。孫少亭在解放後表面上擁護共產黨的一切政策，很會隨風轉舵，却暗里藏刀，他們加入胥大富互助組，三天兩頭對胥大富遞烟卷請吃飯，勸他買田置業。胥大富哪里有錢呢？孫少亭就借給他錢，買了三十畝地，這樣，胥大富的心就變了。他怨黨怨社會主義不讓他雇工買地，不讓他個人發財，哪里會好好經營互助組？不到半年，這個互助組的庄稼就都給搞疲了，各戶當然提

出退組。这个互助組就这样給地主孙少亭弄垮了。

胥大貴提醒大家，辛庄的互助組虽然經过头年的整頓，巩固了，但要搞合作社，富裕戶还跟不上来，就是貧农，有一部分人的思想一时也想不通。耳听是虛，眼看才心实。老胥到最后才提出，今年的任务是先搞个小社作样板，讓大家看看，覺得是好，你不讓 he 入社，他也要讓社的大門进来。

这晚上，支部大会討論的結果，决定先由唐有富、王紀魁，还有張祥三个黨員到羣众中串联組社，先办个七、八戶的小社；其他黨員还要在互助組起好骨干作用。有些人虽然心中不滿意，也只好按这決議办事。

唐有富本来就是互助組組長，他們組里有三戶富裕中农，秋收后就嘀咕着要退出互助組，理由是：“在这个組里被別人沾了光，还不如轉到家底相当的組里去。”这时，遇到唐有富串联組社，他們就趁机連互助組也退了。唐有富他們串联了全村最穷的薛万才、王成基、張永德和王紀昌四戶貧农。他們也都是土改时才分到土地，而且是黃砂薄地多，每年春起，都得先替別人干活，用人工換牲口耕地，等自己播上种，富裕戶地里的苗已經出齐了。庄稼活年年誤节气，粮食产量很低，到青黄不接月份就得借飢荒，窟窿老是补不齐。五二年搞互助組以来，生产虽然較往年起色多了，但还是缺三拉四，要这样沒那样的。

三戶黨員加上四戶羣众，这七戶貧农合起来連一匹牲口都沒有，大車更不用提了，就連小农具都殘缺不全，要是七戶人家呼啦一起下地，鉄轅还不够使喚，有兩戶連春播的籽种都还没着落。

这七戶当中，劳动力也很不整齐。就拿薛万才說，人很穷，解放前他对生活沒存指望，就抽起大烟来，混着过二流子生活，

弄成一副瘦骨伶仃的身架。解放后分到土地，感到生活有指望了，有心發奋圖強，大烟早就戒掉，可是勞動力还是很強，因此沒有人願意和他搭互助組，是村里富裕戶最瞧不起的人。可是老唐他們并不这样看他，把他也吸收了。

只兩天工夫，小社串聯起來了。這時，村子里的富裕戶聽說這七戶人家要辦個小社，就背地里笑他們說：“看這伙窮棒子，自己那點地都闢不好，倒想辦起合作社了。”

唐有富在自己院子里騰出一間空房，作為社的辦公室。老唐家在南邊漚蕪坑北面，這漚蕪坑的東西兩面全是王佐、王佑、張萬金等富裕中農戶，他們搞的是富裕中農的互助組。如今老唐他們成立起一個貧農合作社，無形中就在這漚蕪坑周圍唱上對台戲了；北邊是全村最窮的七戶貧農小社，東西兩邊是村里實力最雄厚的富裕中農互助組，村子里的人很自然地就叫唐有富小社為“蕪蕪後院”，叫王佐、張萬金等富裕組是“蕪蕪東西院”。

“蕪蕪後院”第一天開社員大會時，一致選舉唐有富當社長，王紀魁當副社長。通過土地、農具入股的办法以後，他們就討論了全年的生產計劃，籌劃來籌劃去，感到眼前第一件大事是籌春耕的生產墊本當緊。他們決定趁着地里活還不能動彈的時候，先從積肥和搞副業着手，因此就想要辦個豆腐坊，從這裡找點生產墊本；有了豆腐坊，還可以喂豬積肥。豆腐坊就設在大伙開會的院子里。這樣，“蕪蕪後院”白天磨豆腐，收了工就成了小社的辦公室和會場。

大清早，天才矇矓亮，冷得人伸不開手，“蕪蕪東西院”的人們還在熱炕上睡大覺，“蕪蕪後院”的人們就鬧騰起來了。七戶人家在這裡忙着安石磨，修磨柄，回家搬大桶小桶，總共還湊了一石七斗的黃豆。這時，太陽才升上來，“蕪蕪東西院”的張萬金、

王佐他們也出來了。他們蹲在自家的大門口看熱鬧，這個緊緊胸前皮襖清着嗓子，那個整着煙鍋點上火，這才說道：“嘿，老唐，鬧騰起來了，真紅火！”老唐和王紀魁不理睬這些不善意的招呼，心里想：“這算漂上了，是兩條道路的鬥爭，好看的還在後頭呢！”背後的薛方才則低着腦袋，不好意思地走過去了。小社成立沒到七、八天，村子里一些愛編順口溜的人就給編了個口歌：“窮棒社，富裕組，地主富農不攔股，幹部挺着肚皮努。”

豆腐坊出豆腐以後，“蕪潢後院”的社員就開始往地里挑糞，這時才陰曆二月，冰雪未消，“蕪潢東西院”的人都還沒動彈，他們仗着有牲口、大車，肥料又足，並不着急往地里送糞。小社的社員倒已經把七戶的糞坑都刨了，他們搜集破房土，還拆了炕坯砸成炕土，往地里送。天天都是起五更搭黃昏地干。有一天，“蕪潢東西院”王佐他們幾個人，看到薛方才滿頭大汗地挑担糞要往地里送，老遠就把他叫住，走近才說：“老薛，你可受得夠嗆，咋連命也不要？累得連眼窩都塌成酒盞深了。”說完，幾個人就嘻嘻地走開了，鬧得老薛心里很不是滋味。這些諷言冷語，吹得老薛、王成基二三人有一陣子都不敢在街頭站，要不能下地，就到豆腐坊幫着干活。

小社的七戶社員，自己積的肥料本來並不多，可是他們到處找肥源，越找肥料越多起來，六、七個男勞力天天挑還挑不過來。這時，黨也從經濟上支援他們。鄉里批准給他們三百五十元的合作貸款，還貸給二家缺糧戶糧食。他們用這三百五十元買了一頭牛、一輛鐵轆轤車。當老唐把牛車趕進社，“蕪潢後院”的人們這天象過大節日一樣，他們七戶的大人小孩圍住這條新買的大花牛和鐵車轉了半天。晚上，小社就開起社員大會來，這次會連小孩都參加，他們看完牛車就不想回去了。會上，大伙的情緒

挺高。他們心頭都感到熱烘烘的，就象唐有富說的：“咱背後有黨和毛主席撐腰，胆可壯啦！”他們決定繼續大搞肥料。王紀魁就提出挖漚蕪坑的塘泥。這塘泥年年用水漚蕪，可肥啦。討論中間，又感到挖塘泥工程大，勞動力缺，唐有富的女人就提出一個建議：她說豆腐坊燒火的女人不缺，讓王成基的娘和薛萬才女人兩個人干就行了，其餘年輕力壯的婦女都參加挖塘泥裝車。

挖塘泥那天，“漚蕪東西院”的男男女女都出來看稀罕。王佐說：“嘿嘿，到底是社員，駕起車了。”王紀魁說：“小意思，牛車能對付着也就足了。”

辛莊的婦女往年從不下地干活，更沒有人動過鉄鍬活，農閑季節，她們忙着串鄰居看鞋樣，在熱炕頭納鞋底，收秋、大忙時，頂多是到場里搓玉米。唐有富女人她們今天動鉄鍬裝糞，還是辛莊婦女開天辟地以來第一遭呢！所以圍着看熱鬧的就有人說：“合作社連婦女也干這活計了，真是新鮮事兒。”有的老漢太看不順眼了，狠狠地咳嗽了幾聲就挾着根旱烟杆走開了。小社的七戶人，因為都齊集着一塊干活，村子里來看熱鬧的一些貧農也插手幫他們裝車，人多勢眾，都干得很歡騰。女社員們知道東西院的人是看她們的熱鬧，反而干得更來勁。

“漚蕪東西院”對社員的諷言冷語，那明擺在面上的瞧不起的神色，來意雖然不善，在社里却起了督促作用，特別是對唐有富和王紀魁兩個黨員，使他倆更明確了辦社是兩條道路的鬥爭。王紀魁說：“自己身為共產黨員，有困難也要干下去，小社要是鬧壞了，大伙的臉在村上沒處擱不要緊，反把合作化道路給踩糟了。”但薛萬才、王紀昌等另外兩三戶社員，由於“漚蕪東西院”的刺激，那股子要爭一口氣的志氣，對他們搞好社的決心雖然起着推動作用，但日子長了，加上辦社誰都缺乏經驗，社里也就免不

了有風霜雨雪的時候。

小社剛成立不久，薛萬才的女人就嫌走社不如單干清閑自在。她過去最懶，天天都是日上三竿才睡醒，每天光串門不做事。入社以後，剛分配她到豆腐坊燒火的頭幾天，興趣挺高，可是過些日子，她就開始遲到了，耽誤了別人出豆腐，社里批評她，她就感到慙得慌。老薛自己被別人說過“累得眼窩塌進去了”以後，也感到入了社，胡混着日子再也不行了，所以在春耕剛完，他們兩口子就提出要退社。為這事，社里開了三個晚上的會，算了細帳給他聽，也指出不參加勞動一輩子都翻不了身。老薛思想上怕自己勞動力差，年終分紅自己吃了虧。大伙就算帳給他聽，看是不是會吃虧？婦女們收了工也到薛萬才家串門，和老薛的女人談心，這樣，他們這一戶才又決定不退社了。

王紀昌的女人剛死去一年，他只光棍一人，要不是參加了互助組，去年他的地都快荒了。入社以後，他看到婦女都下地干活，心里急得不行，老怕工分給別人掙走了，老埋怨他兄弟王紀魁拉他入社，說這可把他“害了”。別人提出“水漲船高”，多下工夫多打糧，每人就都增加收入的道理，他老想不通，直到他兄弟問他：“你一個人種那十畝地種得過來嗎？”“沒勞動力，地里自己能長得出莊稼嗎？”他這才答應在社在到秋收，到時候要是收入真的減少了，他就非退社不可。

他們還因為張祥的勞動態度不好開過不少次會。張祥是黨員，他倒沒有鬧過要退社的事，就因為他勞動力比薛萬才、王成基都強，對一攬子拉平記分的辦法很有意見，所以干起活來總是稀稀拉拉。小社成立初期，老唐因為自己是七戶當中最強的勞動力，又一心想把社搞好，怕評分傷和氣，對自己吃點虧倒不在乎，所以沒有提出死分活評的辦法，社里也不分離干的活多少，

只要干一样活就划同样的工分。遇到社里誰的劳动态度稀拉了，老唐和王紀魁明明看得很清楚，也很撓头，可是怕把社办垮，什么气都咽下去了。他們领导社的办法只是“以身作则”、“吃苦在先”，加上批評說服，很不会运用必要的制度来巩固社。比如春耕时，他們为了赶耕細作，向別人租来一头牛，加上社里新买来的那头花牛，兩头牛同时耕地。由張祥和張永德耕，他們两个人扶着兩張犁，一天总共才耕了二亩地。第三天，唐有富看到这太不象話了，就退还那条租来的牛，他自己牽社里的大花牛架上犁，一天就耕了四亩地，还拉了一車柴禾回来。

有一次，全社的人都赶着扣地，張祥看着老薛他們扣到哪里他就停到哪里，扣一陣停一陣，大路上只要过往一个人，他都要拄着鉄鍬看着那人走远了才又动彈。老唐实在看不过去了，才从地头那边大声叫着：“張祥，扣地就好好扣嘛，咋的老是拄着鉄鍬，你还得問它入不入土嗎？”猛一听到老唐这不同寻常的大声喊話，大伙都怔住了，待听到最后一句，都嘩地笑开了，弄得老張臉面直紅到耳根。

春耕剛結束，是社里出事最多的时候。“蕪潢东西院”的冷風还刮个不停，个别胆小怕事的下乡干部，到辛庄时甚至怕上“蕪潢后院”去。他怕社員提出問題自己不能解决，更怕解决錯了，把小社搞垮自己担待不起。难怪老唐至今还对人说：“别看那时小社才七戶，事情却比今天上万戶的人民公社还难办。”他說：“人們的思想一走进集体主义，什么事就都好办了。”

小社遇到的問題虽然不少，可是有上級的及时领导、撑腰，比如評工記分問題，区里發現了，区委就下来帮他們解决，打通思想，訂下了死分活評的制度。老唐万沒有想到自己顧慮最大的“死分活評”的制度一定下，社員不但沒鬧不团结，反而干活都

起勁了。

“蕪潢后院”这七戶社員都有个習慣，每天晚上收了工，回家吃罢晚飯就来到豆腐坊，坐在一条炕上抽烟喝茶；遇到社里有大事情要解决，比如入股办法，决定全年生产計劃，或者有人鬧退社了，要开会討論，决定分紅方案，或者县里、区里来了下乡干部，老唐就說：“今晚咱开个社員大会吧！”这就叫作开会。其实，他們每天都在开社員大会。每天夜里，总是七个男社員坐在炕上，妇女是每次在老唐宣布开会时，才到他屋里搬几条条凳坐在上面，平时就坐在灶前燒火的地方。他們琢磨生产上的事最多。春起他們租廢渠沿种大蕪的事，春耕結束时他們利用牛車拉煤搞运输副業的事，也都是这样琢磨出来的。

“蕪潢后院”的七戶社員，总共有七十亩旱地。这七十亩地上的粪比往年增加三倍，有了人工，政府又貸款給他們买了一头牛，一掛铁轆轤車，农具虽然沒有一戶齐全的，可是老唐有一張旧犁，王紀魁有張缺齿的耙，七戶人家一湊起来，也就什么农具都有了，根本就不需要依靠富裕戶的牲口工了。他們地里的肥料比哪一戶都下得多，播种也比那一个互助組都及时，庄稼的苗就出得最整齐。他們还租来一段十里長的廢渠沿，点上了蓖麻籽，副業除豆腐坊而外，还养着兩口大肥猪，社里的牛車，只要有空，就赶往上葫蘆拉煤搞运输。

三伏天，“蕪潢后院”这小社已透出一片兴隆气象，連老薛也直起腰板走路了。这时，“蕪潢东西院”的冷風再也不往北院刮了，王佐他們的語气已不那么尖削了，他們只在背地里悄悄对人說：“想不到小社真的干起来了，看样子今年庄稼長得不錯。”人們在地头歇工时，挨着小社的地的人，总要走过去看那長得綠油油的庄稼。每天夜里，“蕪潢后院”經常坐滿了人，連村北头几个

貧农互助組的人也常到这里来坐着抽烟喝茶。社員大会無形中总是社里社外的人一道开，沒入社的人有时也忍不住帮着出点主意，發表点意見。

秋收时，辛庄全村五百多戶人家都关心起“蕪潢后院”的事来，他們每收成一种庄稼，虽沒有往戏台跟前貼出清單，可是消息却傳得特別快，不出兩天工夫，就誰都知道小社的哪一塊地打多少糧了。

这一年，“蕪潢后院”的七十亩薄地打了一百三十多石粮食。和“蕪潢东西院”相比較，小社的四等地多，可是若按每亩产量平均計算，“蕪潢后院”却比他們足足多打了三成粮食。春起时思想問題鬧得最多的張祥，就对別人說：“咋搞的，我大路边那亩地，在我手里年年都只打八斗粮，今年却冒出了二石粮，土地也認社不認人。”小社在廢渠沿点的蕪蕪共打了二千多斤蕪蕪籽，加上副業收入，他們繳清了公粮，除掉生产垫本，完成了粮食的統購任务，每人淨分五石粮食和一些現款。这七戶社員，不但公粮繳得最早，卖給国家的余粮也最多。

一九五四年冬天，辛庄村戏台对面的龙王庙里 每天 都很熱鬧，人們不是进去燒香供奉龙王爷，那龙王庙早就变成辛庄村的党支部办公室了。他們是到那里找支部書記申請入社，先是貧农去得最多，二、三天后，村子里的富裕中农接着也进去申請了。龙王庙的熱鬧，使人們想起解放那年，减租时吃翻身糕的情景。

“蕪潢东西院”的王佐、張万金他們，春天，还在嘲笑七戶小社；冬天，他們也上村支部申請入社了，而且表示态度很坚决。

不到腊月，辛庄村的貧农、中农都加入了农業生产合作社，这五百多戶一共成立起三个社。

老唐他們这个“蕪潢后院”的七戶小社，經過一个夏天和秋

天，一下子吸收了將近二十倍的社員，變成一百三十戶的初級社了，叫“辛庄第一農業生產合作社”。人們已經不叫他們是“蔬溝后院”或“小社”了。擴社建社時，老唐還當第一社社長，王紀魁被選為第二社的社長了，過去既弱又懶的老薛，這一年也變了一個人，他不但能挑會耕，還被社員選作一個生產隊的隊長。

這一年的春天，辛庄村五百多戶人家只有七戶社員；到冬天，全村只有七戶不是社員，這七戶都是地主，是向互助合作化進攻得最厲害的不法地主。討論是否接受他們的悔過，吸收他們入社時，社員們說：“先把他們放在社外看看再說罷！”

一九五五年冬天，全國合作化高潮到來的时候，辛庄村三個初級社轉為高級社還不到一個月，全村的男女老少就扛着紅旗，敲鑼打鼓上區委所在地董家房開慶祝大會；全村的人都加入了“星火農業生產合作社”。

“星火社”是一九五六年涿鹿縣建立的第一个最大的高級社。

一面合作化的旗帜

齐 兰 贞

假若，我們把麦田公社成立以前那些分布在全区的許多小社，比喻为一顆顆明亮的小星星。那么，星火农業社应该是羣星中最明亮的一顆慧星。因为，自从一九五一年楊成林互助組成立，一九五二年由互助組轉为初級农業社，到一九五五年与附近的十七个小社合并轉化的高级社，直到今年公社成立，七年間，它一次又一次的战胜天災，冲破資本主义的風浪，有力地显示着合作化的优越性，特别是大社的优越性，成为涿鹿县一面合作化的旗帜，大民心上的—顆明亮的星星！

星火农業社是在一九五五年冬季合作化高潮中，由三个乡十二个行政村的十七个初級小社合并的联乡高级社。全社共有三〇八九戶，一一〇七六人，男女整半勞力六二九二个。总耕地四五三六八亩，还有果园一〇二九亩，有大小耕畜一〇五八头，大車一百五十輛。这样的大社，当时在涿鹿县并不少，但是，一九五六年底刮来了一陣資本主义的邪風，吹散了許多大社，只有星火社坚持了正确的方向，抓住了生产和生活上的关键問題，团结了全体社員，一年比一年提高生产，兩年內使生产和生活水平赶过了当地富裕中农。

赶过了富裕中农

星火社成立以后，一开始就抓住了增产的两个关键：大量积

肥，兴修水利。白天紅旗飄揚鼓舞社員开渠，夜晚灯笼火把引路搞积肥。把多年来从未挖过的溼蘆坑里的溼肥都挖出来了，十一个大坑挖出四百五十多万斤肥来；过去从来没有在地里熏过肥，高級化后也展开了熏肥活动，光熏的肥料每亩地就平均一千多斤，忙得社員們連春节大年初一都沒有休息。

誰知道这一年却是多災多难的一年。过了清明就陰雨連綿地下个不停，社里提出的口号是：“雨天修渠，雨后鋤地”，社員們一刻也不停地干，沒有誤了修渠，也沒有荒了一亩地。到了七月十三日，谷子長到二尺高，玉米冒过了人的头，眼看着綠油油的好庄稼，下午一陣狂風驟雨夾来了冰雹，鷄蛋大的冰块砸下来，全社有三万多亩地遭了災。最严重的是密子头和保岱一帶，七千五百亩地的玉米被打得稀爛，一千七亩谷黍被打断了苗，四百多亩豆子和萎瓜被砸掉了头，花果也被打落了八万余斤。这场災害象是当头一棒，把人們砸得灰了心。密子头三十八队的队长唐国珠躺在炕上大哭；三十九队的队长分配劳力去修渠时，社員們站在街上唉声嘆气地不动身，說：“庄稼都打坏了，渠修不修有啥用？”思想很混乱。乡党委和社干部連夜开会討論紧急措施，分头赶到重災村，向大家說明人定胜天的道理，动員大家搶救。社員們这才又动起来了，男女老少齐下地，光拾打下来的青玉米和高粱穗，就揀出来二十一万多斤，人不能吃的，都喂了牲口，然后把遭災的庄稼赶紧再施追肥一次，鋤耨一遍；并在几天之内把打断的谷子苗掐的掐，剪的剪，讓新芽長出来。那些实在無法搶救的庄稼，都毀种上蕎麦，不讓一亩地荒廢。

一場災过去了，到了秋天，因为雨多气候潮湿，太陽悶热，全社四万亩地受了“火爆”（即斑点病），也大大影响了产量。这一年，星火社員虽然遭了七災八害，但到底是合作社种的地，肥大

水足，受災也有輕有重，秋收后平均亩產量还达到二二三斤，大部分社員都增加了收入。第一年人們就見到了合作化的好处，特别是大社的好处。

一九五七年，又是多災的一年。風、旱、雹、霜，星火社都遭上了，有二十二个生产队都遭災減了產，但是却有十九个生产队的兩万多亩地获得了丰收，秋收后，亩產平均达到二五七斤，比前一年增產百分之十二点四。这一年遭災最严重的是石家嘴和水溝兩村。就拿石家嘴來說吧，这个村共有五十八戶人家，一个生产队，种着一千多亩地和四百多亩果园，亩產糧平均才九十一斤，連本队人口的吃糧都沒有打够。秋收分配的結果，石家嘴村不但可分回吃糧（由社里調撥三万多斤糧食），全队还拿到劳动分紅和果园股金七千多元。人們說，如果不是大社，石家嘴只有鬧飢荒的份兒，哪会象这样又是糧食又是錢！

在遭災的情況下，星火社一九五七年共打了糧食一一四二万多斤，突給国家五七〇万斤糧，占全县征購总数二一〇〇万斤糧的百分之二十八。社員除分回吃糧外，每人平均又分回現金二十一塊八角。全社除了九戶懶漢和四十六戶因病不能劳动的，以及三十三戶專搞副業的，百分之九十八的农户比前一年增加了收入。社員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提高了，兩年来蓋了新房子七百多間，兩千多間房子新裝上了玻璃，买新被、縫新衣的更是不計其数。社員編了个順口溜歌唱合作社：过去是“高粱糝糠打正桩，大米白面沒盼望，过年碰上莜麦面，信似上了天堂”；如今是“莜麦面家常便飯，大米白面月月能見，要想再改善，只有合作加勁干”。

当社会上刮来了一陣資本主义的邪風时，有些怀着資本主义發財思想的社員，也想兴風作浪，象四队的移民社員張吉祥、

張志文，還有張有順等七戶有膠皮車的中農，鬧起退社來，也有些社員跟着喊糧不夠吃，生活沒有提高。這陣邪風很快的就被貧農社員打下去了。秋收後，社里為了做一番確切的比較，把全社有代表性的二十三戶富裕中農做了一次生產調查比較，看看高級化以後，社員的生產和生活水平是不是趕上了富裕中農。這二十三戶富裕中農，共有一一五口人，有勞力三十六個，耕畜十九頭，耕地五二二畝，每人平均四畝半，每個勞力負擔十四畝半，每頭耕畜負擔二十七畝半，水旱地平均施肥十七畝。

合作社每人平均耕地四點〇三畝（不包括一〇二九畝果園），每個勞力負擔耕地七點二六畝，水旱地平均施肥三十一畝。

糧食總產量：二十三戶富裕中農水旱地共產十二萬三千多斤，平均畝產糧二三五斤；合作社總產量一一四二萬多斤，平均畝產二五七斤，每畝地趕過富裕中農二十二斤。

算了這筆帳，他們最後說：“合作社人多力量大，比我們強多了，我們哪能比得了呢！”茶房村算了十八戶富裕中農的收入，各戶比單干時增加收入都在百分之二十一以上。保岱村人所公認的神地能手董應科，一九五五年是豐收年，單干時打糧八千斤，賣糧四千斤，合二四〇元；今年的收入，除了吃糧外，還得到勞動分紅二七〇元，糞肥款三十元，他說：“誰要再說合作化不好，我就找他來和我算算帳。”

鐵的事實證明，星火社的生產和生活水平都已趕過了富裕中農水平，星火社的富裕中農個個都服了氣。

渠道——星火社的血脈

星火社位於桑干河南董家房村（就是現在公社所在地），距

河身十五华里，地势又高，不能吸取桑干河的长流水浇地。桑干河的支流岔道河，是一道干沙河，每年山洪暴发时，倒有三四百秒立方公尺的流量，坡陡流急，水势凶猛，冲刷着沿河两岸的耕地和村庄。星火社正位于这岔道河散水线的屏障上，七十多年前，董家房村曾被洪水淹没过半个村子。但是这山洪水却夹带着上游丰富的肥料，引山洪浇地，比亩施几千斤肥都更肥壮。多少年来，农民曾辛辛苦苦的开过一些小渠，引些洪水浇灌土地，既可防旱，又可防水患。

但是，解放前的渠道是由地主掌握，有钱有势的独霸，贫苦农民地少又分散，就是靠近渠道也灌溉不上，形成埂上丰收，埂下荒歉，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加上那时雨水缺少，十年九旱，农民惜水如油，常常为了争水抢水伤了和气。地主恶霸更是借渠道勒索行凶：农民董二因为争水被恶霸打瞎了眼睛；甘庄的农民，为了开一道浇地四百亩的水渠，买了地主刘化南三亩半渠口地，被勒索了一万一千吊铜元，折合粮食四八〇石，每亩地就花一石二的投资，只浇了一年，渠口就塌在河里。那时候，渠道就是农民的命脉，每条渠不知道混合着多少农民的血和泪！

星火社建社后，为了扩大水浇地，首先就提出计划，要挖两道大渠。一道从甘庄那条四百亩地的旧渠口引水，甘庄的农民送它一个名字叫“万一”大渠，这道渠线全长八华里。第二道渠从寨子头村引水，经过此起彼伏的丘陵高岗，抬高水位，到易庄村出口流入桑干河，社员们给它命名“北台”渠。这两道渠连接起来全长二十华里，浇灌面积七千多亩。

开渠挖沟、挑梁填壑都不成问题，困难的是要通过丘陵高岗，还要越过二十道大小沟，渠道从这二十道大沟斩断而过，每道沟要筑坝拦水，工程十分艰巨。在计划时，就有干部和社员提

出：“咱們虽然社大人多，可是二十里長二十道溝的工程，不是三年兩載可以搞成的。况且社才初建，搞这么大的工程，社員啥事不干也得五年才能完成！”为了这个问题，乡党委召集各村支部書記討論能不能兴建这两大工程？能不能在一九五八年实现全乡水利化？会上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甚至有人提出天盤渠从一九五二年就动工，到现在也没有完成（天盤渠也是引岔道河水，長十三华里，工程很艰巨）。于是乡党委就以天盤渠为例，让大家进行討論。討論的結果是：天盤渠就是我們的老师，它大小共有十六道溝，大碾溝的筑堤工程就用了三万多个工，那还是合作化前个体經濟时代修筑的。今天星火社只要劳动力統一調配好，加强渠道的技术指导，准比天盤渠早日完工早得利。干部統一了認識以后，在羣众中也慢慢地澄清了怕困难的思想。

事实証明，修渠是完全符合社員的愿望的，从社員参加劳动的热情就可以看出。“万一”渠最大的工程是“万一”堤，斬过一条东西長五里的溝，正碰上渠道輪过地方是寬口，無法繞过，只好就地砸堤筑堤輪水通过。堤長七十二公尺，底寬六十二公尺，堤高十八公尺。这个堤开工后，工地每天投入男女劳动力一千二百多人。許多青年妇女，为了使大伙干的起勁，还把鑼鼓、胡琴搬到工地，一到休息的时候就唱起了山西梆子，有时候男女青年比賽唱歌，唱完了由領工的社干部講技术上的問題。每天把工地上弄得热火朝天的。在砸土堤工程时，青年男女推上八个大碾盤，用四根杠柳架上，八个人抬着打夯。在劳动中，有十对青年男女發生了爱情，其中有四对已經結了婚，有人俏皮地說：“將來你們生了孩子起名叫万一郎！”由于大家劳动热情高，政治鼓舞工作也做得好，“万一”渠只用了四万二千个工，于一九五六年春天就竣工了。修筑“北台”渠时，羣众热情始終如一，虽然在寒

冬腊月里，每天天不亮即起，到工地摸着黑干。窑子头的唐九偷老汉，全家五口人，只留一个九岁的女孩看家，其余都报名参加了挖渠，一家四口早出晚归。有一天，老汉夜里醒来，以为天刚不早了，爬起来吃了饭往工地就跑，到工地半天不见一个人影，才知道刚刚是半夜。从秋后到春节，已做到两百个劳动日了。

解放的时候，星火社这一带土地只有一万来亩水浇地，经过解放后几年来的整旧挖新，和合作化以后的大兴水利，星火社这一片土地上已经有纵横九十多道干渠，三万三千多亩山洪水地。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到年底，达到四万来亩水浇地，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

目前，全公社正在集中力量突击修建岔道水库，这座水库修竣蓄水以后，首先受益的是原星火社的四万多亩土地。那时候，就可以利用现有的渠道，浇灌水库的清水，改变作物，种上大片大片的麦田，使麦田公社的社员们逐渐走上“白面馒头打正桩”的生活！

社大匠人全 万事都不难

星火社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社大匠人全，各种各样的小手工業者都有，社里把他们组织成铁业组、木业组、皮革组、麻绳组、编织组。有了这些专业小组，社内各种问题都能自己解决，生产资料的生产就目前的耕作条件来说基本上是不求人，既做到了勤俭办社，又有力地支持了农业社的生产和建设。

木业组把全社的大车修理和制造都包揽下来了，哪个生产队的大车坏了或需要配制零件，就来木业组修理，哪个队的铁车破烂不能用了，就到社上来换新车。要是有什么需用车的活，木业

組还可以和鉄業組結合起来,木業組制造車轆車架,鉄業組掛瓦打釘,一天就可以打出一輛新的鉄車來。一九五八年全国各地在推广車子化运动时,木匠師傅們虽然沒有制造过这种車子,却很热心地去买回样子來,开始試制。买一輛膠輪手推車本來需要七十元,如果买回車軸和膠輪自己配架,五十元就足够了。秋收以前,木業組已經配制了一千多輛手推車分給四十三个生产队。这一帶农民过去不使用这种手推車,完全是用肩挑。这回社員使用上新車子以后,一車能推三百斤,勁气也用的不大,都欢天喜地地說,“这家伙可解决问题啦!”木業組为了准备秋后的深翻工具,还改裝了双輪双鐮犁,試制成功了繩索牽引犁,很好的配合了生产。

鉄業組現在已做到供应全社所用的鐮刀、鎬头、鋤刀、鋤头、鉄鍬等生产工具,还有全社一千多头的騾、馬、驢的掛掌,鉄車上的掛瓦打釘也都由鉄業組包下來。兩年來鉄業組已制造了二四三〇多件农具。技术改革运动中,鉄業組大量的承制了滾珠軸承,为农业实现滾珠軸承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从市場上如果买一套牲口和車輛上用的皮套,至少也要花一百二十塊錢,可是星火社不用向外花一塊錢,就可以解决了。因为有了皮革組,这些都可以自己做。所以社主任楊成林曾說,“說句不好听的話,咱們这社上就是死了头牲口也不賠錢,計算起来,把皮子加工,还可以賺錢呢!”此外,担土、裝果子用的筐、籃,由編織小組供应,甚至社上用的繩纜、繩套,也都由藤繩組自制,星火社真是名符其实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了。

星火社从建社以来,就注意了多种經營,从各方面增加收入,这也是小社所不能做到的。現在由社和队分別經營的大小副業共十三种。社上經營的有磚瓦窑厂、石灰厂、水磨、膠皮車

运输、编席等等，队上经营马拉磨、铁车运输、养蚕、养猪等等，不但解决了自己在基本建设上的用途，还给社上增加了不少的收入。一九五七年全年社和队的副业收入就达到十七万多元，社员个人经营副业的收入六万元，合计全社每户平均副业收入七十五元五角。

社上利用副业收入解决社员的预支问题，解决了社员许多临时的急需；也解决了社和队生产上和基本建设方面的必要开支，对巩固和发展社起了决定作用。同时也为发展农村工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今年党号召农业社自办工厂时，星火社在几个月内就建起了八百多个小型工厂，与原有的条件是分不开的。

喝上了社会主义的自来水

星火社建社时，十二个村子中，六个村子有个共同的难题，就是日常饮水问题。这一带地下水位低，井深二十五丈，还有些地方达到三十六丈。这么深的井，老年小孩搅不了，妇女搅不了，只有青壮劳力才能搅。搅一桶水上来，就要花十分钟，挑一担水至少廿分钟。过去，种地回来，还得赶忙去挑水，但井边早就排上了长蛇阵，等呀，等的人心焦。为了争先挑水，也常常发生吵架骂街的纠纷；为了挑水，董家房一个村就有二百多人得了吼症（哮喘病）、肺病和气管炎，一到冬天累的咳嗽发喘。没有劳力的就更困难了，每天光买水吃，也得一斤小米钱，这是难上加难。解放后，就有人说：“如果人民政府给咱们解决了吃水问题，那这块地方就太美了。”也有人说：“几时才能喝上自来水，那就等于上了天堂。”

高级化以后，乡党委和社的管理委员会看到这是关系群众

生产、生活的一个迫切问题，决心来解决这问题。他们注意到了，在距此五里地的水沟村里有一条清清的泉水，这泉水流量不大，能不能用自来水管引出来输送给各村？有人动脑筋；也有人說風涼話：“共产党可能着哩！这么多村的飲水問題，自古以来解决不了，今天想从几十里外用几根鉄管子輸水，比登天还难！这是花錢花工找敗兴！”

但是，事情再难也难不倒共产党和觉悟了的农民，有人說：“我为了吃水，肩头磨起了枕头大塊死肉，这吃水的难处我早就受够了，非吃这自来水不可！”社里很快設法买来水管；各村党支部协助社干部领导着羣众干起来，不到两个月的時間，就完成了环绕五个村三十里地的水管工程，从山沟里把泉水引出来了。从此，清清的自来水，春夏秋冬环绕着这些沒有水的村庄流起来，社員下地回来，只要拧开水龙头，水立刻嘩嘩地流滿一桶。沒有劳力的，也不用花錢去买水，大家高兴地唱起来：“高級化，力量大，自来水，真不差！”也有些老年人說：“想不到我这輩子也喝上了社会主义的自来水啦！”

飲水問題解决后，連帶着解决了蔬菜問題。高級化以后，各村都有自留地，有了水就可以种菜。各村把自留地統一规划在水管下，有多少自留地就可以种多少青菜，这样一来，家家户户都吃上了自种的青菜。往年菜販子經常一担子、一挑子的来販卖青菜。一九五六年以后，这些卖菜的在街上喊叫半天也沒有人来买。菜販奇怪了，抓住人便問：“今年怎么沒有人来买菜呢？高級化把你們化的連青菜也吃不起了嗎？”社員回答說：“不是高級化把我們化的吃不上菜，而是化的我們吃多了，你沒長眼睛，不看見我們自留地都成了青菜園了嗎？你要菜，我們还卖給你呢！”过去，每年冬天，家家户户都要买三、五百斤菜来醃成

菜，如今家家都可以省下这十几块钱啦！

躍 進

星火社办社兩年多，已显示了大社的优越性，获得連年增产，社員生活提高了，大社完全巩固了。但这不过是实现社員們雄心壮志的开始，才迈上了社会主义大道的第一步，并不是他們最終目的。

一九五八年躍进到什么程度？星火社的规划是：各种庄稼的平均亩产要提前十年实现全国农业發展綱要所规定的亩产四百斤的指标，争取达到四百五十斤；充分利用岔道河山洪灌溉，全部土地实现水利化；把应栽培的土地全部植上果树計三千亩，綠化播种一一七平方公里的大山一座以及完成村舍四旁全部綠化任务；牲畜要發展到一三六〇头，鷄五万只，兔二万只；在一九五八年要成为双万猪社，并在保岱、水溝等七个村挖六十亩地的养魚池，發展水产事業。

經過一年的躍进，这一个规划不但充分实现了，而且远远地躍过了这个规划，在制定这些规划时，誰能想到，就在一九五八年內，在保岱村建起了高爐成羣的煉鉄厂，每天能流出十来吨鉄水来；并且，已經开始利用这些鉄水自制机床呢？誰能想到，在一九五八年由星火社变成了一个更大的集体——麦田公社，并且在生产、生活上都有了不可想象的改变：象家家戶戶进了食堂吃飯；孩子們进了托兒所、幼兒園；青年們上了紅專学校；特别是要把原有的高粱玉米大田，逐漸改变为麦田的雄偉的願望，即將实现。星火社的社員們，不，麦田公社的社員們，正迈着更雄偉的步子，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躍进！

算一笔大賬

——在辛庄村社会主义辯論大会上的發言的一部分

中共河北省
怀来县县委書記 王 純

同志們：今天我要講的是关于粮食的統購統銷、合作化的方向和合作化的优越性、工农联盟問題。首先講粮食統購統銷政策問題。在座的同志們，應該沉下心去，好好思想思想过去，看看今天，前后回忆、对比一下，就会認識到党的粮食政策的正确性，它是既管国家又顧农民的。在粮食問題上大家都應該从我国六亿人口出發。同志們：我国是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耕地面积少、产量低的国家，这个家是不好当的，我們應該正确地对待粮食問題。有的人对今天国家粮食政策不滿，个別人还說不如过去。同志們：这样的說法就是要和党算起老賬来了。要算老賬，那我們說：好得很！我們就算一下吧！这里咱們先研究一个問題，在旧社会里是谷賤伤农呢？还是谷貴伤农呢？我說谷貴伤农，谷賤也是伤农。

谷賤伤农？谷貴伤农？

我們可以回忆一下，封建統治时代的农民生活“盼丰收谷賤伤农”，“渡春荒米貴如油”，种稻谷吃不上大米飯，种小麦吃不上白面饅；借五斗还一石，辛劳一年糠菜渡日，肥了地主老財，餓死

穷人。七七事变前我们涿鹿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粮商手里。那时候，涿鹿城有信义隆、宝丰成、永泉恒、广泰长、日升厚、信义永、福成信等八家钱粮庄和五十多家缸房、磨房，矾山也由他们整个操纵着粮食市场。秋天打下新粮，他们就压价收买，春天农民缺粮他们又高价出售。秋天卖一石，春天买五斗。牙行薛继刚记得很清楚，有一年义和永粮店秋天买了红粮三千多石，第二年春天卖了三百石就捞回原本，真是一本万利。地主刘二磨虎，一年收租七百石，借给佃户半年滚利就是三百五十石。大斗收租一石顶九斗，出借九斗顶一石，里折外扣，穷人八面吃亏。辛劳一年，新粮下来缴了租、还了债，所剩粮食够吃一年的有几户？过年后开春种地要求地主再借粮，大租大利一年不离身。如上太府潘洪义（中农）说：“我过去一年打粮三十石，秋收一完就得出卖廿八石多（贸易粮），春起缺粮再到市上买，粮价由奸商订，卖一石买七斗，背皮吃亏没深浅。”从开春种地到秋收粮食下来这七、八个月中，受苦农民不还是糠菜渡日吗？人们说：穷汉盼来年，盼了一年又一年。住在桑干河沿岸的农民，谁都尝过这个苦头，当过长工跑过口外的，卖儿卖女，都受过这个罪过，想起来谁不伤心掉眼泪！

反动派国民党来了怎么样？有地无人耕，庄稼无人收，粮价一日三涨，粮食恐慌，人民挨饿。一九四六年秋季，农民刚刚分得了土地，粮食还未入仓，就被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分子倒算了个干净，跟着就抢粮抓丁倒瓦缸，农民东逃西奔。粮食进不了城，缺粮人民饿的慌。彭贵昌说：“那时候我是斗牙，市上来了一斗粮，总有十人抢，一人买上一升高粱就算不错。就怕张冠周（伪警察局长）带上警察来，一下就给抢光了。”城里的小商小贩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粮价一日三涨，一斗小米三万五千元（伪币），

井溝村一个农民卖了果子换了一口袋票子，一口袋票子买了一口袋缸爐餅子。缺粮人民受的苦真没法說。在一九四七年夏天，一塊錢只买三顆蚕豆。

总之，农民在旧社会，有罪受無福享，年年种地天天愁粮，辛酸的日子举不尽說不完。

实行粮食統購統銷对誰有利？

我們看看祖国工業建設的輝煌成就。如果还讓投机商販倒运粮食，能够保証工業建設嗎？不实行粮食統購統銷，广大工人的吃粮就無法保証。反过来我們农民發展生产的拖拉机、双鐮犁、滴滴涕、六六六，日常应用的工業品又从何处来呢？工業不發达，我們农業落后面貌就永远不能改变，更談不上社会主义。所以說农民多打粮食，支持工業建設，也就是支持了农業生产的發展。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我們想想，如果不实行粮食統購統銷，缺粮人民特别是災区人民的生活有保証嗎？事实可以回答这个問題。日本鬼子占領时期，一九四二年房山等县遭了旱災，災民只好卖兒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卖到我們县的女人有多少？光董家房村就有八十多口，上葫蘆村六十多口。这件事想在座同志們都是耳聞目睹的。一九五四、一九五六兩年我国災情最大，一九五六年我們河北省一千五百万农民的田园被水冲沒，受災后，他們沒有到外地討吃。他們穩妥的渡过了災荒，这不是得到統購統銷的好处嗎？同志們！你們想想，这样严重的災情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領導，要是在旧社会，那得餓死多少人！逃荒的、卖兒卖女的得有多少人！沒有高山就显不出平地，不想过去的苦，就覺

不出今日的甜。我們县缺粮的有八千多戶，每年需用吃粮五百多万斤，这么多的粮食，要不是統購統銷，能够得到保証嗎？价格能够这样合理和穩定嗎？不能。过去地主老財們說：“丰收年地里長，遭災年囤里漲”，地里長剝削得多，囤里漲卖錢多，受剝削的又是誰，不是我們穷人嗎？缺粮戶和周轉戶再想想，过去打下粮食就上市，卖了粮还了債，一开春又上市，一卖一买，一石变成五斗，吃亏挨拐。而現在呢？購銷合理，差价很小，哪时缺哪时买，剝削的根子徹底斬断了。統購統銷搞糟了嗎？不是，这好的很。

有些人說：“統購統銷光顧国家，不顧老百姓，国家購的多，农民留的少。”这种說法符合实际情况嗎？我們只要翻一翻我县几年来的粮食購銷賬，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县的粮食产量除一九五五年丰收年达到一亿二千万斤外，一般是一亿一千多万斤，产量基本是平衡的。但从征購数字上看，一九五三年是五七五二万斤；一九五四年是三八七三万斤；一九五五年是三六〇〇万斤；一九五六年是二七四一万斤。这能說国家購的过多了嗎？从消費留量上看，一九五四年是七五五五万斤；一九五五年是七九五四万斤；一九五六年是八七四六万斤。这能說給农民留的少了嗎？原四、五、七区去年遭災全年只征購二五八万斤，仅占三定的百分之二十，統銷一一八万斤，比三定增加百分之五点二倍，在这种情况下，消費留量还比三定增了一五六万斤，这怎能說光顧国家不管老百姓呢？原六区粮食产量仅够七个月半的消費，如果不是国家管，他們的吃粮能保証嗎？去年有些超产社，为支援災区又卖了一些節約粮，但那是必要的、應該的。四川、山西等多少个省的羣众为支援河北省災区，敲鑼打鼓多卖余粮，难道我們就沒有义务支持嗎？

現在农民对粮食問題的意見集中在：“留量指标低，受不受三百六，干不干五兩三（一頓飯）”，这种說法是沒有根据的。請看一下我县各社的留量数字吧！去年我全县口粮，每人平均是三九九斤十二兩，实际上就是四百斤，具体到各社又各有所差，去年秋季全县是一百三十一个社，每人平均留到四〇〇至四二〇斤的有五十一個社，留到三九〇至四〇〇斤的有三十八個社，留到三八〇至三九〇斤的有二十個社，留到三七〇至三八〇斤的有十一個社，留三六〇斤左右仅十一個社。而且有的余粮社增了产，实分得粮食还要高，比如去年水泉庄社，每人平均分到四五八斤，桃园社每人平均分到四八五斤，胡庄社每人平均分到五一五斤。从各社分粮情况看，也有不少社員分到五百、六百，还有七百多斤的。这是“受不受三百六”嗎？再从留量标准看：一九五五年全县每人平均留量三六二点二五斤，一九五六年就是三九九点七五斤，因此，我說留量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这个标准高不高呢？不高，也不低，这个标准是根据生产水平定的，因为目前我們的生产水平还不高，所以生活水平也不能高。这个标准够不够吃呢？只要分配合理，做好以人定量，不浪费，是够吃够用的。原鮑家口乡的四个村去年遭了災，每人留量三百六十斤，他們把災年的日子，当成災年过，勤儉持家，節約用粮。大木厂村安子珍全家七口人，每人平均留量三百三十斤还给国家節約粮食三十五斤，現在仍有二百多斤；大庙乡鷹窩溝村每人平均留量才三百四十六斤，因为开始就注意節約用粮，細水長流，全年够吃够用，类此情况很多，不能一一例举。事实証明留的少的够吃够用啦，而留的多的反而大喊缺粮，这是什么道理？星火社叫喊缺粮的二百五十七戶，經排队只有一百零四戶因为吃的多和吃青玉米实际缺粮外，有四十五戶是自己卖掉了

粮食和用粮食换了东西吃，换烟吸，卖了粉圪渣造成缺粮的，有七十六户是大喝大吃不节约造成缺粮的，有三十二户是思想问题不缺喊缺的。

当然不够吃的情况是有的，但是，我们应该分析一下，为什么不够吃，这是有原因的。一、不少户把粮食浪费了，吃育严重。牛家场社有四、五户就是拿玉米换白面，卖了粮食吃饭馆；二、不少户有依赖思想，有米一锅煮，有柴一灶烧，说什么反正不饿死一个人；三、有的户把粮食搞副业，卖豆菜、摊圪渣、磨豆腐等等；四、有的户为牟取暴利把粮食卖到黑市，一斗米二、三元，而反回头来就大喊缺粮；五、亲戚朋友往来多，吃饭不拿粮票；六、不缺喊缺，想往手中多捞点粮，前边一人喊，后边一窝蜂。例如：

沈庄村单贵莲(党员)全家四口人，叫喊缺粮并找乡党委书记说，他顶多还能吃两顿，最后又说，再吃上四顿就揭不开锅了。结果到他家串门时发现一处就有一石多小米，拿这问题把他揭发后，他才认识了错误，承认对党不忠实，也表示再不要粮了。

谭庄村羣众白玉，每天叫喊缺粮，并大罵乡、村干部，结果社长到他家发现还有七斗玉米，其他白面、莜麦面、黄米、豆面也都还有不少，后来将他叫到乡里与他讲明，他才承认他家现有的粮食足能吃到秋天，叫喊缺粮的原因是因为别人有粮喊缺，他怕暴露自己有粮，也就叫喊起来。

吉庆堡村冀全善找乡干部五、六次叫喊缺粮，他女人大哭说：“从小也没受过这个治。”结果他姑娘来了偷着推黄米吃，有人问他你不是早就没的吃了，为什么又吃起糕来呢？他说：“你别说，这还是好几年存下的两石黍子没有动呢！”

吉庆堡村司洪珍(保管员)也大喊缺粮，结果最近下大雨场

了窖，挖出三石五斗多小米来。

南榆林社許寬大喊缺粮，兩天找了村干部十回，他說：“四天沒吃飯啦，咋下地劳动。”看他叫的可憐，社里把九月份的供应粮提前給了他。但是羣众有意见，下乡工作组和村干部調查，結果發現他家还有粮食二五三斤，連供应指标共有四四〇斤粮，全家五口人，吃到大秋下来也吃不完。后来他給干部道了歉，他老婆二年多沒下过地，也下地劳动了。

隆福寺乡曹官堡富裕中农孙义，今年入夏以来，一直喊缺粮，曾多次向社干部要粮，不給就不下地生产。就在八月十二日的上午，他还找到副社主任郭富恒說：“我家一点吃的也沒有，早晨和人家借了几斤山药，給我想点办法吧。”他还几次支使他弟弟孙权(县公安队员，已轉業)向县民政科要求解决吃粮。可是在当天下午，就露出了孙义的真相。前一天，曹官堡村下了瓢泼大雨，因为雨水过多，村子里就有八十多戶的房屋被水冲毀，房屋倒塌，羣众的家具物件都被压在屋底下。县人民委员会在十二日下午派了一百多名干部来到曹官堡帮助羣众抢救物资。孙义的房子也倒塌了，压在破房堆里的物资，当然也应当抢救出来，于是就来了三十多名干部帮助他挖。孙义一見人来就慌了手脚，老是往沒东西的地方指点。剛挖了几下就挖出圓席子来了，往下一看，尽是稻子。經過計算，光稻子就有二十三石，还有小米六石六斗，谷子兩石四斗，共四千多斤。羣众对孙义的行为表示不滿，社員張福說：“粮食原来都讓孙义給糟蹋了。”孙义更錯誤的是在八月十三日的上午，趁若干部們不在，就私下卖粮食，一共卖出一千四百斤稻子，干部發覺后，才制止了他的不法行为。孙义几年来对国家粮食統購統銷政策，一直有抵触情緒，一九五五年他个人种了十五亩稻子完全积存下来了，使国家統

購任务不能完成。人民委员会在八月二十六日，按国家牌价全部收买了他的粮食，并当众给予了批评教育。孙义也表示承认错误，今后决心按国家的政策办事。

因为以上原因缺粮的户不在少数，这能埋怨国家留粮指标低，不够吃吗？这不能叫国家负责，应由个人负责。这是资本主义、个人发财的思想在他脑子里作怪，不管国家不管别人、只管自己的个人主义应给予批判。

另一方面不够吃的原因和我们粮食工作也有直接关系：

一、粮食调剂不够合理，有的户宽裕点，有的户紧点，群众有意见。

二、个别社玉米棒折合率高了一些，一百斤不太干的玉米棒折了七十四斤。如臥佛寺輝耀社。

三、在分月供应上不分忙闲季节一律三十一斤不合理。

四、去年在执行多劳多得上夏田作物分的多，而我县夏田作物大多是商品粮，大豆因天雨多发霉了，生斑点，国家没有收起来，流入自由市场，秋天顶了吃粮，而今春就喊起缺粮来。

五、为支援灾区，把节约粮卖出来，而又是大小人一律每人一两。这也引起了一阵小风波。

六、不该补的，也补了粮（特别是去年）。

这几个原因是我们在粮食工作中粗枝大叶、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我们应该负责。

总起来看，粮食工作的伟大成绩是肯定的，缺点和错误毕竟是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只要记取教训，缺点是能够克服的。目前农村叫喊缺粮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有很大一部分人存在着怕露富思想，想尽办法，多往手里囤粮食。缺的小喊，不缺的大喊，特别是富裕中农、二流子、懒汉喊的更凶，地主、富农、

反革命分子在背后吹風、出坏、歪曲事实、造謠惑众、混淆视听，以致在粮食战线上显得特别紧张。

有人說：为什么我們一天一斤粮，干部下乡一天吃斤半呢？这种說法是不全面的，实际农民也不是一天一斤粮，相反的机关干部才真正是一天一斤粮呢，但这一天一斤粮在机关說来是够吃够用的。只有下乡干部一天补助半斤粮，这是由于在乡下工作，流动性大，吃派飯，有时吃的多，有时吃的少，吃多的时候管飯的羣众就吃了亏，因此，为了照顾羣众，下乡干部一天斤半粮也是合情合理的。

还有些人对国家供应的粮食品种不合自己的口味而不滿意，有的人說：“統購統銷以后吃不上小米。”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县的产粮区是一、二、三区，但这三个区又多是产玉米、水稻、小麦、蚕豆，谷子不多；四、五区主产谷子，近几年来遭灾征購無几；六区主产玉米，谷子次之，但系缺粮区，不但不能購，还得調粮供应；七区主产莜麦、谷子，但每年征購的粮食也不多，再加种植谷子产量很低，每年征購时农民又存有愿交杂粮多留主食粮的思想。我县历年征購入庫的粮食多半是玉米、杂粮，谷子交售的很少，小米少国家供应的也少，在这方面国家还是主要照顾农民，尽量讓农民多吃些小米，讓机关、学校多吃些細粮。我們看几年来收購和供应小米的情况：一九五三年收購四九九万斤，一九五四年收購五五二万斤，一九五五年收購五〇八万斤，一九五六年收購一四三万斤。一九五三年供应了三八二万斤，一九五四年供应了七五三万斤，一九五五年供应了一八〇万斤，一九五六年供应了三四〇万斤。从收購供应上看，一九五四年、一九五六年，这两年供应超过了收購数。这說明了我們把收購起的小米供应了人民，而且把庫存的小米也供应了人民。同时我們也

應該想一想，國家從農民手里收購不上谷子，怎麼能夠供應缺糧人民小米呢？此外，我們還得適當外調一部小米，這也是應該的。如果我們要多吃些，就不能照顧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缺糧人民的糧種調劑。我們光管自己不管國家、不管別處行嗎？不行。

在統購統銷以前，我們縣的矾山川的小米大部是運往沙城出南口（現在矾山川人民也有小米吃）。而涿鹿川以前吃的是桃花（指在涿鹿西南邊境、屬蔚縣的桃花堡）米。統購後我們縣往外調糧大部是粗糧，而國家調進的糧是莜面、白面，兩者一千萬斤。近幾年來河北省有災，粗糧調出遭災區後，細糧調進我們吃，調不進小米我們就多吃了莜面、白面，這是可以理解的。一千萬斤莜面、白面，除去機關學校吃七十四萬斤外，九百多萬斤還是銷售在農村里。

繼續貫徹執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

為繼續正確地貫徹執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必須認真執行中央指示的，堅持糧食“三定”以豐補歉，控制銷量，厲行節約，加強政治工作的方針。

一、堅持按“三定”辦事，其中首先要堅持“三定”留量標準。“三定”的留量是適合目前生產生活水平的，實踐證明，只要分配合理，做好以人定量，並注意節約，是夠吃的。再提高一些，當然很好，但是現在還沒有那麼多的糧食，需要再增加生產以後提高。我們要了解再提高糧食消費，就完不成國家征購任務，並且還要增加供應數量，這樣糧食問題就無法解決，就會破壞糧食統購統銷影響國家建設。

二、必須實行增產增購，以豐補歉。這是處理我國糧食問

題、做好今后粮食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针。特别是我省粮食本来不足，生产不稳定，常常闹灾，不仅要丰收区支援灾区，而且要丰收年支援灾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瞻前顾后，有备无患，从而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凡是丰收增产的乡、社都必须实行增产增购百分之四十的政策，决不能动摇。

三、在粮食分配的时候，余粮社必须遵守“先国后社”的原则，即在按规定留下所需的口粮、籽种、饲料之后，首先要保证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再有余时由社自由支配。缺粮社必须遵守“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何时缺何时供”的原则。以上两条原则是正确执行国家粮食购销计划的标准，也是衡量我们每个农业社在粮食问题上是否真正爱国的标准。

四、继续贯彻节约。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节约粮食是缓和粮食紧张和做好粮食工作的一条方针，节约粮食就可常年吃饱饭，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利，不仅缺粮户要节约，余粮户也要节约，不仅灾年要节约，丰收年也要节约。我们必须从长期打算，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这样才能国强民富。城镇市民和机关干部更要注意粮食节约，以加强工农联盟，巩固城乡联系，互相支援。全国人民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一年就是一百三十五亿斤，这是多么可观的数字啊！

五、关闭粮食市场。粮食市场过去对便利农民的品种调剂和有無相通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也給粮食投机和剥削分子造成了可乘之机。他们大肆活动，投机贩运，哄抬粮价，扰乱市场，以致吸引一些社员不管口粮是否有余也高价出售，影响了口粮，甚至套购国家粮食牟取暴利。这种情况对粮食统购统销和农业社合作化十分不利。因此，根据上级党政指示精神，把粮食市场长年封闭关死，不再开放。今后农民之间的品种调剂，通过农业社和粮食部门解决。

冬去春来

辛庄村社員 顧友漁

鷄剛叫过三遍，天还黑漆漆的，辛庄村的刘正堂就挑着担子，从房門走出来，往西一拐，直奔村西去了。

“今兒个恐怕是第一名了！”他一边看看天上的星星，一边自言自语地往前走。一想起这几天晚上的会，特别是昨晚上那场大辯論，他脸上就露出一種好象有点不好意思似的笑容，加快脚步往前紧赶。

刘正堂是生产小組長。解放前，他可算得上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戶，常年是糠糠菜菜，稀湯寡水，一頓赶不上一頓地混日月。农活忙时，在家里侍弄那二亩漚屎濫地，一有空閑，就到离村三十多里的鴻大煤矿去背煤。他本来想拼出全副力气把日子过好，但事不如意，不管他成年价怎么張罗，到头来还是衣不遮身，食不糊口。

土改以后，生活变了样；合作化以后，小日子也就算过好了。起初他在劳动上很积极，大伙选他做組長。可这半年，不知为什么，沒精打采的，还常说个怪話，出勤也不积极了。象今早上这么早就出来，連他自己都觉得有点新鮮。正走着，忽听背后有人喊：“正堂哥，慢点，咱們搭个伴。”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外号叫黑脊梁的宋春玉。

老宋这人生就一身結实骨格，十三岁就跟他爹到口外去割莠麦。他和他爹一样有一个习惯，只要拿起镰刀开割，从不直

腰，人們夸他能干，就送了他一個黑脊梁的美名。意思是說，他一開鏟，在密麻麻的莜麥地里，只能看到他的脊梁，在太陽光下發出黑亮亮的光。

他趕到劉正堂前邊，笑嘻嘻地問道：

“今兒個你怎么起這麼一個大早啊？”

劉正堂聽黑脊梁說他早，那口氣又象夸他，又象有疑問，就反問了一句說：“你問這做啥？”宋春玉當下沒回答他，從口袋里掏出兩支煙，自己噙了一支，另一支送給劉正堂說：“先來一根這個吧！”接着他隨手划了火，把兩人的煙都點着。又往前走了幾步才說：“我不說你也明白，用不着刨根問。你还記得吧，收秋時，活忙得要命，常言說，八月秋忙，秀女出房。可你呢，三天打魚兩天晒網，不好好出勤還不算，嘴里還常說，這叫啥社會主義，大秋連頓油炸糕都吃不上，干不干就是那麼回事。我当时連罵你帶勸你，說好日子在后頭，讓你好好干活，可你还是懶洋洋的。這幾天你忽然又來勁了，今兒個你也上渠，比我都早，還不得問問嗎？”黑脊梁這一番話，把劉正堂好象又帶回到昨晚的會場上去了，只顧尋思，沒顧得答話。

兩個人的煙加上從嘴里吐出的氣，在初冬的早晨顯得特別清楚，一團一團的，簡直象小片白霧一樣，噴出去，又被風吹到脖子后去。過了一陣，劉正堂才說：“老二，凡事都有起落，前一陣子怨我不聽人言信鬼話，心里結了個疙瘩，昨晚上的大辯論，尤其是聽了王純書記的報告，才算把我的病根給除了。”

老宋知道他所說的病疙瘩是糧食問題，就問道：“奇怪呀，往時開會，怎么也說不通你那個够不够三百六的思想，昨晚上為啥鬧通了？”劉正堂用手指指心窩說：“這回才真算是眼明心亮了。”然後他又拍打拍打腦袋說起來：“以前你大哥也算得上是個積極

分子，队里还选我当组长，我干的也挺起劲。今年春起我听人嚷嚷留粮标准低，不够吃，起初我不大在意。后来薛老五常和我嘀咕，不是说这家揭不开锅，就是说那家缺几个月吃的，把我弄迷糊了。他还说：‘象正堂你这样的劳力，家里就两口人，要不搞什么定量，一年吃炸糕也足够啊！如今，你挣多少钱不也还是吃那三百六啊！’这种话听多了，就忘了从前过的啥日子，光想怎么干，还不就是混那点吃粮，眼前闹不好，还管他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因为这个，我才干什么都没劲气了。”

黑脊梁又问道：“昨晚上，你这思想到底是怎么闹通的呀？”

刘正堂说：“昨晚胥书记参加了我们队的辩论会。他帮助大伙算了几个账，拿过去比今天，拿今天比过去，左比右比，把我在旧社会的苦处可就勾起来了。我一想起当年数九天穿不上鞋，成年吃野菜喝糊糊的日子，就哭起来了。心里一难受，忽然间就开窍了。长个脑袋就有三百六十斤粮，年年春天还给补一些，再说这三百六又是平均数，我们老两口总共有九百来斤粮，解放前我做梦也没梦过这么好的生活呀！心里的疙瘩一解开，劲头就来了，忘本就得回头，昨晚上一宿没睡好觉，今儿个就起了个大早。”

刘正堂越说越来劲，不等宋春玉问什么，就讲起昨晚上的会来了。

“玉完成还叫不够吃，大伙给他一算，他一个光棍分了五百斤粮，夏天又买进一百三十斤，总共六百多斤，他还说吃了一个月野菜，这不是怪事吗？老二，你猜猜，他把粮食弄哪去了？”

“准是卖了。”

“没卖。他缝新衣服，做新鞋都是拿粮食换的，那还够吃？再给他六百斤也会弄没了呀！细账一算出来，他没得说了，只好承认错误。他的问题刚解决，饲养员张喜又提出一个怪事：他住

的屋子只要一没人，就有人到坑上去撒尿，鬧得沒法睡覺。大伙一听，气得哭不得笑不得，追了半天，才查出来是薛老五的独眼老婆打發孩子干的。”

“这为啥？”

“就是对合作化不滿意。飼养員住的那間房，是薛老五他們家的場院房，社里用了，他不滿意。明面不敢說，暗地里發坏。大伙一批評他，这家伙还没理硬找理，說入社时候，場沒入，这一来大伙的气更大了。这个揭露他偷生产队的肥料，那个揭他征新兵时他兒子逃跑，你一言，我一語，整的他再也不敢耍賴了。”

这时，宋春玉忽然象想起个什么事似的，紧忙問刘正堂道：“大哥，薛老五平常和你挺好，这回你給他提意見沒有？”

“提啦！我的那个够不够三百六的思想就是打他那兒傳来的，咋晚上我也速窩端了。”

宋春玉一听就笑了，赶忙說：“連你也發言了，你們队的会开的可真成功。”刘正堂的話匣子一开就收不住，又接过来說：“胥書記說了，鬧清了大是大非，在生产上就得来个大躍进。要想加快社会主义建設，咱們庄稼人就得多打粮食。眼下要搞一个大积肥、大兴水利的高潮。会，咱們慢慢接着开，从明兒个起咱們都上北台渠，大干一冬一春，提前实现四，五，八。沒等胥書記說完話，大伙就嚷嚷，都說沒問題。我也說沒問題。今兒个起大早上渠就因为这个。”

兩人說着走着，不覺已来到西沙河灘。这时天已經蒙蒙亮了，刘正堂抬头一看，只見小西山的半山腰，有不少人，他赶忙对宋春玉說：“老二，咱們来晚了，你看人家早就干开了。”宋春玉一看，發現自己落后了，只得放开脚步紧赶，回头对老刘說：“不要紧，明兒个咱倆还搭伴，爭不到第一名，也得爭个第一帮。”說話

时兩人已来到山脚下。爬上山坡,来到大渠沿,只見开山的人,正在打眼。真是鉄錘砸鋼釘,火星四射;鋼釘鑽石头,石末落地。挑土筐的,一行又一行,挑着一副顛悠悠的担子,往返犹如穿梭;打夯的把偌大的石碌礮抬过头頂,一夯下去把地砸一个大窩窩;刨土的,把鎬头举到半空,硬要一鎬劈下半边山;装土的,恨不得一锹撮走一个山头。人們不光手脚不停,連嘴也閑不住。唱山西梆子的,唱歌的,扯嗓子瞎喊的,此起彼落,好不熱鬧。刘正堂是头一遭来,簡直有点看呆了,对宋春玉說:“老二,这比四月十八的庙会可熱鬧多了呀!”宋春玉說:“到休息时候还要唱戏呢,咱們也快干去吧,別在这兒看熱鬧了。”

兩人挑了八、九担土,刘正堂就气喘吁吁了。他一边小歇一边說:“老了,比不过后生,我得想点法。”宋春玉可兴头正起,脱下小棉襖,往地下一甩說:“我这黑脊梁都是夏天才露,这回冬天露露看。”說着担起滿滿一大挑,飞也似地往填上跑。刘正堂左轉右轉,發現有一輛小推車閑放着,他弄过来一試挺合手,就推起来了。这时打夯的看見他推車比別人在行,土裝得多,人也省力,立即編了一首夯歌唱起来:“刘正堂哟,真能手哟,推起車子团团轉。人跑車飞賽流星,山神見了把家搬。人人都說車难推,老將手下沒困难。”

中午时,社員們都三人一伙兩人一羣地聚在朝陽弯吃干粮。一堆人前一堆火,速取暖帶烤干粮。业余剧团趁空演戏。刘正堂說:“我今兒个特別高兴,也唱一段。”說着就唱起“打金枝”,別看老汉嗓門不大亮,板眼也不算准,鼓掌欢迎的人可最多。

打这天起,刘正堂每天都頂星星来上大渠,和小伙子們一样干。等到一九五七年最后一天,他打开記分冊一算,秋收以后,已經掙了四五七分。他老伴說:“要这样下去,到来年大秋后,能

掙三千分。”刘正堂瞪了她一眼說：“你就知道工分，修好大渠澆上地才是正理。”明兒个你也到北台渠看看去，这一个多月，我們把渠快开完了！冻了三尺来厚的地也架不住我們这伙人治它。山挡道就劈了它，溝攔路就填了它，明年就能澆上水，可你光知道工分。”这一席話把老伴气得臉紅脖子粗，指着刘正堂說：“你别瞧不起妇女，咱們卖给社里的一百八十馱粪是哪来的？那可不是你拉出来的，是我积的肥，八十六斤鷄粪是我养鷄攢的，也不是你拉的。开渠是躍进，积肥就不是躍进啦？村里左一堆右一堆的肥料，有一半是妇女和小孩积的，你敢瞧不起妇女！”这一席話又把刘正堂說得臉紅脖子粗。

老兩口就这么爭吵着，把一九五七年的最后一天送走了。第二天，他們象往常一样，又和大家一起投入战斗。

他們和星火社的社員們一样，在大辯論以后，用加倍的劳动送走了冬天，又用百倍的热情迎接了一九五八年的春天，大躍进的春天。

翻了几番

齐 兰 贞

我們小时候都爱讀神話故事，每讀一篇神話，在幼小的腦海里就增添一些美妙的幻想，什么“点石成金”、“宝葫蘆”、“漁夫和金魚的故事”，都希望能成为现实。慢慢的，幻想随着年齡消失了，甚至想到这些幻想都觉得可笑。但是在一九五八年，我生活在农村里，眼看着在农業生产大躍进的同时，又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工业的高潮，实现了公社化，許多不敢幻想的事情，奇迹似地实现了。这样的速度，这样的声势，至今回想起来，都会引起無法形容的兴奋。生活在这“一年等于二十年”的时代，真象生活在神話世界里一般。

董家房乡星火农業社的工业就是以这样惊人的速度發展起来的。

六月初的一个傍晚，我信步来到星火农業社办公室，社主任楊成林照例坐在炕沿上，隔帘望見我进来，連忙就招呼說：“老齐，快进来上炕坐。”往常，他不是坐在那里凝神想問題，就是跟別人談論什么，当你走到他跟前时，他都看不見；今天，好象有些什么特別高兴的事。我剛一跨进門檻，見乡党委楊書記也在，他劈口就說：“老齐，这回咱們可鬧好啦，咱們乡和社馬上就办它三十几个工厂！”在座的还有周乡長（就是原八区小队“二楞”），忽閃着他那双有神的大眼睛，透着兴奋的亮光，臉上也紅乎乎的，簡直象剛喝过了酒一样。原来他們剛研究好乡、社开办工厂

的事，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兴奋的颜色。

“怎么，我们能开办三十几个工厂？”听到这消息，我也觉得太意外了，很想问个究竟。

楊書記他們就跟我搬着指头算起来，什么发电厂、农具修配厂、水泥厂、粮食加工厂、制鞋厂、縫紉厂、煤窑……很多都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又说，发电机已经订了货，不久就要运来。王振基师傅虽然是个白铁匠，可是那双手真能，什么机器也能摆弄，这两天就派他去天津买机床。机械厂和农具修配厂很快也就要建立起来。水泥呢，董長武已经在水沟石灰窑那兒試制成功了，马上就要动工修盖水泥厂厂房。窑子头村的粉房早已修理扩大，接受了城里的加工订货，拉来几大車高粱做粉条。不仅计划有了，而且已经行动起来。我越听越高兴，好象恍然大悟似地说：

“对呀，咱们乡是有条件办起这些工厂来，怎么我就没有从这方面去想呢。唉，思想还没有解放呢！”

“说得对，咱们闹跃进，思想可得好好解放解放，明天就要召集各村支部書記和生产队长来开个会，瞧着吧，都能拿出些好主意来的！”楊書記是党培养出来的基層干部，和羣众的关系極密切，有了什么事，总想到和羣众商量，依靠羣众。

这天晚上，我一直思索着这件事，我想，过去讀社会发展史，从理論上認識了劳动人民創造历史，生产力的發展推动着社会向前發展；現在眼瞅着生产力在一天一天的發展了。原来星火社的副業就組織得比較好，鉄工、木工、編織、皮革四个副業組，輔助社上解决了很多生产上的問題。鉄工組打了不少小农具，給社上的鉄車挂瓦打鉄，給牲口挂掌。木工組包攬了一切木工活，特別是制造大車架，社上买大車，只要买回車軸和膠輪来，木工組給配上架子，一部車节省六十塊錢；星火社的大車越来越

多，一出动就是成溜成行的。夏天，别的社的水果卖不动，烂在果树林里，星火社的鲜货，多咱还不等熟透了，就已包装好，运到张家口或县城里卖光了。秋天，星火社公粮入库比哪个社也缴得早。有些小社的社员们羡慕地说：“看看人家星火社，真是家大业大，车马成群！”编织组编的席子，四面八方都来订货；皮革组能自制全套的车套、马鞍，不仅足够社上自用，还能卖很多钱。社上就用这些钱来开支社员的预支，当时社员们都自豪地说：“我们社大匠人全！”涿鹿县的农民一提起星火社来，也会伸伸大拇指说：“星火社，咱们比不上！”

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春天大跃进时，星火社又感到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报纸上天天登载着各地搞车子化运动、技术改革运动的消息。这一下可把社主任杨成林急坏了，搞车子化吧；社里太缺木料，而且这一带过去根本不使唤这种小車，连个样板都没有；搞技术改革吧，连台车床都没有，一碰上铁活就麻烦了。这时候，木工组的王巩老师傅向社上要求去买一部手推車回来做样子，自造手推車；王振基师傅也来要求去买两部車床，回来先把机械厂闹起来。形势逼着人，非要把乡、社的小型工业发展起来不可。再说水泥吧，春天修水库的时候，工料都齐备了，就是缺水泥，要把水库堤坝底下的下水道修得坚固，非用水泥不可。水利股的任建春同志，东跑西跑好不容易弄来了一千斤水泥，才把下水道砌起来。天气又骤然冷了一家伙，下水道冻上了。水泥不怕风雨，就怕上冻，这一下还得返工，一个下水道就把买来的这点水泥用得差不多了。杨书记当时就感叹地说：“多咱咱们自己能制造水泥的时候，才能真正解决基本建设问题。”当时，我还以为这是个远景，不料，杨书记眼下就认真地进行这件事了。他打听到水泥是用石灰、红胶泥、石膏烧制成功的，把任

务交给董长武去试验，现在水泥已经试制成功，眼看就要盖厂房了。看来，乡社自办工业，既是形势逼人，也是星火社生产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规律，党掌握了这个规律，及时提出号召乡社要大办工业。……我就这么想着，想着，已经到了半夜十一点多钟了。

当我刚要睡下的时候，忽然电话站的老李喊我：“老齐，陈县长打电话来了，你去接吧。”我连忙跑去接电话，刚一拿起耳机，陈县长就问：“老齐，你们乡办工厂的事研究过没有？”

“研究了，我们决定办三十几个工厂呢！”说的时候，我的气儿很粗，这一回没有被动，也没让领导问住。

“三十几个？不行，太保守了，你们乡的条件好，要再动动脑筋，挖挖潜力。我刚从省里开会回来，咱们县报了一千个工厂的计划，省里还说太保守啦，你们乡三十几个厂，怎样能完成今后的生产任务呢？光是土化肥，也该办他好几个厂子呀！”

我的脸刷一下子红了，一直红到耳根，心想：“这回，思想还是没跟上！”

第二天下午，各村支书、生产队长在乡党委的院子里，开了好一个下午的会。在讨论了生产上的几个问题以后，杨书记把办工业的问题也提了出来。也许，再没有人能比这些直接领导生产的同志更能体会自办工业对发展农业生产意义，一提起办工业，就象开了锅一样，你一句、我一句地嚷嚷起来，主意倒挺多，就是七嘴八舌的一堆说，谁也听不清谁的。好不容易把秩序安顿下来，农业社副主任唐启文才慢吞吞地说：“咱们园里的果子，年年下货时，落在树下一层一层的，把它收起来酿成果子酒，开它一个酿酒厂，不是一笔大收入？”

“这一回，咱们可就喝上不要钱的酒了。”有谁在人羣中不紧不慢地开玩笑，惹得大家哄一声笑了。

“你們先別笑，等會兒開完會，有你們笑的。”下洪寺村支書宋繼堂，這是個有名的會說話的人，綽號叫“大力丸”，他一張開嘴說話，大家就豎起耳朵來聽。“我說，咱們真是大傻瓜，山上的藥材遍地都是，咱們婦女們挖出來幾分錢一斤賣出去，要是咱們開個藥材加工廠，製成藥，保險能賣它幾分錢一兩。這主意早就該打，太晚了！”他說着，做出非常懊喪的樣子，又惹得大家笑了，有人答腔說：“不晚，不晚，說辦就辦。”

又有人提議說：“兔血可以制‘血清’，咱們養了那麼多兔子，為什麼不開個制‘血清’的廠子？”這話也得到了大家的擁護。

這時候，有個生產隊長站起來說：“我說點，咱們那麼多的水果，何不開個果脯廠，把水果製成蜜餞，包你賺錢可多啦！”

“那得要多少白糖呀，太浪費啦！”

“誰有那功夫去做蜜餞，有人做也沒人去吃它！”

於是，引起了一陣子吵嚷，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反對的人主張把力量集中在最迫切的為農業服務的生產上去，贊成的人是主張把一切財富都利用起來，既可供給社員消費，也可以當作商品賣出去。我在一旁想，到底是勞動人民的風格，他們的意見雖然不一致，但都很實事求是，熱情和干劲很高。

在這個會上，你一條妙計，我一個主意，整整把昨天的初步計劃翻了一番。

從此以後，楊書記、周鄉長和楊主任他們就大忙起來，今天到山上去看礦苗，明天又扛着水平儀跟水利幹部去測量發電站。不到一個星期，縣里召開工業會議，楊書記和各村支書們都到縣里去參加，據說，這次會上要討論大辦工業的問題，會要開十來天。

這幾天，我下鄉到保岱村，一方面進行田間管理的檢查評

比，一方面宣傳總路線。第五天晚上，召開聯隊會議，討論評比的結果，正在討論得熱烈時，忽然門推開，村支部書記李占明進來了，隊長們都很意外，這些急脾氣忍不住劈口就問：“不是說開十天會嗎，怎麼今天就回來了？”

“大躍進嘛！開會也得躍進，行動更得躍進點兒唄！”李占明是個年青而又精明的支部書記，就怕工作落在後頭，會一結束，他就摸着二十幾里夜路回來了。趁着這機會，他就把在縣里開會的情況，有生有色地描繪了一番，各鄉的幹部怎麼樣聽了傳達報告；怎麼樣討論，又怎麼樣參觀了縣里新舉辦起來的一些工廠，土機器、洋機器一起并用制出來的許多工業品，徹底解放了大家的思想。在這基礎上，各鄉幹部算了自己的賬，訂出了辦工廠的計劃，說着說着，他突然問道：“咱們鄉一共訂了幾百個工廠的計劃，你們有沒有信心？”這麼一問，隊長們都有點楞住了，許多人心里沒有底，沒有把握，也不吭聲。李占明見大家不吭聲，他笑咪咪地朝大伙看了一圈，眼光停留在三〇隊隊長閻星身上說：“閻星，你說肥田粉那玩意兒上地好不好？”

“好，敢情好，要是一畝地有二百斤肥田粉，那我保證打上千斤糧！”

“那咱們每個生產隊辦他一個固氮菌廠，再辦一個土化肥廠，不就解決了大問題嗎？”

“那敢是好，可誰會造呀？”

“辦法，我教給你！”他打開小本，把從縣里抄來的製造固氮菌的辦法念了一遍。

“那我們一個隊辦他兩個固氮菌廠都行！”隊長們活躍起來了。李占明又把詳細的計劃介紹了一下，鄉、社辦哪些工廠，村辦哪些工廠，各生產隊辦哪些工廠，最後，他說：“同志們，快加油

吧，人家六堡^①已經点上电灯啦，要是咱們發电厂、机械厂都开办起来了，电灯亮堂堂地照着，馬达嗚嗚地响着，手推車推起来輕生生地，那可就鬧好啦！”說得隊長們眼睛里放亮光。有人腦子里开始盤算厂房；有人合計原料；有人干脆坐不住了，催促着散会：“我看，咱們就散会吧，我回去把小組長們喊起来，商量商量办工業的大計。”生产隊長回去，連夜行动起来。

大概是因为各村支部書記到村上都已做了工作，当乡党委楊書記召集党团员和隊長、組長来开会討論办工業的計劃时，不但沒有一個人提出困难和疑問，并且都提出一些新的建議，有人提出別人沒有想到的厂子，有人建議發動羣众投資办工業的运动。

其实，羣众听到了要大办工業的消息，紛紛打听，都很关心，也願意支持。有人把家里留着盖新房的木料拿出来投資，有人献出保存了几年的羊毛，更有不少戶挖出地底下埋藏着的銀元，要把死宝变成活宝，拿来做工業投資。水溝村有个党员名叫郭胜，今年已經五十七岁了还未娶亲，他把信用社主任王怀斌拉到他家里，当面从牆角挖出他那攢了二十七年的四十塊銀元說：“王主任，我这四十塊錢是年青时一塊一塊的攢下来准备結亲的，旧社会咱这穷光棍沒有結成婚，可这几十塊銀元我也不願去动它，留着老了动彈不了时，我再使用它。可是这回大办工業，我可动了心啦！人家六堡都点上电灯了，咱星火社还能落后嗎？我郭胜虽然老了，可是身子骨还壯实，我一定要过上共产主义的好日子！”

这个羣众运动是这么广泛，这么深刻，約莫一个月样子，我問信用社的王主任投資多少了，他說：“可不少了，連款帶物怕有

^① 这是五堡人民公社的一个村。

十几万了！”說着，他把身上随时攜帶的那个布袋提起来，往桌上一倒，嘩啦啦流出来一大堆白花花的銀元。我看了，眼眶突然湧起了一股子激动的淚花，劳动人民这样坚决，这样全心全意地支持工業化，支持社会主义的建設，我是永远都不能忘的。

为了办工厂，乡干部、村干部和生产隊長們便沒日沒夜地忙起来。这时期，我到城里去参加了一个會議，七月底，我刚从城里回到乡里，就听见一陣子洋鼓洋号的声音，窩子头村的支部書記唐树紀神采奕奕地領头走进来，身后紧紧跟着全村选派的代表；学生們打着鑼鼓，抬着“喜报”来向乡党委报喜，匯报他們完成了办工厂的計劃。接連兩三天，乡党委的院子里鑼鼓喧天、鞭炮噼啪响，十二个村子陸續都来报喜，全乡开办了几百个工厂，比第一次的計劃，翻了几番。

这都是公社建立以前的事了！公社化以后，生产資料可以在更大範圍內作統一的安排和調度，麦田公社有自己的鉄矿、錳矿、煤矿，有自己的森林木材，更便利于工業的發展了。在全民大煉鋼鉄的时候，麦田公社用自己的鉄矿石煉出了一百二十五吨最好的灰口鉄，从会煉鉄，發展到会翻砂，保岱煉鉄厂扩大成为机械翻砂厂，每天电灯亮着，馬达响着，翻制出各种各样工具和农具，并且自己制造旋床和車床。

在我一边回忆、一边記述着这动人的事情的时候，麦田公社正掀起了大搞积肥的热潮，社員們使喚着自制的手推車，推着二、三百斤肥料吱吱地跑；当然在今年春耕追肥时，还能大量用自制的土化肥、固氮菌来上地。

在过春节时候，社員們不仅仅是吃自己养的猪肉，还吃上窩子头制粉厂自制的粉条，董家房制糖厂自制的糖，喝的是保岱酒厂自制的果酒。

这种景象，又不是在七月时候所能想象的了，要是闭上眼睛，把这样的变化回忆一下，真好象有什么看不见的“神仙”的威力，在刹那间给建造了一座座的工厂；给点土成金。事实上，这“神仙”就是劳动人民自己！

公社誕生那天

公社干部 唐盛海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的晚上，各村剛成立的食堂連夜趕做第二天的早飯，各學校的學生忙着寫標語，就連剛進幼兒園的娃娃，也在糊着各種顏色的小旗。從桑干河岸的易莊、張順屯，到南山溝里的高莊、蕎麥川，從西山的屈莊、馬牙水，到汽車路上的茶房、下洪寺，每個村子都沸騰起來了。到後半夜，天比往常亮得慢，好象鷄也懶了，鳴得很遲，好容易才盼到大天亮。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是麥田人民公社誕生的日子。

這天的天氣，從早晨起就是晴晴朗朗；人們的心情比天氣還要晴朗。穿着花花襖的婦女，系着紅領巾的孩子，拄着拐杖的老人，敲鑼打鼓的後生，扛着報喜牌、申請書的隊伍，從四面八方湧向保岱。麥田人民公社成立大會的會場，設在保岱小學的操場。二十年前，蔡委心同志到保岱來成立抗日救國會時，恰恰也在这里開過羣眾大會。那時，只是擺上一張小桌子，稀稀拉拉的幾十個人。今天可不同了，操場正南，用幕布搭成的主席台，台口前檐橫額寫着“慶祝麥田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台中央懸着領袖象和國旗，會場四周到處張貼着五彩繽紛的標語。這個歡樂的場面，逗引得許多人想起了往事。

楊生旺書記的爹楊維老漢，想起了舊社會和地主打了四年官司的事。馬牙水的王喜祿想起了一九三九年正月二十五老填倉那天，第一次看到紅軍。張家河的張彪想起了柳仁、高幸、羅

正祥、赵广欣等同志。赵广欣同志后来牺牲了，可是柳仁、高幸、罗正祥同志都在哪里呢？“柳仁”，是江涛同志的化名，可江涛同志在什么地方呢？有人說高幸同志現在鞍山市做粮食局的副局長，已改名高树峰。有人說罗正祥同志在北京中央某部工作。現在他們如果能来参加这个大会，亲眼看看他們曾經开辟过工作的地区，有了多大变化，心里該多高兴呀！辛庄的唐啓文，想起了日本鬼子投降那年，王純書記第一次来辛庄，大家怎样搞减租。在八区小队，被人叫做“二楞”的周兴隆，这二年，人們都把他叫做周乡長了。他未免想起了国民党来的那几年，大家是怎样战斗，怎样生活的。八区小队同志們，也都想起了八区区委組織委員唐士倫同志。人們說，老唐在安徽省当茶叶工会的主席呢。他若能和大家一道参加这个大会，該多好呀！护路湾的閻万貴、閻久富、閻長春也难免想起和特务閻来順的斗争，想起笔架山上的日日夜夜，想起那位机智勇敢的閻万荣，可惜他在解放前夕牺牲了。参加辛庄第一社的那七戶人家更不用說了，就是亲手搞星火社的楊成林等同志也不能不想起这几年所走过来的道路……

人越聚越多。原来只估計能来一万人，开个万人大会，在咱們麦田公社說来，就是空前的了。誰知，这天足足来了兩万五千多人！

十二点整，大会开始了。

公社党委書記兼党委办公室主任張永智同志，宣布“庆祝麦田人民公社成立大会”正式开会时，說：“麦田人民公社誕生了！”話音未落，喇叭頓時响了起来。伴着洪亮的号声，人羣的欢呼声，鑼鼓声，鞭炮声，学生們的“社会主义好”的歌声，还有那拍得地动山搖的掌声，混杂在一起，同时飞上了九霄。人們手里拿着

的小紙旗，举着的彩旗，也搖动起来。霎时，这保岱村忽然变成了声音和彩色的世界。接着，党委第一書記侯岐山同志作了报告：

“麦田人民公社是由董家房、孙家溝、屈庄、上葫蘆、輝耀、岔道、馬家庙七个乡，三十六个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的。全社一万二百〇二戶，人口三万六千。社大地寬，南北縱深一百里，东西六十里，肥碩的土地共十七万八千三百四十亩。北自桑干河，南至高庄蕎麦川。有山区有平原，有河流有矿山。南山搞牧業，平原是米粮川。……”

党委書記楊生旺，公社副社長、原星火社主任楊成林也都講了話。

輝耀大队支書石連庆同志，在大会上以大搞积肥和后秋管理，向全社各个生产队提出了紅旗竞赛。成立食堂后剛剛从鍋台边解放出来的妇女也不甘落后，保岱村一位妇女隊長馮翠英站到台上，說出了全社妇女的心里話：“离开鍋头，拿上鋤头，走到地头，和男社員共同劳动。”

正在这时，在人叢中，大家忽然發現一个大牌子，牌上写着十二个大字：

自願申請参加麦田人民公社

大家正在奇怪，这人也跳上了主席台，發了言，原来这人是木匠高瑞。星火社虽然早就有了木工厂，可是他却一直不入社。为了能賺几个現錢，到处做零活。有人劝他入社，他說：“我是手艺人。有手艺走遍天下，掙几个，花几个，高兴还喝它几盅。”但在人民公社运动的鼓舞下，这个單干了几年的木匠，今天也要求入社了。公社党委第二書記兼公社社長吳全瑞同志代表公社當場批准了他。全場掌声雷动，这掌声又激动了另一个單干戶。

提起这个老單干戶，大大有名。麦田公社方圓百里，沒有不知道他的，这人就是茶房村的陈义富。这位老汉已經八十岁了，几年来一直过着單干生活；他不但自己不入社，还不許他的兒子全寬入社。”会后，他也入了社，說：“初級社，高級社，我都沒入，这次我要加入麦田人民公社。我情願把我那九亩地和兩头毛驢都入社。”人家問他：“你不是舍不得你那兩头毛驢么！”他抱着慚愧的心情說：“唉！我以前認為入社不如單干好。这次人家都走公社了，明年要一亩地打千多斤粮。單靠我那小毛驢，拉不动犁，耕不深地，怎能多打粮。我再不跟大家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总也跟不上。”

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六点。

会后，开始了大規模游行。繞着保岱村，到处是人羣，到处是紅旗，到处是歌声。在廣場上，这边是辛庄村剧团演出的精彩节目，那边是民兵的射击表演。一直到深夜，鑼鼓声、歌声、欢呼声，还在整个麦田公社境內縈繞。

八月三十一日，將成为麦田人民公社永久的节日。

拖拉机来了

齐 蘭 貞

一九五八年九月，是个双喜临门的月份，月初公社成立，月尾来了拖拉机，虽然这是两件意义不同的事情，赶在这一个月也是偶然的，但对于社员们来说，都同样是激动人心的事情，同样掀起了欢腾的浪潮。

桑干河南岸的秋天，似乎比任何季节都美丽。万里晴空，澄蓝的天高上去，高得几乎看不见，显得特别爽朗辽阔；没有春季那漫天黄橙橙的飞沙，也没有夏天那熾人的燥热；也许是那茂腾腾的“歪脖红”高粱和“金皇后”大玉米散发出来的潮气，润湿了干燥的空气，也许是那浓绿的果林里挂着滴溜溜的红果，给大地添染了颜色，一切都令人觉得那么清新舒畅！

往年，这正是农民挂锄等待收割的时候，蹲在街头抽几袋旱烟，过两天清闲的日子。可是今年大跃进就不同囉，春夏间，社员们战胜了一场大旱，使大旱年没有成灾，庄稼照样长得黑黝黝的。现在眼看着大丰收就要到手，社员们并没有放弃最后一分钟的努力，整天钻进庄稼里去追肥除草，让每一穗的颗颗籽粒结得饱满。可是在这地广人稀的偏僻山区，不管把多少劳力投进去，都象投入了深沉无底的海洋里，村舍、田间和大道上老是静悄悄的。

这天下午，董家房村突然听到了马达的声音，人们敏感的意识到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下地的人们，都从庄稼里探出头来，四处了望。在村里的人，也都从家里跑出来，站在街头等待。

拖拉机开足了馬力，一直躡进村来。夾道兩旁看熱鬧的人忽然鼓起掌来。男人和青年妇女都下地去了，站在街头的，不是老太太就是孩子，他們并不習慣拍手鼓掌，可是現在不这样就不能表达心头的欢迎之情似的，一股勁兒地拍个不停。年青的拖拉机手姜貴金、薛登山，唐仲奎、唐高和女拖拉机手唐化梅、董連珍坐在車上，被乡亲们这股子热情臊得滿臉通紅，向四面八方打着招呼，眼睛也不知道看誰才好。他們在二十天以前还在社上和大伙一起参加劳动呢，月初，乡党委挑选他們到城里去学开拖拉机，現在总算能开着拖拉机跑了，就受到大家这么热烈的欢迎，怎么能不臉紅呢！

拖拉机开到村西头，轉个身回来停在街中央。拖拉机手們剛跳下来，大家就轟一下子拥上去，第一个孩子跳上司机台，第二个、第三个都跟着跳上去，老太太也都赶到跟前，摸摸头摸摸尾地唠叨个沒完。下地的人們也陸續回来了，兴奋得忘了飢渴疲劳，圍在拖拉机身边舍不得走开。

“拖拉机来啦！”

“拖拉机真来啦！”

喜訊就象展翅飞翔着的蝙蝠，紧紧飞繞在家家戶戶的院子里，飞繞在歌凉的人羣中。

盼望拖拉机已經不是一年的事了。人們早就从苏联电影上、画报上、县乡干部的口头宣傳里，看到听到苏联集体农庄拖拉机耕地的情况，也知道中国有些地方已經使喚上拖拉机。可是这里畢竟是个干旱寒冷的地区，加上風、雹、霜、旱灾害，过去，一亩地打一石多粮食，就是好年景了，几时才能买得起拖拉机呢？也正是因为这原因，人們願意走合作化道路，坚决走合作化道路。星火农業社建社以后，产量一年比一年提高，到一九五七

年年底分紅以後，社上已經積累了十萬多元的公積金，訂購了兩部拖拉機。就象人們越接近幸福的時刻越不敢相信自已似的，社員們聽到這消息，都壓着心頭的興奮，半信半疑地說：

“訂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來呢？”

“唉，咱們這坡梁地，坑坑窪窪的，拖拉機能行嗎？”

“咱們這膠泥板土地，小得象一塊一塊的豆腐干，拖拉機連身也轉不開，咋耕呢？”

也有的社員說：“要是買那號玩意兒，我願意把我去年分紅的一半拿出來投資。”

今天，多年的想望，突如其來地實現了，人們禁不住熱情奔放。外村有連夜趕來看拖拉機的，通宵村子里人羣如流水。

第二天，開始耕地了，耕的是董家房和辛庄之間的一塊蕪地，生產隊長胥大來一早就起來張羅，參觀拖拉機耕地的人也來得不晚，有公社幹部，有社員，也有專愛湊熱鬧的孩子們，密密麻麻地圍了一層又一層。可是拖拉機手們都還不熟練，又被這麼多雙眼睛盯得有些慌，耕出來的隴背彎彎曲曲的，犁鏵入地也沒有個准兒，深一脚淺一脚的不勻淨。第一個上陣的是拖拉機手姜貴金，他急得一把一把地抹着汗水，好心的觀眾也替他着急。可是有些人就忍不住失望，嘀嘀咕咕地議論起來：

“哈哈，今天拖拉機來給咱畫地圖來啦！”

“原來拖拉機還沒有咱老黃牛耕地平整呢！”

辛庄村支書唐啓明不以為然地插嘴說：“別忙嘛，等駕駛員練熟了，這玩意兒可頂幾十條牛呢！”

耕完了第一天，又累又難受，姜貴金搭拉着腦袋，飯也不想吃了，其他幾個拖拉機手也愁眉苦臉的。辛庄村支書唐啓明和生產隊長們都來安慰他們，叫他們別着急，熟了才能生巧呢。鄉

党委侯書記对姜貴金和薛登山說：

“你們兩人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为了这点小事就泄了气还行嗎？有什么困难克服就是了！”

這句話，倒象把鑰匙，給青年人打开了腦子里的一把鎖，姜貴金說：“对，薛登山，咱們得拿出在部队时候的精神来！”

他們倆都是轉業軍人，薛登山一向是个能吃苦耐劳、組織性紀律性很强的好战士。什么任务交給他，不完成决不罢休。姜貴金則是个外表看来象大姑娘一样腼腆，而心里却很机灵的小伙子。一九五〇年參軍时，他还一个大字也不認識，一九五七年退役回来时，他不但已經有了初中的文化水平，而且学了一身的本領。七年的部队生活，他当过柴油机手、观测員、電話員、無線电台台長、探照灯手，当然也是个很好的汽車司机。學習这些技术时，他曾半夜半夜的鑽研过，不讓开电灯，就躺在被窝里默念，所以样样学得快，精通得早。这次他們去学拖拉机，与其說他是去学，不如說他去教，因为他会开汽車，只練了兩天，就当上了老师。可是在城里时，还没有来得及帶上鐮犁实际操作，就赶回来担負教耕的任务，一上陣，自然不是那么熟練。

从这天起，他們就一面耕地，一面學習。晚上六个拖拉机手在一起开会研究，总结一天操作的情况，得出些經驗来。不到五天，不但姜貴金、薛登山耕得很熟練了，而且把他們的徒弟唐化梅、董連珍等几个人也都教得很好，耕出地来，平平整整的，足有一尺二寸深，一天耕一百多亩，抵得上二、三百个青壯劳力深翻一天的活兒。这一下把乡亲们喜欢得心花怒放，簡直不知道說个什么好。

“姜貴金可比他爹有出息啦，他爹放了一辈子羊，窩窩囊囊的。”

“小后生們赶的时机好嘞！在解放军里長大的人，还能錯了嗎？”

2 妇女們都把注意力放在兩個女拖拉机手身上：

“唐化梅可真棒，人家才学了二十几天，就开得怪好的！”

“这姑娘在村里就是个好丫头，还是个妇女隊長哩！”

“你們看那董連珍多腼腆，大概年岁还不大吧！”

“和唐化梅一样大，十八啦！”

“看起来，咱們妇女啥活也能干，就怕当懶婆！”

拖拉机在羣众中的威信愈来愈高。拖拉机到哪村耕，哪村的羣众干活兒就更欢，好象是跟拖拉机赛上啦。当拖拉机来到下洪寺村的时候，下洪寺有位多年不出門的瞎子老大爷，也叫人攙上他来摸摸拖拉机，摸完了以后，他說：“得啦，我这辈子算看到社会主义啦，死也心寬了！”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在社員們的心目中，把拖拉机当成了社会主义的具体象征，只有看到拖拉机才真正看到了社会主义。于是，就更清楚地意識到，今天干劲兒愈大，明天的机器愈多。这第一部拖拉机同时成了鼓动机。

这以后，大煉鋼鐵开始啦。乡党委書記帶着民兵队伍和其他的青壯劳力都集中到保岱鉄厂煉鉄。十月中，拖拉机也按照原来的計劃，开到保岱村来耕地。这正是煉鉄最火热的高潮，工人們日夜三班倒替着，車馬如龙地运矿石运煤，可是那些粗大的高爐，每天要吞进多少料呵，尽管人馬不停的运输，也常常不是缺了煤，就是短了料，党委書記熬得眼珠上挂起血紅絲，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要是有一部汽車該多么好啊！

姜貴金看到这情形，就和薛登山商量：

“我看咱們把耕地停下吧！”

“你瘋啦，把耕地停下干什么？”

“現在是需要汽車的時候，咱們的拖拉機應該跑運輸。”

於是他們來找黨委書記說：

“讓我們跑運輸吧，看着那些老牛破車格悠格悠的，叫人着急！”

“主意是好主意，你們可不能三天兩頭的拋錨在路上，那就兩頭誤了大事啦！”書記回答說。

“我們一定加強保養，完成運輸任務！”

任務接下來以後，有幾位拖拉機手又產生了顧慮。

“我們怎末敢開到大路上去呀？”以往都是在田野里橫沖直闖，一聽到要上公路，多少還是有点心慌。

“沒啥，有辦法。”姜貴金把熟練和不熟練的拖拉機手編好三班，不熟練的先在一邊跟班，慢慢的胆子大起來，也就敢開了。他們人停馬不停的三班倒替，一天跑六次下花園，每次拉回兩噸煤來，一天拉回十二噸，抵得上二十四部老牛大車一晝夜運回來的煤。社員唐秀卿寫了一首詩歌：

大黑牛，謝謝你，

你為我們出過力，

現在你該去休息，

我們有了機器代替你。

還有些社員寫了“老牛失業”和“老牛嘆”等詩篇，他們聰敏地預感到老牛失業的機械化時代已經不遠了。

這一天，三號高爐正燒得起勁，突然鍋駝機抽不上水來，再燒下去就有爆炸的危險，司機員只好把馬達停下來修理。超過了十五分鐘，爐子裡的料也就會凝住，結了底可怎麼辦呀？正在

高产周上，哪經得起这么大的損失。在緊急的時候，工人們又想到了拖拉機，來找姜貴金：

“喂，老姜，能不能叫你那拖拉機把咱們這鼓風機帶動起來，別讓咱們停了火。”

“唉，你們真外行，还用問嗎？拖拉機可是頂呱呱的柴油機呀！這部柴油機是三十八馬力，比你們那鋤頭大幾倍的力量呢！”

“那可太好啦，快救救我們的爐子吧！”

從此以後，拖拉機又經常直接擔負起煉鐵的任務來，變成了煉鐵廠最大的動力。

煉鐵任務快要完成的時候，社員們又去忙着打場，繳公糧，拖拉機也就成了繳公糧的急先鋒，一車車的公糧送到城里，一天能拉十幾趟。運完了一個生產隊的公糧，又開到另一個隊的場上，生產隊長和隊員們呀呀的。一看到唐化梅那紅圍巾在空中飄着，就樂得合不上嘴了：“來啦，來啦，這回輪上咱們啦！”拖拉機手們跳下車來也不閑着，不是帮着扛糧，就是帮着過磅，工夫不大就裝滿一車，開上走了。末了，麥田公社又是繳公糧最早完成的一個公社。社員們一坐下來吸煙的時候，就把拖拉機當成談話的材料：

“這玩意兒的用途可真大，叫咱這刨地漢的腦瓜子可開開壳啦！”

“開壳，看着這拖拉機，咱們早就該少分點紅，情願少穿兩件新衣裳，也要多買兩部拖拉機！”

“不光少分紅，還該多躍點勁兒，明年來它個畝產千斤，一半拿去买機器！”

剛把公糧繳完，又傳來了好消息。縣委打電話來，叫各公社

的拖拉机手开着拖拉机到城里集中，訓練第二批拖拉机手，麦田公社还要帶回第二部拖拉机来。这天，拖拉机手們又都坐上車准备出發了，这本来是一次很平常的出差，可是人們听到消息，都来送行，一路上追着他們喊：“早点回来，早点回来！”这一羣年青的拖拉机手，帶着麦田公社社員們的心，去迎接第二部拖拉机去了！

話說麦田水庫

蘇 中 張葆莘

岔道河的履歷

吃桑干河水長大的人，對桑干河好象都挺熟。老鄉們都說上游一帶水流挺細，還沒有胖子的胳膊粗。水是越往下走越多，河面越往下越寬，水勢也越往下越猛。這是因為桑干河從發源地山西馬邑往東流的時候，在它經過的地方，有不少大小河流鑽進它的肚臍里去了。別的地方不說，單是涿鹿境內麦田公社一片，就有孫家溝河和岔道河，流進桑干河內。

岔道河是桑干河最大的支流之一。你要爬到黃陽山頂往南一看，只見一條萬丈銀龍般的大沙河，纏山繞嶺，穿澗刺坡，自南向北，自高而低，蜿蜒而下，那就是岔道河了。

岔道河是經岔道村流下來的，可不是在岔道村發源的。岔道村原是古時候涿鹿縣南的交通要道，縣南大道就在岔道村南口分岔。一條往西，過下關，進蔚縣，可達山西境內；另一條往南，越石門，過十八盤嶺，能到涿水縣。岔道村因路而得名，岔道河也是因東來的石門河和西來的關溝河，在岔道村南口相匯而成，才有了這個名字。

這條河在秋後夏前的季節，是干涸的沙河灘。一里來寬的河槽，滿鋪着鵝卵石和大石塊，那股長流水總共還沒有二尺半寬，連三指深都沒有。要是到了汛期，山洪水一下來，那水就象張牙舞爪的怪物，嗚嗚叫着往下猛沖，房子大的石頭也能沖

跑。它全長一百多里，流域面积大約有六百四十平方公里。上游是大山套小山，一山接一山，高低起伏，連綿不断，溝谷縱橫交錯，十六条大溝、一百六十三条小溝的山洪水，流进岔道河身，往下游滾去。

这水为过害。早先淹过董家房，冲过保岱，刮坏了兩岸不少土地。那时候人們怕它也治它，治不住就只好求神保佑。每年陰历六月六，沿河村庄都得杀一只羊，在河边祭祀，算是給河神爷的生日送禮。河神爷虽然年年收禮，可岔道河还照样搗蛋，年年这样，輩輩如此。老人們說，到清朝末年，有人开过渠澆地，可誰也沒看見渠到底在哪儿。記事的人光知道民国初年，孙家溝的地主刘繼緒，在茶房村东的上下房那塊地上，开了一条小渠，把岔道河的洪水引来澆地。

从前这些荒坡地又瘦又干，好年成才能打上百十斤粮，要碰上旱年，連地都种不上，所以沿河黄土坡的老乡說：“黄土坡，黄土坡，打粮一雀窩；冬天打柴十里外，一年四季扛長活。”董家房的老乡又說：“地薄山陡，打粮数斗，稅大租重，难以糊口。”民謠虽然說的是黄土坡、董家房，旁的村其实也完全一样。如今人家用山洪水把地澆一下，不但抗住了夏季干旱，那稠得象稀粥一样的洪水，水面上漂着厚厚一層从山上冲下来的爛树叶、牛馬驢羊的粪蛋蛋，澆一次就能淤半尺多肥泥，淤到地里真比什么都肥，一下子就把收成增加一倍。因此，人們都把山洪水叫做“自来油”。

穷庄戶人誰都懂得澆地这个理，誰都看出了澆地的好处。不过这就好象画上的金銀財宝，看得見，拿不着。渠是地主开的，虽然他刘繼緒沒到地里挖过一畝土，但地是人家的，渠也是人家的，从开天辟地以来也沒有过主人的河水，也就成了人家的私有财产了。哪怕这水从你的地边淌过去，哪怕你宁可出錢买，哪怕

你的地旱得冒了烟，水，还是一滴也不能动。財主們倒是又从开渠这件事上，找到一个剝削人的新門路。

穷人們自己修不起渠就得湊一伙人合干。一九二七年茶房村修众益渠，为买一亩二分渠口地，地主看出了非用他的地不可，一亩地竟敲了六百塊現大洋，少一个子兒也不行。有什么办法，要开渠就得把能买六七十亩地的錢，买他一亩地。一九二九年茶房又开了一条渠，渠口要用刘繼緒的一亩河灘荒地。这地，本来是兔子不拉粪的荒灘，这家伙却非給八百二十塊現大洋不卖。不，光給八百多塊还不行，他自己还有九十五亩旱地也得不出一个工、不花一文錢常年白澆。光这个还不行，他亲戚的六十亩地也得跟他一样的白澆。这明明是欺負人，可在旧社会没人替老百姓作主，为了能讓土地吃上水，大家伙也只得忍受这种剝削以外的剝削。不管怎么样，老乡們到底是靠自己力量把渠修起来了，而且領头动工的人，就是給刘繼緒当过長工的袁恒。

澆地的好处越明显，开渠的人也越来越多。从此以后，沿河兩岸的村庄，什么石瓮、甘庄、茶房、保岱、董家房、張順屯、黄土坡、藥庄、胥家窩、养田庄，差不多年年都有动工开渠的，大大小小的渠道，一天天多起来。有渠啦，紧接着就接二連三鬧起爭水、搶水的事来了。別看修渠引水的好处都被有錢有勢的人占去了，糾紛、打架、伤人、送命这些苦事，却都落到庄戶人头上。河东和河西，上游和下游，这条渠和那条渠，这片地和那片地，年年有打不完的官司，月月有斗不完的架。只要河水一下来，不管老天下多大的雨，人們也都从屋里往屋外跑，扛着鉄鍬，披着牛毛毯子，站在河边，一等就要等到半夜，好搶那点水。上游要截下游，下游要往回搶，河东的要拆河西的坝，河西的要截河东的水，你爭我搶，水比命貴，真成了大伙說的，“三寸水二寸泥，兒子老子誰也

不認誰。”为什么？只为“洪水賽飯稠，澆地賽如油”，誰都想搶，誰也不愿眼睜睜讓費挺大勁開出的渠里流不進肥水。

搶水給老鄉們帶來的苦害，真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那時候，有錢有勢的地主掌管渠道的命運，象穆家溝的賈明全，甘莊的劉化南，保岱的張萬順，胥家窩的谷文藻等等，都是獨霸渠道，一個比一個不講理。下來水他們先搶個光，剩下的給你放下去，剩不下就活該。老鄉們要和他爭水，他敢把你打死。董家房的董二就因為和谷文藻爭水，被這個惡霸打瞎了眼睛；一個叫董玉順的農民，為修渠占地事服毒自殺了；所以那條渠得了個外號叫“人命渠”。為搶水，藥莊出了一個專門靠給渠道打官司吃飯的大眼癩恩，哪年要沒官司可打，他就吃不上飯；為搶水，有的村甚至花錢買一個快死的老漢，讓他在打架時上前陣，然後好拿人命訛官司；為搶水，好鄉親化作陌路人，親戚朋友成仇人，鄰村變為疏遠村。鬧一回事，羣眾受一次傷害，地主可越來越發財。

老鄉們本來是想靠修渠得水利，結果是利得的不多，氣受的却不少。岔道河水給土地鋪上一層肥泥，莊戶人卻往岔道河水里撒下了千萬滴眼淚。一來二去，人們對修渠的勁頭就越來越小了，特別是下游一帶，更不願意再修那種“上游澆個死，下游死澆不着”的干渠了；再加上那年月人單力薄，實在也動不起大工程，政府又根本不關心老百姓治水的事，所以解放前的幾十年里，總共也不過修了幾十條小渠，合起來也就只能澆上一萬五千多亩地而已。又因為沒有一個合理的用水制度，你搶我奪，每年實際上連一萬亩地都澆不上。

解放後，受苦的窮人翻身了，岔道河的渠道才回到農民手裡。沿河一帶的農民羣眾，到底是和山洪水做過鬥爭的，在鬥爭中也訓練出了一大批有經驗征山治河的人；到了自己當家做主

的时代，可就大显其身手来了。这陣兒修渠，有政府的組織和領導，遇到難題，政府派人來幫助。沒錢，政府借給。一不用私人聯合，二不用為買渠口地費唇舌，更不會象從前那樣白白被人勒索了。合作化以後，人多力量大，不開渠便罷，一動工就講修大渠。羣眾性的修渠一年比一年規模大，水澆地也一年比一年增多。村村修，社社修，聯村修，聯社修，那勁頭真足得很，遇山劈山，遇溝填溝，在岔道河兩旁，滿布下密密麻麻的水渠網，鬧騰得在全縣、全專區都出了名。一九五七年，全省各專區都派人到岔道河來參觀和學習利用山洪水澆地的經驗。快收秋時，譚震林同志派了一位水利工程師來這裡了解情況。他對利用山洪的經驗很稱贊，說它是“無形水庫”。

渠道面貌變化的大，渠道管理的變化更大。解放前根本沒有一個合理的用水制度，訂出的規約是專門對付老實莊稼漢的，爭水、搶水、偷水倒好象成了制度了。解放初期，舊社會留下來的這種偷水、爭水、打架鬥毆的壞習慣，雖然比從前少多了，但還常常發生。為了解決這些矛盾，一九五〇年，岔道河沿岸設立了八個渠道水利管理委員會，專門領導和管理用水問題，還訂出以河道為階段，實行分段、分期輪流排澆的制度。到一九五二年，又成立了一個統一的岔道河管理委員會，政府派來專門幹部到岔道河當主任，很快就把岔道河管理得井井有條。

現在的岔道河，再也不是為害四方的河了，兩岸的土地再也不是“打糧一雀窩”的旱地了，再也沒有一村人和另一村人掄棍耍扁担、親戚變仇人的事情發生了。

現在的岔道河兩岸，也不是只有能澆萬多畝的幾十條零零碎碎的小渠，而是有一百九十三條大渠、支渠縱橫交錯布成的水網，僅僅十年工夫，把灌溉面積從一萬五千畝擴大到六萬五千

亩，比解放前几十年間所發展的水澆地多三倍以上。沿河土地，大部分都受到了岔道河水的滋養，糧食產量增加了一倍有餘。老鄉們好說“天地之別”這句話，這可是真的。

岔道河還沒有治完。眼前雖然很好，可它還不能滿足咱們的要求。比方說：山洪水不能隨人的心願支配，你得等它來。春天正用水的時候，單靠那半點流量的清水，不能解決抗旱播種問題；秋天不用水的時候，偏偏要發大水，你就得眼睜睜看着它白白跑進桑干河裏去。澇年頭水多用不了，旱年頭又根本沒水用。兩岸土地每年只能澆上一水，不能種麥子，更不能種稻子。這些問題要不從根解決，就沒法實現高產化，也難以進一步改善羣眾生活。因此縣委就下定決心，領導羣眾繼續征山治水，決定在岔道村修一個大水庫，把岔道河裝進岔道村里，讓它聽人擺佈。

訪 水

在岔道修水庫，不是一下決定下來的，還有一段複雜的過程。先前只是想修一條遍走桑干河南的大渠，要從宣化把水引到涿鹿來。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二日，在縣委王純書記領導下，一支訪水的隊伍出發了。參加訪水工作的，除了王純同志之外，還有水利電力部的下放幹部鄧耀華和潘之迪同志，董家房鄉水委會的任建春同志，中國作家協會下放幹部烏登雲同志。

他們從孫家溝出發，直奔西山去了。進過西山的人都知道，不要說往里，就是從孫家溝到屈莊這八里路，也不象在平川那樣好走。兩邊的山梁不說，那沙河床上的路，石頭砂子，砂子石頭，確實是難走，何況他們每人還背着行李，更不要說其中的

几位下放干部，从来没有走过山路了。

到了屈庄，王純書記找到了乡長秦德时同志。秦乡長的年紀不小了，留有一撮小胡子，从外表看，象个和善的小老头，其实，当年打游击时，对敌人可一点也不“和善”。秦乡長一听要為修南大渠去找水，心中十分高兴。因为这一帶是他从前打游击常走的熟地方，就由他做向导。当晚宿在屈庄，一夜無話。

第二天，他們从屈庄出發了。这正是陰历的正月末梢，寒風吹来，臉上还象刀扎一样。可是，背着行李，穿着棉衣，走起路来，不一会就汗流浹背了。王純書記却不理会这冷、这热，只是回忆着往事。这条山溝，恰是游击战争时，他經常活动的地方。每条山溝，都有他的足迹；每个山村，都有留宿过他的老大娘。正在思念之間，忽見郭耀华同志因身体太胖，又沒走过長路，早已气喘吁吁了。王純書記指着前面的山头，說道：“前面的山上有麇子。咱們再来，拿枪打兩只，吃麇肉餃子。”接着，王純書記講起了当年的革命斗争故事。大家听着，也就不觉得累了。一边走，一边說，很快就来到了千兒嶺。这里的山坡被水冲得乱七八糟，条条水溝，斑斑点点，就象有無數条的巨蟒，臥在山坡。远看，所有的山都是花的。黄昏时分，走到了胡庄，进村时才發現郭耀华同志早摔得滿屁股泥。

胡庄当时屬于宣化县，可是过去王純書記和秦乡長打游击时常到这里，和这一帶的老乡很熟。老乡一見当年打游击的老同志又来了，就象見到久不登門的至亲一样，喜出望外。羊油、豆腐，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客人。晚飯后，拥来一屋子老乡。王純書記坐在炕上，問道：“这边的桑干河水，往下边引，能过去不能？”老乡們說：“不行，山太多，嶺太高啊！”王純同志回头問了一下郭耀华同志：“嶺有多高？”郭耀华同志心細，早在

山头就用表試过了，順口答出：“九十米。”大伙坐在一塊商量了多半夜，还是找不出一条能够过去水的地方。

第二天，經過傅家堡。这傅家堡是抗战时期蔚、涿、宣县办事处的所在地。从前人們都知道：“东西潤、傅家堡，八路軍的县政府。”在这里，王純書記打了半斤酒，买了几个鷄蛋，大家休息一下。看来，想从这兒往下引水，是不可能了。大家一边休息，一边研究。研究的結果，修个水庫比开南大渠好的多。可是，在什么地方修呢？王純書記一边走，一边想着。走着想着，想着走着，說話之間，来到了翟家溝。他們本来沒打算在这里休息，但一进村，就遇到一位老大娘。她一瞧，这几个背着行李的干部，个个累得呼哧呼哧喘，就赶忙攔住，說道：“同志們，休息一会儿吧！”王純書記說：“不，謝謝！我們还要赶路呢！”这位老大娘一听口音很熟，便又瞧个仔細，說：“你不是王純同志么？总沒到我們这边来了，来了，連村都不进？”原来这位老大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主任。那时，王純同志常到这边来，和她挺熟，全国解放后，总也沒来过，今日相見，怎会不亲！那老大娘生怕王純書記走了，就喊来許多人，你拉我推，硬把这几个人都拉到屋里，休息了一陣子。临走，一位老乡一直把大家送到千兒嶺。爬山路可真累人，累得大伙都有点一拐一拐的。回到屈庄时，天早就黑了。

十六日，又从屈庄回到了孙家溝。

这天，下着大雪，大家走累了，起得都很迟。只有王純書記老早就起来，和孙家溝乡的党委書記張永智同志，冒着雪，到上边找水源去了。这边也沒有找到合适的水源，就只好考虑修水庫。当时考虑的地方，一个是孙家溝，另一个就是岔道。当天，郭耀华等同志就在孙家溝看了看地形。

四月十三日，郭耀华同志来到了岔道，恰好岔道乡的党委書

記吳全瑞同志在。他們看了看岔道的自然形勢，覺得很有希望，就回县委汇报了情况。四月二十四日郭耀华、潘之迪同志，和岔道河渠委员会主任牛永山同志拿着經緯仪，又来到岔道，开始測量工作。

五月四日，郭耀华同志在董家房向王純書記汇报了測量的結果。王純書記初步决定了修建岔道水庫。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涿鹿县委委员会正式开会决定修水庫。第一書記王子翔同志在县委会上說：“从現在起，就做准备工作，并且要做好宣傳工作，使羣众有思想准备。还要动員商業部門做好准备工作。”当时准备把这个水庫当做全县的重点工程，全县支援，县里出錢，农業社出工，要求在五九年五月竣工。县委除了委任王純書記做水庫施工指揮部主任，县监委書記關永政同志、岔道乡党委書記吳全瑞同志、郭耀华工程师做副主任外，为便于施工，并决定把岔道和輝耀兩乡合并。

七月四日，郭耀华又上岔道来了，这回他已经帶來立即施工的任务。他和到指揮部来工作的另外兩位同志，騎着自行車往前紧赶，沒想到石瓮时忽然天降大雨，躲沒躲处，藏沒藏处，只好在雨中推着車子，踏着一步一滑的泥路慢慢往前走。等他們来到岔道，一个个都澆得象水鴨子一般，脚上和褲腿都粘滿了稀泥。

第二天，他們就代表指揮部正式开始領導施工了。

至于这个水庫的規模和作用到底怎样？那就听听郭工程师在一次會議上的發言吧！

郭工程师的發言

“咱們这水庫的名字，是王純書記取的。从前这一帶沒种过

麦子，不是老乡不想吃白面，是因为没水不能种。修上水库，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把它叫‘麦田水库’，就是县委要把群众的愿望变成现实。

“这个水库，从全国范围看，是中型的，要在张家口地区说，也就算数一数二的大水库了。别看蓄水能力不算太大——这水库址两边的山太窄，工程可实在不简单。

“拦河坝四十米高，比官厅水库的大坝才低五米，比十三陵水库的大坝还高十一米。坝顶有五米宽，坝长三百十米，光修这个坝，就得八十三万多土方工程。你想想，取下这八十三万多方土来，就得砍掉几座山的脑袋，等把这些土一点一点送起来，筑成一个十几层楼那么高的大坝，没一点机器，全凭人力，这可真得点功夫啊！

“输水洞的工程也不简单。硬要把东山腰穿个三百五十米长的大山洞，咱们主要靠人工打眼，一炮一炮往下崩，这工程也很艰巨。溢洪道也是石方工程，就连修公路填山沟，也要土石齐动。还要修一个发电站。民办水库闹腾这么大，从前我还真没见过。

“有什么好处？别忙，听我往下说：

“有这么一笔帐。水库修好后，能蓄一三三〇万方水，用这股水能把原来岔道河两岸的六万五千亩山洪地改为清水地，哪时用水哪时浇，根治了旱灾；还能增加一万亩的新灌区，还能淤河滩地六千亩。光这几项，每年就能增产粮食一七八〇万斤。麦田、果林两个公社，光靠它，一个人一年就能增加三百多斤粮。

“发电站一修起来，公社的电气化就有基础了。工厂、矿山能用上电；农业机器也能用上电；学校啊，食堂啊，俱乐部啊，也都能点上头朝下的灯啦！从前老乡光听说过电灯，这回咱们公

社也要用用电气了。

“水庫里还能养魚。照規矩一平方米水面能养四 条 魚，咱們就算它兩条吧，二三五万平方米的水面，还能养四七〇万条魚呢，一条魚一年給咱們長一斤，一年就出產四七〇万斤魚。要吃，每人一年能有八、九十斤；要賣，能值一百万塊錢。咱們这祖祖輩輩沒吃過魚的地方，吃自己养的魚，这也算是新鮮事吧！哈哈！……”

“再說，有水就能种麦子了。过兩年，玉米、小米、黍子都得讓位給白面，这叫‘麦田水庫’名符其实。

“从前要修这么一个水庫，非得由国家投資，国家承办不可。县委老早就想修，可就是不敢下手，今年这么一躍进，原来計劃由县投資，羣众出工修，后来就干脆改为麦田、果林两个公社加上九堡果树場协作自办的了。从前要修好这么一个水庫，至少也得三四年，現在咱們讓它一年就完工；从前要动这么大的工程，总得有好几位工程师、技术員，一大批技术工人，現在咱們完全靠农民、土專家硬干穷琢磨；从前动这样工程也总得有一批机器，可咱們主要的是靠兩只手自造土机器。一句話，咱們是穷家底，土办法，修一个洋水庫，这叫‘土能生洋’。

“要說工程速度，称得起又快又好。你看：四月廿四日我和潘之迪来岔道勘测，廿七日測量完了，同时把水庫初步設划也做出来了。五月廿八县委通过决議，成立了机构，王純書記挂帅，筹备了一个月，七月四日开始調人鋪工，七月五日牛永山帶來雷管、炸药，九日民工到齐开始动工，十一日我們指揮都还没找到办公的地方，晚七点半，第一声开山炮就响了。地动山搖一声响，算是庆祝礼炮。

“从那天开始，到現在一天沒停过，就連大搞鋼鉄的时候，咱

們也还是五百多人坚持修水庫。现在溢洪道已經完工，輸水洞的前后洞臉已經开好，施工公路正在鋪填。技术連已經做出高空空綫运土器三十盤，輕便鉄輪运土車二百輛，轆轤运土器二十盤，杠杆夯八十台，單人夯一百个，各种工具都准备齐全。

“眼下問題是‘万事俱备，只等大施工’。等到明年开春，上它个万兒八千的人馬，晝夜猛攻它两个月，到下大雨季节以前，大垸有了攔洪能力，这水庫基本上就算大功告成。”

工 地 (一)

岔道村外南北山口兩头的六道旁边，都挂着一塊木牌。上写：“行人注意，本工地每天十二时至二时，下午七时至八时开山放炮，請行人、車馬繞行，注意安全。”到了这地方，就到了“麦田水庫”工地了。

岔道村东西兩面的山，又高又陡，怪石叢生，悬崖壁立，一条条大溝从山上直达山下，山脚下就是岔道河灘。兩山之間，南段有二、三里寬，到了紧北头，距离又突然縮短，成为一个酒瓶子嘴形。水庫的垸址就在这兒，真是个好庫址。“察哈尔省通志”的涿鹿“关隘”篇里，有一段記載岔道溝的話，“距县城四十五里，为县南交通要道，兩山壁立，形势險恶，乃軍事上重地也。”

现在，这里还是戰場。不过它不是兵家的戰場了，而是咱們向大自然开火的戰場。东山頂上写的“人作自然主”五个大紅字，就是羣众对打这个仗的表示。

在岔道村屯营扎寨的人，不是那些騎着战馬、挎着刀、扛着枪、滿身黃土的大兵，而是一羣扛鉄鍬、掄大錘的民工。这里倒是还有炮声，不过这也不是兩軍对陣的大炮，而是开山炮。炮声

一响，真个是山谷齐鸣，回音震荡，响声传到几十里以外。

工地上现在还没到最热闹的时候。要等到一九五九年春季动工修起大坝来，上万的人马拥到这地方，昼夜不停地轮班苦战，要不把岔道附近几个村子，都闹腾成人山人海，昼夜不分，车马不息，吵声不绝才怪！

别看现在只有五百来人干活，只要走进工地，谁也得站在路上往两旁山上看一阵。往西看，溢洪道早修好了。山腰上露出一条几百米长的溢洪道渠帮，整整齐齐，好象用刀把山给切了一下似的。将来大坝一动工，沙河滩上公路被封住，通往蔚县、寇家沟铁矿的公路，就要从这个山腰上绕过去。往东看，只见南北两个山头之间，半空中拉着好几道铁丝，自动空线运土车就在上面来回跑。只要听到唰啦啦一响，你抬头一看，准碰到它正好在中間那块地方自己张开嘴往外吐土。这东西又快又轻便，一整空线运土器抵得上二三十人挑一天。有了它不仅大大提高工效，省了许多工，人也用不着挑百十多斤的担子，山上山下地来回受累了。东山北面，石工和炮手们正在打轮水洞，里边有用风钻打眼的，也有用手工打眼的，外面只有清碴工推着车子一个接一个顺山坡往下倒石碴。这百十个人，是现在工地最硬的一帮好汉，专门和石头作对，要在一个冬天就把这座山打通。现在是山前山后齐动手，两伙人憋着劲儿干，谁也不肯让谁拉下一寸。到会师时候，究竟谁能占上风，只好等着瞧了。

闹竞赛可不光是这一伙人。不论是倒土的、装土的、筛沙的，各营、各连、各排，没有哪一伙人不想争红旗，指挥部收到的挑战、应战书足有厚厚一大堆。

在工地上，有这样一个老汉，他六十七岁了，上工以来，没休息一天，刨起土来，比青年人还能干。这人就是辉耀村的高全。

在工地上，还有一个五十七岁的張庫，甘庄人，他本来腿有病，可是筛沙时，一般后生只能筛一方半，他却能筛四方半；结果，老汉带动了后生，都筛到了四方半。象高全和張庫这样的人，如果只他一两个，也就不算奇了。奇的是：山上山下，工地内外，连连排排，男女老少，真个是各路英雄齐集水庫显神通。

这里的老乡都嚐过沒有水的苦。每年夏天，山洪水来时，那些扛着耩、披着牛毛毯，到地里等半夜水的人们，听说修水庫，怎能不把半夜搶水的劲头拿出来。那些在旧社会为搶水打过架，械斗过的人，来到水庫，赧顏相見紧紧地握着手。他們現在不是冤家对头，而是竞赛的对手了。凡是来的人，和水都有过关系。他們都清楚地知道，这样从根本上解决水的问题，只有共产党来了之后才能办到。只有党领导人民成立了公社，才有能力搞这样大的工程；也只有早日把水庫修好，才能进一步提高产量，改善生活。所以热情高、劲头大，就是因为大伙都懂得了这个道理。

工地 (二)

到过工地的人，哪怕只住过几天，都会感到这个工地上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巧干，一个是大协作。

前面說过，修这样的水庫，要按老一套常规得三、四年才能完工，如今一年就要干完它，可不是靠人多，也不是靠傻干。而是凭干劲，更凭巧干。干劲足，自然能大大提高工效；計謀高，就能給干劲加上翅膀，飞得更高、更快。

这水庫，从設計的时候起，郭工程师就和县委書記們一次又一次地商量，参考各地經驗，想尽一切办法要省工、省料出大活，

還要保證最好的質量，開工動手，就強調技術革命，不能單凭力氣。

原來工地一台機器都沒有，後來把木匠、鐵匠師傅攔在一塊，成立了一個技術連，建立了木工廠、鐵工廠、修理廠、水泥廠，就自己動手做起機器來。象高空運土器、轆轤運土器這些東西，雖然都是土機器，可是農村的鐵匠、木匠師傅們從來沒見過的，又怎麼下手做呢？有圖片，只能看見它的外形；有圖紙，大伙誰也不認得。怎麼辦？就只好找人先做出一個模型來，然後照着它放大尺寸做。試驗了幾回，到底是成功了。

幾個月的工夫，這些師傅們成天價造機器，做完這樣想那樣，想好了就動手，在木廠和鐵廠那兒，已經做好了足夠幾千人施工時用的各種土機器。別看這土機器其貌不揚，斗車的車軌都是木頭的，但這些東西比光凭人工強十幾倍。凭這些千方百計，就能省十來萬個工。

不光技術連是鑽研技術的地方，打眼的、放炮的、裝土的、刨土的，誰也不是傻干，工效比剛開工時提高了一倍多，就是凭鑽研技術得來的。這技術革命還是剛剛鬧起來，等將來人一多，諸葛亮們一多，誰知道還會出什麼新名堂啊！

要說起協作來，那更有意思了。

有人說，咱們水庫是個“協作”水庫，這話一點不差。前邊已經提過，修這個水庫的“戶頭”，除了麥田公社之外，還有果林公社和九堡果樹場，這是協作。如果從工程上看，協作的關係就更多了。

混凝土，是水利科學院材料結構研究所給試驗的；大壩的土壤，是土木研究所給化驗的。閘門啓閉器是水利部設計院金屬結構研究所承做的，人家任務太緊，結果是由共青團員們義務勞

动給做出来的。風鑽是門头溝的；空气压缩机是水利勘测总队寄存在官厅水庫的，也被我們借来了。高压管子是从官厅水庫借来的。沒有二吋的鉄管子，怎么办？恰好官厅水庫在施工时还留下一百多米，但都埋起来了。为了支援咱們，官厅水庫所有的干部，用业余时间义务劳动，从山里給刨了出来。空心鋼的鑽头是从龙烟矿弄来的。五吋的鋼管子，是东北大伙房水庫工程局的。土壤压缩机，是黄河水利委员会送科学院做鉴定的样品，現在也来为麦田水庫服务了。

空气压缩机沒有动力，就从县里搞来一部汽油机。来了汽油机又没人会安裝、發动，結果从官厅水庫来了一位技工同志支援我們。这人姓唱，叫做唱景明。他到岔道来，只有一个月，不但把汽油机、空压机的問題解决了，还培养了几个徒弟，从此工地也有了自己的技工。到岔道来的人，还不止是唱景明同志一个。比方說水泥，整个工程需要四百吨。从哪里来？一个方法是伸手向上級要，另一个方法就是从本县搜集。但搜来搜去，只能凑六万斤，离四百吨还相差太远。后来就决定自己燒。这里又碰到一个問題，我們从来沒有燒过，怎么办？不要紧，到北京去請。

果然，十月十五日，在从涿鹿到岔道的公路上出現三个穿藍棉襖的人，其中还有一个圍着綠色圍巾的女同志。他們是水利科学研究院材料結構研究所的朱宝石、蔡真咏、甄永濱同志。到岔道之后，除了帮助我們分析、化驗水泥材料之外，还成立一个水泥訓練班，傳播了燒水泥的技术，培养了徒弟。甄永濱同志，以后又采过兩次岔道，帮助找石头，試燒。他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小后生，又白又瘦，个兒也不高，完全象个娃娃，剛从南京工学院畢業，从来沒有到过北方，十二月的数九寒天，漫山冰雪时，他只

穿件薄薄的棉大衣，在塞外的山溝里寻找能燒水泥的石头。

这些支援咱們的單位，哪家也沒和咱們訂过什么合同，誰家也沒有送咱們东西、借咱們东西、試驗这化驗那的义务。但他們都象做自己分內事情一样来支援咱們。那些来的人，誰也不掙水庫一文錢，誰也不白吃水庫一頓飯，但他們也象水庫自己人一样那么晝夜苦干。这是为什么？都是为了支援农村社会主义建設，为了早日修好这个麦田水庫。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大协作么？这不就是“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么？

为水庫絞腦汁、跑腿、出力的人，不仅在这工地上，就是这工地之外，全公社的社員，哪个又不期待着水庫的建成，哪个又没有直接或間接地为水庫做过事呢！

工地之外

水庫的指揮部，設在岔道村的北口。从指揮部順着街往南再走几步，临街有所路东朝西的院子，指揮部的施工組，就住在这所院子里。除了工地上的一般工程之外，施工組还常常接受一些奇怪的任务。在这所院子里，也就常常随着这些奇怪的任务，出現些奇怪的东西。施工組的成員，主要是过去岔道河各渠管委會的同志。一进院，在头一間东房里，一条炕上住着兩位老人。一位是天盤渠的杜世昌，一位是方溢渠的張經遠。

杜世昌，看样子，五十岁才出头，修了一輩子渠，看了一輩子渠；他这一輩子都和岔道河有关系，岔道河每条渠是哪年开的，誰开的，花多少錢，誰和誰打过官司，他都記得一清二楚。

一天，郭耀华工程师把老杜找去，交給他一个任务，叫他做一个水庫模型。这老杜可沒上过学念过書，他沒画过画，更沒搞

过工艺美术，怎会做模型？可是在这工地，誰又做过模型呢？老杜唯一比别人强的地方，就是过去到張家口参观时，曾在一个展览会上，见过一次沙盘模型。如今，他就要动手，将这麦田水庫，按着竣工后的面貌捏出来。老杜也不知道人家張家口那里的沙盘模型，是用什么做的，自己就找来些黄膠泥。院子里找了个小房間，权做他的“美工室”。这位老“美工师”，就整天捏山捏水，栽树盖房，做起模型来。这山，是岔道山；这水，是岔道河。他一边捏着一边高兴，就好象这山是他亲手捏的，这河是他亲手开的。虽然岔道山有几条溝、有多少个山头，岔道河拐几道弯，他心中早就有数，可是为了做好这个模型，老杜一天不知要跑出多少遍，来而复去，研究真山、真水的位置。不几天，他果然捏了个麦田水庫。后来，有个石瓮来的老社員，年輕时候学过几天画匠，因为师娘發現他比师傅画得好，就把他赶走了。多少年来，他还爱画。到工地后，他听说业余剧团要演戏，就主动給剧团画布景。沒有布，就用紙来糊制景片子。他听说老杜搞水庫模型，又跑来帮他画模型。两个老人在一起，那老杜对水庫的全面工程更熟一些，就一一地介紹給他：这是溢洪道，这是供水渠，这是發电站……。等石瓮这位老画匠用笔往上塗色时，嘴里也念叨着：这是溢洪道，这是供水渠，这是發电站……

老杜不光会做个青山綠水的模型，他还是燒水泥的專家。

走进这个院子，可以看到一个高大的土烟囱，旁边还有个大风箱。看起来好象煉鉄土高爐，可是它的火，却不在爐膛里，而是在地上。火上鋪着一塊鉄板，鉄板上烤着一排一排的白色泥蛋蛋，就象烤餃子一样。这是試燒水泥的地方。

杜世昌只跟水利科学研究院来的几位同志学过几天，他用有限的一点文化，每天鑽研几本关于水泥的小冊子，就試着干起

来。修水庫需要高标号的水泥。这里不但要解决技术問題，首先还要找到原材料。老杜就每天背着筐，到山里去刨石头。差不多岔道附近的山溝，他都跑遍了。他先后找了十七种石头，然后裝成了木箱計重三十二公斤，帶到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分析化驗去了。旁人进京都帶点好吃的、好看的土特产，他却背着几十斤石头，来到北京。一路上为它受了不少累，可是一化驗，沒一样能用的。回来后，老杜每天还是坚持不懈地进山，刨回石头，碾成粉末，捏成泥蛋蛋，再放在火上燒。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試驗，老杜差不多都变成專家了。他不但学会了土法造水泥的全部过程，还知道如果一塊石头里含的氧化鎂太多，就燒不成高标号水泥。所以他說：“这老美(鎂)在哪也不是好东西！”他究竟試燒了多少次水泥，連他自己也記不清。郭工程师屋里窗台上放着十几种大大小小的水泥餅，就是他試燒的一部分样品。

党叫杜世昌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且做得很好。水庫施工虽然只是几个月，憑着敢想敢干和苦鑽，老杜已經成为一个美术家、一个水泥專家了。大規模施工還沒开始，等麦田水庫建成，誰知道杜世昌会再成为什么家？历史作証，他不会再是一个只会看渠的坝夫了。

再說施工組的另一位老人張經連。張經連的年紀比老杜稍長一些。虽然沒留胡須，可是头發早已花白了。指揮部交給他一項任务，也是到工地的外边去跑，不是找石头，而是找木头。

这偌大工程，不但需要大量水泥，也需要大量木材。当指揮部把木材的任务交給張經連的时候，老張还以为是叫他去採購哩！他心想，这个任务可不簡單，什么都好买，就是木料不好买；后来，他才知道，若是买，还算容易的，而是叫他去“找”。所謂“找”，就是不用錢，得把木料弄来。不用錢，用什么呢？用“共产

主义”

張經連就帶着共产主义,进了山溝。从石門到楊木林,从馬家廟到蕎麥川、高庄、鳳凰庄,还有下边的輝耀、上下水谷、石瓮,都跑遍了。山里真冷,十月二十一日就下雪了。这时,張經連恰恰在山里,他披着一件老羊皮,穿着一双他兒子复員时帶回来的軍用膠鞋,从这个村子走到那个村子;每进一个村子,他就用眼睛到处搜寻,先看看,估計一下这个村子有多少木料。

有次,他到了一个村子。用他自己的話說:“一进村子,我象个賊似的,每个院子都看遍了,到处找木料。”然后,他找到了支部書記,說明是水庫的,也提出了木料問題。支部書記先說,这木料是准备过年盖房子用的,現在很难买。老張又講了很多应当从集体出發,为整个公社着想,如何如何。那支部書記一听,狠狠心,說:“好!我不鬧本位主义,把木料讓出来!”老張也高兴了,說:“好!”支部書記接着說:“这木料,就按着市价算吧。”原来这位書記还以为水庫是派人来买木料哩。他本不願卖,經過老張打通思想,才肯卖给水庫。可是老張却为难了。費了半天勁,好不容易說服了他,誰知他还是以为来花錢买呢?不給錢,这話怎么开口?他只好暫時避开这个問題不談,而談起水庫来了。先講过去沒水如何苦,哪年哪月旱災如何;然后又把水庫建成后的前景說得天花乱墜,直說得支書恨不得馬上到水庫工地去参加劳动,老張看看火候已到,这才提出“不花錢”的問題。果然,支部書記到底还是無代价地把木料交給了水庫。

老張遇到过非常好說話的村干部,也遇到过不好說話的人,但他总是想尽了办法,說服了他們。他把水庫的前景和收益,背得滾瓜熟,他把破本位主义的道理准备得非常充分。他到处游說,人們称他为“共产主义的說客”。

煞 尾

在一次会上，有人提出过这么一个问题：

“咱们麦田人民公社现在没有麦子，叫‘麦田’，指的是前景，得等水库修好之后才有麦子。因此说，没有麦田水库，就没有麦田人民公社。可是，水库以前并不叫‘麦田水库’，只是公社成立以后，因为叫做‘麦田人民公社’，才叫做‘麦田水库’。你们说，到底是先有麦田水库，还是先有麦田人民公社呢？”

半天也没人答。最后，吴全瑞书记说：

“反正这水库和公社是分不开的。没有麦田水库，就没有麦田人民公社；没有麦田人民公社，也就没有麦田水库。”

摩天嶺南北

張葆莘

天真的孩子常常會發問：“天上有多少星星？”他雖然得不到一個明確的答案，反正總會有個“多”的概念。也許他用的第一個形容詞，就是用天空的繁星來比喻“多”。孩子接觸的生活逐漸廣泛了，思考的問題也多起來時，又會發問：“為什麼一個人一樣，所有的人的長相都不重複呢？”

可愛的孩子如果能把祖國走遍了，一定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在我們祖國到底有多少村莊啊？”或問：“怎麼這許多村莊的面貌都不相同？”其實不用走遍全國，就是把麥田人民公社的七十四個村子走完，你就會發現：七十四個村子七十四樣，每個村子都美，每個村子都好；山村跟平川的村莊不同，同是山村，也各有千秋。不信，你就從岔道往東南走，經過羅晏溝，再盤山而上，過連山堡，就是摩天嶺了。站在摩天嶺的頂端，雖然不能伸手摩天，確有凌駕于空的感覺，俯視羣山，果如杜甫所說的“一覽眾山小”了。在這環山之中，你會發現，南邊有個村子；北邊也有個村子；就在這摩天嶺的南北，相距只有五里，有着兩個外貌迥然不同的山村。

摩天嶺之南，有座鳳凰山，山上有一村莊，叫做鳳凰莊。

摩天嶺之北，有條山溝，在這溝里，偎着北山，也有個村莊，叫做穆家溝。

珍宝和神仙

鳳凰庄有个方圆六步、一人多高的土台，叫做鳳凰台。相傳，这里落过鳳凰。据說，鳳凰是不落無宝之地的。这鳳凰庄有什么珍宝呢？

鳳凰庄村現有九十九戶，三百二十九口人，土地三千亩。若論这土地，不能算宝，大部都是梁上的梯田，不但引不上水，而且瘠薄得很，更主要的是地勢太高，气候冷，每年無霜期只有一百一十天，产量之低，是可以想象的。这还不說，这里連水都沒有。村里的人，想尽了办法，鑿过井，找过泉，結果还是得用驢从四里外的地方运水。

这大概不能算做珍宝。

你若能把这里种的田都看看，首先感到惊讶的不会是瘠薄，而是这田呀，怎会长了翅膀？山坡山梁，就連那峭立千仞的危崖巉岩上，也都垦成了梯田，真个是把地都种到云彩里去了。

你若走进鳳凰庄村的办公室，头一眼看到的，准是牆上那張獎狀，那是一九五四年三月，县里獎給鳳凰庄村楊永互助組的。

你知道，从五五年以来，他們連遭三次雹災，去年亩产只是十一斤，光吃國家的供应粮就是十二万斤，而一九五八年不但沒有吃供应，反能向國家卖出余粮了。

这些，都說明什么呢？

这里有宝。这宝，就是鳳凰庄人。这些把地种到云里去的勤劳的人，这些听党的話、从合作化道路走过来、战胜了自然灾害的人，就是世界上最贵重的珍宝。

在鳳凰山山麓，有座名叫翠峰寺的古刹，据山門前的碑文記

載，這廟是明弘治八年（一四九五年）修建的，距今已經四百六十多年了。關於這古老的廟宇，流傳這樣一個傳說。這廟最初雖然是僧人主持的，但不知在哪一年，從哪一方，來了個姓韓的雲遊道人，這人不是一般指着香錢和布施度日的老道，而是一個勞動者。他給別人當長工，有時也做短工，而且勞動得還非常好。人們都喜欢雇他。經過了多年的勞動，一天，他正在鋤地，一家來雇他，要他明天去干活，他答應了；一會兒，又來一家，他也答應了；再來一家，他又答應了。三家雇，他全答應了。第二天中午，吃過晌，這三家的婦女到一起，閑談起來。這個說：“我們今天可雇個好短工，是韓老道。”那個說：“我家雇的也是韓老道。”另外一個說：“我家雇的才是韓老道呢！”原來這三家雇的都是韓老道，韓老道都去了。人們說，因為他勞動得好，從此韓老道就成了仙，改稱為韓老祖。現在，翠峰寺的正殿還有韓老祖的塑像哩！你看，鳳凰莊這裡，連成仙的標準都是勞動，這裡的神仙都熱愛勞動。從這個傳說，也可以看出鳳凰莊人是多么熱愛勞動了。

這裡的人，自古以來就是勤勞的，而且很早就有換工的習慣。所以，土改以後，黨給農民指出合作化的道路時，他們馬上就響應了黨的號召，成立了互助組。第一個互助組是一九五二年成立的，開始時只是換工，參加的有王進、楊緒、楊連景、楊德、楊信、楚國寶等人。到五三年，又增加了楊永、魏記書、張琛。由於人畜力互助，比單干力量大，能解決困難，產量就比單干增多了。這九戶嘗到了組織起來的甜頭，就有了更高的要求。五四年，他們在地里就念叨着轉社。恰好這時，趙縣長和鄉里的王恩飛同志來了，住在楊永家裡，他們又提出了這個要求，趙縣長說：“能搞就搞！”後來又到縣里開了七天會，縣委講了怎樣辦農業社。

回来后，大家更坚决要搞了。于是，在凤凰庄就出现了第一个十五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社共有土地四百七十多亩。这时还是初级社，分红时，土地三成，劳力七成。人们都被喜悦和希望所激动着，几乎每天都开会，而且每次会都没有缺席的。那时还没有社办公室，只是在豆腐坊里碰头。每天都为社张罗着，奔忙着。不但开了豆腐坊，养猪，还贷了四百六十元，买了二十六只羊，连户里投资的，光羊一共就是五十多只。不仅凤凰庄如此，就是摩天岭北边的穆家沟，也是这样。这时，穆家沟的十七户的常顺互助组，也转了初级社。牲口没草，就组织青年到寇家沟去打，没得烧，又打了三万多斤柴。单干户看了，都说：“还是人多力量大，几天就弄到这么多的柴！”常进亮把在信用社里存的一百万块钱（旧币），也拿出来给社上买了煤；没有牲口料，他就从家里拿出来六石料；什么簸箕、筛子、铡刀、叉，社里用什么工具，都是回家去拿。四十多岁的陈曹氏，入社后，社办公室就设她的院里。过去，她的房，别人想住，她都不租，现在为了社，把房拆了，做了牲口圈，她都毫无怨言，反而欢天喜地。天一黑，大伙就到一块，也不用去找开会。情绪高极了。果然，头一年，初级社就显出了它的优越性。凤凰庄的杨永社秋收时吃了两天糕，人们都兴高采烈的。那年平均亩产八十二斤，单干时亩产只是六十斤。穆家沟的初级社也热闹非凡。买勋单干时，只打两口袋粮，这年打了八袋，是社里派八个人，一人扛一口袋给他送去的。每个社员家里的人，都换了新衣服。陈亮一直梦想着三件大事：做床花哩被；装上四块玻璃窗；缝上一件老羊皮袄。这年，他的愿望实现了两件，只是皮袄是在第二年缝上的。

丰收的欢乐，激起了合作化高潮。这高潮，席卷了摩天岭南北。到五五年，凤凰庄以这个小社为基础，把另外两个互助组也

并了进来，这社一共是四十七户了。除了成分较差的二十一户没有吸收之外，全村基本上都入了社。穆家沟除了原有社之外，又成立了一个社。第一社也扩大了，增到七十九户；第二社是三十七户。等到五五年底，党一提出高级化，这两个村子又马上转成了高级社。

这一年雨水多，涝了，减了产。但这些勤劳的凤凰庄人，在村支部的领导下，大闹副业，秋后分红还是不低，一个劳动日拿了八毛多。穆家沟的第二社，有二十多户在银行存了共六百多元。穆家沟的两个社，共糶余粮三万多斤。五六年，又遭了雹灾，用了国家的供应粮三万斤。五七年，又遭了雹灾。初秋，早起还是晴朗的天气，空中连根云彩毛都没有，后晌忽然湧来一片乌云。只是细长的一条。刷的一声，随着这长片乌云便飞下一场雹子来。这雹子有核桃大小，难怪老乡称它为“弹子”了。这弹子所经之处，地面上的庄稼，除了地里的山芋之外，都打个净光。树变了秃树，山变了荒山。树上没了叶，山上没了草，山区的羊，反要到平川去放。多亏地下还倖存点山芋，这年凤凰庄平均亩产才达到十一斤。秋后凤凰庄要了十二万斤供应粮，穆家沟也是十二万斤。如果在旧社会，这得有多少人被活活饿死，多少人出去逃荒呀！但这两个村的人们，并没有被灾害吓倒，光这十二万斤粮，就需款一万元。两个村支部领导社员们，在这摩天岭南北，和自然灾害搏斗起来。

凤凰庄一方面搞副业，做木箱，另一方面派出了二十个人去天津参加修建海河工程。这二十个人发挥了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他们去做工，不是为了逃荒，而是为了家乡，为了农业社。他们除了吃饭之外，把工资全部交给社里。临走时，社里还开了个欢送会，互相挑战，在家的保证他们走后不影响生产，实现五八

年大躍進；走的人也保證積極參加海河建設工程，并把工資寄回來，支援社里度災。光是這二十人交回來的工資，就有兩千元。

穆家溝村支部為了救災，也想出了很多辦法。支部書記陳連孝在報上看到了四川挖金砂，並提倡農業社開采小礦的消息之後，就在礦上打了主意。這一帶是出錳的，而且過去國營胥家窩錳礦也到這一帶來勘探過。他就和常順、常進清到北小溝去勘查，找到了幾塊礦石，大家都非常高興。但是有了錳，賣給誰呢？有人說宣化鋼鐵廠要。陳連孝就帶着這幾塊礦石到宣化去了。經過鋼鐵廠的化驗，最高的含錳量是百分之四十三，最低的是百分之三十四。可是陳連孝更關心的是他們要不要。他們的答復是：“你們先去開吧！等我們研究一下，再通知你們。”等了二十幾天，可收到信了，却是不要。後來在縣里開會，偶然遇到宣化機械廠的一位任同志。他來看了一下，說可以，要訂合同。而且一張口就要訂三百噸。陳連孝一听，吓了一跳，社上不但沒有人力、物力，而且技術也不行，怎能采出那許多呀！“訂七十噸吧！”後來，縣委會工業部的周部長批評陳連孝保守，才壯着胆，訂了一百五十噸。可是，沒有工具，怎辦？從胥家窩錳礦借來三套工具，從鐵匠爐那里借來釘子、錘子。社里一共抽出十二個人，由陳連孝同志領着，開起礦來了。這十二位采錳英雄，除了陳連孝之外，還有陳海清、陳海玉、陳海生、陳寶、常林、李玉、常進瑞、尤萬林、常生、常杰、常進良。常進瑞是個六十八歲的老漢，也參加了。這礦一天能采出一噸，到五八年三月，就出了三百六十噸。

五八年這一年，由於黨提出了生產大躍進，這兩個村不但把十二萬斤糧買了回來，社員的生活得到了保證，而且在生產上打了勝仗。去年畝產十一斤的鳳凰庄，不但沒有做供應，除了繳納

公粮和五九年的口粮之外，还卖给国家六千斤余粮。穆家沟村，不但在农业上获得了空前的丰收，还白手起家办起工业来了。这就给公社办工业打下了基础，后来和相广的八个人合起来，就成为公社的八一铁矿了。而且陈连孝也就变成了咱们公社第一批转到工业战线去的干部，当了麦田人民公社八一铁矿的矿长。

五八年年底，参加海河工程的人也陆续归来了。他们离家不到一年，这里就变了。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吃饭不要钱。这凤凰庄人，不但顿顿吃饱，还能经常改善生活吃糕吃莜面。过去，只是年节喜庆才吃的糕，现在每月也可以吃两次了。可是人们还忘不了那艰苦的日子，人们对公共食堂也有个意见，说：“公共食堂成立以后，连糊糊也喝不上了。”五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有个从天津海河工地回来的人，早晨到了涿鹿，一刻未停，就一直赶回来了。当他翻过摩天岭时，日已西斜。严寒的冬天，他汗流浹背，气喘吁吁，解开前襟，由于长途跋涉，行李早已散开，一条被子横披在肩头，急煎煎地走来，恨不得一步迈入家门。他怎不急呢！这一年，他在外边的劳动，支援了海河工程，也支援了家乡的度灾。这一年，家乡不但度了灾，而且还成立了公社，吃饭不要钱了，这变化有多大！他多想到公共食堂吃一口喷香的油炸糕呀！

在历史上，这一带是屡见雹灾的。打开“保安州志”，从“群异”篇可以看到，几乎每隔一、二年就发生一次。象康熙六年（一六六七）的阴历八月四日就是“大雨雹。起上葫蘆，至矾山，东西百里，死禾万顷。山如积雪，野若铺霜，三日不消。杀男妇三人，羊豕无算，破头者甚众”。而每次雹灾，都要“大饥饿，死者无算”，严重者是“人相食”。可是今天呢，今天的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但战胜了它，而且还要消灭它。成立了人民公社，这山区就不一定种粮食作物了。以后，远地、高地，他们都不准备

种了，近处种果树，种杏核，大搞副業；远处植楊柳，發展林木；多种苜蓿，發展畜牧業。那时，就是再下雹，也不会成灾了。

韓老祖如果活着的話，不知他面对这連遭三年灾害的局面，有何办法。过去神仙办不到的事，現在我們都办到了。在党的领导下，沿着一条紅綫走过来的人們，又怎能不胜过神仙呢！

鳳凰不落無宝之地。果然，这摩天嶺南北确有珍宝。勤劳的人民，用他們的劳动，創造了战胜灾害的奇迹。这，怎能不引得鳳凰来呢！

誰說人間無鳳凰

鳳凰台上落过鳳凰，沒人見過。但是，一九五八年，在这摩天嶺南北，却出現了一只鳳凰。

五八年春的一天，一位老大娘走进了原岔道乡党委的办公室。从前是岔道乡党委的院子，现在是麦田水庫的指揮部，等到水庫建成之后，这所院子就是水晶宮了。这位老大娘是个軍屬，因兒子有信寄到乡里，她是来取信的。乡里的文教干部赵潤福把信交給她之后，看了看信封，对她說：

“你兒子駐在北京市昌平区×××村，軍邮第七二五部队三分队七小队，你走回信不？”接着，就代笔为她写起回信来。

“兒，你走后，乡里村里的干部，对咱都好。你在那里安心工作，不要惦記家……”她口述着。

“还有什么写的沒有？”

她沉吟一下，說道：

第一当兵目的要达到，
不要叫首長为你把心操；

第二要和班內同志團結好，

千万不要把小脾气鬧！

这几句詩，恰恰被吳全瑞書記在屋里听見，便赶紧出来，問道：

“你是哪村的？”

“魏家庄。”

原来那魏家庄也是山村，只有十二戶人家。这时，正在大搞文化革命，可这魏家庄过去沒有学校，就連識字的人，也星星点点沒有几个。吳書記正为这事發愁，一听她是这村的，就說：

“請坐吧，这是你的家！”

“全中国都是我的家！”

“方才你念的那兩句詩，是誰教給你的？”

“我自己編的。”

吳書記觉得有些出奇，又問：

“你念过書沒有？”

“沒有，我是个大文盲！”

“你是哪里的娘家？”

“保岱。”

这位老大娘叫做張玉衡，自称文盲是虛，她是保岱的娘家，倒是真的。抗战前，十二岁时曾入保岱小学讀書。那时，女子进洋学堂，还是件新鮮事，全校只有四名女生。念到五年級，十七岁，因家庭困难，要笔沒笔，要紙沒紙，再加上父亲封建，就中途輟学了。張玉衡的爹，貪圖八十塊現洋和八石谷子，不顧女兒的幸福，把她卖給荒山小村魏家庄的賈明礼了。这賈明礼也不是富家，只是为了娶女人，不得不傾家蕩产，借了一屁股債。張玉衡过得門来，最初虽有寻死的心，但还是生活下来了。一辈子受

尽了辛酸。五八年在县城开文教工作跃进大会时，她忆起往事，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我父亲，老封建，
将我卖了八十元。
山连山来山靠山，
树木草叶遮满天；
多见石头少见日头，
苦日子熬了几十年。

其实，她的年纪并不算太大，刚刚四十四岁。但是，苦难的岁月，早已把她折磨老了，牙齿都脱光了。只是解放后，她们的生活才有好转。她一共有二子二女。长子贾林，是个共青团员，五七年，应征入了伍。做娘的记得非常清楚，儿子走的那天是腊月初九，她给儿子烧了一盆洗脸水，对儿子说：

“快洗洗脸好走，和凤凰庄人一同走，不要叫别人等咱们。”

然后，把儿子送到坡上，儿子说：

“娘不要送我了。到部队可以继续学文化，您放心吧！”

“你等等，我还有几句话嘱咐你。”

稍顿一下，她随口念出首诗来：

儿你做事要勇敢，
不怕困难和危险；
认准目标就苦干，
争取立功把家返。

儿子没有辜负母亲的心，到部队就当模范，练兵中，在全连得了第一名，戴上了红花，还得了支金星笔。

母亲呢，也没落后。

一天，贾明礼家来了位不速之客，那就是吴全瑞书记。经过

了解，吳書記這時已經知道了張玉衡的身世。他是來動員張玉衡的，要她在魏家莊把文化革命鬧起來。開頭，張玉衡的信心還不足。吳書記說：“有什麼困難，你就找我。”張玉衡說：“有困難，我克服；克服不了時，我才找你呢！”吳書記走後還叫穆家溝小學的教員王春林同志去協助張玉衡。這已經不為人知的高小生，在她兒女成行時，忽然又辦起教育來了。沒有教室，教室就設在她家的外屋；操場就設在她的院子裏。用黑煙墨刷刷牆，算是黑板；找塊破毡頭，就当板擦；用高粱糶做了筆杆。什麼都有了，沒有學生。老鄉們雖然都願意讓自己的子女讀書，可是對這個“豁牙子”老太婆却信不着。她能辦出什麼名堂來？後來有人想，管她能教好不能教好，就算給看看孩子吧！這樣，勉勉強強，送來十名學生：四個女孩、六個男孩。孩子們來了，都不管她叫老師，不是叫嬌嬌，就是叫大娘。不管叫什麼，只要來了，她就高興。學校有了，學生也有了，就是沒有書，孩子們念幾天也就不來了。恰好，王春林同志送來了一塊小黑板和一批課本。這些課本都是穆家溝小學校同學們已經用過，捐出來的。這些書都舊了，她怕孩子們不感興趣，夜里，就在燈下重新裱糊一番，有的還畫上了花，塗上了各式各樣的顏色。第二天，這些舊書都變成花花綠綠的新書了。她把孩子們又找了回來：“有書啦！”孩子們見到這些花花綠綠的書，覺得很新鮮，也就歡天喜地地願意來了。

魏家莊民辦小學成立了。

吳書記知道了這個情況，鄉里批下了一百元，叫他們蓋校舍。村里沒有木匠，張玉衡也舍不得花，就分文沒動，給國家省下了。為了學以致用，她教的都是農村應用文，就連算術也結合日常生活。為了培養孩子們的勞動習慣，每天早晨，她領着孩子們把街都給掃了。最初，家長不信任她，過了三個月，孩子們回家居

然能算工分了，都特别高兴，逐渐改变了过去的看法。有人說：“想不到，这老‘豁牙子’还真有一套。”

过了三个多月，到五八年十月，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一个学校，公社文教部决定把魏家庄小学和穆家溝小学合并。魏家庄的学生都要搬到穆家溝去住。張玉衡去征求家長的意見，都同意，說：“跟你去，我們就放心了！”人們也有意見，有人說：“这回‘豁牙子’也不扫街了。”

如果不知底細的人来到穆家溝小学，初次見到她，一定会覺得这位老大娘非常奇怪。她瘦弱的身材，連牙齒都沒有了，看上去怎么还不有五十多。可是她的精神，却又和她的外貌，甚至于年龄，也極不相符。声音洪亮，精力充沛，只要一进院子，就可以听到她那朗朗的声音。她好象什么都关心，对什么都有兴趣。赶巧了，你若遇着她担着兩桶水，迎面敏捷地走来，簡直不象是位老大娘，活象是位年輕的大姑娘。事实上，自从她来到穆家溝小学，不但院內院外的清扫，几乎所有的活，她都包了。秋收时，上完課，她还跑到場里去打穗枷。几个小学在石登联合开过一次运动会，她居然也出了場，参加了賽跑。不仅有很多事情，和她自己的年龄不相称。不知底細的人，对她的身份也会弄不清。如果正赶上开飯，你走进食堂，看到一位老大娘在那里扶着孩子上炕，可能会以为她是炊事員，再不，就是学生的家長。穆家溝村的幼兒園也設在小学校院里。她在工作之余，还經常主动去帮助兩位在那里工作的姑娘。如果遇到她和幼兒園的小孩子們在一起，又会以为她是个保育員。当你知道她原来是位老教师时，最初也可能以为她是位“老”教員，对新的东西不大熟悉；可是你走进教室，听到她在教新拼音字母时，看到她在黑板上写的拉丁字母，你能相信她是只在抗战前念过五年書，而且有几十年都沒

有摸过書本的人么？

敬老院有位老人叫楊生，当張玉衡剛来穆家溝时，对她也不太信任，曾找她談过，当他对她有所了解之后，曾經对她有过这样一句評語，說：“赶到好时候啦！老啦老啦的，还要露一手！”

敬 老 院

在这摩天嶺南北的兩個村子，还有一个显著不同之处。鳳凰庄瓦房多，站在高崗向下望，随着山坡高低，翻滾着一片一片的屋脊瓦浪。据說，从前这鳳凰庄曾来过一个燒瓦的工人，后来这人死了，手艺沒留下来，却留下很多瓦房。穆家溝的瓦房不多。有，也只是过去地主的房子，这些房子現在不是食堂，就是村支部办公室或供銷社門市部。这穆家溝是个临溝依山的村子。房子是一層比層高。最高的一層就連上了山。人們就在房屋的后墙开鑿个窑洞。这窑洞有个好处，就是冬暖夏凉。主要是存放东西，有的也住人。在穆家溝，又是瓦房、又帶窑洞的院落，一共沒有几所。其中有一所，就是敬老院。

敬老院的房都是朝陽的正房，几扇大玻璃窗把陽光引到屋里。窗下有鋪又長又寬的暖炕。冬天，外边一共有兩重門，把風阻在外边，屋里除了溫暖，就是幸福了。怪不得老乡还叫不慣“敬老院”，而把它叫做“幸福院”。

在这幸福院里，一共有七位老大爷，四位老大娘。都是老五保戶和無人奉养的老人。七位老大爷，住在正屋的东屋，他們的年齡是：

常天胜 八十六岁

賈富全 八十三岁

王文章 八十二岁
常进考 七十五岁
楊生 七十三岁
陈重 七十岁
常照 六十四岁

所有的人，都是七十岁以上，只有常照最年轻，今年才六十四岁。他是常天胜的儿子，因为常天胜下身患有瘫痪，不能下地大小解。常照一来是侍候他，同时又是敬老院里的炊事员，服务员。严格说来，他还不是敬老院的老人，只是工作人员。除了他和楊生之外，其余的几位老人，耳朵都有些聋了。楊生的耳音虽然还好，可是眼神不济，什么也看不见了。楊生的眼睛是怎么坏的呢？这里边还有段故事哩！

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知道，楊生还是咱们的老干部，做过村长哩！

究竟是哪年哪月，他也记不清了，反正是在抗日战争以前日本人还没来呢！楊生到南山去卖牲口。那里驻有一伙子穿灰色衣服的队伍，见着楊生就叫老大爷，待人又和气，还关心地问，有买牲口不给钱的没有？和楊生所见过的军队都不同。人们说，这是贺龙的队伍，叫红军。去了几趟，慢慢熟了，他们也就知道楊生的情况了。一次，红军对楊生说：“你就当你们那里的村长吧！”楊生后来说：“我就这样给共产党当上了村长，还是个大村长，管这一带好几个村子，包括史家沟、岔道、罗晏沟、凤凰庄、穆家沟呢！”有一次，他又到南山去，红军告诉他，要他在一天到高庄去，县长给开会。楊生高兴死了，要见县长了，他一辈子也没见过县长。回到村里又不敢对人讲，就跟弟弟说了。弟弟说：“说不定上级会叫你干什么，你回来，财主们要不服从你这个村

長怎办？”楊生一想也对，就决定把那个村長也帶去。当时有兩套村政权，一个是敌人的村長，一个是我們的村長。当时給敌人当村長的是常进世。楊生跟他一說，他不敢去，可是又不敢不去，就叫他孙子常玉亮和楊生一同去了。

到高庄之后，楊生就等着看县長。他还是按着早年的眼光，把当“官”的都叫“大人”，連賀龙同志，他都叫做“賀龙大人”。正在屋里坐着，外边喊：“县長来了！”楊生出去一看，并没有馬，也没有轎。他想，县長大人，怎么还不得騎馬坐轎的。誰知这位县長，身穿和普通百姓一样的毛藍衣服，头上罩塊羊肚手巾，手里拿着一根小棍，随同几个伙伴，一面走，一边說笑，就那么随随便便从山上走下来了。楊生仔細一看，只見随同的几个人，腰里还系着一个小藍布包袱。后来他才知道，县政府就在腰中的藍布包里，連官印都在里边呢。

以后，楊生曾經給我們军队籌集过兩次粮餉，每次都是五百塊現洋，一次是給賀龙將軍的队伍，一次是給閻玉祥同志，还給平西九团政治处蔡委心同志送过五石米、五百斤莜面。

他这个老村長，一直当到抗战后期，后来他兒子又接着給我們做了村長。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进攻时，楊生因为掩护咱們的粮点，他們父子都被敌人逮捕了。他的家庭受到了摧殘，他的双目就是在獄中瞎的。

有一天，他坐在敬老院的暖炕上，向人們講起了这段一去不返的苦难岁月：

“我在監獄整整蹲了四个半月。他們管我叫老八路。我不是八路是什么，一臣不保二主，我就是个老八路！他們說，我們村的保長要能保我，就放我，他这才叫廢話！我們村的保長賈存

長和我是冤家对头,他是国民党,我是八路,他会保我!一天,忽然誤傳,說我兒子在另一个獄里死了,我一急,火就涌上眼睛,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見了。

“出獄以后,我的家就沒有了。这叫戶灭九族,鷄犬不留。猪杀了,鷄吃了,狗死了,猫也扒了皮,烟囱有一年多沒冒烟……”

解放后,楊生一家的生活虽然好多了,可是兒子的家口太多,分居另过,顧不上照拂他,再加上双目失明,老人就一个人住在窩洞里,顧了上工,顧不了做飯。公社成立后,村里有了敬老院,他才搬到敬老院来。往敬老院搬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就搬了来的。說什么,他也不肯搬。他担心,担心自己头髮太長了,会給党給社会主义帶來敗兴。怕別人看到他的長头髮,說敬老院的坏話,說毛主席办的敬老院,里边的人竟連头髮都不理。所以他坚持要把头髮理了再搬。公社成立,他太高兴了,恰好这时有汽車来运錳矿矿石。汽車駛进这荒山僻溝,还是第一次。他非要用手摸摸汽車不可。摸到了还不够,还要到里边坐坐。司机說:“別人不成,你这位老大爷成!”他就坐在司机身旁,乘着汽車,兜了一圈。好心的司机見他头髮長,一定要把他拉到涿鹿县城去理理髮。老汉不肯,还是在村里理的髮。搬进敬老院之前,还特意洗了臉洗了手,准备到敬老院之后劳动。他說,即使重劳动做不了,帮助炊事員做做飯总是可以的。可是,做飯就得講衛生,所以他才洗了手。搬进敬老院之后,他是不甘心光吃飯不劳动的。他跑到村支部說:“給我点活吧!”他一看当时秋收,村里每天要往大队(管理区)送匯报。他一定要把这个送匯报的工作攬下来。人家說,你眼睛看着不着,又是山路,不行。他說:“我是老八路,从前都給共产党送情报,老了就不能了?”別人拗不过

只好讓他送。他每天跑一趟岔道，風雨無阻。他仍然像當年給八路軍送軍事情報那樣，將秋收報表奉之為神聖不可侵犯，當做機要文件來跑“交通”。他拄個拐杖，每天行走十幾里路。途中，經過菜地，他就用手撫摸一下白菜，遇到玉米，就用手摸摸玉米。當他發現今年是大豐收之後，就像當年聽到前方傳來捷報一樣高興。到岔道時，總要坐在大隊部聽聽有線廣播的喇叭，逢人就問詢，別的地方莊稼怎樣。當大隊幹部告訴他，全國各地都放高產衛星時，他回到村里，到處不住地宣傳。他雖然只是敬老院的一個普通老人，誰也沒有指派他做什麼工作。但他覺得自己是“老八路”，應當是個幹部，還主動地做工作。在敬老院里，他自覺地向其他老人做政治工作，沒事就給大家講政治，講今昔對比。無論講什麼，他總忘不了這一句：“你們看看，咱們現在頭頂的是棚，腳踩的是磚地，四扇玻璃大窗戶，吃飯不要錢，有人把飯給你端上……”老人滿意極了，他是從心眼里往外滿意。他親身感受到了社會主義，他所感受的社會主義是那麼具體，好像他過去跟敵人鬥爭，坐監牢，瞎了眼，這一切都有了代價，換取了今天的幸福。人們說，楊生到敬老院年輕了二十年。其實，豈止年輕了，他還主動地復了原職，仿佛又做了村長。他對村里的一切都關心，都負責。他聽說學校來個新教員，也要去看看，怕他教不好。張玉衡剛來時，他也曾怕她教不好孩子，還找她來談過，用他的話說，是“我給她開個會”。他對第二代特別關心，常跑到學校去問，現在還缺什麼，有鼓有號沒有？需要什麼，他跟鄉里說去。後來果然有了鼓有了號時，他特意跑去看看。聽說，村小學有了高小班，特別高興，逢人便講：“咱們也有了‘高等’啦！”

他對社會主義，對黨愛得太強烈了，也常常發脾氣，他說：“我的脾氣不好，愛罵人。誰說八路不好，我就罵誰！”

別人對他怎樣看法呢？張玉衡有句話說得好：“楊生的思想最結合今天的社會了。”村里的老鄉，無論是誰，一提起楊生，都用尊敬和驕傲的口氣談論他。仿佛他是穆家溝的寶。就連公社領導上都知道他。

穆家溝的詩人賈善有首詩，是專門寫他的，曾經在咱們公社的“麥田快報”上發表過：

七十三歲老楊生，
工作積極真熱情，
風吹雨打全不怕，
手拿匯報送大營。
老漢送信勁氣大，
楊生倒比青年行，
楊生時刻想念黨，
生活愉快永年輕。

銀砂洞今昔

——八一錫礦小記

袁 中

山 醒 了

沉睡着的荒山又醒了。

四百年前，明朝，它曾經从几万年的沉睡中醒过来一次。那时候，它亲眼看見有成千上万的人馬，掄着笨重的鉄鑄，打开它的胸膛，取出宝物。然后又在它的長長的身軀上，燃起上千座火爐，把从它胸膛里掏出的宝物，裝进爐膛，煉成另一种宝物。

那时候，这座山可真不平靜啊！

- 有多少人在它身上跑来跑去？
- 有多少汗珠浸潤着它的衣衫？
- 有多少車馬在它脚下如穿梭般地往返奔馳？
- 有多少声音震动着它的耳鼓？

它曾經随着劳动者的愉快而合唱过，它也曾随着劳动者的痛苦和悲哀而嗚咽过——但沒多久，这一切都停止了。

人們只在它的身上丢下几片殘磚碎瓦，几件不能再用了的破家具。再有，就是那些直入它的胸膛的深洞，和那些受不起殘暴折磨而長眠在洞里的若干具尸骨了。

在这以后，它又象先前一样地沉睡起来，一直到一九五八年春末，它才突然又被惊起。这是被八个开山的勇士，手掄鉄錘，暴打鋼钎震醒的。

从这天起，它又每天都能听到鉄鑄冲击岩石的声音，震蕩山

谷的火药爆炸声。它的胸膛又被打开，宝物又被取出。

它睡着的时候，人们叫它荒山；醒来，它又以宝山的身分，随着开山勇士的歌声合唱起来。

傳 說

相广村背靠黄土高崖，面迎層層峻嶺。二道河从它脚底下急湍而过，南北兩山的果林，又密密麻麻地遮住了它的頭頂。西去五里，直通蔚、涿大道，由东往南，步步不离山。

这村子，由南往北，房子一層比一層高，从东到西，长达三里多。赫赫有名的永福寺早已塌敗了，可是那在瓦礫堆中的碑文，却能清清楚楚向人們証明：一千多年以前，相广——那时它叫相官，早就是一座龐大的城池了。

辽統和十六年(公元九九八)重修永福寺的碑文上写着：

“保安(即涿鹿)郡治西南隅，距城五十里許，地名相官村。有古城焉。城之陽二里，环以羣山，延以林麓，其中所創者永福寺也。寺之得名，始于应历十九年(公元九六九年)。”

九百多年以前，說它有“古城”，那么这古老的城池(现在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庄)，誰知道它到底度过了多少岁月？而今，“环以羣山”的山，依然健在，“延以林麓”的林，早不知哪里去了。至于永福寺的塌敗，到底是遭天火燒了，还是被包文正領兵剿了？这完全是世世代代农民流傳下来的傳說，我們就不去管它吧！

古老的地方多傳說，相广的傳說多如河。相广的老人講起傳說來，象是对人們敘述他自己的一次最美的經歷一樣，連他自己也象听众似地那么入迷。

永福寺和尚的追魂故事不必說了。

明朝在相广練兵的故事也不必說了。

讓我們請一位老人講講我們說的宝山吧。

“听老人們說，相广东南的山上，有一只神羊，它出沒無常，不知住在哪兒。只有羊倌看見过它在山梁上吃草。后来，这只羊不知在什么地方吃下了数不清的銀子，然后它就化成一座山，匍匐在相广东南。这山就叫羊坡山了。

“人們都說羊坡山里有銀子，都想进去掏銀子。可是山那么大，石头那么硬。又沒有开山鑿匙，誰能进得去呢？

“大明万历十三年，皇上派天官楊波帶人到相广，他們把种地的，当兵的，做工的都拉到山上去挖銀子。他們一鎬一鎬地刨，一畝一畝地挖，不知費了多大勁，累死了多少人，才在羊坡山，石佛爷洼挖开几个洞，取出白亮亮的銀砂。打那以后，羊坡洞就叫銀砂洞了。

“石佛爷洼往西一里地，有个地方叫千道溝。他們在那兒安了一千座清銀爐，日夜燒煉，銀子成車往下拉，千道溝也改名叫千金地。

“光听說銀子出的沒数。不知道他們煉了多少年。楊大人高兴了，皇上也高兴了，賞下来大戏到山上唱。山上的人日夜受苦，看上了戏都喜欢得笑了；山，从来也沒有看过戏，它也喜欢得咧开嘴笑了——洞里边全都塌了下来。

“从此以后，銀砂一粒都沒了。皇上發下封条，貼住洞口，不讓人进去。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大胆汉子进过銀砂洞，都說洞太深，走不到底。进去过的人还說：洞里有一尺多長的蝙蝠，有全身紅色的大鳥，洞中間有一条白亮亮的地河，河上有一座松木独桥。站在河这边能看見对岸有成堆的銀砂和銀猴，亮的耀眼，

但是誰也不敢过桥，怕掉到地河里淹死。

“后来又有人进去过，刚走到半路就碰见里头出来一个又高又大的人，见人就蹲下屙屎，把他吓得魂不附体，赶快跑将出来。以后就没人敢再进去了。……”

这是传说，一半也是真事。

羊坡洞还在山顶，石佛爷洼洞口的石佛也还在那里一丝未动，就连当年清银镗烧出的矿渣，也遍地皆是。我们的开山勇士，就是在银砂洞旁敲打着这座山的。但取出来的不是银砂，而是锰。

八勇士

八个年青人都来自相广村。

他们不是听信了传说，为着寻找发财之路而来；他们也不是出于好奇，为着解开银砂之谜而来。他们是接受了相广村党支部交给他们的任务，做开采锰矿的开路先锋来了。

相广人早就知道这山上有锰。这条北从胥家窑后山起，南至灵山脚下的百里山脉，凡是它经过的穆家沟、史家沟、北小沟、小道沟、石棚沟、老黄沟、左卫、小斜阳、杨木林等等一带，都发现过锰，难道矿苗还会越相广而过吗？更何况，早些年就有个坐小汽车而来的日本人，以行家的口气肯定过这里有锰，我们胥家窑的国营锰矿也曾勘测过这座山的埋藏量。

有锰，它就瞒不过这八位勇士的眼睛。

八个年青人名叫：王健信、王健美、王健忠、王玉山、王资福、宋来明、史宗福、范玉堂。当支部把开锰矿的任务交给这八个青年人的时候，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说：“有困难”，也没有一个人迟

疑不前。他們几乎是象得了光荣獎賞那样高兴，第二天便帶着鉄錘、鋼釘去叩宝山的大門。

最艰苦的斗争，往往会给人留下最甜美、最幸福的记忆，而这差不多又是永远都忘不掉的。八个年青人，都享受到了这种幸福。

五月，是塞外寒热变化不定的季节。早晚要忍受着奇寒，中午却又要忍受短暂的暴热。狂风一起，天昏地暗，令人睁不开眼也站不住脚；飞砂打在手和脸上，疼得象换了针扎。这一切，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常常是在同一天里都要经历一番。

早晨，他们披着晨雾，走向五里以外的山崖，用敲打岩石的声响迎接朝阳；晚上，借着星月的光辉走回家去。

他们的手中没有任何科学仪器，只能凭借有限的经验用肉眼来搜索矿苗。而这样，就常常不得不付出许许多多一无所得的劳动。他们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开出一条二十一米深的窑洞，但这个洞却没向他们缴纳一吨锰。面对着这个用一个多月心血开出的深洞，他们发过呆，有过由失望而带来的痛苦。但他们立即又抛掉这一切，转到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的战斗。再一锤一锤地打，一炮一炮地崩。

夏天来了！

强烈的阳光辐射，能使人头晕眼黑；暴热，简直比受到大火袭击更难熬。岩石好象更硬了，鉄錘也好象增加了分量，但勇士们治服这种困难的办法却是：站在发烫的岩石上，赤着背膀，猛抡鉄錘，以心中燃起的热情之火，抗拒太阳的毒火。

在八副青铜般的臂膀上，满布着闪着晶光的汗珠；从八付火红的面孔上，不知滴下了多少汗雨；阳光从每个人身上揭去表层薄皮；阳光又给每个人的眼珠上加上几道血丝。

休息时候，如果能躺在树蔭下，讓山風給擦擦汗，喝上几口凉生生的泉水，或者再把腦袋冲一下，那該多美呀！但这种享受，却只能是中午吃干巴菜飯时的幻想。他們能喝到的水，不过是跪在什么地方，用嘴去吸吮存在山窪間的雨水；最好的歇凉的地方，那就是他們自己开出的洞口了。

人們倘若亲眼看看他們的劳动条件，誰也不能不欽佩他們那种少有的頑强。

有时候，他們要躺在地面、仰面朝天打眼；有时候又要爬在空气窒悶、仅仅能容納一个人轉身的地方，举鎬刨石。八个人簡直成了八个土行孙，在地腹中来来去去，去去来来。有什么办法呢？錳，它不同于别的矿，从岩石中打开的坑道，并不是四面八方都有矿層，它生存在别的岩石的夾縫里，忽断忽續，忽寬忽窄，忽上忽下，忽隱忽現。要想采到它，就得随着矿層的移动，紧紧跟着它走。

一百天的时光，从他們身边悄悄过去了。每天都是这八个人打眼，放炮；每天都是这八个人把石碴从洞里背到洞外。他們从劳动中體驗到了什么叫艰苦，而从艰苦中却又享受到了一种沒尝过艰苦的人所得不到的快乐。眼看着窑洞一天天深下去，錳層一天天多起来，那种胜利者的喜悅，使他們的兩臂又增加了千斤之力；爱唱的喉嚨，即使在炮声过后的烟霧里，也要放出声音。

支部書記曾几經向他們問候过，他們的回答都只是：“没什么”、“就要找到錳了”这样簡單的話語；但当支書告訴他們“国家等待咱們給鋼鐵战綫增加原料，羣众期待你們早日成功”的时候，他們却把这当作最大的鼓舞，最亲切的問候，增加力量和勇气的源泉。

特殊的艰巨劳动，缺少起碼技术設備所造成的种种困难，都

被他們用頑強和智巧戰勝了。山，頑強的山，被頑強的勇士打敗；錘，最難開采的錘，到底讓他們從三十米深的坑道里背出來。在明代，需要千軍萬馬做到的事，被我們的八個青年做到了。

成 長

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錘礦走上了新的路程。

從這天起，相廣村的八人錘礦和穆家溝的十二人錘礦合而為一，改為鄉辦工業，定名“八一錘礦”。

八個人開礦的歷史結束了。這段歷史為生活增加了一項奇聞，為相廣村羣眾增加了驕傲的話題——在世界上誰看見過八個人不花一文錢開辦采礦工業的？但這段歷史也的確到了必須結束的時刻。大躍進的形勢促使了錘礦的誕生——從無到有；大躍進的形勢還要促使它成長——從小到大。

鄉黨委指派了礦長，這担子落在原來領一伙人在穆家溝采礦的陳連孝身上。隨後，黨支部書記也派來了，這担子落在一個從沒見過錘，卻勇于向深山奪錘的唐謙頭上。緊接着，新任命的副礦長史振興帶着一伙人馬來了，新任命的會計也來了，指揮部就相廣村扎下了營盤。

還是白手起家。這個堂堂的“八一錘礦”的開辦費只有二十塊錢，除了用它買幾個帳本，兩瓶墨水和幾張紙以外，就再也沒有別的什麼。

辦公桌是供奉神佛的香案；凳子，一條沒有，算算寫寫只好爬伏在桌子上。工地上所需要的鍋、碗、瓢、盆是工人從家里背來的，工具是工人從家里扛來的，就連為了計算時間的馬蹄表，

也是工人从家里拿来的。本来是要什么没什么，但又好象要什么有什么。

相广山上，不再是只有八个人的脚步了。从八月到十月，每天都有新的人马投入战斗，一直发展到三百名雄兵在这里和荒山作战。

这座山，再也用不着象明朝那样，随着劳动者的痛苦而叹息或呜咽。无论是清晨或夜晚，你总能听到笑声和歌声。这座山上，又增加了许多顽强的人，哪怕他们有生以来连下窑洞的梦都没做过，但很快就和那一座又一座的坑道狭窄、空气窒闷的锰窑交上了朋友。那些最爱用各种颜色的头巾装饰自己的姑娘们，为景色单调的相广山增加了彩色，无论是风天还是雪天，你都会看见她们一羣羣的围坐在洞口的山坡上，迎着寒风选矿。

山脚下，又有数不清的车马来回奔跑，大汽车扬起丈把高的灰塵，拉着矿石从相广村前飞驰而过。这声音，这情景，不知吸引了多少老人和孩子，微笑着向汽车招手。

“蒸蒸日上”，这样的形容词在这里最适用了。算算看：

由八个人的小窑发展到几百人的大锰矿；由只有银砂洞作伴的单个洞口，发展到散布于相广山前前后后的窑群；几百个没见过锰的农民变成采锰能手；产量由一吨、五吨、十吨一直增长到每天向国家缴纳五十吨。这，岂不是奇迹般的飞跃！

紧张、沸腾的气氛包围了相广山。在钢铁任务最紧张的那段时刻，“八一锰矿”的三百雄兵，简直变成了三百山神，恨不得一锤把山砸碎，把所有的锰都掏出来，送到钢厂。十一月十四日，党支部发出支援钢帅升帐，产量加番的号令，这号令象一把火，一下子就点燃了三百雄兵的奋战激情。第二天日产由十四吨增加到二十吨，第三天增加到三十八吨，第四天增加到四十

六吨，第五天他們竟然采出了五十六吨，恰恰比五天前增長了四倍，比乡党委交給他們的八月份全月任务，还多出六吨。誰能說这数字不比豪放的詩篇更震撼人們的心灵呢？

八勇士比以前更勇猛了。單是王健信率領的一个排，支部就要求他們日產二十吨，可他們偏偏自認了二十五吨，結果竟采出了四十吨。

一个錫矿干部写了一首小詩：

小錫不大亮晶晶，
工人包錫賽武松，
过去日產四十吨，
如今三番一二〇，
要問这是咋回事，
党的教导記心中。

一九五八年的一千六百吨任务，早被他們超額完成了；一九五九年的任务也必然会被他們超額完成。

相广山再也不会沉睡了，它的真正的繁盛时代才剛剛开始。从今后，它將要听到多少在明朝根本听不到的开山机的轟鳴，馬达的声音，广播喇叭里所發出的清脆的歌声啊！

董長武

齊蘭貞

太陽慢悠悠地落下去了。保岱村背后的南山和西山，由青綠色漸漸發暗，在朦朧中連成一片，變成了一脈迷人的絳紫色大飄帶，圍繞在村后。這時候，保岱鐵廠的高爐羣就越發顯得活躍起來，火舌跳躍着頑皮地舔着夜空。過一會兒，新安裝的電燈，也就要刷一下子一齊亮起來，在寒夜中眨着眼睛，好象給這山村平添了許多亮晶晶的小星星。

每到這時候，鐵廠副廠長董長武就開始在廠子里巡視得更頻繁了，他不停地在每一座燃燒着的高爐前繞來繞去，發現了有人打盹兒，或是有人干的不帶勁，他也許急躁地嚷嚷一陣，把人們惊醒；也許跑去說几句笑話，逗得人們哈哈大笑，精神振作起來；若不然，他就一把奪過爐前工的鐵釵子，站在爐前干一陣，干完了，就消失在黑暗中去了，過一會兒，又出現在另一座高爐前。但是，不管怎樣，爐前工都喜欢他，人人稱他是老師傅，保岱煉鐵廠的幾十個高爐的爐前工，沒有一個不是他的學徒。

不了解的人，以為董長武一定是在外面鐵廠干過活兒的熟練工人，不，就是在幾個月之前，他還不知道煉鐵是怎么一回事！就象他在夏天用土法制成了高標號水泥以前，連水泥的原料是什麼都弄不清楚一樣。可是這有什麼奇怪呢？董長武今年剛剛三十歲，既沒有念過幾年書，又沒有出門學過藝，他不懂的東西可多着呢，可是他有敢想敢幹的精神，黨給他什麼任務，他就鑽什

么，干出出色的成绩来。因为这，董长武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表扬！

有人說，董长武是在大跃进这一年“躍”出来的敢想敢干的人物，其实董家房村的乡亲们早就知道，董长武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从小，董长武就被人叫做“愣貨”。那年头，爷爷、爹、大哥都给地主家当长工，董长武给人家放毛驢，生活挺艰难，大人们都想忍气吞声地挣碗饭吃，只有董长武却常在外面“闖禍”：财主人家的孩子，威风凛凛地欺侮穷孩子，他看不惯，就领着一伙穷孩子，专找有钱人家的孩子打架。打了本村的还到外村去打，惹得天天有人找上他家来罵，爹娘只好低声下气地给人家赔不是，說好話。有一年过大年，有个财主家的孩子从头到脚穿着一身新衣裳，大模大样地站在門口，恰好三毛且从他家門口路过，穿着一件四处露着棉花的破襖，那孩子得意洋洋地說：“穷鬼，过年都穿不起一件新衣裳。”惹得三毛且哭哭啼啼地来找董长武。董长武一听，一句話也沒說，就跑到一輛大車軸上摳了一手油泥，冷不防地朝那闊少爷身上一抹，一身新衣服弄得爛髒。这一下惹惱了地主老爷，硬逼着董长武的爹赔衣裳。爹气得浑身發抖，拿着大棒子把他赶出家門来，娘急得直哭，董长武却满不在乎地找了个敞門洞住了兩宿。后来还是街坊鄰里来替他央求，爹才叫他回了家。

十五岁上娘死了，十六岁上爹又死了。爹娘受了一辈子苦，沒有吃过一口好东西，沒有穿戴一件好衣裳。这就更激發了董长武的反抗性格。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又回来踏害这个地区的时候，董长武已經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后生，村上的王佃才当上了还乡团自衛队的班长，三天兩头回到村上抓兵，董长武就成了他抓兵的对象。董长武想：“我什么活兒都可以干，餓死也不能給反动派当狗腿子。”整天价东躲西藏地避着王佃才，过不了一

天安宁日子，董長武气得直想抓住王佃才揍他一頓。

有一天，王佃才和保長董洪明又到村上来抓兵，王佃才背着刺刀，董洪明挎着盒子枪，威風凜凜地来了。这回一下把董長武和楊成兴抓住了，得意洋洋地拉着他們往高堡^①走。董長武笑眯眯地先朝楊成兴挤了挤眼睛，然后对王佃才說：

“王佃才，你放了我們吧，都是街坊鄰里的，何必呢？”

“放你們，誰去当兵呢？”

“王佃才，你不放我就要跑啦！”

“你跑吧，看你有多大胆子敢跑？”

“那我可真要跑啦！”

說着，董長武和楊成兴兩人猛一撞，王佃才一松手，他倆翻身就跑，董洪明和王佃才領着一伙人在后面就追，董長武撒着兩条長腿，比誰都跑得快，一跑跑到前面一个大溝里，他喘了口气对楊成兴說：“来，咱們吓一吓这狗腿子！”他掏出一条紅包袱皮，拴在高粱稈上，挑在半空中一搖一晃的，董洪明和王佃才猛然看見紅旗，吓得愣住了：“咋，碰上八路军游击队了，活撞鬼！”撒腿便往村子跑。

沒过几天，董長武又溜回村来了。他把紅包袱皮吓坏了董洪明和王佃才的故事道叙給村上人听，人人笑得肚子疼。話傳到董洪明耳朵里，董洪明又帶上人来抓他，这回还帶着一挺机枪，戒备森严，逮住董長武要把他押着走。走到拐弯人靜处，董長武又开口了：

“保長，你放了我吧！”

“你給抓五个青年人來，我就把你放了！”

“你要不放我，我还是要跑。”

^① 这是桑干河南岸上的一个村子，敌人把这村当做据点。

“你跑吧，拿枪斃了你！”

“我跑啦！”一面說着，一个飞腿把那还乡团踢了个趑趄。董長武跑回家，抓了件衣服，就跳后墙逃走了。董洪明朝他哗哗放了兩枪，沒有打中，董長武已鑽进黍子地里。董洪明叫自衛队架起机枪，哇哇地向黍子地扫射了一陣，就开始圍着这块庄稼搜查起来。这时董長武已經鑽进另一塊高粱地，沒想到在高粱地里还蹲着好几个人，村上的楊世忠、楊万昌、董文义、楊成滿、楊成林等，不知道从哪兒弄来个手榴彈，正在研究擲不擲出去呢，董長武胆子大，拿起来就甩出去，轟隆一声，把保長和白衛队們吓得面色如土，連跌帶爬地回高堡去了。第二天，又帶了大队兵駐扎在董家房村。

董長武他們在高粱地鑽了兩天，餓了就打烏梅^①充飢，村里人給他們送信，叫他們再不要回去，村上駐滿了兵，他們只好逃到孙家溝去編蓆度日。編了四十天蓆，解放軍打回來解放了涿鹿县，董長武回到村里，第一个报名参加了民兵队。董長武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变成了一个机智勇敢的战士，当上了民兵隊長。一九五〇年，当社会上掀起了鎮压反革命运动以后，董家房村民兵队十二个人十二支枪，在二区片协助区上逮捕惡霸，抓特务，非常活躍；哪怕反革命分子躲在地窖、山洞里，他們也能把他抓回来。特别是在抓住了越獄逃亡大特务翟万德以后，二区片的老乡都称贊說：“董家房的民兵真厉害！”

从民兵队出来，董長武在村子里做支部工作，在政治上鍛煉得更成熟更坚强了，他把全村的几个生产隊長團結在支部周圍，生产一年比一年强。这时候，星火社要發展副業，社主任楊成林一定要把董長武調去搞副業，村上的同志都不願意他走，于是董

^① 烏梅是長在玉米上的黑痘，吃起來有滋味，解飢。

董長武白天搞副業，指揮大車隊運輸，晚上仍在村里做工作。慢慢的，社上把董長武派到各地去買貨賣貨，辦外交，一出門幾個月，完全脫離了村子。村上人有了意見，引起了糾紛，碰上縣委會王子翔書記下鄉來，大家要求把董長武要回來，王子翔書記考慮了村子的工作也很重要，和楊成林主任談好，叫他回到村子來搞工作。可是回到村上沒有幾個月，副業那邊又出了問題，星火社幾十輛膠輪大車天天跑張家口，跑縣城，沒有一個胆大機智的人怎麼行呢！楊成林主任又把董長武調去搞副業，車信們都高興地說：“董長武來了，咱們這大車隊又要鬧好啦！”可是村上的人都噘着嘴說：“把我們那麼好的一個支部書記給調走啦，拆我們的台！”

今年春天，星火農業社在董家房村西二道溝修建水庫，工料都齊備了，就是缺水泥，雖然用量不多，却很難買到。鄉黨委楊書記說：“咱們要想發展基本建設，非要自己辦水泥廠才能解決問題！”話雖如此說，可是水泥，怎麼個制法，原料是什麼，誰也弄不清。五月間，楊書記聽說上葫蘆用石灰、紅膠泥、石膏三種原料燒制成低標號水泥，便決定星火社也來試制水泥，可是把這任務給誰？想來想去還是把董長武找來了：

“董長武，叫你去開水泥廠敢不敢？”楊書記開門見山地說。

“咋不敢，黨交給這任務，我就敢鬧！”

“我已看好了地點，就在水溝村旁的石灰窖旁邊，用料也方便，你們要是鬧成功了，馬上就動工蓋廠房。”

“我說，要蓋就蓋吧，水泥是一定要鬧成功！”

車信們聽說董長武又要調，都圍上來不讓走，一定要問出道理，董長武瞇着眼只是笑，說不出理由來，只說：“黨給的任務嘛，叫鬧什麼就鬧什麼唄！”

“董長武，要是你嫌社上給的工分太小，把我們掙的工分撥給你都行，你千萬別走！”有個老年車信懇求着說。

董長武見大伙把他纏住了，只好轉個彎說：“開水泥廠，將來給你們蓋洋房子呀，你們不願意住新房子嗎？”大家這才放他走了。

董長武來到水溝村，把蘭海旺和閻九五找來，這三個伙伴就在這四野無人的石灰窯旁邊折騰起來。在炎夏的烈日下，他們不是脫光脊梁，打着光腳板合泥弄水，就是守着滾熱的煤窯看“火候”，甭看董長武干活兒時有說有笑的，逗得大家樂得忘了疲乏，可是他腦子裏還一刻也不停地轉着新主意，燒了幾窯以後，他凝神思索着，自言自語地說：

“水泥，水泥，什麼叫水泥？”

旁邊的人哄一聲笑了：“看你這問題怪不怪，開了半天水泥廠，還不知道什麼叫水泥！”

“叫我看，無非是燒得透，凝得緊，蓋上房子結實，經得起風雨，越見水越結實，那能不能到山里采些更結實的原料來燒水泥呢？”

伙伴們明白了他的意思，都很同意。三個人挑起土筐，今天到山里刨點“白土子”配料燒一窯，明天又到山里刨几担“面漿石”燒一窯，後天又挑几担“矸子土”回來燒。燒好以後，董長武把它拿到碾子上去碾成粉末，放在模子裏鑄成水管，水管曬干後，浸在水里泡起來，越泡越硬。泡了几天以後，撈起來試驗硬度，怎麼樣試驗呢？董長武想了個土辦法：“壓石頭”。搬一塊大石頭壓上去，壓不碎，加一塊，再加一塊還是不碎。試完了不放心，又拿起鐵錘子敲砸。鐵錘也砸不爛時，再拿起來往地上摔，當當地發出金屬的聲音。董長武累得渾身大汗，象個瘋子似的，

敲打着这塊水管，越敲不碎越高兴，最后，他把錘子猛然一丢，提起水泥管就往乡党委跑去，嘴里嚷嚷着：“成功啦，成功啦！”

不到两个月时间，董長武和伙伴們試制成功了四种不同配料的水泥，一种比一种坚固，其中“釘子土”的配料，据说可达到四百号以上，已经是高标号了。八月中，十三間厂房也盖起来了，压料的大碾子和罗粉子用的大銅絲罗都安装好，水泥厂叮叮当地开工了。人們再路过这里时，頓然感到变了样，一个寂寞的石灰窑，頃刻間变成了一座喧囂的小市場，大車咕轆咕轆地运料，董長武笑嘻嘻地应付着各地来訂貨的客人，送走了一个，又来一个。一个因陋就簡初具規模的水泥厂建成了！

水泥厂开工不到一个月，董長武在乡党委听了号召全面煉鉄的报告，到厂子里跟伙伴們說：“咱們这水泥厂也应该配合中心任务呀！以后咱們就白天制水泥，晚上少睡一会儿觉都来煉鉄吧！”

当晚，等同志們都睡下以后，他就一个人合泥壘坯，折腾了半夜，壘起了一座土高爐。第二天傍晚，就点爐煉鉄了。怎么个煉法呢？董長武一点也摸不透，他只听说从上面装料，下面出鉄口摳鉄水出来。他把車信燮有喊来帮他填料，他在下面摳鉄水。上面填得欢，他下面摳得也欢，上面装的是矿石，下面摳出来还是矿石，看着这些矿石，他噗哧一声笑了，也不管五更半夜的，扔下鉄釘子一口气跑了五里地，到保岱小学去学习。这时候，保岱小学也正在操場上煉鉄，老师学生們忙成了一团，砸矿石的砸矿石，煉焦的煉焦。高爐兩旁，一边是脚踏鼓風机，一边是風箱，虽然还没有煉出鉄来，确已摆开了“陣势”。董長武一把拉住張老师就問，張老师说：

“不行啊，我們忙了兩天，光出糰子，不出鉄水，窍门兒还没

有摸着呀！”

董長武虽然沒有学到什么經驗，却給了他一个啓發，煉鉄这活兒可不簡單，其中有个“技术关”，要不突破，就煉不成！

回到水泥厂，天已放亮。董長武把大伙喊起来說：“咱們水泥厂的同志們，冲破了水泥关，还没有冲破煉鉄的技术关，从今天起，咱們全厂都下手煉鉄，一定要冲破这一关！”这一天，砸矿石的、运煤的都动起来，董長武跑了二十里地进城买了一本“土法煉鉄”，翻看了一下午，別人看着奇怪，多会兒也沒有見董長武看書，这么忙碌的当兒，他却抱起書本来了，有人忍不住問：“董厂長，你能看懂嗎？”

“看不懂也要看，就象咱不会煉鉄非学会不可！”

傍晚又点起了爐子，高爐兩旁安上了两个風箱，嗚嗚地拉个不停，燒得爐火冲天，看看大有希望了，董長武扒开出渣口，一股勁地捅，恨不得馬上捅出点鉄水来。捅了好一陣，越捅越硬，糟糕，結底了！

拆爐子时，在爐底上凝結着一片灰溜溜的硬片，拿手掂一掂，沉甸甸的，放在秤上称一称，不多不少整一斤。董長武翻来复去地观摩这玩意兒，是鉄呢，还是釉子？一面又琢磨咋晚上煉鉄的情况：是風箱的風力太小，还是扒渣的时间太長，爐子降低了溫度？董長武手里弄着那塊鉄渣，臉上抹得黑一塊白一塊的，想不通是什么道理。忽然間，他腦子里又轉出个新念头，說：

“不行，还得去‘取經’！”

“到哪兒去‘取經’？”青年工人王連青在一旁答腔說。

“上口前。”①

① 口前是巩山公社的一个村，那里煉鉄出名，他們用的那种式样的爐子称为“口前式”。

“聽說口前也只煉出了五斤鉄呢!”

“咱們要能煉出五斤鉄来,得开个庆祝会呀!”

“那我跟上你去吧!”

“走!你把王紀林也叫上,咱們說走就走!”

董長武他們出發时,已是后半晌了,为了赶路,他們抄小道走。走到黄土坡村,天已黑下来,敲开供销社的門,买了一把手电筒,吃了頓飯,又繼續上路。半夜赶到山頂上迷了路,东西南北四面無路,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坐在山頂上等天亮吧,又冷又餓,不知道什么时候天才会亮?走吧,找不到路。董長武知道兩個小伙子要泄气了,不由得又說起笑話来。

“大概当年唐僧取經上西天,就象咱們一样困难吧?”

这一下,把两个青年人逗乐了,王連青說:“他們比咱們困难多了,要过火焰山、盤絲洞、流沙河,还要拿下好多妖精!”

“要是咱們碰上个逃亡的特务,从山洞里鑽出来,可就真遇上妖精啦!”王紀林說。

“那正好,我就逮住他,拿下个妖精来!”三个人格格地笑个不停,抖擻起精神来又上路。他們拿着电筒象探照灯一样四面搜索,好容易發現了一条牲口馱錳的小道兒,順着走去,却走进了山溝的錳矿里,他們又只好順着原路返回来,走到河边才找到路,又走了一程,天亮时来到一个村边,一打听,原来已經到了口前村。

說巧也巧,正赶上口前大修爐子,他們三个人上去动手帮人家修爐子,董長武一面帮忙,一面仔細观察,掌握了“口前式”爐子的特点,晚上又跟着煉了一夜鉄,学到了些操作方法,天一亮,就登程往回走。傍晚时分,回到水泥厂,一分鐘也沒有休息,就点起了爐子。这一回,董長武真的取回了煉鉄的“經”,操作熟練

多了，再加以学会了用無烟煤泥堵口，捅起来快，出渣時間縮短，爐子溫度保住了，這一晚出了四十斤鐵。

这时候，麦田公社各路煉鐵大軍的胜利消息，紛紛傳來，輝耀一晚煉出了七十斤鐵，孫家溝一晚流出了一百斤鐵水，这些好消息鼓舞着董長武，还要繼續猛攻这一关不可。当別人休息时，董長武还休息不下来，思想一股勁地鑽进了爐子里去。一个問題一个問題在董長武腦子里盤旋着：要是三角井池改成圓的，不是流鐵水更暢快些？要是出渣口和出鐵口合并成一个，是不是更能保持爐溫？两个进風口錯开，改成傾斜的，使風在爐子里旋轉，風力是不是会更大些？董長武苦思苦想了兩天，得出了个結論：非改爐子不可！这却遭到了很多同志的反对，七嘴八舌地議論起来：

“改爐子干嗎，不是剛提高了产量？”

“还是等过了高产周再說吧！”

不管多少人反对，董長武挽起袖口就搬坯，动手修起他想象的爐子来。修好了以后，拿風箱吹一吹，果然風在爐膛里旋轉。点这座新爐子时，恰好是国庆节前夕，这一夜新爐子流出了一百七十斤鐵水，打破了全县土高爐的紀錄。第二天董長武眯着他那一双有神的小眼睛，笑嘻嘻地抬到国庆节庆祝大会上去献礼，乐得煉鐵工人們把他抬起来，人羣里喊着：“董長武是煉鐵模范啦！”

第二天，乡党委派来一个民兵連帮水泥厂煉鐵。公社党委第一書記侯岐山同志也来水泥厂亲自帮助董長武总结經驗，支持他大胆地改进。秋天雨季来了，侯書記一到水泥厂，就遇上大雨，他連忙动手給爐子搭棚，宁讓自己淋湿，也不讓雨打湿董長武和工人們，董長武趁勢就喊：“同志們，党委侯書記亲自給咱們

搭棚，咱們還能不好好干嗎？”

“加油干，冲破技术关！”工人们的情绪，象爐子里的火焰一样燃燒起来。董長武也更鼓起了干劲，每砌一座爐子，都要做一些改进，使水泥厂保持住每夜一爐流出二百斤鉄水的纪录。

煉鉄大軍的脚步，迅速前进着，一座規模較大的保岱煉鉄厂建立起来了，高爐羣矗立着，远看去象待令出發的坦克部队。各路煉鉄的大軍，也都調动下来。水泥厂的董長武和王連青等也都調到保岱來煉鉄，董長武被委任为保岱煉鉄厂的副厂長。

董長武一到保岱鉄厂就提出要点大爐子。原来在这以前，虽然高爐都建起来了，但都还是用土爐煉鉄，工人们怕技术掌握不好，結了底爐子就毀了！特别是那座又高又大的“陽城式”磚爐，四、五个泥水匠，連干了七天時間才砌起来，要是燒坏了这个大爐子，不仅損失了二千五百塊錢，在時間上也是很大的損失！因此，还没有人願意做这冒險的嘗試。董長武提出來以后，侯書記說：“对，董長武你大胆地試一試一號高爐吧，突破大爐子的技术关，反正咱們現在有了鼓風机啦！”

董長武圍繞着一號爐打量了好半天，这座爐子有四米多高，兩米半的直徑，該添多少料才够呢？他盤算了一陣子，指揮着爐前工裝好了料，开始点火。燒起来以后，爐火死怏怏發着紅光，鉄水也不肯出来，董長武納起悶來，好半天捉摸不出原因來，侯書記在一旁啓發他說：

“爐子也象人一样，吃少了精神不足，吃多了，也会撑着，你看这勁头是撐着了，还是吃得不够？”

这句话，在董長武腦子里一亮，憑着他煉鉄的經驗，得出結論說：“对，这回是撐死了！”

下一爐，他把煤和料都減少了，熊熊的爐火，冒出雪白的火

光，鉄水嗖一下冲出来，流成一条小溪，这一爐，一夜出了一千斤，又創出了新的紀錄。董長武从此把裝料的經驗編成一句順口溜，教給別人：“別看这家伙大，要少吃，勤吃，吃細粮。”

有一天，爐子燒得正旺，一切都进行得很正常，突然鼓風机坏了，停止了鼓風，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过去了，鼓風机还没有希望修好。董長武和爐前工急得在爐前打轉，每一分鐘都比一年还長。董長武臉上收起了那經常掛着的笑容，突然間大声一喊：“同志們，咱們不能再等，把火掏出来，搶救爐子！”他抓起一把火鈎子，冲到爐前去掏火。王連青、石太三、李滿金三个小伙子也跟上去，另外两个爐前工却吓得躲得远远的。刹時間，火花四濺，董長武他們的眼眉、头髮燒焦了，衣服燒破了，脚上燙起了燎泡，但他們忍受着火的熾热，一心要把火渣掏淨，在他們腦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搶救爐子！搶救時間！搶救鉄水！整整掏了三十五分分鐘，才把一爐鉄渣子都掏光了。爐子安然度过了一场灾难，几个鐘头后，鼓風机修好了，照常进行生产。

董長武突破了最后一道技术关！从此，保岱鉄厂的高爐，一个又一个地点起来，董長武一批又一批地訓練着爐前工：看火色、裝料、爐前操作；爐子結了底，就掏火搶救爐子，再沒有拆爐子的事情發生。保岱鉄厂的生产指标飞躍地上升着，三吨、五吨、七吨、十吨……。

在大煉鋼鐵的任务结束后剛剛一个月的今天，保岱煉鉄厂已經發展成为一个煉鉄翻砂机械工厂，他們用自己的鉄水翻制了犁、鏟、車鏈、爐条、鍋等各种用器，并且自制成功了麦田公社的第一部旋床。董長武的笑声，时时回蕩在鉄厂的上空，这个放毛驢出身的穷孩子，出色地执行着党交給他的每一項新任务，他那敢想敢干的精神，在生活中將不断地放射出燦爛的火花！

山村一医院

張葆華

如果有机会到孙家溝，請你千万不要忘了去門診部看看。这是一所刷得白生生的磨磚对縫瓦房，一排正房又高又大，朝陽的玻璃窗亮堂堂的。它和另外相通的三套四合院，原先同是大地主刘繼緒的房。如今这四所院落，除了医院，还有大队部、供銷社、食堂。我叫你去看看医院，不只是为了看这些。磨磚对縫的瓦房，哪兒沒有啊！主要的是認識一下这里的四位医生。也許他們都出診了，沒有見到。不要紧，你可以先認識一位叫做支紹梅的姑娘，她总会在家的。

走进正房的外間，中間有条長案，靠牆有个高大的立櫃。这是葯房。凭着長案为患者抓葯的，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姑娘，这就是支紹梅了。冬天，她上身穿了一件粉紅印花布棉襖，藍布棉褲，相貌端庄瑩靜，明媚嫻雅，面膚白里透紅，兩条辮子黑得發光。她是溪源村人。溪源村是涿鹿少有的美丽的村子；支紹梅又是涿鹿罕見的漂亮姑娘。她的美，透出了一派只有劳动妇女才有的健壯。她很爱說話，但說起来并不嘵嘵不休，也不是逢什么都插言，只是談到这医院，她才显得兴致勃勃，話也多起来。关于这医院，她会講很多故事給你听。

她会講个一九五八年九月間的故事。

那时，全民展开了轟轟烈烈的大搞鋼鐵运动。孙家溝里人羣車队，上張家河拉矿的大車，真个是“車磷磷，馬蕭蕭”，熙熙

攘攘，日夜不停。不但麦田公社的运矿大軍来了，就是果林公社的采矿、运矿大軍也来了。运矿石的人，把孙家溝的沙河床踏平了，也染紅了。門診部主任曹世秀大夫，揹着衛生包也随同采矿、运矿大軍上張家河去了。他不但主动地去医疗，还兼做矿区的环境衛生工作。不但給麦田公社的工人医病，就是果林社的鉄矿，他也去。这还不算，他看見当时拉矿的車成羣結队地赶进来，滿山遍溝是牲口糞，因为大搞鋼鐵，沒人顧得拾，既不衛生，又把肥料糟塌了，就主动提出，会同果林社两个医生拾糞。

你听到这里，一定感到，这曹世秀真是個細心的人兒。你一定还想問問，关于他还有什么故事，可惜支紹梅不会有那么多時間和你談。这时，不是来个抓药的，就是來人請大夫。反正总会有人打断她的談話。

这个門診部的全名應該是：麦田人民公社医院孙家溝門診部。解放前，在这山区，根本就沒有有什么医疗機構，只是每村有几个治死治不活的巫婆和大仙。解放后，为了滿足羣众的需要，解决山区人民的疾苦，做到有人就有医，有医就有药，这里和屈庄，才成立了联診所。公社成立以后，党提出了扩大衛生医疗機構，在董家房成立了医院，各大队都有門診部。这个門診部不算小，共有四位大夫，还附个五張病床的病房。为什么我說你到医院，不一定会看到大夫呢？因为他们太忙。过去接先生，得用驢来馱，請到家里，先烟后茶，还得吃上一頓。現在，不用請，医生主动上門。他們每人分工包片，一个人包兩、三个山村，整天在那几个山村轉，就連支紹梅还出过診哩！不过只有一次。她自从高小畢業以后，就到上葫蘆联診所学司药，后来又調到孙家溝来。她学了好几年，虽然也跟医生們学了針灸，可就是胆怯，不敢动手。一天，侯方寺一个人來請医，偏偏四位医生都不在，又

是急診，她只好帶着銀針去了。出乎她自己意料之外的是，竟將病人醫好了，按說，自此以後，她應該胆壯一些吧！誰知這位姑娘並沒有闖出來。單独行醫，還只是這一次。當然，她的主要工作，並不是醫療，而是司藥。我相信，她將來一定會成為這山區里的第一個女醫生的。這個門診部的四位醫生，都是中醫，所以藥也是以中藥為主。她不但司藥，有時還代客煎藥，還兼這個門診部的會計。如果有住院的病人，她又是護士。這裡的護士，不只是護理工作，還要給病人做飯。

對了，趁醫生沒回來，支紹梅又沒時間談話，你就自己到病房看看去吧！

剛才說病房擁有五張病床，當然不會真的有床。因為這裡的老鄉不習慣睡床，如果真的是床，說不定沒有病的也會睡出病來。這裡的五張病床，實際上是能收五個患者的兩舖炕。這裡不但病床照顧老鄉習慣，就是吃的用的也是這樣。吃的是小米飯和麵條，有時是支紹梅做，有時是大夫給做。從這個醫院走出去的健康的患者很多。曹世秀大夫最拿手的是治肺結核。他試用中醫結合西醫的療法，醫好了好幾個肺結核患者。有個叫做陳玉蘭的婦女，今年三十一歲，患的是肺結核兼肋膜炎，八月二十二日入院，九月四日就痊癒出院了。一共才花了十元錢左右。我不知道，你去時會遇到哪個患者在住院，他得的是什麼病？你如果翻閱一下病歷，會找到一個叫做常振权的患者。

常振权是個剛剛二十歲的后生，季家梁人。他生活得很愉快，而且公社成立以後，孫家溝有了農業中學，他還成了中學生。在這山區來說，真不是件易事！可也有一件事使他苦惱：身體不好，有病。頭發沉，腰痠，後胸部痛，咳嗽，咽部不利，吐黃臭痰，吃不下飯，四肢困倦無力，發燒，尤其是每天下午，燒得更厲害，

更疲倦。一切現象，都說明這是癆病。他也隱約地听到人們說：“不到二十岁，就得这病，活不長！”說這話的人，虽然都是好心，只是背地怀着惋惜的心情說。可是常振权却非常敏感。他并没有“听”到，不知怎的，从別人的神情，却“悟”出了这番意思。后来病越来越严重了，一劳动，他就气喘，心悸。人們都說，若在大城市里，这病还能有治，可在这山区呀……往下就不說了，只是摇摇头。常振权就是在別人都摇头时，走进了孙家溝門診部。主治医师恰恰是曹世秀。根据印象診斷，是肺癆。过去曹世秀虽然也治过这病，但没有什么把握。他看着眼前这个后生，不禁想起了自己的青春。自己并没有面前这个青年幸福。他，就是这个病人，是这山区的第一代中学生呀！恰好曹世秀在研究以中藥为主，輔以西藥的办法来医肺病。这时，他决心通过常振权，找到医治肺病的鑰匙。

常振权搬进了孙家溝門診部，住了院。

第一天，給他注射了二十單位的青霉素、一支可拉明，同时內服一剂中藥清燥救肺湯。第二天，西藥还是注射青霉素，內服的中藥改为滋陰降火加味。这样，到了第五天，一看不行，体溫还是三十九度，仍然盜汗。曹大夫研究一下，觉得患者不受，西藥未改，中藥除了清燥救肺湯之外，又加了黃茂、鼈、天、梅、骨、丹、蒿等涼藥。果然，服了这剂，第二天就減了热，汗也少了。他就又处以泰朮、鼈甲、外加桑叶、石膏。患者的病一天比一天輕，到入院的第十天，脉象已轉为弦数，痰已無味，而且不見黃色，咳嗽轉輕，左側睡臥就不咳了，夜汗發热也較少。曹大夫除了处以前方，又加了黃嶺竹茹。說来也怪，到第十二天，病人不但胸部不痛了，汗也不盜了，飲食也增加了，只是咽部仍然不快，走路时头部还有些疊重。到第十三天，体溫降为三十七度二，曹世秀

大夫叫他出院慢慢治疗、休养。出院后，常振权每隔一、两天門診一次，又經過一个月，六脉轉为和緩，別人說他活不長，見面就搖頭的不治之症，終告痊癒了。現在，常振权吃得胖胖的，滿面紅光，在学校跟同學們一道學習，一道劳动，見了他，誰也看不出这是个剛剛得過嚴重癆病的人。知道的人，見到他还是連連搖頭。不过，这次搖頭的意思却是：“真想不到！”

看了这个病历，你大概更想見見曹世秀大夫了吧！这时，大夫是都該回来了。从葯房往里，有兩間相通的房間。四位大夫就住在这兩間房里。大夫們虽然逐漸都回来了，但头一个回来的，却不一定就是曹世秀。不要紧，随便哪一位，都值得你去認識認識。也許先回来的是楊万珠大夫。那你就先和他認識一下吧！

这是一个胖呼呼的小老头兒，看年紀約有五十来岁。臉圓圓的，还留一撮小胡須，总笑眯眯的。他可不怎愛說話。你若和他聊，聊不出什么来。我告訴你个秘密：他酷愛象棋，是个棋迷。如果提議和他“杀”兩盤，不管誰胜誰負，一逗引，說不定馬上会和你厮熟了。关于他也有个小故事。往年秋天正是上山采葯的季节，可是五八年秋季，大家正忙煉鋼鐵，忙收秋，顧不上采葯材。楊万珠大夫到柴家林出診时，就帶上一个小籃，每次采回一籃金櫻子。果然，現在买不到金櫻子了，幸亏那时他采得多，現在用的还是他采的呢！

正当你們下棋，难分勝負时，可能又回来一位大夫——是郭宪隆同志吧！

他的年紀不算太大，也就是四十多岁的样子。論医道，可能不算太精，因为他是“半路出家”，不像曹世秀大夫那样，科班出身，受过名师的教益。这人也不怎么愛說話。看外表，不一定像楊大夫那样容易接近，他可不是笑臉，总像生气似的。当然，有

肘可能也發个牢騷,不太痛快。可是他若干起来,却也是只顧病人,忘掉自己的人。五八年冬,連續几天出診,夜里剛剛躺下,又被人請走,最远跑到常家梁。常家梁在梁上,地势非常高。三更半夜,爬梁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汗流浹背,一登上去,又勁風刺骨,就是穿着老羊皮襖,也会穿透。就这样,他跑上跑下,整整七天七夜沒有闔眼。到第八天,他自己病倒了。他臥在炕上,一边哎唷,一边說:“这回我可知道得病的滋味了,真难受!不怪患者那样痛苦!”

你不是想見曹世秀大夫么?这回他該回来了。

曹世秀在四个医生中,是最年輕的一个,頂多也不过四十来岁。虽然在这条件較差的山区,他仍然坚持学习。前边已經講过,他鑽研医治肺病,还給張家口的医药衛生报刊写过稿,他的桌上放着很多各式各样的医書。不但鑽業務,做为这个門診部的主任,对政治学习,他抓得也非常紧。每个人都訂有县报、“紅旗”以及張家口地区的理論刊物“大海陀”。这人很細心,他什么事情都記得清清楚楚,哪天做了什么,他都記在本上。

等到馬維輔大夫一回来,整个屋子頓時就会熱鬧起来。

和曹世秀相反,他在四位医生中,是年紀最大的一个,有六十出头了。他又黑又瘦,鼻子下边翹着兩撇胡鬚。他在这門診部里,是最爱講話的一个人,善講“三国演义”和“西遊記”。他常常在那里推算,唐僧取經是哪年,他并且有真憑实据,可以証明“西遊記”把年代写錯了。当然,講的最多的,还不是“西遊記”和“三国”,而是他自己的当年。人大概一到老年,总念念不忘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而且会一遍又一遍地对人講。他的光荣史,是曾經当过“清算委員長”。

馬維輔是保岱村人,很早以前就在保岱行医。他赶上过“抗

日救国会”的事。蔡委心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到保岱組織抗日救国会时，他还听过蔡委心同志关于抗日的报告。保岱第一次解放后，搞清算复仇和土改，他被羣众选为清算委員。用他自己的話說：

“全村选出二十多个清算委員。这二十多个清算委員到一塊，看誰最聪明，再选他当清算委員長。”

听慣了这个故事的人，就会故意問他：

“那么，誰最聪明呢？”

馬維輔老汉就会認真而严肃，一本正經地答道：

“我呀！二十多个人就数我最聪明，就推我作了清算委員長！”

后来，在向地主交紅契时，他帶头，所以敌人一来，他在村里呆不住，就跑到張家口去了兩年。講到这里，別人总会故意恍然大悟地說：

“我說那兩年沒見你，原来就因为这个，到張家口去了。”

这种談話，多半是在临睡覺之前，馬維輔和楊万珠“杀”完一盤之后。如果是馬維輔胜了，話就会更多一些。这时，支紹梅的工作差不多告一段落，帳結完了，也会湊过来閒談。当然，講起“西遊記”、“三国演义”，她沒詞。如果講起这医院，她会接着給你講。

开头，她不是給你講了大搞鋼鐵时曹世秀到張家河去的故事么？这时，她还会接着对你講，大搞鋼鐵的高潮时，几位医生和她也砌了土爐煉过鉄，还到張家河去搬运过矿石。最后，她还会告訴你，秋收时，他們全体医生还下地去搶过收割……講到这，馬維輔难免要插問一句：“什么时候运过矿石？”因为他年紀大，运矿石时沒讓 him 参加。支紹梅回答得妙：

“反正不是唐僧取經那年！”

公社的一天

齊蘭貞 張葆莘

早 晨

數九寒天，太陽也遲遲懶得起床了，已是五点多鐘，天還黑漆漆的。近些天來，在麥田人民公社，冲破夜幕的不再是陽光，而是新安裝的廣播喇叭。當太陽還在酣睡，忽拉一聲，它就響開了，奏起“東方紅，太陽升，東方出了個毛澤東”的曲調，這雄壯的聲音，一下子就划破了黑夜，把人們帶進了一個快樂而清醒的早晨。然後，一個姑娘的銀鈴般的聲音，在家家戶戶的窗前說話了：“同志們，祝你們早安，現在是懷來縣有線廣播站第一次播音時間……”

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的一天，就這樣在麥田人民公社開始了。

辛莊村的孩子們，一聽到喇叭聲，不管天色多黑，從炕上爬起來就奔瀝藤坑沿跑去，圍住那棵拴着喇叭的大樹，听着那來自空中的歌聲。小臉蛋在晨風中露出悠然神往的樣子，可也凍得通紅，還繃着裂紋。

在村里，還有比孩子們起得更早的老大爺們。他們一覺醒來，也說不上是幾點鐘，心里光惦記着積肥，爬起來就去拾糞。待小喇叭唱起來，他們有的已經拾兩筐糞回來了。今天，不到五點鐘，王成基老漢就悄悄地坐起來摸索衣服，怕把老伴驚醒。不提防，偏偏把昨夜預備好的糞叉撞倒，還是把她驚醒了。自從成立

人民公社，这对老夫妻更加恩爱了。可是王大娘嘴里却总叨念着：“这回可好了，有了敬老院，吃饭也不要钱了。等有一天，我就搬进敬老院去！”王成基老汉知道她是不会离开他的，这只是她心里高兴，才故意吓唬他的。

“孩他爹，天这么黑就急着起来干吗？路上就是有一堆金元宝，你也看着呀！还是老老实实地给我躺着吧！”

“还躺着！人家大车队早就出发，昨天我起迟了，茶房村的顾老汉抢个先，把大车队的牲口粪都抢走了。”

说着，他担上粪筐就走了。王大娘嘴里一边咕嘟着：“早，早，我看你明天干脆别睡，就早了！”也急急地披上棉袄，拿起土筐，垫猪圈去了。公社化以后，她当上队上猪场的饲养员。她一面打扫猪圈，一面寻思：“就你能早，就你能积肥！我也能多积点。”她今天打扫完猪圈，回家捎了两筐坷垃，烧炕时烧上这些坷垃，不是又增了两筐熏肥吗？原来她这是悄悄和老伴赛上了。

在辛庄村，比拾粪老汉起得更早的，是食堂的炊事员。五更半夜就动弹，点灶的点灶，烧炕的烧炕，把个大院子照得亮堂堂，象从前财主家办喜事似的。全村六个队的食堂一个赛一个好。六个食堂的十二扇大门都漆得光彩夺目，再配上新贴的朱红春联，更显得满堂欢乐，喜气洋洋。院子也都粉刷得白生生的，还写着各式各样的标语。饭厅里也一色是新砌的丈八的长炕，炕上摆着十几张小饭桌，吃饭时，一家围着一桌，坐在烧得热乎乎的炕上，吃一碗，炊事员给添一碗，那个自在呀，真个是说也说不完。特别是在天冷以后，炊事员在每条炕头上又新砌了两个小灶台，专门煮稀粥。吃完了干粮，顺手再盛碗稀粥喝，就更觉得美了。今天，炊事员们起得更早，是因为眼看春节要到了，还要准备下过年的东西，挫点萝卜丝，炸点豆腐条儿，预备下饺子馅。

在这同时，把院子照得亮堂堂的，还有党支部办公的龙王堂那院子。自从党中央号召今年冬天要整顿人民公社，辛庄村支部决定全村的队长、组长和党团员们，每天早起来学习。党支部书记唐启明老早就跑来升着炉子，点好灯，还烧上两大壶开水，准备学员们沏茶喝，他知道乡亲们都爱喝茶，一喝上茶水那精神就足了。说实话，从前老唐也最怕学习，当了好几年干部，扫了好几年盲，自己可还是个老文盲。这回却大不相同，不但自己积极，还想法子叫大伙也都愿意来。因为这是学习六中全会的文件，为了整顿和巩固公社。这里还有个秘密：他最近到北京参加了全国信贷社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见到了毛主席。从那时起，他就下决心，毛主席说什么，他做什么。现在既然毛主席号召要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当然要好好学习文件了。其实，这早就不是秘密了。每天，当学员还没到齐，总有青年人要求他讲讲在北京怎样见到毛主席。今天，他刚讲到开大会、毛主席还没出场的时候，县文教局下乡干部老靳就宣布学习开始了，接着他便念道：“一九五八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象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时，刚刚破晓，一缕阳光射在窗纸上，太阳起身了，可是太阳已经成了懒汉，它比社员们都起得迟了。

書記訪寒問暖

在村干部讀文件时，公社党委書記們也正坐在爐边討論这文件的精神。为了做好整社的准备工作，吃过早飯，他們就分头下乡去了。

楊生旺書記照例提着他那毛巾口袋，噔噔地走得飞快，不到

一个小时，就来到了方家溝。中隊長吳周正在房頂上拴广播电綫，远远望見楊書記，連忙下房迎上去，說：“楊書記，咱村这两天可是不妙，鬧起流行性感冒來，哪个生产队都有請病假的，連支書唐玉山都病倒啦！”楊書記本來想先檢查一下搞副業和积肥的情况，一听疫情鬧得厉害，就立刻叫人把馬登山大夫請來，兩人去挨戶訪問。往天，这时候家家戶戶都干活去了，今天可十有六七戶在家，有的是老人躺在炕上，有的是孩子病倒了，把許多勞力都牽扯住了。每进一家，見到病人，医生就摸脉，書記看体温表，該打針的打針，該吃葯的吃葯。

楊書記从小就跟爹學了一身本事，这爷倆都是非常巧的人。对什么都有兴趣，对什么都能鑽鑽，所以什么都懂，什么都会。那楊書記的爹楊維老汉虽然已經六十多岁了，还在保岱搞酒厂、火葯厂哩！楊生旺也一样，什么兽医呀，扎針看病，他都有研究。在他那毛巾口袋里，經常裝有針葯、注射器，还有針灸用的銀針，碰見急病，他就动手。一九五八年春天，保岱水磨會計孙正明得了个急症。兩眼翻白，不省人事，臉都憋紫了，把一家人全吓傻了。医生打了針，不对症。楊書記想，这恐怕就是常說的“羊毛翻”。他上去將孙正明的衣裳解开，在脊梁上挑了几針。挑出些細長的“羊毛”以后，病人安睡了，过了一个小时，就醒了过来。那几天，方家溝、石家嘴都有人患了这种急症，几乎每天都有人請楊書記去挑“羊毛翻”。今天，他毛巾口袋里的医具又用上了。他帮着医生打針拿葯，詢寒問暖。遇到頑固点的老汉，不願打西葯針，他就給針灸。还有些長期患气管炎的老人，憋悶得慌，喜欢叫人給“刮痧”，楊書記就下手在前后心处刮一陣，老人登时就覺得身上輕松了。

不过一鍋烟的工夫，全村就傳遍了楊書記來探病的消息。

这可把食堂管理員董象南急坏了。这两天他帮着炊事員給病人送飯，不等送到就凉了。今天正在琢磨一个好家具，还没寻思好，楊書記倒先探病来了。“連党委書記都亲自下乡看病，我連飯都送不好，咋办！”他急中生智，忽然想起在城里看到的卖豆腐腦兒的担子，上面是瓦缸，下面架上火，走遍全村也不会凉。对，就是这个主意。想罢，他就去找来两个瓦缸，一头装稀粥，一头盛鷄蛋湯，热乎乎的，挑起来就挨戶給病人送飯去了。

在楊書記探病时，盧佃仁書記正在董家坊西村。他先来到六十多岁的常貴家。常貴是个單身汉，生活挺孤独，想去敬老院，可又不去。他猛抬头，見書記来了，先是想不到，怔了一下，等盧書記掏出茶叶，沏上喝上又聊上时，渐渐就忘了他是書記，就象眼前坐个老朋友似的，越聊話越多，也越欢喜。談着談着，嘆了口气：“哎！我連个說話的人都没有！”盧書記說：“那你怎不到敬老院去？”老汉說：“村干部們可也劝我去……”这时他也忘了盧書記也是干部，就悄悄指了棚頂，小声說：“我是舍不得这间房子呀！”說完之后，好象才發現对面坐的是書記，又有些后悔起来，誰知盧書記却笑了。老汉把秘密說了出來，心里就痛快了，不知为什么也和盧書記一同笑了起来。两个人就談論起公社的生产来，越說越有勁，常貴把心里的不痛快都忘光了。

盧書記又到了谷万金家。进得門来，他一眼就看出这一家不会安排生活，就帮他們逐条地算帳，把夫妇兩人說得心服口服。然后他就奔茶坊村去了。他到茶坊村还說服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汉——就是“公社誕生那天”那篇里提到的陈义富。听說是他兒子訂婚又退婚的事，究竟是什么事，怎么說服的，咱就不一一細表了。

單說侯岐山書記騎着自行車，一口气就进了孙家溝。他先到

大隊部去了解打黃草的情況，會計說总共打了六千多斤。他感到不對，兩天以前這個大隊就報了一萬四，今天反減少了，追問下去，才知道是副大隊長閻長春虛報了成績。侯書記氣得臉通紅，把閻長春找來狠狠批評了他的水上漂作風。閻長春，就是“護路灣紅旗不倒”表過的那個後生，現在是咱公社中較年輕的副大隊長。年輕就免不了有些急躁，再加上要強心勝，這次怕完不成任務，就犯了這個錯誤，恰恰侯書記來，及時發現了。雖然當時他鬧個面紅耳赤，好些時抬不起頭來，可對他以後，却大有好處。

侯書記騎上車又到張家河去。沒進村，就留心觀察了積肥的情況：場上、道旁、宅旁，東一堆西一堆的，一看就知道這村積肥勁頭足。進村，訪問了幾家，大都鎖上門全家干活去了。好容易找到一個老漢，聊了聊，摸到了底。正想再談談，忽然有個後生過來，認出了侯書記，說：“快到食堂去吧！可真是大喜！張彪正在那兒呢！”侯書記問：“什麼喜？”那人說：“您到了食堂就知道了。”侯書記也正好要找張彪，就跟他到食堂去了。

活了十二個豬寶寶

讀者總還記得“西山扎根記”里寫的第一個見到八路軍的那個張彪吧！自從一九四二年見到柳仁，入黨以後，在兩次戰爭和解放後，他一直是張家河的村支書。剛成立公社，雖然也調到公社幾天，但在充實基層時，他又回到了張家河。

前邊講的，侯書記要到食堂去看的那個張彪，就是這個張彪。

根據侯書記進村一路來見到的和聽到的，張彪是及時而又正確地傳達了黨委的決議，認真貫徹集體積肥與個人積肥相結

合,多劳多得的原則,羣众發动得好。虽然这是个山村,积肥条件較差,可是羣众已找到了十几种肥源。全村五十二戶,只有三十二个男女劳力,却鬧得遍地冒烟,热熱鬧鬧,已經积了五万多馱的肥。張彪不仅是积肥抓得紧,副業搞得好,就是羣众生活,他也非常重視,总之,党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且做得比別人出色。今年元旦时,为了使全村社員过好新年,他亲自到食堂去給社員端菜。一边端着,嘴里还喊着:“同志們辛苦了,躍进了一年,吃頓热呼的,今年好再躍进!”大家也說:“支書更辛苦,忙了一年,还不坐下来好好吃一頓!”

方才有人跑来告訴侯書記說,張彪在食堂,今天倒不是端菜,而是給剛下生的小猪洗澡呢!所說的“喜”,指的就是这事。

原来昨天晚上,張彪来到食堂一看,老母猪正在啣草,知道它是要分娩了,就告訴管猪的閻玉鳳,今晚一定要留神。晚上,他放心不下,又回到食堂,和閻玉鳳一道守着,那閻玉鳳見支書都亲自跑来,更不敢大意,預备盆,准备柴,掌上灯。十一岁的赵貴子也跟着忙活。張彪說:“天气虽然冷,这胎不管生下几个,咱們都要保活。”說来也怪,这母猪虽然啣了草,哼哼唧唧的,生得却不痛快。一直到后半夜,才生了下来。一共生了十二个。这可忙坏了張彪,他亲手給接生,怕冻坏了,就叫赵貴子抱柴燒火。那小仔猪剛出娘胎时,冷得發抖,烤了一会兒之后,暖了,就好些了。待侯書記赶来,这些娇嫩的小猪,正伏在母亲的怀里吮奶呢!那張彪虽然一夜未眠,看到这幅母子平安圖,也忘了疲倦。侯書記看了,更为高兴,便在小本上写了首詩,准备給“麦田快报”發表:

有个支書叫張彪,
工作帶头干劲高。

食堂养个肥母猪，
半夜天寒分娩了。
支書亲手来接生，
感动社員照样学。
四十五岁閻玉鳳，
一夜看猪不睡觉。
十一岁的赵貴子，
抱柴燒火把猪烤。
三人为公不怕苦，
活了一打猪宝宝。

在南山溝里

麦田公社一共有兩条大山溝。侯書記去的是孙家溝那条西山溝。到南山溝的是吳書記。他也是騎着車子。路过麦田水庫工地时，看到那些工人們，正冒着严寒在冰天雪地的工地上緊張地劳动。他跳下車子，看了看工程进度，找两个工人談了談，就进岔道村了。到大队部，走进北房，干部們正在議論紛紛，也不知在講什么。他們見吳書記来了，便把話煞住。吳書記問道：“你們在講什么，这样高兴？”大家說：“我們正在講，这岔道村出了个积肥模范。”吳書記問：“是誰？”“王福堂。”“哪个王福堂？”“就是那个五保戶！”吳書記帶信不信地說：“他成了积肥模范？”

原来那王福堂是岔道村有名的“老落后”，是个救济戶，光講怪話，不爱干活的光棍汉。他常說：“咱受苦一輩子，老了也是受罪。干一天，算一天，輕閑一天，是一天的福。”什么事情不順心，就吵起来，成天价噉个嘴，就像誰欠他二百吊似的。但在公社化以

后,誰也沒有注意,他却默默地有了很大变化。先是成立了食堂,不用他自己做飯了,心情舒暢些,怪話就少了些;再過些天,吃飯不要錢了,他更高興了,就很少聽到他說怪話了;村里成立了敬老院,他就天天出勤,再不歇工了。一天,在地里干活,他还對別人說:“還是社會主義好,象我这光棍到头來也能進敬老院。趁現在還沒進敬老院,得多干點!”別人說:“你不是說,老了也受罪,輕閑一天是一天麼!”他憨笑一下,說:“你小時還往褲襠里拉屎呢!提過去干啥!”這些天,大搞積肥,他也不怠慢,每天早早就起來,干劲很大。大隊的干部們覺得是件新鮮事,所以就議論起來。恰巧被吳書記聽到,也覺得這事透着新鮮,就走出大隊的院子;穿過一道小巷,來到村支部辦公室,問明王福堂在什麼地方,便徑奔他勞動的現場去了。遠遠見到王福堂,果然担着糞挑,顛悠悠的,甚是賣勁。王福堂見到吳書記,也有些不好意思。往日能吵能鬧的漢子,忽然象個大姑娘般腼腆起來,激動地說:“以前我太不對了。對不起黨,也對不起干部,不勞動,是我的大錯……”吳書記當下表揚了他几句,他更是歡喜。

這南山溝,岔道村只是個口子,再往里走,是石門、楊木林、馬家疃、蕎麥川、高庄等地。當然,今天在這些地方也有許多事情值得寫寫。不過,離岔道最近的,還是穆家溝。讀者看了“摩天嶺南北”,對這個村子比較熟悉,還是先說說這個村子吧。在“摩天嶺南北”里,只提到了穆家溝的敬老院和楊生。其實,穆家溝的老漢,何止敬老院那幾個人!現在就讓我們看看,這個山村的老漢們,在這數九寒天的日子裡,干些什麼?

穆家溝有個六十歲的老漢陳守亮。自從公社黨委號召大搞副業,他也積極地參加了割黃草。第一天,他冒着大風大雪,割了一百多斤。第二天,更冷,他还是打了那么多。分支書表揚了

他以后，全村打黄草的人，一下子就增到四十多人。有个尤富老汉和王美老汉也参加了，每人每天能打一百八十斤。这几个老汉一出征不打紧，弄得老羊倌陈占功在家也呆不住了，拿起镰刀也跑上了山坡。每天，不赶上那三个老汉，他就不回家。结果，他每天也能打一百八十斤了。今天，这伙老汉是第四天出马。雪后的山，分外好看：石是青的，雪是白的，一丛一丛的草，却是黄的；远远望去，割黄草的老汉，又是黑的。

到今天收工时，加上前几天割的，这伙老汉总共已经打了九千多斤。

奇怪的奖品

摆下山区，咱再说说平川。光是从高堡到董家房的大道上，就运了一天面粉，这都是准备给社员过春节用的。等最后一辆车过董家房，天已经黑了。这时，董家房的公社干部刚刚收工。因为大搞积肥，公社的全体干部都参加了董家房村第六队的积肥劳动。这支四十多人组成的压肥大军，一天工夫，共压肥十六万斤。在压肥时，还有个意外战果，消灭了五只老鼠。

还在大家干活时，就听到了隆隆响声。原来是公社购置的第二台拖拉机开到了。就在今天，还有一件事，就是县文教局拨给麦田公社的电影机，随同下放来的三位放映员到了。大家收工后，也顾不得吃饭，都拥到文教部办公室，争着要看这放映机。最忙的还是文教部的几位干部。他们忙着招呼这三位新来的同志，还要赶紧编下一期的“麦田快报”。今天，邮递员杨世忠从孙家沟捎回来了侯书记两篇稿，都是诗，一个是表扬张彪的那首，一首是批评阎长春的。文教部干部赵润福，到处拉人为明天

出版的报纸写稿。他想找党委秘书唐盛海给“对付”一篇。唐盛海是公社里的写将之一，这部公社史里的“公社诞生那天”，就是他写的。可惜，他正忙，顾不过来。胖呼呼的赵润福，脸红着脸，又找别人去“吵”了。

唐盛海正忙着拟“捷报”和“贺信”呢！原来保岱钢铁翻砂机械厂的工人们，经过十晝夜的大战，用旧铁制成了一台车床。这是件大事。他赶紧往孙家沟打电话请示侯书记，恰好侯书记已从张家河回到了孙家沟大队部。侯书记叫他写份“捷报”给县委，写份“贺信”给保岱铁厂，还奖给他们一口猪。所以，“贺信”的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

“……为此，党委代表公社全体社员，奖给你们大猪一口。”

夜 晚

公社的紧西院，南房是文教部，西房是公安部，北面的正房是会议室。公社的电话会议和大大小小的会，都在这里开。等赵润福等人把“麦田快报”编好，天就黑了。麦田公社的早晨，是广播喇叭揭开的；这晚上，也是它来给报的信。当太阳逐渐被西边的高山吞下时，会议室屋檐底下的喇叭就开始响了。喇叭一响，就该掌灯了。——这一天，又过去了。

这时，全公社的各个村子，什么食堂啊，村支部办公室、小学校、供销社，凡是拴着喇叭的地方，都挤满了人。一直听到播出“終了曲”的最后一声，人们才散去。

就在这“終了曲”的最后一声播完后，再过一会儿，劳动了一天的社员们，都入了梦乡。这时，在董家房村，还有两所院子灯火通明：一是公社会议室，正在收听县委的电话会议；一是公社

西边只隔一条巷子的院子，不但射出灯光，还传出优美的山西梆子声。

这里是公社业余文工团。

文公团的演員們，正在赶排春节晚会的节目——“白毛女”。在东房里，外场的老师傅們坐在炕上，一边聚精会神地看着地下的演員，一边还要时刻注意打鼓佬張文元的暗示。屋子的正中央，是临时的舞台。舞台上正是年三十夜，楊白劳刚从黄世仁家按了手印回来。天真的喜兒还蒙在鼓里。她睡着了。心事重重的楊白劳撫摩着女兒的头髮，在做着最后的忏悔。他本来劳动了一辈子，只做错过一件事，那就是在出卖女兒的文書上按了手印。按着舞台上的習慣，一个人临死时，总要說很多話的。可是这时，楊白劳却没有那么多話，只是重复地唱着“对不起”，对不起喜兒，对不起王大爺，对不起老赵兄弟，甚至也想起了死人，对不起喜兒他娘。扮演楊白劳的是业余文工团的导演王佩基。老王是这一带有名的农村民間艺人，他有多多年不唱戏了；今年成立了公社，他心里一高兴，居然也主动提出要演这个楊白劳。他一边唱着，一边滾着淚珠。他的老伴也是早就死了，只是自己領女兒过活。但，現在他的境遇比楊白劳不知好上多少倍。他不再愁吃愁穿，自己是个好劳力，掙的是最高的七級工資，爱抽个烟，烟总也不断；早年爱唱戏，現在又当了业余文工团的导演。女兒也上了学校念書。也許是因为他一边演着楊白劳，一边感到了自己的幸福，也就更体会那楊白劳生活在那万惡的社会里，真是苦命的。全屋靜悄悄的，暂时沒戏的人都呆立在四周，完全忘了自己的角色，被戏里的楊白劳吸引住了。連来輔導的李作先——她是涿鹿文化館的干部——也忘了糾正喜兒睡覺的姿勢了。喜兒，是由樊玉蘭扮演的。这个戏，她演得非常出色。当她一

出場，唱起“北風吹”時，用嘴呵着手，兩腳遲遲地向前移，眉梢微鎖，舞台上雖然沒有布景和風的效果，只是這幾個小動作，冰天雪地的气氛立刻就出來了。尤其是當她和躲賬七天回來的父親對唱時，扎着紅頭繩，貼着門神，整個屋里都洋溢着歡樂气氛。這時，打鼓佬張文元也格外賣力氣，鼓聲、弦聲，顯得特別和諧。尤其是今天，還多了把小提琴。提起這小提琴手，更有個意思。坐在牆角拉小提琴的，是個胖呼呼的女孩子，長的白嫩白嫩的。她叫郭秀英，還是個初中畢業生哩！從小就愛拉愛唱，專唱須生，演老漢。她本來是小學教師，教的是五年級，凡是能夠響的樂器，她都會。不但會拉小提琴，還會拉大弦哩！

麥田公社的這一天，是從音樂開始的，也伴隨着音樂聲結束，——大家都睡了。親愛的社員們，好好休息吧，養足了精神，再迎接新的一天。明天，還要从歌声开始……

后 記

这部公社史，是我們下放在河北省怀来县麦田人民公社劳动鍛煉的末期編写的。

下放期間，我們的主要任务是劳动鍛煉。經過一年来的鍛煉，我們對我們的公社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們稱它为第二故乡。當我們放下行裝，第一天晚上，房东給我們上的第一課，就是乡土教育。村支書將我們領到社管会的會議上，介紹情况时，也总是先从这个村子的历史談起。劳动之余，在田头或树下歇歇时，和社員們难免要談起我們的村支書、房东、隊長，有时也談到从前村里的几戶財主。談的时候，总要牽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合作化，一直到去年的生产大躍进。当时，我們住得很分散，一个人在一个村。每人对他所在的村子的历史，随着他对本村的感情的增深，也逐漸熟悉起来。但，我們誰也沒有想写什么“史”，因为那时我們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劳动鍛煉和改造自己的方面，只是由于職業上的習慣，有的人在日記本上記些生活札記和感想甚么的。

公社成立以后，我們也集中了。大家到一起，茶余飯后还是津津有味地談論自己的“村史”。恰好这时，在“作家通訊”上看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写工厂史和公社史的号召，我們想，何不就麦田公社人民所走过的道路，所經歷的艰苦斗争編写一部“公社史”。想搞了，可是信心却不足。一方面这公社史怎样写法，沒有前鑑可循，而我們能力有限，自起爐灶，能行么？更主要的是，有这个想法时，已經是十一月，距我們下放期滿回京，只有一个

多月的時間了。但，當我們把這個想法向公社黨委提出時，立即得到了黨委的支持，取得了黨的領導。雖然正趕上收秋、大煉鋼鐵，黨委還抽出一位書記親自掛帥，並正式由宣傳部行文給各支部，佈置了這一工作。全公社幾乎都知道了下放幹部要編寫這部公社史。同時，縣委會分工負責文教的書記王純同志，知道這件事以後，也很關心，這就大大鼓勵和支持了我們。

在下放的最後三個月里，除了勞動鍛煉之外，我們作協下放鍛煉小組的二十來個人，除了參加當時沸騰的大煉鋼鐵，秋收等勞動外，還辦着紅專學校和農業中學兩所學校，同時，還在編一本詩集“麥田詩海”，每個人都有很重的任務，所以只能抽出三個人多花一點時間來負責這個工作。

開始動手編寫公社史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確定內容和體例。我們研究了當時散見各報刊的工廠史。一般說來，當時的工廠史有兩種：一種是生活小故事性的一些散文，不一定有連續性；另一種是有首有尾的名符其實的史。我們覺得，既然稱為“史”，總應當有條綫貫串下來，不應只是一些生活小故事的組合。高爾基在談到工廠史時，也曾着重指出，敘述歷史事件必須首尾一貫，有密切的聯繫。我們甚至想過，干脆用中國歷朝野史通俗演義的寫法，按章回體，編年地寫下來。後來又考慮到這就只能由一、兩個人執筆，而我們却要發動很多人動筆，也要花很多時間調查研究，在當時也有很大困難，但要有連續性，按編年順序這一點是確定了。可是公社不像工廠或一個村子集中，整個公社有七十四個自然村，各個地方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情況並不一樣，如果只以公社所在地的董家房一帶為主，那就不能表現出整個公社的面貌了。所以我們就決定從兩方面下手：縱的方面，要有條綫，按編年順序寫下來；橫的方面，要有個面，不能

以一个村一个片为重点,要求能反映公社的全貌。

在确定内容和体例的同时,我们也明确了:写公社史也要有个很强的目的性——也可以说是主题,不是客观地为写史而写史,单纯地记录过去的史实,而必须通过公社史告诉读者一个道理。我们写这部公社史的目的,就是想透过这一地区农民近二十年所走过来的道路,看出一条红线,说明农民和中国共产党有着血肉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农民才能彻底翻身,走向幸福的康庄大道;同时,也说明农村经过土改、合作化,走向人民公社是必然的,并用生活本身来证明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

目的明确了,还有第二步工作要做,这就是选题,也就是编辑计划。没有选题计划,有甚么写甚么,很可能成为主次不分的历史材料的堆积,或是各种生活片断的组合。未拟选题之前,我们先访问了两位在这一地区工作较久的同志,包括一位公社党委书记在内,请他们谈这一地区的历史。我们先确定了从什么时期写起的问题。只有在党来了之后,把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才一步一步走向今天,所以决定从共产党来开辟这一地区做为公社史的开端。为了说明农民一直是和地主阶级斗争的,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所以在共产党来之前,也拟了两个反映农民自发斗争的选题:一个是“打了四年官司”;另一个是一个绰号叫做二泥匠的农民,用铁锹砍伤地主孙少亭的故事。然后根据这一地区的具体历史情况,拟定了几个历史时期和重大历史事件,即:(一),抗日战争时期,党来开辟根据地;(二),抗战胜利后的清算复仇和减租减息斗争;(三),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护地斗争和游击战争;(四),土地改革;(五),合作化时期(包括最初的初级社和合作化高潮时的

高級社)的兩條路綫斗爭;(六),五八年的生产大躍進;(七),公社成立和公社化以后的新氣象。這是一條“縱”的綫。為了照顧“橫”的方面,反映公社的全貌,我們決定哪個歷史時期哪個地區所發生的事件影響較大,又較為生動,就以哪個地區為主。寫的時候,又要透過那一個地區,反映出整個公社當時的全貌。如抗日戰爭時期,黨最先開辟的地區,主要是西山一帶,就寫了“西山扎根記”;又如整個地區的減租減息斗爭,辛莊搞得較好,我們就寫辛莊,而又要透過辛莊看出全公社境內當時斗爭的情況。根據這樣一個原則,既照顧“橫”的“面”,又按着“縱”的“綫”,擬出了一些具體選題。在擬題時,一方面征求了老同志的意見,更主要的,曾是這個地區的區委書記的王純同志給了很寶貴的指示;另一方面,我們也親自跑下去摸了一下。

我們具體着手搞的時候,在客觀上遇到了兩大困難:(一)當時正在收秋,大煉鋼鐵,一切工作都要給鋼鐵元帥讓路,社幹部和社員都很忙,連談話的時間都沒有,更沒有時間寫稿;(二)我們的時間有限,想在下放期間(只剩下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了)完成這一工作。所以,大部分選題就必須自己動手。我們三個人就分了工;公社所在地董家房一帶的選題,除了辛莊的兩個題目由下放在辛莊村的許顯卿同志寫之外(後來社員顧友漁還寫了一篇),其它的就全由齊蘭貞包干;蘇中和張葆華則挎上背包,進了西山溝。

原來擬好的題目,經過具體采訪,又有了變故。如原來想寫的兩篇農民自發斗爭的故事,只完成了一篇“打了四年官司”。本來特意去孫家溝想了解三泥匠斃斃孫少亭的事,因為不具體,材料不足,只好放棄了。但,我們却意外地遇到了孫家溝的大隊長王喜祿同志。他本來是到護路灣下鄉的,聽到我們是為寫公

社史来的，引起了他们莫大兴趣。为了搜集“护路湾红旗不倒”的材料，他成宿地陪我们在阎万贵家炕头听故事。对编写公社史这一工作，他比我们体会得更深。他热情地为我们提供线索，找当事人，还为我们宣传。他逢人便说：“现在孩子们享福了，他们長大之后，可不知道这福是怎么来的。所以咱们编本历史，把他们父兄怎样斗争的事记下来，好向他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我们恰好睡在一个窑洞的一铺炕上。晚上随便闲谈时，他谈到了他结婚那年（一九三九年）老填苍时过红军的事。我们意外地知道了，原来在正式开辟这个地区之前，红军从这里过过，给群众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才有了“一九三九年的一个夜晚”那篇文章。再如，最初也没有想到写医院。恰好到孙家沟，王喜祿同志把我们安排在医院里住（第二次去孙家沟时，又住了一夜）。这两夜，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觉得公社史如果不反映公社化以后在医药卫生工作上的新气象，简直是一个缺陷，所以才补上一篇“山村一医院”。

无论是在公社中心的董家房一带，还是山区，我们遇到很多像王喜祿这样热心人。几乎每个人都关心这个工作。后来我们认为，由于客观上的困难，没能使更多的人动笔来写，固然是这部公社史的缺点之一。但，通过我们采访，搜集材料，几乎全公社的人都知道这事。虽然没有更多的群众直接动笔，但是确有很多人借这个机会，重温了一下过去的斗争生活。这些回忆和讲述，对我们做这个工作的几个人说来，是很好的教育。其实，对讲述者本人，那些因为公社史的编写工作，触动了他们又回想一下往昔的生活和斗争经历的人，也受到了一定的教育。

第一次进山回来以后，三个人分头动手写了几篇。这时，侯金镜同志为了我们的公社史，特意从北京赶了来。看了我们的

整个拟題和已經完成的几篇初稿，他給我們提了很多寶貴意見。除了要我們再明确思想性和注意不要脫离整个历史情况，不要把公社孤立起来之外，还提出了要注意文章的文学性，要求生动、通俗、明快，同时还提出一个我們一直沒有想到的問題，就是一定要有地方特色。因为是公社史，一定要使这部公社史具有这一地区的特点。这个特点不仅表現在历史地理方面，也表現在風俗人情，甚至是人的性格上。后来，我們写的时候，虽然注意到了这点，但因水平所限，完成得并不滿意。地方特色不强，恐怕也是这部公社史的缺点之一。

在回北京前的一个星期，苏中和張葆莘又到南山溝去了一趟。这趟去，没有什么具体目标，事先也沒有拟好具体的題目，只是去了解一下公社成立以后的新事物。因为是公社史，不能完全和一般的革命回忆录等同，除了說明中国农村走向公社化的必然性之外，还要通过公社化前后的生活对比，来說明人民公社这一制度的优越性，所以我們决定要用較多的篇幅反映今天。高尔基在談到工厂史时，也一再談到过去的历史的知識，是为理解今天發生的种种事件的意义，認清一直走向未来的道路所必須的。他認為作工厂史的基础的，应该是工人阶级在革命前和革命后的生活和劳动的对照。虽然，已經脫稿的这部“麦田人民公社史”，未能更好地用今天农民的生活和劳动，跟过去的生活和劳动作較鮮明的对比，从而說明人民公社这一制度的無比优越性。但，我們在編写时，在主观上倒是朝这个方向努过力的。其实，就是这次采訪，也給了我們很大教育，証明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事先，我們並沒有固定的选题。到岔道之后，麦田水庫就有好些事值得写。像那个“共产主义的說客”張經速、水泥專家杜世昌，都是我們無意中遇到的；攀上摩天嶺，也只是知道鳳凰

庄五七年亩产十一斤，五八年改变了面貌，原来甚至没打算去穆家沟，还是从凤凰庄到东相广锰矿去，路过穆家沟，顺便访问一下，就遇到了敬老院的老杨生和小学校的张玉衡。可见，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新人新事新气象，真是到处都是，只看你是不是深入生活。

关于写历史题材的篇章，我们遇到一个困难，就是很多当事人不在了。别人只是传说或侧面了解的。每逢这时，我们都尽量做到符合事实，多方面查对。有时，同一事件，我们找许多人谈，然后再把这些材料往一起碰。像“西山扎根记”中，我们的干部在土匪中做政治工作的具体经过，因为当时的干部早已调离本县，甚至本省，土匪也被剿光，而一般人只从侧面知道一些。根据情况，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出很生动的情节，但因要符合史实，我们只好放棄，知道多少写多少，未敢妄加蛇足。我们开玩笑说，如果写小说的话，可以构思出很多精采的情节，但这是公社史，明明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可就是不敢写。幸好我们后来打听到当时的高幸（高树峯）同志现在鞍山市粮食局工作，就将初稿寄给他，请他过目核对。感谢他在百忙之中，为我们看了这篇稿子，还提出了补充意见和一些具体情况。同样，在写今天的现实生活时，也遇到了怎样写真人真事的问题。我们觉得，公社史既然称为“史”，在真实性上，就应当比一般报告文学有着更严格的要求，重要的斗争以及它的发展过程都应该有根有据，不能虚构；但这又不是一般科学性的“史”，还要有文学性。这就产生了矛盾。我们在写的时候，一般说来，对文章内容，无论主要部分或是细节，都尽量做到准确和忠实，有时为查明一件事实，不知跑了多少路，找了多少人。甚至有时听到一个很好的小故事，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看，穿插到文章中是个很好的细节，

会使文章更生动些,但經過查对,沒有足够的根据証明它的真实性,就只好忍痛放棄了。同时,我們在写的时候,根据已經掌握的材料,也力求写得通俗些,活潑些。甚至我們根据素材的情况,采用了不同的写法。如同反映公社成立以后各方面新气象的“話說麦田水庫”,“董長武”,“銀砂洞今昔”三篇。关于大煉鋼鐵,在这一运动中,我們公社湧現了一面紅旗——董長武,我們就通过“董長武”这篇人物特写的形式来反映全民煉鉄;对八一錳矿,我們只去过一次,材料也不尽充分,更多的是感受,就用抒情散文的形式写了“銀砂洞今昔”;而麦田水庫,我們最初想写几个人物,但我們动笔之前却尚未正式大規模动工,因之,材料較多較杂,有岔道河的历史,有水庫工程的規模和水庫建成后的前景,也有几个人物,还有工地的气氛,所以只好“話說”了。

由于我們水平有限,這兩方面都沒有掌握好。在真实性上,因为時間倉促,不仅来不及更多地去核对事实,难免个别地方还有差錯,更主要的是我們思想水平低,不但对过去几个历史时期的政策不熟悉,就是全国解放后,党在农村的政策,我們學習得也不好,所以在文章中所表現的,思想性、政策性都不高。更因为我们沒有亲身参加过这个地区的斗争,所以在生活气氛和生活场景的真实性上,也必然会受到局限。我們虽然是做文字工作的,但都是新兵,虽然尽了我們自己的努力,也不免受到能力和經驗的限制,所以在文学性方面也就不强。如果还能順暢地讀下去,不那么枯燥無味,我們也就可以告慰于讀者了。

由于我們的編写時間有限,要在很短期間內脫稿,所以是一面拟題一面采訪、核对,一面編写的。当編写工作已經快結束时,我們發現,如果能够事先掌握全部材料,进行較細致的研究,然后再拟題和編写,效果可能会比現在更好一些。我們覺得,公

社史的文学性不应当仅仅表现在写得形式活潑、生动和文字优劣上,更主要的还是看内容。所谓文学性,应当是通过形象来反映生活。如果有人物出场,就应当更注意写人,写人的生活,思想和性格的变化,通过这一地区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斗争,展示出人的精神面貌来;如果没有人物出场,也要形象地写出生活气氛和生活场景来,感染力强些,把读者引到所写的环境中去。文学领域的“史”应当是人的命运。如果可能的话,公社史应当写人的命运,写出这一地区的农民在新旧社会中不同的命运,写出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怎样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当快脱稿时,我们发现,我们如果有意識地写出一个农村干部(或一般农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遭遇和表现,哪怕是写一个家庭呢,把它当做一条线,贯下来,就有人的命运了。这样做,就我们这部公社史的材料说来,是有这个条件的。读者也会看到,有的人的名字在好多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章中都出现过。可是当初,我们未能有意識地在这方面努力,始终是件憾事。

我们虽然把土地改革当做很重要的一个选题。但因这个地区经过两次土地改革(解放战争以前一次,解放战争胜利后又一次),而在土改以前又经过减租减息、清算复仇斗争,在选择较典型的具休斗争时,很难将土改和双减清算复仇分开。所以几次更动选题,到最后,这一重大的阶级斗争,在这部公社史中还是没有得到很充分的反映,这是个很大的遗憾。

从怀来县回到北京以后,我们又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上的支持,给了我们一个多月的假期,来继续未了的编写工作。作协所领导的几个刊物和出版社,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关怀:“文艺报”编辑部派了两位同志专为我们联系打印原稿;“新观察”编

輯部給我們安排了写作环境,解决了許多物資上的困难;“收获”編輯部拿出篇幅先發表公社史的主要篇章;作家出版社給我們出版。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我們的編写工作,一直在公社党委、县委以及县委王純書記的领导下进行的,侯金鏡同志也非常关心公社史的写作,拿出許多時間参与了我們的編輯工作。他們兩位在百忙中始終為我們的公社史抓思想,出主意。甚至每篇文章,他們都看过,提过意見,有的还帮助修改过。

公社史編完了,不管好坏,总算將心願了結了。这是我們第二家乡的历史,通过它可以使我們永远記住麦田人民公社在我們下放期間所給我們的教育。

“麦田人民公社史”編撰小組

